

## 真诰

真诰卷之一。

运象篇第一。

愕绿华诗。

神岳排霄起。飞峯郁千寻。寥窳灵谷虚。琼林蔚萧森。（此一字被墨浓。不复可识。正中抽一脚出下。似是羊字。其人名权）

生标美秀。弱冠流清音。栖情庄慧津。超形象魏林。扬彩朱门中。内有迈俗心。我与夫子族。

源胄同渊池。宏宗分上业。于今各异枝。兰金因好着。三益方觉弥。静寻欣斯会。雅综弥龄祀。谁云幽鉴难。得之方寸里。翹想窳樊外。俱为山岩士。无令腾虚翰。中随惊风起。迁化虽由人。蕃羊未易拟。所期岂朝华。歲暮于吾子。

愕绿华者。自云是南山人。不知是何山也。女子年可二十。上下青衣。颜色絕整。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。降。（剪缺此两字。即应是羊权字）自此往来。一月之中。辄六过来耳。云本姓。（又剪除此一字。应是杨字）赠（此）（此一字本是权字。后人作此字）诗一篇。并致火澣布手巾一枚。金玉条脱各一枚。条脱乃太而异精好。神女语〔见〕。（此本是草作权字。后人作见字。而乙上之）君慎勿泄我。泄我则彼此获罪。访问此人。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罗郁也。宿命时。曾为师母毒杀乳妇。玄州以先罪未灭。故令谪降于臭浊。以偿其过。与〔权〕（此权亦草作。故似前体而不被耳）

尸解药。今在湘东山。（本悬此中一寸）此女已九百歲矣。（寻此应是降羊权。权字道輿。忱之少子。后为晋简文黄门郎。即羊欣祖。故欣亦修道服食也。此乃为杨君所书者。当以其同姓。亦可杨权相问。因答其事而疏说之耳。按升平三年是巳未歲。在乙丑前六年。众真并未降事）

右三条杨君草书于纸上。

南岳夫人与弟子言。书识如左。（弟子即杨君自称也。此众真似是集洞宫时。所以司命最在端。当为主人故也。夫人向杨说次第位号如此。非降杨时也）

东岳上真卿司命君。

东宫九微真人金阙上相青童大君。

蓬莱右仙公贾宝安。（郑人。自此后皆是称诸真人之字。非其人名也。

氏族亦见世道书传中也）

清虚小有天王王子登。（案青童高尊。乃可不敢称讳字。此清虚是南岳之师。尚称字。独不显茅司命字。亦为难详也）

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。

青盖真人侍帝晨郭世干。（卫人）

戎山真人太极右仙公范伯华。（幽人）

少室真人北台郎刘千寿。（沛人）

{山番} 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宁。（常山人）

大梁真人魏显仁。（长乐人）

岷山真人阴友宗。

陆浑真人太极监西郭幼度。

九嶷山侯张上贵。（楚人）

岱宗神侯领罗 {右禁司鲍元节。（东海人）

华山仙伯秦叔隐。（冯翊人）

葛衍真人周季通。

阳洛真人领西归传淳于太玄。（西域人）

潜山真伯赵祖阳。（郡人）

句曲真人定录右禁郎茅季伟。

郁绝真人裴玄人。

白水仙都朱交甫。

三官保命司茅思和。

太和真人山世远。

右二十三真人坐。西起南向东行。（此于礼乃是南向以西方为上。而后女真东向。则应起南。今反北者。当是以侧近高真故也）

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。

北海六微玄清夫人。

北汉七灵右夫人。

太极中华右夫人。

紫微左宫王夫人。

沧浪云林右英夫人。（案右英是紫微姊。今反在后。当位业有升降耳）

上真司命南岳夫人。（此即魏夫人也。自说故不称姓）

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。（案有数号者。并以多为高。西王母称九灵。

则八灵宜在七灵前。而今返在后者。亦所未详。又受读黄庭事云。北岳蒋夫人。与今不同）

上真东宫卫夫人。

方丈台昭灵李夫人。

紫清上宫九华安妃。

朱陵北絕台上嫔管妃。

北岳上真山夫人。

西汉夫人。

长陵杜夫人。

右十五女真东向坐。北起南行。（说此事时。虽不记月日。不知在何年。既是众真名位。故出以居前。按众真位号。前云以为高者。犹今世之徽号也）

六月二十一日夜。定録问云。许长史欲云何寻道。登答懃修真诚之意。定録又言。昔有赵叔台王世卿。亦言笃学而竟不〈如〉[知]人意。遂为北明公府所引。（此是乙丑年六月也。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録授。是答长史书。论茅山中事。此前又已有一授。不记何月日。并在第四卷中。自余无有先此者。

北明公府〔都宫中官属也〕昔靡廓天津。采华赤丘。是时声颖灵袂。蒙尘华〔乔〕。（此即应是说初降华侨事。字少倚人）发焕秀山。高说延霄。自谓玄响所振。无往不豁。既濯以灵波。实望与物荣庵。既未能畅业骈罗。

游岫逐逸。然后知悟言之际。应玄至少。于是佛（音弗）驾而旋。偃静葛台。夫玄刃无亲。流鉴遁真。若以云壁一往。想齐独迈。俯自启洒。动应潜逸。始乃吾等并有欣慨耳。往见况意相知笃。末书云。伏览圣记。事迹渊妙。金策素着。青録玄定。遂跨尘俗。逍遥紫阳。何萧萧之清远。

眇眇之真贵哉。若能者矣。请借来喻。又云。得道之阶。错〔厂万〕精神。靖躬信宿。洗诚求矜。如斯而言。道已迩也。然〔夕寅〕夜之间。宜笃经营。乃后得手结天维。足浮灵网。心游太空。目撃洞房。

不待久日也。若五情愆波。三魂越吝。于是三真舞剑。黄阙捷关耳。可不力之。可不力之。

六月二十二日夜鸡鸣。喻书此。紫阳旨也。

右二条有长史写。

清灵真人说宝神经云云。（抄此修行事。出在第三卷中。不复两载）

紫微夫人喻书如左云云。（事亦在第三卷）

兴宁三年歲在乙丑。六月二十三日夜。喻书此。其夕先共道诸人多有耳目不聪明者。欲启乞此法。即夜有降者。即乃见喻也。（此杨君自记也。

长史年出六十。耳目欲衰。故有咨请。杨不欲指斥。托云诸人）

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。（事亦在第三卷）

右一条清灵真人言。

真人告云。栉头理发。欲得过多。（事亦在第三卷）

右一条紫微夫人言。

其夜初降者。适入戶未坐。自言今夕波声如雷。弟子请问其故。答云。向见东海中大波耳。

（弟子者杨君自称也）

右南岳夫人言。

又告云。汝憎血否。答曰。实憎之。云血在路上。

若汝憎之。当那得行。又答曰。当避之耳。又云。

避之佳。故不如目不见乃佳。

右南岳夫人言。

自此后诸真共语耳。

又云。宝神经是裴清灵锦囊中书。侍者常所带者也。裴昔从紫微夫人授此书也。吾亦有。

俱如此写西宫中定本。

问西宫所在。答云。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也。天真珍文。尽藏于此中。

右南岳夫人言。

裴真人又言。此书与隐书同辈。事要而即可得用也。一名七玄隐书。（右二十三日授讫此）

南岳夫人见告云。紫微左夫人王讳清娥。字愈意。阿母第二十女也。鎮羽野玄垄山。主教当得成真人者。

右一条先此一夕所授。（此一条即是二十二日夜。与紫阳所喻同夕。当复大应有事。后云声气下。亦是此夕。杨后又追忆此一事。更疏在〈二〉〔三〕俞本作「三」、是也十二日例中。故云先此一夕也）

右从清灵来凡十二条有长史写。

六月二十四日夜。紫微王夫人来降。因下地请问。真灵既身降于尘浊之人。而手足犹未尝自有所书。故当是卑高迹〔进貌〕。未可见乎。敢谘于此。愿海蒙昧。夫人因令复坐。即见授令书此以答曰。（此杨君自述事也。例多如此）夫沈景虚玄。无途可寻。言发空中。无物可纵。流浪乘忽。化遁不滞者也。此二行皆浮沈冥沦。〔攸黑〕迁灼寂。是故放荡无津。遂任鼓风〔木施〕。存乎虚舟而行耳。

故实中之空。空中之有。有中之无象矣。至于书迹之示。则挥形纸札。文理〔日丙〕注。〔鹿鹿鹿〕好外着。

玄翰挺焕。而范质用显。默藻斯坦。形传尘浊。

苟蹇露有骸之物。而得与世进退。上〔玉占〕逸真之咏。下亏有隔之禁。亦我等所不行。灵法所不许也。今请陈为书之本始也。造文之既肇矣。乃是五色初萌。文章画定之时。秀人民之交。别阴阳之分。则有三元八会。羣方飞天

之书。又有八龙云篆明光之章也。其后逮二皇之世。演八会之文。为龙凤之章。拘省云篆之迹。以为顺形梵书。分破二道。〈壤〉[坏]真从易。配别本支。乃为六十四种之书也。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。各各取其篇类。异而用之。

音典虽均。蔚迹隔异矣。校而论之。八会之书是书之至真。建文章之祖也。云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。有书而始也。今三元八会之书。皇上太极高真清仙之所用也。云篆明光之章。

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。尔乃见华季之世。生造乱真。共作巧末。趣径下书。皆流尸浊文淫僻之字。舍本效假。是器秽死迹耳。夫真仙之人。曷为弃本领之文迹。手画淫乱之下字耶。夫得为真人者。事事皆尽得真也。奚独于凡末之{鹿鹿鹿}术。淫浮之弊作。而当守之而不改。玩之而不迁乎。夫人在世。先有能书善为事者。得真仙之日。外书之变。亦忽然随身而自反矣。真事皆迹者。不复废今已得之浊书。

方又受学于上文。而后重知真书者也。鬼道亦然。但书字有小乖违耳。且以灵笔真手。初不敢下交于肉人。虽时当有得道之人。而身未超世者。亦故不敢下手陈书墨。以显示于字迹也。至乃符文神藻。所求所佩者。自复始来而作耳。所以尔者。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绪。

又使吾等不有隐讳耳。冥中自相参解矣。内外自相关矣。又四极明科。高上禁重。亦自不听我等复为世间常书也。我既下手。子固不解。亦将何趣两为烦滥耶。此亦当闾其可否。

殆不足嫌。想少畅豁于胸怀。尽不自书之流分矣。

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授令书如左。

若夫仰擲云轮。总轡太空。手维霄纲。足陟玉庭。身升帝阙。披宝歛青。上论九玄之逸度。下纪万椿之大生。遂竦景电肃。千霞焕明。真言玄浪。高谈玉清。激朱唇之流徽。运日气之零零。爰乃吐烽却烟。弹金奏琼。鸾音{卅倩}粲。凤唱嘉声耳。若但应景下旋。回灵尘埃。参鞞弊宇。

敖拂朝市。来成真才。训我弟子。则玉振落响。

琳钟内抑。周目五浊。契阔愆室。神劳臭腥。填鼻敛气。遂闭兰音于中华之元。退案金声之劣劣而发耳。夫神者言微于迹。万里必接。奇韵虽触。〈{金音}〉[镜]鉴无滞。故真理之既分。闻遐则道高{进貌}。璞不肆莹。而致有卑微之聪也。今子乃有心觉之至。将致嫌似之思。外观流俗之对。

内有迟疑之悟乎。不运事宜。亦已迈也。望所营者道。研咏者妙耳。道妙既得。高下之音必坦然矣。此非所谋。吾子加之至虑。散荡斯念。

宜慎之耳。

右三条有杨书。

六月二十四日夜。南岳夫人见授令书此。先是二十二日夕。有在别室共论讲道。紫微南岳二夫人。声气语音殊下。不解其趣。今故授书此。以答所共讲者之疑心也。初来见授时。

色气犹不平。授毕可尔。弟子唯觉色有不平。

都无他可道。（此一条亦是杨君自记论）

南岳夫人其夕语弟子言。我明日当诣王屋山清虚宫。令汝知之所至也。

其夕又言。海东桐柏山西头。适崩二百许丈。

紫微王夫人云。世人之思虑。何得事事真审耶。可不事有答其心也。南岳夫人言戏之耳。

欲建竖之也。莹实之也。

兴宁三年歲在乙丑。六月二十五日夜。（此是安妃降事之端。记录别为一卷。故更起年歲号首也）

紫微王夫人见降。又与一神女俱来。神女着云锦{衣属}。上丹下青。文彩光鲜。腰中有绿繡带。

带系十余小铃。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。左带玉佩。佩亦如世间佩。但几小耳。衣服{攸黑}{攸黑}有光。照朗室内。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。云发{发宗}（此应是{发真}字。{发真}黑发貌也）鬓。整顿绝伦。作髻乃在顶中。又垂余发至腰许。指着金环。白珠约臂。视之年可十三四许。左右又有两侍女。其一侍女着朱衣。带青章囊。手中又持一锦囊。囊长尺一二寸许。以盛书。书当有十许卷也。以白玉检检囊口。见刻检上字云。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。其一侍女着青衣。捧白箱。以绛带束络之。白箱似象牙箱形也。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许。整饰非常。神女及侍者。颜容莹朗。鲜彻如玉。五香馥芬。如烧香婴气者也。（香婴者婴香也。出外国）初来入户。在紫微夫人后行。夫人既入户之始。仍见告曰。今日有贵客来。相诣论好也。

于是某即起立。夫人曰。可不须起。但当共坐自相向作礼耳。夫人坐南向。某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。神女因见就同床坐东向。各以左手作礼。作礼毕。紫微夫人曰。此是太虚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女也。太虚元君昔遣诣龟山。学上清道。道成受太上书。署为紫清上宫九华真妃者也。于是赐姓安名郁嫔字灵箫。紫微夫人又问某。世上曾见有此人否。

某答曰。灵尊高秀。无以为喻。夫人因大笑。于尔如何。某不复答。紫清真妃坐良久。都不言。

妃手中先握三枚枣。色如干枣。而形长大。内无核。亦不作枣味。有似于梨味耳。妃先以一枚见与。次以一枚与紫微夫人。自留一枚。语令各食之。食

之毕。少久许时。真妃问某年几。

是何月生。某登答言三十六。庚寅歲九月生也。真妃又曰。君师南真夫人。司命秉权。道高妙备。实良德之宗也。闻君德音甚久。不图今日得叙因緣欢。愿于冥运之会。依然有松萝之缠矣。某乃称名答曰。沈湎下俗。尘染其质。

高卑云{进貌}。无緣稟敬。猥亏灵降。欣踊罔极。唯蒙启训以{衣去}其闇。济某元元。宿夜所愿也。真妃曰。君今语不得有谦饰。谦饰之辞殊非事宜。又良久。真妃见告曰。欲作一纸文相赠。便因君以笔运我鄙意。当可尔乎。某答奉命。即襞纸染笔。登口见授。作诗如左。诗曰。

云阙竖空上。琼台耸郁罗。紫宫乘綠景。灵观蔼嵒峩。琅轩朱房内。上德焕絳霞。俯漱云瓶津。仰{手綴}碧{木示}花。濯足玉天池。鼓{木世}牵牛河。遂策景云驾。落龙轡玄阿。振衣尘滓际。{寒衣}裳步浊波。愿为山泽结。刚柔顺以和。相携双清内。

上真道不邪。紫微会良谋。唱纳享福多。某书讫。取视之乃曰。今以相赠以宣丹心。勿云云也。若意中有不相解者。自有微访耳。

紫微夫人曰。我复因尔作一纸文。以相晓者以示善事耳。某又襞纸染笔。夫人见授诗云。

二象内外{水半}。玄气果中分。冥会不待驾。所{其}[期]贵得真。南岳铸明金。眇观倾笈{分巾}。良德飞霞照。遂感灵霄人。乘飙俦衾寝。齐牢携絳云。悟叹天人际。数中自有緣。上道诚不邪。尘滓非所闻。同日咸恒象。高唱为尔因。书讫。紫微夫人取视。视毕曰。以此赠尔。今日于我为因緣之主。唱意之谋客矣。紫微夫人又曰。明日南岳夫人当还。我当与妃共迎之于云陶间。明日不还者。乃复数日事。又良久。紫微夫人曰。

我去矣。明日当复与真妃俱来诣尔也。觉下床而失所在也。真妃少留在后而言曰。冥情未{手虑}。意气未忘。想君俱咏之耳。明日当复来。

乃取某手。而执之而自下床。未出戶之间。忽然不见。

六月二十六日夕。众真来。疏如左。

紫微王夫人。

紫清上宫九华真妃。

上真司命南岳夫人。某师。（凡此前后云某者。皆杨君自隐名也）

紫阳真人。

茅中君。

清灵真人。

茅小君。

又有一人。年甚少。整顿非常。建芙蓉冠。着朱衣。以白珠缀衣缝。带剑

都未曾见。此人来多论金庭山中事。与众真共言。又有不可得解者。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。余人共言平耳。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也。都不与某语。

又前后初有真人来见降者。时皆自不即与某共语耳。

各坐良久。紫清真妃曰。欲复烦明君之手笔书一事。以散意忘言。可乎。某又褰纸待授。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。我是元君之少女。太虚李夫人爱子也。昔初学真于龟台。受玉章于高上。荷虎录于紫皇。秉琼钺于天帝。受书于上真之妃。以游行玉清也。常数自手扉九罗。足蹑玄房。霄形灵虚。仰{缀西欠}日根。入宴七阙。

出轡云轮。摄三辰而俱升。散景霞以飞轩也。

非不能采择上室。访搜紫童。求〈王〉[玉]宫之良俦。

偶高灵而为双。接玄引奇。友于帝郎矣。直是我推机任会。应度歷数。俯景尘沫。参龙下迈。

招冥求之雄。追得匹之党耳。自因宿命相与。

乃有墨会定名。素契玉乡。齐理二庆。携鴈而行。匏爵分味。{西焦}衾结裳。顾俦中馈。内藏真方也。推此而往。已定分冥简。青书上元。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齐矣。对景之好亦已域矣。得愿而游。欢兼昔旨。岂不冥乎自然。此复是二象大宗。内外之配职耳。实非所以变无反淡。凝情虚刃。灵刀七累。遗任太素。保真启玉。单景八空之谓也。秀寂高清。郁輿流霄。使凤歌云路。龙吟虎{口臯}。天皇双景。远升辰楼。飞星掷光。

日月映躯。口吐冥烟。眼激电光。上寝琼房。流行玉清。手掣景云。足陟金庭。若自此之时。在得道之顷。为当固尽内外。理同金石。情缠双好。齐心帋{巾莫}耳。为必抱衾均牢。有轻中之接。

尘秽七神。悲魂任魄乎。盖是妾求氏族于明君耳。非有邪也。今可谓得志怀真。情已如一。

方当相与。结驷玉虚。偶行〈此〉[北]玄。同{手缀}绛实于玉圃。并采丹华于{门良}园。分飲于紫川之水。齐濯于碧河之滨。紫华毛{巾皮}。日冕蓉冠。逍遥上清。俱朝三元。八景出落。凤扉云关。仰漱金髓。

咏歌玉玄。浮空寝宴。高会太晨。四钧朗唱。香母奏烟。齐首偶观。携带交裙。不亦乐乎。不亦得志乎。明君其顺运随会。妾必无辞。且亦自不得背实反冥。苟任胸怀矣。授毕。复自取视而言曰。今以此书相诣。庶豁其滞疑耳。言毕乃笑。良久。紫微夫人曰。真妃之辞尽矣。论好之縁着矣。尔亦不得复有所容也。玄运冥分使之然耳。南岳夫人见授书曰。冥期数感。玄运相适。应分来聘。新构因縁。此携真之善事也。盖示有偶对之名。定内外之职而已。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秽。而行淫浊之下迹矣。偶灵妃以接景。聘贵真之少女。于尔亲

交。亦大有进业之益得。而无伤絕之虑耳。千神于是可使试观。不得复陈矣。眞旌必可克往。云必可俱驾也。吾往曾因紫微夫人。为汝构及此意。今遂如愿。益使我欣欣。慎复疑矧于心胸矣。我昨见金台李夫人于清虚中。言尔尚有疑正之心。色气小有〔眼〕〔眼〕。（谓应作{心良}{心良}字）汝违此举。

误人不小。眞妃有神虎内眞丹青玉文。非尔所有者。辈良才求写。故当不为隐耳。今日相携。何但文章而已。将必乘景玉霄乎。若有未悟者。宜微访可否。眞妃见夫人书言。乃笑而言。携手双台。娛欢良会。景同机。于此齐乎。

眞诰卷之一。

眞诰卷之二。

运象篇第二。

清虚眞人授书曰。黄赤之道。混气之法。是张陵受教施化。为种子之一术耳。非眞人之事也。吾数见行此而絶种。未见种此而得生矣。

百万之中。莫不尽被考罚者矣。千万之中。误有一人得之。得之远至于不死耳。张陵承此以教世人耳。陵之变举亦不行此矣。尔慎言浊生之下道。坏眞霄之正气也。思怀淫欲。存心色观。而以兼行上道者。适足明三官考罚耳。所谓抱玉赴火。以金棺葬狗也。色观谓之黄赤。上道谓之隐书。人之难晓。乃至于此。

紫微夫人授书曰。夫黄书赤界。虽长生之秘要。实得生之下术也。非上宫天真流晏景之夫所得言也。此道在长养分生而已。非上道也。有怀于淫气。兼以行乎隐书者。适足握水官之笔。鸣三官之鼓耳。玄挺亦不可得恃。

解谢亦不可得頼也。要而言之。贞则灵降。专则神使矣。

夫眞人之偶景者。所贵存乎匹偶。相爱在于二景。虽名之为夫妇。不行夫妇之迹也。是用虚名以示视听耳。苟有黄赤存于胸中。眞人亦不可得见。灵人亦不可得接。徒劬劳于执事。亦有劳于三官矣。鸡鸣时。南岳夫人授书曰。鸡既鸣矣。论好之縁笃也。

紫阳眞人授书曰。太虚远逸。高卑同接。体贤之义。着之于冥运耳。慎心系于黄赤之疑也。

茅中君授书曰。玄标触景。俯和尘藹。玉振愆房。清风逸迈。可不勸之也。

言毕。诸眞人去。眞妃少留在后曰。又烦明君为一辞也。而授书曰。

忘怀兰素。晖心齐契。方当数亲虔清宇。德与流景合。宜欢会理发。领秀伏度。明君高尚灵映。纵滞忘鄙耳。言毕。持手而下床。未至戸之间。忽失所在。

六月二十六日夜。降八眞人。

紫微左夫人一。

紫清上宫九华真妃二。

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三。

紫阳真人四。

清灵真人五。

茅中君六。

茅小君七。

又有一人。甚少整顿。建芙蓉冠。朱衣带剑。未曾见也。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。多论金庭山中事。言多有不可解者。恭敬紫微上真九华妃也。

皆礼揖称下官。（此条重出而小异者。前所书是杨君自记九华降事。隐之不出。从此后是更疏说长史事。以示长史。故此一片两本也）

上真云。昨与叔申诣清虚宫。校为仙真得失之事耳。近顿除落四十七人。都复上三人耳。

并复视尔辈之名简。如今佳耳。许某乃得在伯札中。（许某即长史名也。杨君疏呈。故不载名耳）

吾初不悟其如此。益好也。其洗心懃迈。宗注理尽。心丹意竭。如履冰火。若久如此者。真人亦不得逃矣。仙道亦不得隐矣。但当杜絶其淫色之念。吾等亦即可得见。可疏示之。此南岳夫人言。（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。明日当诣王屋山事也）

中君曰。伯举在于下官耳。大老子将复可念。

江东未见有如此而懃道者。然勿恃伯而忘道也。虚妄者德之病。华衒者身之灾。滞者失之首。耻者体之钥。遣此四难。然后始可以问道耳。于是灵轸鸣辘。日有彷彿也。有淫愆之心。勿以行上真之道也。昨见清虚宫正落除此辈人名。而方又被考罚。以度付三官。推之可不慎乎。

右南岳夫人言。

许长史慎临尸吊丧年内耳。示许仙侯如此。

（小君言。言毕大笑）吝心既忘。得亦不同。鄙耻不除。生籍不书。许长史虽已{暂足}除。当复曾除而复除之。（此清灵言）东卿司命甚知许长史之慈肃。小有天王昨问。此人今何在。修何道。东卿答曰。是我乡里士也。（乡里者。谓句容与茅山同境耳。非言本咸阳人也）

内明真正。外混世业。乃良才也。今修上真道也。此语乃称人意。略有伯形也。（此南岳夫人言）

右从六月二十四日来。（凡二十四条并有杨书）

萧{进貌}真才。内镜外和。曾参出田。丹心同舟。素丝三迁。来庇方头

。（此四句是离合作思玄字。即长史之字也）

録名太极。金书东州。蹇裳七度。耽凝洞楼。内累既消。魂魄亦柔。守之不倦。积之勿休。五难既遣。封伯作侯。（七度飞步事也。洞楼洞房事也）

右紫微王夫人所喻。令示许长史。

右一条有长史写。

紫微夫人喻曰。披华盖之侧云云。（此事出在第三卷中）

六月二十七日夜。喻书此。

右一条有杨书。

积精所感。万物尽应。妙诚未匝。则形华不尽。

形华不尽。则洞房之中。难即分明也。吾昔受此法。常向西北存之耳。西北存如小为易见。

可明示如此。（西北为天地之爽。内照之玄门也）

六月二十七日。紫阳所喻。（此二十七日众真复降。其事亦应甚多。并不出）

右一条有长史写。

二君各有六僮。裴君从者持青髦之节。一僮带繡囊。周君从者持黄髦之节。（无囊）

右二条是甲手书。

六月二十九日。九华真妃授书曰。

景应双粲。云会玄落。龙秀五空。采琼{门良}台。长歌灵{巾莫}。焕启玉扉。眇矣遗事。与世长辞。霞轸绛波。电赴紫栖。共携清响之外。同游云岫广崖。岂不善乎。岂不乐哉。日者霞之实。霞者日之精。君唯闻服日实之法。未见知餐霞之精也。夫餐霞之经甚秘。致霞之道甚易。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。

眼者身之镜。耳者体之{片戸庸}。视多则镜昏。听众则{片戸庸}闭。妾有磨镜之石。决{片戸庸}之术。即能彻洞万灵。眇察絶响。可乎。面者神之庭。发者脑之华。心悲则面{火焦}。脑减则发素。所以精元内丧。

丹津损竭也。妾有童面之经。还白之法。可乎。

精者体之神。明者身之宝。劳多则精散。营竟则明消。所以老随气落。耄已及之。妾有益精之道。延明之经。可乎。此四道乃上清内书立验之真章也。方欲献示以补助君之明照耳。

授毕。取以见与。某口答唯唯。乞请之也。

六月二十九日夜。桐柏真人同来降。复谕授。

令某书曰。

夫八朗四极。灵峯辽遐。奇言吐颖。琼音餐振。

晨飞陵清。玄气赴霄。体迈玉虚。心遗艰锋。沈滞于眇罗之外。凝和于寂波之表。若此人者。

必能旋腾玄汉。周洒真庭矣。三元可得而见。

绛名可得而立耳。如其心并愆浪。目撃色袂。

动与罔罟共启。静兴争竞之分者。此乃适仙路{进貌}。求生日阔也。子其慎之。某书毕。取视乃以见与。（此前是桐柏辞也。既同一夕。安妃授竟。桐柏次{口受}。故云复授耳。卒看如似犹是安妃。故显注之）

六月三十日夜。九华真妃与紫微王夫人南岳夫人同降。真妃坐良久。乃命侍女发检囊之中。出二卷书以见付。令写之。题如左。

上清玉霞紫映内观隐书。

上清还晨归童日晖中玄经。

右二卷名目。（此题本应是三元八会之书。杨君既究识真字。今作隶字显出之耳）

七月一日夜。紫微王夫人。

南岳夫人。

九华真妃。

紫阳。

桐柏。

清虚三真人。

茅二君同降。良久。某乃自陈于众灵。求安身之术。欲知贵贱之分。年命之会。多少定限。于是真妃乃笑。良久。见授书此曰。

明君夷质虚闲。秘构玉朗。兰渊高流。清响金宫。可谓能珍宝藏奇。幽真内焕。标拂灵篇。乘数顺生。素德神园。丹录玉清。兴烟拔景。冥鼓遐声也。必三事大夫。侍晨帝躬。高佐四辅。承制圣君。理生断死。赏罚鬼神。摄命千灵。封山召云。主察阴阳之和气。而加为吴越鬼神之君也。妾将挺命凝观。凭华而生。灵飞九天。虚音飙房。因运四觉。玄梯同象。紫名太上。清文八景。神映西晖。德明内隶。乃受书乘气。得为真妃之任矣。又当助君。总括三霍。综御万神。

对命北帝。制敕{山。又应相与携袂灵房。乘烟七元。嘉会希林。内{手虑}因縁也。是故君姓于杨。我得为安。妾自发玄下造。君自受书于西宫。从北策景。乘东辕。握{髦}[旄]秉钺。专制东蕃。

三官奉{勿口}。河山启源。天丁献武。四甲卫轮。当此之时。实明君之至贵。真仙之盛观也。三官中常有谚谣云。杨安大君。董真命神。正我等之谓

耳。盖圣皇之方驾。于今有二十八年也。

复二十二年。明君将乘龙驾云。白日升天。先诣上清西宫。北朝玉皇三元。然后乃得东轸执事矣。此自是君玉朗紫微。金音虚领。为太极所旌。乃玄德上挺。不复用勲学劬劳。涉足山川矣。若为精勲之者。当小神清莹鲜耳。亦不甚今日不劳之举也。世俗{莹丝}网贵贱之间。

涉尘涂之役。在得失之津。信非真人所得经营。乃自坦乎艰泰之用。任乎遇否之顷耳。见明君之逸。诚欣然也。覩明君之否。诚{戚心}颜也。

此二感发于颜色之上也。复未足以致远悲抱长{戚心}矣。至于内冥偶景。并首玄好。轻轮尘蔼。参形世室。妾岂以愆累浮卑少时之滞。而亏辱于当真之定质耶。夫阴阳有对。否泰反用。二象既罗。得失错综。此皆往来之径陌耳。

今人居风尘之休盛者。乃多罪之下鬼。趣死之考质也。夫处无用于器涂。乃得真之挺朴。

任凡庸以内观。乃灵仙之根始也。盖富贵淫丽。是破骨之斧锯。有似载罪之舟车耳。荣华矜世。争竞徼时。适足以诲愆要辱。为伐命之兵。非佳事也。是故古之高人。览罪咎之难豫知。富贵之不可享矣。遂肥遯长林。栖景名山。

咀嚼和气。漱濯清川。欲远此恶迹。自求多福。

超豁{丝亘}聘。保全至素者也。君亦奚足汲汲于人间之贵贱。投身于荣辱之肆哉。且方交兵日会。三灾向臻。神风驱除。臭气参天。明金生秽于泥流。宝玉投粪以招尘。{寒衣}衣振血。浊精亏真。玄通远逸。是其时也。君若其不耐风火之烟。欲抱真形于幽林者。可且寻解剑之道。

作告终之术乎。自尽出{口黑}之会。隐显之迹。临时分处。有任于明君矣。冥数上感。有命而交。

灵书玉台。真契合景。是以言单于辞。心讫于笔。妾岂独叹于一人乎。盖示名分之判例也。

书讫。取以与某。复曰。君省此当少愈不。

右从六月二十九日来凡十四条。并杨君自记书。

东卿大君昨四更初来见降。侍从七人。入户。

一人执紫旄节。一人执华幡。一名十绝灵幡。

一人带绿章囊。三人捧牙箱。一人握流金铃。

乃年少于二弟。二弟昨并倚立。东卿命坐乃坐耳。良久。言语委曲。先昨神女来降。意本疑是王母女。昨又来。定是也。南真说云。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兰字申林。治沧浪山。受书为云林夫人。（此两事并是七月五日夜略记。后更复委曲重数在后。如此则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频夕降也）

右二条有杨自记。

乙丑歲晋兴宁三年七月四日夜。司命东卿君来降。侍从七人。入戶。其一人执紫旄之节。

其一人执华旛。一名十絕灵幡。一人带綠章囊。其三人捧白牙箱。箱中似书也。其一人握流金铃。侍人并朱衣。司命君形甚少于二弟。

着青锦繡〔君巾〕紫毛〔巾皮〕巾芙蓉冠。二弟并同来倚立。命坐乃坐耳。言语良久。七月六日夜。司命君又降。良久。喻书曰。

若必范玄秉象。清淨罕时。遂拔羣幽藻。翼高栖。感味上契。渊淳岳峙。萧寥玉篇。翫宝神生。遗放俗恋。调弹清灵。澄景虚中。五道发明。

色絕化浪。欲与淡并。空同冥衢。无视无听。尔乃远齐妙真。重起玄觉。明德内圆。灵标外足矣。终能策云以赴霄。书司命之丹録耳。若精散万念。为生不固。随尘波。心不眞合。适足劳身神于林〔〔歹且〕〕。（谓应作岨字）实有误于来学也。

其道微而易寻。其道艰而难得乎。亦令示许长史。（此二条又有长史写）许长史欲山居。

宗道者贵无邪。栖眞者安恬愉。

至寂非弘顺之主。〔心炎〕然非教授之匠。故当因烦以领无耳。意云尔不。代谢奚必四时。气如呼吸。千龄如寄。赵子可忧不。信而未疑。其心亦已酰矣。

司命君与南岳夫人言。

为道者常渊淡以独处。每栖神以游闲。安飲啄以自足。无〔〔旌斤〕〕（谓应作祈字）眇于籠樊。哀乐所以长去。天阙何由而臻者乎。

稟志各有所宅。资性咸有其韵。岂可履逐物之邪踪。矫我之正业乎。

何不肆天标之极纵。适求真之内娛。从幽淨以熙心。绥所托以栖意。处东山以晦迹。握玄筌于妙领。保随珠以含照。遣五难于胸次耶。

（此三条亦似是东卿言）

七月十五日夜。紫微王夫人授书曰。

懃精者味玄之灵标也。凝安者拘眞之寝衾矣。子懃澡丹心。竞赴高岭。可谓务道之柄懃甚至也。然道柔眞虚。守淡交物。安静任栖。神乃启焕耳。要而言之。躁疾非尽理矣。违之者亦取劳乎。

与许玉斧。

七月十五日夜。清灵眞人授诗。

企望人飞。若感若成。威不内接。骄女远屏。三四纵横。以入帝庭。歴纪建号。得为太龄。亦必秀映。四司元卿。翻然纵羽。遂登上清。（此离合掾大

名〈名〉〔歲羽〕字也)

与许玉斧。(此夕又有中君授书与许卿。答欲知洞天中之事。今载在第四卷中)

凤巢高木。素衣衫然。(此八字是作长史小名穆字也)履顺思真。凝心虚玄。(仍取此思字玄字。即成长史字也)五公石腴。彼体所便。急宜服之。可以少颜。三八令明。次行玄真。解驾偃息。可诵洞篇。琼刃应数。(此琼刃字即是掾小名玉斧也。与外传青録义同。故云应数)精心高栖。隐〔口黑〕沈闲

。

正气不亏。朮散除疾。是尔所宜。次服〔食迅〕饭。兼谷勿违。益髓除患。肌肤充肥。然后登山。咏洞讲微。

寅兽白齿。(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)亦能见机。遂得不死。

过度壬辰。偃息盛木。玩执周书。(此八字即是作杨字也)

太极植简。金名西华。学服可否。自应灵符。理异契同。神洞相求。

定録中候告。(道药事是定録言也。

此并离合譬喻四人姓名。各诠所宜修行服御事。寻辞意皆相贯次。不知云何得两人共说)

寓言必可用。不用是无情。焉得驾〔火火火欠〕迹。寻此空中灵。微音良有旨。当用慎勿轻。事事应神机。保尔见太平。

右右英吟此。

茅定録言良箴也。可记之。仙才不用心烦曲故。能得也。(保命言)

八月中。彼人必东秀〔暂足〕看。烧香必也。(保命临去言)

右从乙丑歲来凡十五条。并有杨书。

钦想风流。托心靡景。愧以愆昧。鄙吝素彰。思自策励。沐浴陶冶。济否之阶。幸垂眷逮耳。许玄惶恐再拜。(长史大名谧。字思玄。今此直云玄。其意未允)诣贾先生。(此是长史闻杨宣周紫阳说贾玄道等主知试校事。故有此书。贾即以呈司命。司命后所答云。贾生近以此书来者也。周君说事在第四卷中也)

右一条是长史自书本也。

太元真人以此书见与。因授令书如左。

若夫能眇〔进貌〕于当世。则所重唯身也。罕营外难者。则无死地矣。是以古之学者。握玄筌以藏领。匿颖镜于纷务。凝神乎山岩之庭。颐真于逸谷之津。于是散发高岫。经纬我生。晖晖景曜。采吸五灵。游蹑九道。登元濯形。投思絶空。人事无营。闭存三气。研诸妙精。故能回日薄之年。反为童婴耳。苟事累沙会。交轩塞路。

但所守之不能勳也。何试校之能停耶。物物相要。触类兴患。天人之眇。岂时漏哉。所司赏于修业。所试在于不日新矣。贾生近以此书来。托向{ㄣ衅且}{ㄣ衅且}。可谓有情。然无逝我梁。有似逆诈耳。

七月十六日。（此一条又有掾书）省所谕。有心哉。子望对山岭。增怀远想。欣然稟向。常见此意。夫为道者。精则可矣。有情不懃。则无所能为也。懃而不专。亦不能有成也。要当令吝心消豁。（稔）（此后人作稔字。不可复识）疾开散。（此亦似东卿告长史）尔何以不数看东山。郁望三秀。徘徊{卅毕}字。目撃林水〈平〉[乎]。

彼人往。殆无所复益耳。（凡云三秀者。皆谓三茅山之峯。山顶为秀。故呼三秀也）

右南岳夫人与弟子言。

夫言者性命之全败也。信者得失之关{木建}也。

张良三期。可谓笃道而明心矣。

右南岳夫人与弟子言。

性甚寛仁。而所闻急。而应物速者。更违旨耳。

火枣事未宜问也。（论火枣事在后）

右九华真妃言。

右从太元来凡五条并杨书。

譬景落沧浪。腾跃清海津。绛烟乱太阳。羽盖倾九天。云舆浮空洞。{攸黑}忽风波间。来寻冥中友。相携侍帝晨。王子协明德。齐首招玉贤。下眇八阿宫。上寝希林颠。漱此紫琼腴。方知稔涂辛。佳人将安在。懃之乃得亲。

七月十八日夕。云林右英王夫人授诗。（此诗与长史。兼及掾事）

高兴希林虚。遐游无员方。萧条象数外。有无自冥同。{ㄣ衅且}{ㄣ衅且}德韵和。飘飘步太空。盘桓任波浪。振铃散风中。内映七道观。可以得兼忘。何必反复酬。待此世文通。玄心自宜悟。{口黑}耳必高踪。

七月二十六日夕。紫微夫人喻作。令与许长史。绛阙扉广霄。披丹登景房。紫旗振云霞。羽晨抚八风。停盖濯碧溪。采秀月支峯。咀嚼三灵华。吐吸九神芒。椿数无絶纪。协日积童蒙。

携袂明真馆。仰期无上皇。北钧唱羽人。玉玄粲贤众。云〈河〉[何]俞本作「何」、是也波浪字。得失为我鍾。引领器庭内。开心拟稔冲。习适荣辱域。罕蹶希林宫。一静安足苦。试去视沧浪。

右右英夫人所喻。

右从譬景来三篇。并有长史写。

弱丧{食卞}養。笃灵未尽。倚伏异因。云梯未抗。虽有怀于进趣。犹未

渊于至理矣。君才实天工以清澜。凝浪于高韵。志栖神乎太玄。期紫庭而步空矣。有心洞于飞滞。柔翰蔚乎冥契也。

动合规矩。等圆殊方。静和真味。吐纳兴音。可谓纵诞德挺。良为钦然矣。然秘思不豁。鄙吝内固。淫念不渐。灵池未澄。将未得相与论内外之期。泛二景之交耳。夫失机者。贵在能改。

相释有情。今无妨矣。虽{暂足}弭羣听。故克和也。

前途（谓应作攸字）{进貌}。此比非一。漏绪多端。当恒战密。苟情有愆散。得随事失。悟言微矣。将何以遏之。将何以遣之。

右七月二十六日夜。云林右英王夫人喻书。见与勿答。

右一条有长史写。

世珍芬馥交。道宗玄霄会。振衣寻冥畴。回轩风尘际。良德映灵晖。颖根粲华蔚。密言多僥福。冲净尚真贵。咸恒当象顺。携手同衾带。何为人世间。日焉生患害。

七月二十八日夕。右英王夫人授书此诗。

以与许长史。（后十二月长史答书云咸恒之喻。即是酬此诗也。咸恒义出周易）

右一篇有长史写。

清响散空。神风洒林。身超冥衢。志咏灵音。仁侯其人也。欲以裴真人本末示{希邑}者可矣。其必克谐。不善诱之心亦内彰也。裴亦何人哉。

（{希邑}即{心音}也。小名方回。裴真人本末即是清灵传也。有谢过及七经之士。故令示之）

八月七日夕。右英王夫人授书。令与许长史。

右一条杨书。又有长史写。

守真一笃者。一年使头不白。秃发更生。夫内接儿孙。以家业自羈。外综王事朋友之交。耳目广用。声气杂役。此亦道不专也。行事亦无益矣。夫真才例多隐逸。栖身林岭之中。远人间而抱淡。则必{子婴}颜而玄鬓也。

玉醴金浆。交梨火枣。此则腾飞之药。不比于金丹也。仁侯体未真正。秘念盈怀。恐此物辈不肯来也。苟真诚未一。道亦无私也。亦不当试问。

火枣交梨之树。已生君心中也。心中犹有荆棘相杂。是以二树不见。不审可剪荆棘出此树单生。其实几好也。

虽云问也。其欲希之近也。当为君问主领者。

三年更相问。以即日始。

丑年（此二字长史后益上）八月七日夜。云林右英王夫人授答许长史。

凝心虚形。内观洞房。抱玄念神。专守真一者。

则头发不白。秃者更〔轸〕。（轸字亦应是〔琴〕〔发真〕）〔未〕〔夫〕『云笈七签』卷九二众真语録作「夫」、是也有以百思缠胸。寒热破神。营此官务。当此风尘。口言吉凶之会。身〔扉〕（凡作扉字者皆是排音。非扉扇之扉也）得失之门。

众忧若是。万虑若此。虽有真心。固为不笃。抱道不行。握宝不用。而自然望头不白者。亦希闻也。玉醴金浆。交生神梨。方丈火枣。玄光灵芝。我当与山中许道士。不以与人间许长史也。

八月七日夜。紫微王夫人授答许长史。

右六条有掾写。

拟驾东岑人。停景招隐静。仁德乘波来。俱会三秀岭。灵芝信可食。使尔无终永。〔口翁〕真献金浆。不待百丈井。

八月十六日夕。清灵真人授。

右一篇有长史写。

虚和可守雄。萧萧可守雌。夫萧萧者单景独往也。君绛宫中〔渠〕（谓应作〔言巨〕字）能仰飞空同上上云玄之涯不。道易闻而患不真。书易得而患不行。若专如此。大天之中。尽真仙比肩也。我亦无咎于不能为者。

心不定而欲书。将欲沽之哉。意不往而求真。

似欲銜之也。愿告。

八月十七日夜。右英王夫人授书此。与许长史。（似答心求守雌之真一也）

肇祖植德。华条翁〔队〕（即谓七世祖许肇也。队字应作坠）。顿足悬车。无早晚也。但心坚注真。微密灵机则可矣。至于高逸长岭。寝冥林泽。纵时事之难鄙。

遗九亲而味神。实美举也。心苟不专。愆念填胸。虽蹶〔门良〕山以游步。造圆堊以朝冥。然亦必败也。若必空空。我自当相告有可动之时也。

今且未可议耶。

八月十七日夜。保命仙君小茅口授。与许长史。

含仁守慈。发拔幽忧。单心慈诱。栖神灵镜者。

许长史其人也。所恨在于应物速。招真急耳。

夫浩挺虚映。乃可守雌。已求。故当能守之。守之盖易。恐亦宜无不可耶。

八月十八日夜。紫微王夫人授。示许长史。

右四条有杨书。

穆奉被音告。频频备至。仰衔恩润。光华弥焕。

披览欣庆。感荷罔极。穆沈滞流俗。岂忘拔迹。

辄已誓之中心。思为阶渐。考室东山。栖景林壑。此志必也。此举决也。方当凭庇灵宗。谕禀神规。若此之心。揆亦鉴之。真一之雌。其道玄远。妙出秘领。穆愆秽未荡。俗累未拔。胸心滓浊。精诚肤浅。未敢预闻。南真哀矜。去春使经师授以方诸洞房步纲之道。八素九真以渐修行。不敢〔{心名}〕（谓应作怠字）懈。九真至须幽静。人事杂错。患在未专耳。昔人学道。寻师索友。弥积年载。经历山岳。无所不至。契阔险试。备尝劳苦。然后授以要诀。穆德薄罪厚。端坐愆室。横为众真所见采录。鉴戒继至。启悟非一。古人有言。非知之难。其行之难。夫人垂恩所赐。自可徐徐。〔须〕（此须字长史自{人嶼}）移东山。然后亲授。道之来也。不计迟速。恩之隆也。何限早晚。命使愿告。敢不上答。谨白。（此长史答前右英论雌一事者。掾为书之。既被{人嶼}更写。故此本得存焉）

真诰卷之二。

真诰卷之三。

运象篇第三。

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。太保玉郎李灵飞之小妹。受书为东宫灵照夫人。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。夫人着紫锦衣。带神虎符。握流金铃。有两侍女。侍女年可二十许。夫人年可十三四许。

闻呼一侍女。名隐晖。侍女皆青绫衣。捧赤玉箱二枚。青带束络之。题白玉检曰太上章。一检曰太上文。（此记〈织〉〔识〕俞本作「识」、是也检上文。亦同前九华也）

夫人带青玉色绶。如世人带章囊状。隐章当长五丈许。大三四尺许。

临去。授作一纸诗。毕乃吟歌。

云{土庸}带天构。七气焕神冯。琼扇启晨鸣。九音绛枢中。紫霞兴朱门。香烟生绿窗。四驾舞虎{旌斤}。青掷玄空。华盖随云倒。落凤控六龙。策景五岳阿。三素眄君房。适闻{肉操}秽气。万浊荡我胸。臭物薰精神。器尘互相冲。明〈王〉〔玉〕俞本作「玉」、是也皆摧烂。

何独盛德躬。高揖苦不早。坐地自生虫。

八月二十二日夜。灵照夫人授作此诗。（此长史书作灵照夫人。而杨君书多〈其〉〔云〕俞本作「云」、是也照灵）

临去。吟曰。心勿欲乱。神勿淫役。道易不顺。灾重不逆。永丧其真。遂弃我适。

复生许家不。

我方当复来。尔勤之而已。

右从北元来八条有长史写。

王子晋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。子晋太子也。是为王子乔。灵王第三女名观香（自）〔字〕俞本作「字」、是也众爱。

是宋姬子。于子乔为别生妹。受子乔飞解脱网之道。得去入（{丝侯}）（外书作维字）氏山中。后俱与子乔入陆浑。积三十九年。观香道成。受书为紫清宫内传妃。领东宫中候真夫人。（此即中候王夫人也）

子乔弟兄七人得道。（五男二女）其眉寿是观香之同生兄。亦得道。（此似别有眉寿事。今不存。而掾书中有梦见人云。我是王眉寿之小妹。疑此或当是相答也）

右二条有杨书。

驾{炎欠}敖八虚。徊宴东华房。阿母延轩观。朗啸蹶灵风。我为有待来。故乃越沧浪。

右英王夫人歌。

乘飙遡九天。息驾三秀岭。有待徘徊眄。无待故当净。沧浪奚足劳。孰若越玄井。

右紫微夫人答英歌。

写我金庭馆。解驾三秀畿。夜芝披华（锋）。（谓应作峰字）咀嚼充长饥。高唱无逍遥。（冬）〔各〕俞本作「各」、是也兴有待歌。空同酬灵音。无待将如何。

右桐柏山真人歌。

朝游郁绝山。夕偃高晖堂。振轡步灵（锋）。（谓应作峰字）无近于沧浪。玄井三仞际。我马无津梁。{攸黑}{炎欠}九万间。八维已相望。有待非至无。灵音有所丧。

右清灵真人歌。

龙{旌斤}舞太虚。飞轮五岳阿。所在皆逍遥。有感兴冥歌。无待愈有待。相遇故得和。沧浪奚足辽。玄井不为多。郁绝寻步间。俱会四海罗。岂若绝明外。三劫方一过。

右中候夫人歌。

纵酒观羣惠。{攸黑}忽四落周。不觉所以然。实非有待游。相遇皆欢乐。不遇亦不忧。纵影玄空中。两会自然畴。

右昭灵李夫人歌。

驾{炎欠}发西华。无待有待间。或眄五岳峯。或濯天河津。释轮寻虚舟。所在皆缠绵。芥子忽万顷。中有须弥山。小大固无殊。远近同一缘。彼作有待来。我作无待亲。

右九华安妃歌。

无待太无中。有待太有际。大小同一波。远近齐一会。鸣弦玄霄颠。吟啸运八气。奚不酣灵液。眇目娱九裔。有无得玄运。二待亦相盖。

右太虚南岳真人歌。

偃息东华静。扬运八方。俯眇丘垤间。莫觉五岳崇。灵阜齐渊泉。大小互相从。长短无少多。大椿须臾终。奚不委天顺。纵神任空同。

右方诸青童君歌。

控飙扇太虚。八景飞高清。仰浮紫晨外。俯看绝落冥。玄心空同间。上下弗流停。无待两际中。有待无所营。体无则能死。体有则摄生。东宾会高唱。二待奚足争。

命驾玉锦轮。{人舞} 饬仰徘徊。朝游朱火宫。夕宴夜光池。浮景清霞杪。八龙正参差。我作无待游。有待辄见随。高会佳人寝。二待互是非。有无非有定。待待各自归。

右南极紫元夫人歌。（按此诸歌诗。并似初降语。而嫌众真多高唱。上清童紫元太虚未尝有杂降处。恐或遗失耳。有待之说并是指右英事。非安妃也）

腾跃云景辕。浮观霞上空。霄纵横{人舞}。紫盖托灵方。朱烟缠旌旄。羽{巾皮}扇香风。电{口臯}猛兽攫。雷吟奋玄龙。钧籟昆庭响。金笙唱神钟。采芝沧浪阿。{手缀}华八溟峯。朱颜日愈新。劫往方婴童。养形静东岑。七神自相通。风尘有忧哀。

陨我白鬢翁。长冥遗遐叹。恨不早逸纵。

九月三日夕。云林王夫人喻作。令示许长史。

停驾望舒移。回轮反沧浪。未覩若人游。偶想安得康。良因俟青春。以叙中怀忘。

右右英吟此再三。

龟阙郁巍巍。{土庸}台络月珠。列坐九灵房。叩{玉激}吟太无。玉箫和我神。金醴释我忧。宴酣东华内。陈钧千百声。青君呼我起。折腰希林庭。羽{巾皮}扇翠晖。玉佩何铿零。俱指高晨寝。相期象中冥。

右紫微歌此二篇。

超举步绛霄。飞飙北垄庭。神华映仙台。圆曜随风倾。启晖{手邑}丹元。扉景{彳食}月精。交袂云林宇。{浩}{轸}（谓应作皓{发真}）还童婴。萧萧寄无宅。是非岂能营。阵上自扰竞。安可语养生。

右玄垄紫微作。

控晨浮紫烟。八景观{水瓜}流。羽童捧琼浆。玉华饯琳腴。相期白水涯。扬我萎{艹豕生}珠。沧房焕东霞。紫造浮绛辰。双德秉道宗。作镇真伯蕃

。八台可眇目。北看乃飞元。清静云中视。眇眇蹶景迁。吐纳洞领秀。藏晖隐东山。久安人事上。

日也无虚闲。岂若易翁质。反此孩中颜。

九月六日夕。云林喻作。与许侯。

解轮太霞上。敛辔造紫丘。手把八空。纵身云中浮。一眇造化〈刚〉〔纲〕『云笈七签』卷九七紫微王夫人诗作「纲」、是也俞本作「」、是也。再视索高畴。道要既已足。可以解千忧。求真得真友。不去复何求。

九月六日夕。紫微夫人喻作。示许长史。并与同学。（同学谓〔希邑〕〔方〕回也）

晨阙太霞构。玉室起霄清。领略三奇观。浮景翔绝冥。丹空中有真。金映育挺精。八风鼓锦被。碧树曜四灵。华盖〔广阴〕兰晖。紫辔策绿。结信通神交。触类率天诚。何事外象感。须覩瑶玉琼。

九月九日。云林右英夫人喻作。

紫空朗明景。玄宫带绛河。济济上清房。云台焕嵯峨。八舆造朱池。羽盖倾霄柯。震风回三辰。金铃散玉华。七辔络九垓。晏眇不必家。借问求道子。何事坐尘波。岂能栖东秀。养真收太和。

九月九日。紫微夫人喻作。因许示〔希邑〕。（〔希邑〕犹是方回也）

二景秀郁玄。霄映朗八方。丹云浮高晨。逍遥任灵风。鼓〔鬲羽〕乘素飙。竦眇琼台中。绿盖入协晨。青掷空同。右揖东林帝。上朝太虚皇。玉宾剖凤脑。嗽酣飞蕊浆。云钩回曲寝。千音何琅琅。锦旌召猛兽。华幡正低昂。香母折腰唱。

紫烟排栋梁。总辔高清阙。解驾佳人房。昔运挺未兆。灵化顺气翔。心眇玄涯感。年随积椿崇。形甘垢臭味。动静失沧浪。我友实不尔。荣辱昨已忘。

九月十八日夜。云林右英夫人作。喻曰。吾辞讫此。

绛景浮玄晨。紫轩乘烟征。仰超绿阙内。俯眇朱火城。东霞启广晖。神光焕七灵。翳映泛三烛。流任自齐冥。风缠空洞宇。香音触节生。手携〔炽〕（谓应作织字）女〔人舞〕。并衿匏瓜庭。左徊青羽旗。

华盖随云倾。晏寝九度表。是非不我营。抱真栖太寂。金〈恣〉〔姿〕俞本作「姿」、是也俞日婴。岂似愆秽中。惨惨无聊生。

九月二十五日夜。云林右英夫人授作。

三辔抗紫轩。倾云东林阿。

右英吟此道。

右从腾跃来凡十三篇并有杨书。又杂有掾写。

遣滞恪。頼穷行德。不亦甚佳乎。不患德之不报。所患种福之不多耳。此

一行则似乎福田也。万事云云。尽可触类矣。

十二月三日。云林右英夫人告。

右一条有杨书。又有一本小异。

穆惶恐言。仁爱之至。猥惠新诗。云藻绮络。金声玉粲。诚翰林之奇秀。华锦之盛肆也。义类渊微。仰览无射。佩之丹心。奉以周旋。功德浅陋。冥报已重。福田之喻。敢不自励。凭托徽猷。

情若山海。动静启悟。望垂矜录。许穆惶恐言。

诣云林右英夫人机前。（此即答遣滞恪书也。有自记草存）

青童大君常吟咏曰。欲殖灭度根。当拔生死栽。沈吟堕九泉。但坐惜形骸

。

太虚真人常吟咏曰。观神载形时。亦如车从马。车败马奔亡。牵连一时假。哀世莫识此。但是惜风火。种罪天网上。受毒地狱下。

西城真人王君常吟咏曰。神为度形舟。薄岸当别去。形非神常宅。神非形常载。徘徊生死轮。但苦心犹豫。

小有真人王君常吟咏曰。失道从死津。三魂迷生道。生生日已远。死死日已早。悲哉苦痛容。根华已颠倒。起就〔劫令〕落生。焉知反枯老。

以去月秋分日。于瑶台大会。四君各吟此言。

以和玄钧广韶之弦声也。（十月告云去月。如似是九月〔南〕〔间〕俞本作〔间〕、是也。秋分必在八月。则去月自为通乎耳）

十月十五日。右英夫人说此令疏。

右五条有掾书。

四〔旗令〕曜明空。朱轩飞灵丘。玉盖荫七景。鼓〔鬲羽〕霄上浮。九音朗紫空。玉〔玉激〕洞太无。宴咏三辰宫。唱啸呼我俦。不觉椿已来。岂知二景流。佳人虽兼忘。而未放百忧。长林真可静。岩中多自娱。

十月十七日。云林夫人作。与许侯。

左把玉华盖。飞景蹶七元。三辰焕紫晖。竦眄抚明真。变踊期须臾。四面皆已神。灵发无涯际。懃思上清文。何事生横〔水余〕。令尔感不专。（阴）（乌禁反）〔〔广阿〕〕（乌贺反。此应作〔口音〕唾。言其速也）〔夫去〕〔失玄〕机。不觉年岁分。

十月十八日。紫微夫人作。

右二篇有杨书。

北登玄真阙。携手结高罗。香烟散八景。玄风鼓绛波。仰超琅园津。俯眄霄陵阿。玉箫云上唱。凤鸣洞九遐。乘气浮太空。曷为蹶山河。金节命羽灵。征兵折万魔。齐〔手邑〕二晨晖。千椿方婴牙。丧真投兢室。不解可〔木示

} 何。

仰眄太霞宫。金阁曜紫清。华房映太素。四轩皆朱琼。掷轮空同津。总辔  
{人舞} 绿。玉华飞云盖。西妃运锦旌。翻然浊尘涯。{攸黑} 忽佳人庭。宿  
感应期降。所招已在冥。乘风奏霄晨。共酣丹琳罍。公侯徒眇眇。安知真人灵  
。

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。（亦应是右英喻长史也）

右二篇有杨书。

车马虽重。为路人所略。推分任运。有以招之。

不必吝也。{木胚} 子诚小。还为童史所偷。故疾而惜之。今冥鉴即擒。  
盖所以惧恶而善者别矣。

今虽{口黑} 然不言。小人足知灵验。有训在其中。

非直区区。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。谨白。

呈云林右英夫人。

十一月十九日。（此所答右英授事。事今不存）

穆惶恐言。沈染鄙俗。流浪尘昧。罪与年长。愆随日积。幸遭玄运。灵启  
其会。披散氛雾。朗然达观。真灵清秀。并垂戒悟。猥辱文翰。华藻成林。金  
声玉振。规矩有章。父子凡微。无以堪荷。

夙兴策励。不敢怠惰。{禺页} {禺页} 倾注。言不自畅。穆惶恐言。

（此亦是答右英诗。不审的是何诗。亦似不存）

右二条长史自书本。

灵谷秀澜荣。藏身栖岩京。被褐均袞龙。带索齐玉鸣。形盘幽辽里。掷神  
太霞庭。霄上有陞贤。空中有真声。抑我曲晨飞。案此绿轩。下观八度内。俯  
叹风尘{莹丝}。解脱遗波浪。登此眇眇清。扰兢三津竭。奔驰割尔龄。

十二月一日夜。南岳夫人作与许长史。

飞轮高晨台。控辔玄垄隅。手携紫皇袂。{攸黑} {火火火欠} 八风驱。  
玉华翼绿帟。青{君巾} 扇翠裾。冠轩焕崔嵬。佩玲带明珠。薄入风尘中。塞  
鼻逃当涂。臭腥雕我气。百痼令心{歹且}。何不飘然起。萧萧步太虚。

十二月一日夜。方丈左台昭灵李夫人作。

与许玉斧。

清晨揖绛霞。总气霄上游。徊蹶曲波。遂覩世人忧。辞旨蔚然起。不散三  
秀岵。何若巡玄乡。抚{玉激} 为尔娱。君安有有际。我愿有中无。

右英作此。

驾景游贤良。促辔东圃下。

右英吟此道。

咀嚼玄句。柔音蔚畅。曲夹适宜。辞喻标朗。钦钦之咏。有由然也。玄宗以安。我其会矣。

十二月十四日。云林夫人作与长史。（此所答长史之诗。诗今不存）右五篇有杨书。

该清道难。通幽妙达。许侯其人也。方将曜灵方丘。腾跃晖霞。身飞九天。作则羣真。师傅金阙。抚〈极〉〔拯〕意をもって改む种人。其德仁以融。其教整以和。可谓天秀标韵。为后民之圆匠也。斧子乃潜晨密焕。秀霄空上。托心玄宅。神栖入领。心标寂刃。

归形太初。志割姻亲于内外。寄幽会于隐观矣。虽自思入庇重岫。颖翳云晖。故叛父也。若父愚可也。交当同编云札。列名灵简。运会相遇。何以陈之耶。昔薛旅字季和。往学真道于钟山北阿。经七试而不过。即长里薛公之弟也。不过者。由淫〔女失〕失位。吝鄙内滞。石性不回。

致败其试耳。然其人好慈和笃。又心爱啸音凤响及玄弦之弹。是故虚唱凝神。徽声感魂。

神不遂落。由好啸唱愿凤鸣之故矣。长里先生。燕代人。周武王时人也。先生比乞之于太上。太上故使生。〔繫〕（谓应作继字）肇阿之阴运。致欲其该微释滞。〈于〉〔令〕俞本作「令」、是也染练新晖。速升虚之超。长里君之愿也。若〔由〕（谓应作犹字）愆波不激。淫吝〔由〕（谓应作愈字）出。虽百过试之。故亦昔之薛旅耶。师宗相期。拂饰尽性。苟能其事。我亦罕劳。贤者之举。此复宜详。密告由来宿命之始。想有〔己〕（应作以字）悟也。燕气内果外柔。沈德乐景。故其人闻北风则心悲。覩启曜则怀泰。思骏〔马碌〕以慕聘。

嘉柔顺以变蔚。彼人之心。曷曾不尔乎。此则本乡之风气。首丘之内感也。苟能信之。君其谐矣。如其〔雍〕（谓应作壅字）吝秉欲。丹绛不畅。灵人携手而空反。高友敛袂而回晏。神气不眇其宅。寂通不鼓其目。命矣夫。固可悲耶。（长里之弟。本燕代人。故此称其〈谷〉〔俗〕气。以喻长〈皮〉〔史〕之心也）

十二月十六日夜。右英告。

右二篇有杨书。

太元真人。

云林右英王夫人。

南岳紫虚元君。

九华真妃。

清灵真人。

紫阳真人。

桐柏真人。

昭灵李夫人。

右八人。

十二月十七日夜。

方诸宫东华上房灵妃歌曲。

紫桂植瑶园。朱华声凄凄。月宫生蕊渊。日中有琼池。左拔员灵曜。右掣丹霞晖。流金焕绛庭。八景绝烟回。绿盖浮明朗。控节命太微。凤精童华颜。琳腴充长〈肌〉〔饥〕俞本作「饥」、是也。控晨揖太素。乘{火火火欠}翔玉阶。吐纳六灵气。玉嫔把巾随。弹{玉激}南云扇。

香风鼓锦披。叩商百兽舞。六天摄神威。{攸黑}{炎欠}亿万椿。龄纪郁巍巍。小鲜未烹鼎。言我岩下悲。（按杨君记云。东方赤气中有言曰。小鲜未烹鼎。〈言〉言我岩下悲。当以此事谕启司命。

故答称此诗。仍及后篇也）

太微玄清左夫人北渟宫中歌曲。

郁蔼非真虚。太无为我馆。玄公岂有怀。{莹丝}蒙孤所难。落凤控紫霞。矫辔登晨岸。寂寂无濠涯。晖晖空中观。隐芝秀凤丘。逡巡瑶林畔。龙胎婴尔形。八琼回素旦。琅华繁玉宫。绮葩凌岩粲。鹏扇绝亿领。抚{鬲羽}扶霄翰。西庭命长歌。

云{玉激}乘虚弹。八风缠绿宇。{廿聚}烟豁然散。灵童掷流金。太微启〈壁〉〔璧〕案。三元起折腰。紫皇挥袂赞。朗朗扇景曜。晔晔长庚焕。超竦明刃。下盼使我{心宛}。顾哀地仙辈。何为栖林涧。

十二月十七日夜。太元真人司命君书出此诗云。是青童宫中内房曲。恒吟赞此和神。（其夜众真降集。唯有此书存。余悉不显。后丁卯年论挺分事。亦是十二月十七日。恐偶同耳。此前一事不应是卯年也）右三条有杨书。

玄玄即排起。注之曰。

故玄玄以八风为〈关〉〔{囊石木}〕『真诰』卷一七叶一表作「{囊石木}」、是也钥。天地为{阜是}防。四海为瓮{央皿}。九州岛为粃糠。积之以万殊。蒸之以阴阳。

其陶铸也。充隆炊累。刚柔清浊。象类不同。呼吸吐合。恭伯荣。注之曰

九绝兽。神禽也。在乎羣猛之中。猾狡乎激奇之际。千年不足极其变。万殊不足适其内。日月不足照其眉。八泽不足游其足。清云为卑。

九垓为浅。八宏为小。四极为近。变动无常。恒入之芥子之内。玉晨之玉

宝。太微之威神矣。

（此二条是释神虎隐文中语。不知何真所告。又无日月。是两手同书）

君惶恐言。仁德流映。高{广阴}弥纶。每贻翰音。恩逮{丝遣}缙。旨谕有咸恒之顺。宗期则玄霄之会。

虽钦愿荣崇。欣想灵诰。窃惧{火习}耀之近晖。不可参二景之远丽。

{口慧}彼之小宿。难以厕七元之灵观。尊卑殊方。高下异位。俯仰自失。罔知所据。凡善诱者勤其切磋。忠爱者忧其怠惰。

大易所以干干。仲尼所以发叹于不倦者也。

自奉教以来。洗心自励。沐浴思新。其劝奖也。

标明得道之妙致。其检戒也。陈宿命之本迹。

淫吝所以丧基。鄙滞所以伐德。虽卢医之贡针艾。扁鹊之献药石。无以喻也。子张存圣教于绅带。西董佩韦弦以自矫。盖以外戒内。以义规心。仰銜清训。谨书之丹怀。藏之六腑。奉以周旋。弗敢失坠。庶五难解冻于炉门。七试飙静于渊谷。方将逍遥东山。考室龙林。灵构萧萧。丘园冲深。庭延云驾之奇友。堂列羽服之上真。句金锡五芝之宝。沧浪施长年之珍。

〈期〉[斯] 俞本作「斯」、是也实夙夜之乃愿。信誓不敢诬于神明者也。

。

唯少鉴之。君惶恐言。（此长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喻诗世珍芬馥交者。并酬前书论薛旅事。犹恐是十二月中）

右此一篇。长史令乙写。

真诰卷之三。

真诰卷之四。

运象篇第四。

仙道寂寂。寻之亦使人不劝也。况复求之于无涯耶。假令东山忽有石髓盘结。紫芝映林。

夜光焕烛。燕胎曜峯。灵津肆显。众真罗吟。人人往者皆得{手缀}玄华而揖玉腴。对天仙以散想也。将必相与把臂太虚。驾络庆云矣。未审子当〈刀〉[力]赴。此二日暂游山泽不。将故以官私自切。不获一果耶。今之所以为懈难者。盖闇推于有无之间耳。以无期我。我亦无也。空中有真。子不覩之。不可谓罕彷彿矣。所望在于不{寒衣}裳耳。二日可不果。何时能屈驾看金陵乎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夜。定録君告许侯。

岂能割目前之近滞。慕难成之远功耶。若故栖情丘林。凭托京畿者。观金陵以偶想。将任意于吾子。勿谓我无方从无以鉴矣。心单则试不眇。神苦则教

不生。贤者之举。可不察耶。

保命君告。

右二条杨书。斯告实至言矣。

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。得道者以其能排却众累。直面而进。于是百度自净。众务云散。该其优者。不足为劳。披于艰者。可以表心。正月中必有龟山客来东山。至时〔渠〕（此应作〔言巨〕字）可不一力乎。奉览高命。欣然无量。始入此月。公私艰〔手缀〕。未获从心。〔命〕〔使〕（此本是今〔暂足〕字。后人改作命使）到京。往反计日。还便沐浴。躬诣朝拜。不失此月。若吉日未过。愿垂告敕。又告贤者之举。复宜详之。

昔未受上道之前。有欲索侧人意。有称说堪陶奖者。受隐书之后。此计都冥也。（此下有两字被。又齐行剪去。后似复更有语。此论贤者之举。似仍是前书上纸。而复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。此告今不存。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。语不同。又云正月龟山客来事。如此复酬后定录告。亦可是右英书中兼有此语耳。记不具存。难用显证）

右二篇长史自书本。

令懃者懃其事。耽其玄微耳。慎者亦触类而作也。学道之难。不可书矣。有耻鄙之心者。于道亦辽乎。濯秉然后可贵耳。贤者之举。自更始尔。今且当内忘。

右紫微夫人道此言。（此是紫微见长史答右英道贤者之举事。

故复酬此语也。长史妇亡后更欲纳妾。而修七元家事。最是所禁。故屡有及之）

手笔何其落落。卢医之喻。复有韦弦之功。解冻炉门。其旨乃佳。当实心在此济矣。

定录告。（此是中君见长史答右英书。复赏赞之也）

心已至也。不复须诣山也。每空怀以向真。单诚以泛道者。虽欲不教。其可得乎。瞻赴山泽。

乃更余事耳。要都无怀者。实使人悒然。今可停也。

十二月一日夜。定录告许侯。（寻此语。复似酬到京不得来事。事相关涉不可领）

正月二十七日。将不能〔暂足〕诣欲营宅处耶。龟山真人似当其日来。未真至斋者。自可无彷彿。且欲令彼见我乎。

正月十四日保命告。（案此告极似前所疑事。所以翻覆难解也。

从此正月起至后。并是入丙寅年中事）

右五条有杨书。

饈景登霄晨。游宴沧浪宫。彩云绕丹霞。灵藹散八空。上真吟琼室。高仙歌琳房。九凤唱朱籟。虚节错羽钟。交頰金庭内。结我冥中朋。俱{手邑}玉醴津。{攸黑}{炎欠}已婴童。云何当路蹲。愆痾随日崇。

二月九日夜。云林作。

晨游太素宫。控观玉河。夕宴郁絶宇。朝采圆景华。弹{玉激}北寒台。七灵晖紫霞。济济高仙举。纷纷尘中罗。盘桓器藹内。愆累不当多。

二月十六日。右英作。

玄清眇眇观。落景出东渟。愿得絶尘友。萧萧罕世营。吟此再三。

右三篇有杨书。

灵人隐玄峯。真神韬云采。玄唱非无期。妙应自有待。岂谓虚空寂。至韵故常在。携襟登羽宫。同宴广寒里。借问朋人谁。所存唯玉子。卓云虚之骏。抗{鬲羽}于空同之上。斯人矣。岂不长揖南面。永谢千乘乎。

紫微诗。及咏此。

驾风骋云。晨登太渟丘。绛津连岑振。清波鼓浚流。步空观九纬。八{刚} [纲] 『云笈七签』卷九八云林右英夫人{口受}杨真人许长史诗作「纲」、是也皆已游。{暂足}宴三金秀。来观建志俦。懃懈不相淹。是以积百忧。

二月三十日夜。右英作。

{寒衣}裳济绿河。遂见扶桑公。高会太林墟。寝宴玄华宫。信道苟渟笃。何不栖东峯。

紫微夫人歌此。

陵波越沧浪。忽然造金山。四顾终日游。罕我云中人。

右英吟此。

控景始晖津。飞飙登上清。云台郁峩峩。{门昌}闔秀玉城。晨风鼓丹霞。朱烟洒金庭。绿蕊粲玄峯。紫霞岩下生。庆云缠丹炉。练玉飞八琼。晏眇广寒宫。万椿愈童婴。龙{旌斤}启灵电。虎旗征朱兵。高真回九曜。洞观均潜明。谁能步幽道。

寻我无穷龄。

紫微夫人作。

紫阙构虚上。玄馆冲絶飙。琳琅敷灵囿。华生结琼瑶。骋沧浪津。八风激云韶。披羽扇北翳。握节鸣金箫。凤籟和千锺。西童歌晨朝。心豁虚无外。神襟何朗寥。回{人舞}太空岭。六气运重幽。我涂岂能寻。使尔不终雕。

右英夫人作。

翳藹紫微馆。郁台散景飙。鸾唱华盖间。凤钧导龙{车召}。八狼携绛旌。素虎吹角箫。云勃写灵宫。来适尘中器。解饈佳人寝。同自相招。寻宗须臾

顷。万龄乃一朝。椿期会足衰。劫往岂足辽。真真乃相目。莫令心徂 {病木少}。 (侧交反) 虚刀挥至空。鄙滞五神愁。

右紫微作。

朝启东晨晖。飞越沧渊。山波振青涯。八风扇玄烟。回眄易迁房。有怀真感人。三金可游盘。东岑宜永甄。纷纷当涂中。孰能步生津。飘 {徭风} 八霞岭。徘徊飞晨盖。紫腾太空。丽眇九虚外。玉箫激景云。灵烟绝幽蔼。高仙宴太真。

清唱无涯际。去来山岳庭。何事有待迈。

四月十四日。紫微夫人作。

玄波振沧涛。洪津鼓万流。驾景眇六虚。思与佳人游。妙唱不我对。清音与谁投。云中骋琼轮。何为尘中趋。

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。

松柏生玄岭。郁为寒林桀。 {廿繁} 葩盛严冰。未肯惧白雪。乱世幽重岫。巡生道常洁。飞此逸辔轮。投彼遐人辙。公侯可去来。何为不能绝。

右右英作。

神玉曜灵津。七元焕神扉。灵迁方寸里。一跃登太微。妙音乘和唱。高会亦有机。齐此天人眇。协彼晨景飞。总辔六合外。宁有倾与危。

四月二十三日夜。紫微夫人作。

玄感妙象外。和声自相招。灵云郁紫晨。兰风扇绿 {车召}。上真宴琼台。 {进貌} 为地仙标。所期贵远迈。故能秀颖翘。翫彼八素翰。道成初不辽。人事胡可豫。使尔形气销。

四月二十七日夜。南岳夫人作。

右十二篇有杨书。又杂掾写。

清静愿东山。荫景栖灵穴。 {心音} {心音} 闲庭虚。翳荟青林密。圆曜映南轩。朱凤扇幽室。拱袂闲房内。相期启妙术。寥朗远想玄。萧条神心逸。

闰月三日夜。右英作。示许长史。(案晋曆。丙寅年闰四月也)

右有杨书。又掾写。

纵心空同津。总辔策朱。佳人来何迟。道德何时成。(吟此道)

有心许斧子。言当采五芝。芝草不必得。汝亦不能来。汝来当可得。芝草与汝食。(此两得及来。并戏作吴音)

右英吟此。

右二篇有杨书。

八涂会无宗。乘运观器罗。化浮尘中际。解衿有道家。骋烟忽未倾。携真造灵阿。虚景盘琼轩。玄钧作凤歌。适路无轨滞。神音 {人舞} 云波。齐德秀

玉京。何用世间多。

授书毕。又吟。良久而复授令书此诗。似不与书上相连也。

坦夷观天真。去累纵众情。体寂废机驰。崇有则摄生。焉得齐物子。委运任所经。

右中候夫人作。

薄宴尘飙领。代谢缘还归。奚识灵劫期。顾眄令人悲。

紫微夫人作。

右三篇有掾书。

林振须类感。云蔚待龙吟。玄数自相求。触节皆有音。飞出西华。总辔忽来寻。八遐非无娱。同咏理自钦。悼此四罗内。百忧常在心。俱游北寒台。神风开尔襟。

六月二十三日夜。南极夫人作。

登发东华。扇{火火火欠}{人舞}太玄。飞辔腾九万。八落亦已均。

{暂足}眇山水际。窈窕灵岳间。同风自齐气。道合理亦亲。龙芝永遐龄。内观摄天真。东〔〈岑〉〔<廿今>俞本作「<廿今>」、是也〕〕（谓应作岑字）可长净。何为物所缠。

六月二十三日夜。中候夫人作。

右二篇有杨书。又掾写。

五月十二日。中君喻书。（此九字题卷外。从此后并似是丁卯年中授书此事。事皆论三许挺分也）

阿映遂能绝志山林。懃心道味。净神注精。研澄虚镜。玄淳独宴。孑栖偶真。乃翁道远之畴匹。姜伯真之徒也。服{手邑}〈夜〉[液]。卒获其益。亦至事也。昔又入在临海赤山中。赤山一名烧山。

遇良友王世龙。赵道玄。傅太初者。此数子始以晋建兴元年渡江。入东山中学道耳。并与相见。数人之业。皆胜于映矣。映遂师世龙。授解束之道。修反行之法。服玉液。朝脑精。二三年中。面有光华。还颜反少。极为成道。但恨其所禀不饶。不得高品之通耳。于是司命敕吾举之。使奏闻上宫。移名东方诸。署为地仙。时三官都禁左郎。遣典柄侯周魴。主非使者严白虎。来于赤山中。即欲执之以去。且诘其罪状。吾时禁〔牙〕。（谓应作讶字）又乃驰启司命。司命即遣中侯李遵握火铃而来。呵摄之。于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。李遵未来之时。映惧怖失胆。

亦丧气矣。亦頼{龙共}幼节李开林助映为答对。

亦几至败也。自无此二人及其师王世龙。亦早恶矣。魴〔诘〕（谓应作诘字）之亦有实。映答对亦可。三官出丹简罪簿。各执一通而问映云。夫欲学

道慕生。上隶真人。玄心栖〔进貌〕。恭诚高灵者。当得世功相及。祸恶不遘。阴德流根。仁心上逮。乃可步真索仙。度名青府耳。云何父手杀谢弓。且乱逆三光。又许朝斩李〔玉己〕之头。以代蔡扶之级。又走斩射潘〔其丝〕等。支解铃下曹表等。水沈汤云之尸。火烧徐昂之骸。绞杀桓整。割割振〔口会〕。酷害虐暴刑〔揽〕（谓应作滥字）四十有三。张皇讼冤。事在天帝。祸戾山积。善功无一。

又汝本属事帛家之道。血食生民。逋愆宿责。

列在三官。而越幸网脱。奉隶真气。父子一家各事师主。同生乖戾。不共祭酒。罪咎之太。阴考方加。有如此积罪。亦无仙者。当可得欺太上之曹。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录耶。汝其无对者。有司必执也。映自强长啸。振褐抚发。尔乃整气靡口。叱咤而答曰。大道不亲。唯善是与。天地无心。随德乃矜。是以坂泉流血。无违龙髯之举。三苗丹野。〔逐〕（谓应作字）鹿绛草。岂妨大圣灵化高通上达耶。吾七世父许子阿者。

积仁着德。阴和鸟兽。遇凶荒之年。人民饥馑。

加之疫疠。百遗一口。阿乃施散家财。拯其众庶。亲营方药。勲劳外舍。临人之丧。如失其亲。

救人之患。如己之疾。已死之命。悬于阿手。穷垂之身。抚之如子。度脱凶年。頼阿而全者。四百八人。仁德不〔队〕。（谓应作坠字）后当锤我等。是以功书上帝。德刊灵阁。使我祖根流宗泽。〔广阴〕光后绪。故使垂条结华。生而好仙。应得度世者五人。登升者三人。录名太上。策简青宫。岂是尔辈所可豫乎。言毕。魴等豁然而笑。遵至而去矣。此意虽复是世龙之助。吾亦壮其辞也。

于是即得度名东宫。当为仙之中者。然其身中自宿有阴罪未了处。已日就补复。解谢太上。行当受书署者也。盖尔不复受考于三官。

已定名于不死之录矣。今已移在竹叶山中。

或名此山为盖竹山。山之东面。两陇西上。其中有石井桥。桥之北小道直入。其间有六丛杉树。树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。室前有流泉水。映与三人共止其中。此辰年当自〔暂足〕出还人食诡。亦欲〔暂足〕还乡里山之近处。令其家兄弟见之者也。临时自当令其弟知之所在。乃又寄谢令弟子勲之。若欲至竹叶山索映。亦即得相见。竹叶山东上石桥。桥之北小道甚径易。勿从南山上山。南道絶险。竹叶山中仙人陈仲林。许道居。尹林子。赵叔道。此四人并以汉末来入此山。叔道已得为下真人。

仲林大试适过。行复去。此是竹叶山中旧仙人也。其王世龙。赵道玄。傅太初。许映或名远游。适来四年耳。

右从五月十二日至此。并杨书受旨本。

纳纳长者。蔚蔚内明。拨于昔累。非复故形。变扇澡鍊。得道之情。和〔手邑〕神心。仰秀云灵。倾观晨景。德音兰馨。方及十载。季〔{玉韦}〕（谓应作伟字）举名。

每事勩焉。勿复不精。

太和二年歲在丁卯。十二月十七日夜。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。到丙子年为十年矣。

时当七十二也。到亥子年。神化变鍊。子年始余十年。

萧条斧子。和心凝静。道虽妙。乘之亦整。澄形丹空。擢标霄领。其神以晖。其光将颖。实侍〔辰〕（谓应作晨字）之高举。谷子之罗〔{鼎}〕。

（此古鼎字）可谓秀落众望。〔莹丝〕淳之仙才。又当勩进德修业。淡然虚眇。

十二月十七日夜。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。（祖司徒府辟掾不赴。隐在本县茅山五年。此十六字荣弟后所注。其公府辟似妄也）

渊奇体道。解幽达精。虚中受物。柔德顺贞。慈宽博采。闻道必行。逍遥飞步。启诚坦平。策龙上造。浮烟三清。实真仙之领袖。友长里之先生。必当封牧种邑。守伯仙京。傅佐上德。列书绛名。

右说道许长史所得限分。（尔时护军长史。此六字亦荣弟所注）

〔玉韦〕灼清晖。潜光翳真。二景落锋。飞霞流缠。于焉玉子。采此双辰。遂开上道。允得妙门。仪〔玉邻〕洞焕。玉标玄金。登名五宫。悬书七元。寔迭域之并罗。为上清之卿君。是子内和感虚托真情专之所致。亦南人云轸之必驾。三元景辇之携游也。（此云迭域。即谷希子也。与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罗鼎事同）

右说道许玉斧所得之分。（此前后二右字下说字。出长史书云右清灵真人说云云。而杨君书无此四字。当是于时杨向长史口道。是裴君也）

此是道成勩至受书之时。初所举定目之名也。亦得道赍诣之分限矣。〔{火寺}〕〔恃〕而替者。得来必无从矣。当共〔{宀真}〕此。

右五条有杨书长史写两本。

保命告云。许子遂能委形冥化。从张鎮南之夜解也。所以养魂太阴。藏魄于地。四灵守精。

五老保藏。复十六年。殆覩我于东华矣。既适潜畅。莫觉不真。（许子即是掾也。按张系师为鎮南将军。建安二十一年亡。）

葬〔业邑〕东。后四十四年。至魏甘露四年。遇水棺开。见尸如生。出着床上。因举麈尾覆面。大笑咤又亡。仍更殡葬。其外书事迹略如此。未审夜解

当用何法。依如许掾。似非剑杖也）

右英告曰。自古及今。死生有津。显默异会。藏往灭智。与世同之者。皆得道之行也。若夫琼丹一御。九华三飞。云液晨酣。流黄徘徊。仰咽金浆。咀嚼玉〔廿豕生〕者。立便控景登空。玄升太微也。自世事乖玄。斯业未就。便当〔暂足〕履太阴。潜生冥乡。外身弃质。养胎虚宅。陶气绝钥。受精玄漠。故改容于三阴之馆。童颜于九鍊之户。

然后知神仙为奇。死而不亡。去来之事。理之深也。

南人告云。得道去世。或显或隐。托体遗迹。道之隐也。或有再酣琼精而叩棺。一服刀圭而尸烂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。仇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。黄帝火九鼎于荆山。尚有桥领之墓。季主服云散以潜升。犹头足异处。

墨〔秋〕〔狄〕俞本作「狄」、是也咽虹丹以投水。宁生服石脑而赴火。务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渊。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。诸如此比不可胜记。微乎。得道趣舍之迹无常矣。（南人即南真〔人夫〕〔夫人〕也。此诸仙人出诸传记。而事迹有参差不同者）保命又云。既适潜畅。莫觉不真。如此之指。非真尸也。

右四条有长史书。

人死。必视其形。如生人。皆尸解也。视足不青。

皮不皱者。亦尸解也。要目光不毁。无异生人。

亦尸解也。头发尽脱而失形骨者。皆尸解也。

白日尸解自是仙。非尸解之例也。

右一条。甲手书写。

若其人〔暂足〕死适太阴。权过三官者。肉既灰烂。

血沈脉散者。而犹五藏自生。白骨如玉。七魄营侍。三魂守宅。三元权息。太神内闭。或三十年二十年。或十年三年。随意而出。当生之时。

即更收血育肉。生津成液。复质成形。乃胜于昔未死之容也。真人鍊形于太阴。易貌于三官者。此之谓也。天帝曰。太阴鍊身形。胜服九转丹。形容端且严。面色似灵云。上登太极阙。

受书为真人。赵成子死后五六年。后人晚山行。见此死尸在石室中。肉朽骨在。又见腹中五藏自生如故。液血缠裹于内。紫包结络于外。

夫得道之士。暂游于太阴者。太乙守尸。三魂营骨。七魄卫肉。胎灵〔掾〕〔録〕俞本作「録」、是也气。

右三条是长史抄写九真经后服五石腴事。

其用他药得尸解。非是用灵丸之化者。皆不得反故乡。三官执之也。有死而更生者。有头断已死。乃从一旁出者。有未斂而失尸骸者。

有人形犹在而无复骨者。有衣在形去者。有发脱而失形者。白日去谓之上尸解。夜半去谓之下尸解。向晓向暮之际。而谓之地下主者也。

右一条是掾抄写剑经后论尸解事。

真诰卷之四。

真诰卷之五。

甄命授第一。

道授。（此有长史掾各写一本。题目如此。不知当是道家旧书。为降杨时说。其事旨悉与真经相符。疑应是裴君所授。所以尔者。按说宝神经云道曰。此后云我之所师南岳赤松子。又房中之事。惟裴君少时受行耳。真诰中有吾昔常恨此頼解之早耳。此语亦似是清灵言故也）君曰。道者混然是生元。元成。然后有太极。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。故道有大归。是为素真。故非道无以成真。非真无以成道。道不成。其素安可见乎。是以为大归也。见而谓之妙。成而谓之道。用而谓之性。

性与道之体。体好至道。道使之然也。（此说人体自然与道合。所以天命谓性。率性谓道。修道谓教。今以道教使性成真。则同于道矣）

君曰。太上者道之子孙。审道之本。洞道之根。

是以为上清真人。为老君之师。（此即谓太上高圣玉晨大道君也。为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之师）

君曰。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。年七歳而知长生之要。是以为太极真人。

君曰。太极有四真人。老君处其左。佩神虎之符。带流金之铃。执紫毛之节。巾金精之巾。行则扶华晨盖。乘三素之云。（此二条事出九真中经。即是论中央黄老君也。黄老为太虚真人南岳赤君之师。裴既师赤君。所以崇其本始。而陈其德位也）

君曰。道有八素真经。太上之隐书也。在世。

君曰。道有九真中经。老君之秘言也。在世。

君曰。道有太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。

君曰。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。在世。

君曰。道有黄气阳精藏天隐月。

君曰。道有三元布经道真之图。

君曰。道有黄素神方四十四诀。

君曰。道有黄书赤[界]长生之要。（长史书本杜家剪除此一行）

君曰。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。

君曰。道有青要紫书金根众文。

君曰。道有玉清真诀三九素语。

君曰。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録形。在世。

君曰。道有丹景道精隐地八术。

君曰。道有白简素〔竹録〕得道之名。

君曰。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烛。

君曰。此皆道之经也。〔黄〕〔书〕（杜家易此字为经方）世多有者。然亦是秘道之事矣。（天师取其名而布其化。事旨大略犹同。但每增广其法耳。此所云黄书赤界三一经。涓子所说黄赤内真者。非今世中天师所演也）

君曰。仙道有飞步七元天纲之经。在世。

君曰。仙道有七变神法七转之经。

君曰。仙道有大洞真经三十九篇。在世。

君曰。仙道有大丹隐书八禀十决。

君曰。仙道有天关三图七星移度。

君曰。仙道有九丹变化胎精中记。

君曰。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坠海。

君曰。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极隐芝。

君曰。仙道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。

君曰。仙道有曲素决辞。以招六天之鬼。在世。

君曰。仙道有黄水月华。服之化而为月。

君曰。仙道有徊水玉精。服之化而为日。

君曰。仙道有瓊刚树子。服之化而为云。

君曰。仙道有水阳青映。服之化而为石。

君曰。仙道有赤树白子。服之化而为玉。

君曰。仙道有绛树青实。服之化为黄金。

君曰。仙道有琅〔玉干〕华丹。服之化为飞龙。

右此十七条在灵书紫文中。并琅〔玉干〕丹之所变化也。

君曰。仙道有九转神丹。服之化为白鹤。（右在茅司命传中）

君曰。仙道有天皇象符。以合元。亦在紫文中。

君曰。仙道有白羽紫盖。以游五岳。

君曰。仙道有三皇内文。以召天地神灵。（右世中虽有而非真本）

君曰。仙道有玉佩金铛。以登太极。

君曰。仙道有神虎之符。以威六天。

君曰。仙道有流金之铃。以摄鬼神。

君曰。仙道有素奏丹符。以召六甲。

君曰。仙道有金真玉光。以映天下。

君曰。仙道有八景之輿。以游行上清。

君曰。仙道有飞行之羽。以超虚蹶空。

君曰。仙道有紫繡毛 {巾皮} 丹青飞 {君巾} 。

君曰。仙道有白羽黑 {鬲羽} 。以翔八方。

君曰。仙道有翠羽华衣金铃青带。

君曰。仙道有曲晨飞盖。御之体自飞。（在剑经中）

君曰。仙道有三十七种色之节。以给仙人。

君曰。仙道之妙皆有方也。能尽此道。便为九宫真人。不但登仙而已。然道之多方。各备则可知矣。（此盖能为尽一条之道。便得九宫真人。若各各备具。则为太极真人矣）

君曰。今子既至心学道。当以道授子耳。然学者皆有师。我之所师南岳松子。松子为太虚真人左仙公。谷希子为右仙公。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。松子以道授于我以得仙。我之得道于松子。今子欲学道。彼必试子。试而不过。是我之耻也。今既语子以得道之方。又悟汝以试观之法。于此试而不过者。亦子之愚也。夫欲试之人。皆意之所不悟。情之所不及者而为之。子慎之哉。

君曰。仙道十二试皆过而授此经。此十二事大试也。皆太极真人临见之。可不慎哉。

君曰。昔中山刘伟道学仙在 {山番} 冢山。积十二年。仙人试之以石重十万斤。一白发悬之。使伟道卧其下。伟道颜无变色。心安体悦。卧在其下。积十二年。仙人试之。无所不至。已皆悟之。遂赐其神丹。而白日升天。（此应是汉时人）

君曰。昔青乌公者。身受明师之教。审仙妙之理。至于入华阴山中学道。积四百七十一岁。

十二试之。有三不过。后服金 {水杓} 。而升太极。太极道君以为试三不过。但仙人而已。不得为真人。况俗意哉。（青乌公似是彭祖弟子也）

君曰。大洞之道。至精至妙。是无英守素真人之经。其读之者。无不乘云驾龙。昔中央黄老君隐秘此经。世不知之也。子若知之。秘而勿传。又昔周君兄弟三人。并少而好道。在于常山中。积九十七年。精思无所不感。忽然见老公。头首皓白。三人知是大神。乃叩头流血。涕泪交连。悲喜自搏。就之请道。公乃出素书七卷。以与诵之。兄弟三人俱精读之。奄有一白鹿在山边。二弟放书观之。周君读之不废。二弟还。周君多其弟七过。其二弟内意或云。仙人化作白鹿。呼周视之。周君不应。周君诵之万过。二弟诵得九千七百三十三过。周君翻然飞仙。二弟取书诵之。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烧去书。二人遂不得仙。今犹在常山中。陆行五岳也。子慎之哉。

君曰。昔在庄伯微汉时人也。少时好长生道。

常以日入时。正西北向。闭目握固。想见昆仑。

积二十一年。后服食。入中山学道。犹存此法。

当复十许年后。闭目乃奄见昆仑。存之不止。

遂见仙人。授以金{水杓}之方。遂以得道。犹是精感道应。使之然也。非此术之妙也。

君曰。真人隐其道妙。而露其丑形。或衣败身悴。状如痴人。人欲学道。作此试人。卒不可识也。不识则为试不过。汝恒当慎此也。

昔汉初有四五小儿。路上画地戏。一儿歌曰。

着青{君巾}入天门。揖金母拜木公。到复是隐言也。时人莫知之。唯张子房知之。乃往拜之。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。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。

木公者东王公也。仙人拜王公揖王母。

君曰。昔有傅先生者。其少好道。入焦山石室中。积七年。而太极老君诣之。与之木钻。使穿一石盘厚五尺许云。穿此盘便当得道。其人乃昼夜穿之。积四十七年。钻尽石穿。遂得神丹。乃升太清为南岳真人。此有志之士也。子其识之。若有此试。慎勿言不能也。

君曰。昔有黄观子者。亦少好道。家奉佛道。朝朝朝拜。叩头求乞长生。如此积四十九年。后遂服食入焦山。太极真人百四十事试之。皆过。遂服金丹。而咏大洞真经。今补仙官为太极左仙卿。有至志者也。非佛所能致。是其中寸定矣。（此说与傅含真奉佛事亦同）

君曰。昔毛伯道。刘道恭。谢稚坚。张兆期。皆后汉时人也。学道在王屋山中。积四十余年。共合神丹。毛伯道先服之而死。道恭服之又死。

谢稚坚。张兆期。见之如此。不敢服之。并捐山而归去。后见伯道道恭在山上。二人悲愕。遂就请道。与之茯苓持行方。服之。皆数百岁。今犹在山中。游行五岳。此人知神丹之得道。而不悟试在其中。故但陆仙耳。无复登天冀也。

（谢稚坚有三处出。一云与葛玄相随。一云在鹿迹洞中。一即是此。未详为是一人。当同姓名耳）

君曰。晋初有真人郭声子。在洛市中作卜师。

时刘石张臧四姓并欲学道。常自叹云。不遇明师。明师出而已不觉。皆为试不过。皆无所得也。常当慎此。有异不觉。便为试不过也。人有学道之心。天网踈而不失。皆并试人。汝深思此意慎之也。

君曰。昔闾成子少好长生。好学道。四十余年后。入荆山中。积七十余岁。为荆山山神所试。

成子谓是真人。拜而求道。而为大蛇所噬。殆至于死。赖悟之速。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。

因而得免。后复为邪鬼所惑。失其左目。遂不得道。而绝山中。子当慎此之试。恒存于师也。

犹是成子用志不专。颇有邪心故也。

君曰。黄子阳者魏人也。少知长生之妙。学道在博落山中九十余年。但食桃皮。饮石中黄水。后逢司马季主。季主以导仙八方与之。遂以度世。（此六国时魏。非汉后魏世也）

君曰。有刘奉林者。是周时人。学道在嵩高山。

积四百年。三合神丹。为邪物所败。乃行徙入委羽之山。能闭三日不息。于今千余年矣。

犹未升仙。犹是试多不过。道数未足故也。此人但服黄莲。以得不死耳。不能有所役使也。

君曰。昔高丘子殷人也。亦好道入六景山。积五百二十余岁。但读黄素道经。服饵朮。后合鸿丹。以得陆仙。游行五岳二百余年。后得金液。以升太清也。今为中岳真人。（此说与剑经序亦略同）

君曰。为道当令三关恒调。是根精固骨之道也。三关者口为心关。足为地关。手为人关。谓之三关。三关调则五藏安。五藏安则举身无病。昔赵叔期学道在王屋山中。时时出民间。

闻有能卜者在市间中。叔期往见之。因语叔期曰。欲入天门。调三关。存朱衣。正昆仑。叔期知是神人。因拜叩头。就请要诀。因以一卷书与之。是胎精中记。拜受此书。入山诵之。后合神丹而升天。此皆前事之征者。汝当识此言。

（三关事与黄庭同。并有说而无法）

君曰。当存五神于体。五神者谓两手两足头是也。头想恒青。两手恒赤。两足恒白者。则去仙近矣。昔徐季道学道在鹄鸣山中。亦时时出民间。忽见一人着皮袴练褶。{木主}桃枝杖。逢季道。季道不觉之。数数非一。季道乃悟而拜谢之。因语季道曰。欲学道者。当中天青。咏大曆。{足冉}双白。徊二赤。此五神之事也。其语隐也。

大曆。三皇文是也。（此即太素五神事也。别有经法）

君曰。欲使心正。常以日出三丈。错手着两肩上。以日当心。心中间暖则心正矣。常能行之佳。昔有姜伯真者。学在猛山中。行道采药。奄值仙人。仙人使平倚日中。其影偏。仙人曰。子知仙道之贵。而笃志学之。而不知心不正之为失。因教之如此。后遂得道。（定录目许先生云。姜伯真之徒。

不知即此姜不)

君曰。常以夜半时。去枕平卧。握固放体。气调而微者。身神具矣。如有不具。便速起烧香。平坐闭目。握固两膝上。心存体神。使两目中有白如鸡子大在目前。则复故也。五日一行之。（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）。

君曰。食草木之药。不知房中之法及行导引。服药无益也。终不得道。若至志感灵所存必至者。亦不须草药之益也。若但知行房中导引行。不知神丹之法。亦不得仙也。若得金{水杓}神丹。不须其它术也。立便仙矣。若得大洞真经者。复不须金丹之道也。读之万过。毕便仙也。房中之术。导引行气。世自有经。不复一二说之。（此谓徒服药存修。而交接之事不絶。亦不得长生。非言都不为者。若都不为。止服药皆能得仙）经曰。得道者皆隐谷虫之法。而见三尸之术。夫谷虫死则三尸枯。三尸枯自然落矣。杀谷虫自有别方。得者秘之。（此即苏传中初神丸方也。其余杂法皆不及此也）

君曰。人生有骨录。必有笃志。道使之然。若如青光先生。谷希子。南岳松子。长里先生。墨羽之徒。皆为太极真人所友。或为太上天帝所念者。兴云驾龙以迎之。故不学道。而仙自来也。过此以下。皆须笃志也。（案此诸人学道。皆有事迹。并经辛懃。

而云不学自得。其义未了。墨羽应是墨{羽佳}。或是木羽也）

君曰。然则学道者有九患。皆人之大病。若审患病。则仙不远也。患人有志无时。有时无友。

有友无志。有志不遇其师。遇师不觉。觉师不懃。懃不守道。或志不固。固不能久。皆人之九患也。人少而好道。守固一心。水火不能惧其心。荣华不能惑其志。修真抱素。久则遇师。不患无也。如此则不须友而成。亦不须感而动也。此学仙之广要言也。汝当思此。

君曰。夫喜怒损志。哀{戚心}损性。荣华惑德。阴阳竭精。皆学道之大忌。仙法之所疾也。虽还精胎息。仅而补之。内虚已彻。犹非本真。莫若知而不为。为而不散。此仙之要道。生之本业也。

君曰。欲得延年。当洗面精心。日出二丈。正面向之。口吐死。鼻{口翕}日精。须鼻得嚏便止。是为通。亦以补精复胎。长生之方也。

君曰。食慎勿使多。多则生病。饱慎便卧。卧则心荡。心荡多失性。食多生病。生病则药不行。

欲学道者。慎此未服食时也。

君曰。式规之法。使人目明。久而彻视。常以甲子之旬。取东流清水。合真丹以洗目。日向清明平旦二七过。常行之佳。（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。彼谓之拂童。

而用庚午日中时也)

君曰。欲为道者。目想日月。耳响师声。口恒吐死气取生。体象五星。行恒如跚空。心存思长生。慎笑节语。常思其形。要道也。

君曰。七五之法。常当存之。五者在身。七者在经。君曰。世有下土恶强之鬼。多作妇女。以惑试人。若有此者。便闭思天关之中衡辅之星。具身神。正颜色。定志意。熟视其规中。珠子浊不明者则鬼试也。知鬼试。则思七星在面前。亦可在头上。以却之。若规中方明者仙道人也。悟者便拜之。不悟为试不过。若遇邪而谓真人。亦是不过之例也。子慎之焉。(邪正相乱。此最试之难者)

君曰。飲食不可卒断。但当渐减之耳。十日令减一升。则半年便断矣。断谷自有方。世多有者不复重说之。世人之食桃{木当}以补身。不知桃皮之胜也。桃皮别自有方。

君曰。断谷入山。当{者火}食白石。昔白石子者以石为粮。故世号曰白石生。此至人也。今为东府左仙卿。{者火}白石自有方也。白石之方。白石生所造也。又善太素传。所谓白石有精。是为白石生也。(此方在世)

君曰。太素传者道书也。学此应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。此皓然虚映景中之道。非仙之尊也。老子所谓谷神是也。

君曰。王屋山仙之别天。所谓阳台是也。诸始得道者。皆诣阳台。阳台是清虚之宫也。欲入山者。此山难尚也。下生鲍济之水。水中有石精。得而服之。可长生。(此山在河内泌水县。即济水所出之源也)

君曰。大洞者神州是也。神州别有三山。三山有七宫。七宫有七变。朝化为金。日中化为银。

暮化为铜。夜化为光。或化为山。或化为水。或化为石。谓之七变。七变有七经。七经有二十一玉童随此书。故曰大洞真经。读之万过便仙。此仙道之至经也。

君曰。{门良}野者{门良}风之府是也。昆仑上有九府。

是为九宫。太极为太宫也。诸仙人俱是九宫之官{辽}(谓应作僚字)耳。至于真人。乃九宫之公卿大夫。仙官有上下。各有次秩。仙有左右府。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。明大洞为仙卿。服金丹为大夫。服众芝为御史。

若得太极隐芝服之。便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。

君曰。有尸解乃过者。乃有数种。并是仙之数也。尸解之仙。不得御华盖。乘飞龙。登太极。游九宫也。(此谓自然得尸解。为地下主者之类耳。非云托化遯变之例也)

君曰。阳丹九转。世人皆有此术。不复说之。（此谓房中之事耳。阳丹或应作阴丹）

君曰。在人间学生。唯当服药。子不断谷。则大洞未可得闻。断谷之法。世自有方。

君曰。吾欲说仙之妙。论道之变化。子必秘之。

慎识吾言也。（当谓后二条事）

君曰。昔有郭崇子者。殷时人也。彭真人之弟子。尝兄弟四人俱行。为恶人所击。伤其左臂。

三弟大怒。欲取治之。崇子曰无用。笑而各去。

此人后仕宦。而崇子誉致之。数数非一。此人乃往谢之。而犹誉不止。其人曰。我恶人也。不可以受君子之施。乃自杀。后崇子得道。太极真人以为有杀人过。不得为真人。（此盖为善之过。

尚招其弊。况为恶乎。今时事亦多有类此者。故以为戒）范零子少好仙道。如此积年。后遇司马季主。季主将入常山中。积七年。入石室。东北角有石（{片摄}）。（此作之叶反音。即是大瓮也。或可是石{片户庸}）季主出行则语之曰。慎勿开此。如此数数非一。零子忽发视。下见其家父母大小。近而不远。乃悲思。季主来还。乃遣之归。后复取之。复使守一铜柜。又使勿发。零子复发之。如前见其家。季主遣之。遂不得道。（此事乃入不可思议之境。然每当依此。触类慎之）

积功满千。虽有过故得仙。功满三百而过不足相补者子仙。功满二百者孙仙。子无过又无功德。藉先人功德便得仙。所谓先人余庆。

其无志多过者。可得富贵。仙不可冀也。（此一条功过之标格也。可不勉乎）

右道授卷讫此。

右一卷有长史书。又掾书。

真诰卷之五。

真诰卷之六。

甄命授第二。

服朮叙紫微夫人。（此有掾书两本。虽曰朮叙。其实多原大略极论。似乎不自书意也。紫微才丰情绮。动言富逸。牵引始末。恒超理外。其后所譬。深明黄赤之致矣）

夫晨齐浩元。洞冥幽始。八靡浑。灵关未理者。则独坦观于空漠。任天适以虚峙。于是淳音微唱。和风合起。二明鉴晖。霄翳无待也。拥萌肇于未剖。塞万源于机上。含生反真。触类藏初。爰可矧万歳以为〈天〉[天]。愿婴札

而长和耳。

何事体造灵神之冥乡。心研殊方之假外哉。

自形无得真之具。器无任真之用者。诚宜步天元之妙摄。推万精以极妙。寻九纬以挺生。

覩晨景之迴照。仰观烟气。则灵云缠虚。俯眇六律。则八风扇威。太无发洞冥之啸。圆曜有映空之晖。于是紫霞霭秀。波激岳颓。浮烟竦象。清景遁飞。五行杀害。四节交擲。金土相亲。

水火结隙。林卉停偃。百川开塞。洪电纵横而{口句}沸。雷震东西而折裂。天屯见矣。化为阳九之灾。地否{门亥}矣。乃为百六之会。亢悔载穷于干极。覩羣龙{犬夔}示流血乎坤野。尔乃吉凶互冲。众示灾咎。履坦道者。将幽人贞吉。居肥遯者。亦无往不利。冒嶮{山戏}也。行必舆尸。涉于东北。则丧朋而悔至。苟大川之不利。明坎井之沈零矣。此皆人失其真。物乖我和。游竟万端。

神鬼用谋。容使天地无常。以百姓为心。于是太上真人愍万流之鼓动。开冥津以悟贤。遂尔导达百变。摄生理具。居福德者常全。处危害者雕折。御六气者定寿。服灵芝者神逸。奇方上术。演于清虚之奥。金简玉札。撰于委羽之台。窈窕神唱。真晖合离。歌其章则控晨太微。用其道则扬轮九{阜亥}。轩盖于流霞之阵。眷眇于文昌之台。或炉转丹砂之幽精。粉鍊金碧之紫浆。琅{玉干}郁勃以流华。八琼云焕而飞扬。绛液回波。龙胎隐鸣。虎沫凤脑。云琅玉霜。

太极月醴。三环灵刚。若以刀圭奏矣。神羽翼张。乃披空同之上文。{火韦}{火华}元始之室。琼音琅书。发乎三玄之宫。宝{丝跋}紆三元之赠。蕊佩发丹林之房。上帝献紫之重跃。太真锡流金之火铃。神童启辕。九凤齐鸣。天籁骇虚。晨锤零铿。竦身抑旌。八景浮空。龙舆虎{旌斤}。游扇八方。上造常阳之绝杪。下寝倒景之兰堂。月妃参驷。日华照容。灵姬抱衾。香烟溢窗。顾眇而圆罗迈矣。何九万之足称哉。然后知高仙之道盖上。寻灵之{水余}微妙。服御之致合神。吉凶之用顿显也。自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。大洞真经三十九章。豁落七元太上隐玄者。莫有羣偶于此术矣。复有体神精思。宝鍊明堂。朝适六灵。使五藏生华。守闭元关。内存九真。三气运液。而灌溉丹田。亦其次也。夫丹诚而蔬{示钥}者。亦奚用东邻之太牢哉。乃可加以五云水桂。朮根黄精。南烛阳草。东石空青。松柏脂实。巨胜茯苓。并养生之具。将可以长年矣。吾又俱察草木之胜负。有速益于己者。并未及朮势之多验乎。且顷以来。杀气蔽天。恶烟弭景。邪魔横起。百疾杂臻。或风寒关结。或流肿种痼。不期而祸凑。意外而病生者。比日而来集也。夫朮气则式遏鬼津。吐烟则鎮

折邪节。

强内摄魂。益血生脑。逐恶致真。守精卫命。{彳 食} 其饵。则灵柔四敷。荣输轻盈。服其丸散。则百病{病 廖}除。五藏含液。所以长远视久而更明也。

古人名之为山精之赤。山姜之精。太上导仙铭曰。子欲长生。当服山精。子欲轻翔。当服山姜。此之谓也。我非谓诸物皆当减朮为益也。

且朮气之用。是今时所要。末世多疾。宜当服御耳。夫道虽内足。犹畏外事之祸。形有外充者。亦或中崩之弊。张单偏致。殆可鉴乎。朮亦可以长生永寿。二可以却万魔之枉疾。我见山林隐逸。得服此道。千年八百。比肩于五岳矣。人多书烦。不能〈服〉[复]一二记示之耳。今撰服朮数方。以悟密尚。若必信用。庶无横暴之灾。

既及太平。则四含融。天纬荐生。灾烟消灭。

五毒匿形。二辰恒察。万物自成。于是时任子所运而御。亦无复夭倾也。今所言朮。欲令有心取服。遏此灾痼耳。又顷者末学互相扰竞。

多用混成及黄书赤界之法。此诚有生和合二象匹对之真要也。若以道交接。解脱网罗。

推会六合。行诸节气。却灾消患。结精宝胎。上使脑神不亏。下令三田充溢。进退得度而祸除。经纬相应而常康。敌人执辔而不失。六军长驱而全反者。乃有其益。亦非仙家之盛事也。呜呼危哉。此虽相生之术。俱度之法。然有似骋水车而涉乎炎州。泛火舟以浪于溺津矣。自非真正。亦失者万万。或违戾天文。谮害嫉妬。灵根郁塞。否泰用隔。犯誓愆明。得罪三官。或构怨连祸。王师伤败。或坑降杀服。流血膏野。或马力以竭。而求之不己。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。亦必绝命于匈奴之刀剑乎。将身死于外。而家诛于内也。可不慎哉。可不慎哉。我见诸如此等。少有获益。徒有求生之妄作。常叹息于生生矣。岂若守丹真于绛宫。朝元神于泥丸。保津液而不亏。闭幽术于命门。

饵灵朮以颐生。漱华泉于清川。研玄妙之秘诀。诵太上之隐篇。于是高栖于峯岫。并金石而论年耶。诸侯安得而友。帝王不得而臣也。

远风尘之五浊。常清净以期真。优哉悠哉。聊乐我云。（案此后应有朮方相连。而二本并无。乃别有掾书二方。似即是此法。今撰取在第三卷中）

右一条有掾书两本。一黄笺。一碧笺。

方诸青童见告曰。人为道亦苦。不为道亦苦。

惟人自生至老。自老至病。护身至死。其苦无量。心恼积罪。生死不绝。其苦难说。况多不终其天年之老哉。为道亦苦者。清净存其真。守玄思其灵。寻师轶轳。履试数百。勤心不堕。用志坚审。亦苦之至也。视诸侯之位如过客

。视金玉之宝如砖石。视{丝丸}绮如弊帛者。始可谓能问道耳。

方诸青童君曰。人之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者。

譬如{手缀}悬珠。一一{手缀}之。会有尽时。稍去外恶。

会有尽时。尽则得道矣。又近喻牛负重行泥中。疲极不敢左右顾。趣欲离泥以苏息。道士视情欲。甚于彼泥中。直心念道。可免众苦。亦得道矣。（谨案上相都无降{口受}事。唯有此二告及歌诗一首。恐未必是杨君亲所瞻奉受记也）

西城王君告曰。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。

既得为人。去女为男难也。既得为男。六情四体完具难也。六情既具。得生中国难也。既处中国。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。既得值有道之君。生学道之家。有慈仁善心难也。善心既发。

信道德长生者难也。既信道德长生。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。可不勸哉。

（三恶道者。生不得作人。得作鸟兽虫畜之三恶也）

太上问道人曰。人命在几日间。或对曰。在数日之间。太上曰。子未能为道。或对曰。人命在饭食之间。太上曰。子去矣。未谓为道。或对曰。

在呼吸之间。太上曰。善哉。可谓为道者矣。吾昔闻此言。今以告子。子善学道。庶可免此呼吸。弟子虽去吾{教}（谓应作校字。皆犹差悬也）千万里。心存吾戒。必得道矣。研玉经宝书。必得仙也。处吾左侧者。意在邪行。终不得道也。人之为道。读道经行道事者。譬若食蜜。遍口皆甜。六腑皆美。而有余味。能行如此者得道矣。（上宰亦无降杨事。有此及服日月芒事耳）

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告曰。人有众恶。而不自悔。顿止其心。罪来归己。如川归海。日成深广耳。有恶知非。悔过从善。罪灭善积。亦得道也。

夫人遇我以祸者。当以福往。是故福德之气。

恒生于此。害气重殃。还在于彼。此学道之行也。

又告曰。恶人害贤。犹仰天而唾。唾不{水夸}天。还{水夸}己{刑}。（凡刑字皆应作形）。逆风扬尘。尘不{水夸}彼。还灌其身。道不可毁。祸必灭己。

太虚真人曰。饭凡人百。不如饭一善人。饭善人千。不如饭一学道者。寒栖山林者。益当以为意。（赤君亦无复别授事）

紫元夫人告曰。天下有五难。贫穷惠施难也。

豪富学道难也。制命不死难也。得见洞经难也。生值壬辰后圣世难也。

我昔问太上。何缘得识宿命。太上答曰。道德无形。知之无益。要当守志行道。譬如磨镜。垢去明存。即自见形。断六情。守空净。亦见道之真。亦知宿命矣。又曰。念道行道信道。遂得信根。其福无量也。

紫微夫人告曰。为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。

其冥即灭。而明独存。学道存正。愚痴即灭。而正常存也。财色之于己也。譬彼小儿贪刀刃之蜜。其甜不足以美口。亦即有截舌之患。

玄清夫人告曰。夫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。甚于牢狱桎梏。牢狱桎梏会有原赦。而妻子情欲。虽有虎口之祸。（有此一异手写本。无此十九字。恐是脱漏）己犹甘心投焉。其罪无赦。情累于人也。犹执炬火逆风行也。愚者不释炬火必烧手。贪欲恚怒愚痴之毒。（又阙此十五字。于辞有不应尔。贪嗔痴所谓三毒）处人身中。不早以道除斯祸者。必有危殆。愚痴者火烧手之谓也。为道者犹木在水。寻流而行。亦不左触岸。亦不右触岸。不为人所取。不为鬼神所遮。又不腐败。吾保其入海矣。人为道。不为秽欲所惑。不为众邪所诬。精进不疑。吾保其得道矣。

南极夫人曰。人从爱生忧。忧生则有畏。无爱即无忧。无忧则无畏。昔有一人夜诵经甚悲。

悲至意感。忽有怀归之哀。太上真人忽作凡人。径往问之。子尝弹琴耶。答曰。在家时尝弹之。真人曰。弦缓何如。答曰。不鸣不悲。又问弦急何如。答曰。声绝而伤悲。又问缓急得中如何。答曰。众音和合。八音妙奏矣。真人曰。学道亦然。执心调适。亦如弹琴。道可得矣。爱欲之大者。莫大于色。其罪无外。其事无赦。赖其有一。若复有二。普天之民莫能为道者也。夫学道者。行阴德莫大于施惠解救。志莫大于守身奉道。其福甚大。其生甚固矣。

有人恶我者。我不纳恶。恶自归己。将祸而归身中。犹（景）（谓应作影字）响之随形声矣。

右众灵教戒所言。

按此三男真二女真。并高真之尊贵者。降集甚希。恐此是诸降者叙说其事。犹如秋分日瑶台四君吟耳。非必亲受杨君也。

三见易迁。再云可待。要乃起东山屋舍。且可离护之耳。问其故。未见答。问众灵云。我或尔耶。未详此意。欲识之。（此一条杨君自记。是论长史事）

数游心山泽。托景仙真者。灵气将愍子之远乐。山神将欣子之向化。是故百疾不能干。百邪不得犯。屡烧香左右者。令人魂魄正。而恒闻芳风之气。久久乃觉之耳。觉之则入道。入道则得仙。得仙则成真。（从前卷有待歌诗十篇接戒来至此凡八纸。并更手界纸书。后截半行书字。即是杨书。净观天地行。此前当并有杨续书。后人更写别续之耳。所以前脱三十四字。杨所书。今未知何事）

静观天地念飞仙。静观山川念飞仙。静观万物念覆载慈心。常执心如此。

得道也。人生者如幻化耳。寄寓天地间少许时耳。若摄气营神。苦辛注真。将得道久。道成则同与天地共寓在太无中矣。若洞虚体无。则与太无共寄寓在寂寂中矣。能洞寂者。则视之不见。听之不闻。死生之根易解。久长之年易寻。寻之可得。解之可久。

夫可久于其道者养生也。常可与久游者纳气也。气全则生存。然后能养至。养至则合真。

然后能久。登生气之二域。望养全之寂寂。视万物玄黄尽假寄耳。岂可不勲之哉。气全则辟鬼邪。养全则辟百害。入军不逢甲兵。山行不触虎{凹儿}。此之谓矣。

学道之心。常如忆朝食。未有不得之者也。惜气常如惜面目。未有不全者也。然面目亦有毁坏者。犹气亦有丧失。要人之所惜。常在于面目。虑有犯秽。次及四肢耳。若使惜气常为一身之先急。吾少见其枯悴矣。（案此所云气。盖是房中精气之气。非呼吸之气）

人随俗要求华名。譬若烧香。众人皆闻其芳。

然不知薰以自燔。燔尽则气灭。名立则身绝。

是故高人哂而远之。遂为清静。生之为物。譬日月天地。此四象正与生生为对。失生则四象亦灭。非四象之灭。生灭之也。若使常生。则四象常存。非四象之常存。我能常生故也。常生亦能生于无景。何四象之足计哉。灾遭祸生。形坏气亡。起何等事耶。似由多言而不守一。多端而期苟免耳。是以玄巢颓枝以坠落。

百胜丧于一败矣。惜乎通仙之才。安可为竖子致弊也。（竖子致弊。盖为膏肓之患不除。借取晋景公之梦。不尔则是别有小儿事也）

南岳夫人所言。

鸿鹭对南旅。以遐扇扬{鬲羽}。在于十百之野。彼鸟自谓足矣。然{晏鸟}鸪叹其眇{进貌}。大鹏哂鸿举之{指}（谓应作咫字）尺耳。苟安其安。而是非自足。故三鸟不相与议焉。何讥之乎。

紫微言。

右八条并杨书。

古之至人独秉灵一之符。玄览委顺之化。明坦途而合变。扞冥枢以齐物。故自然之表。则存之而不论。域领之内。则论之而不议矣。昔玄风泯绝。埃气弥氛。弘犹沦丧。浇伪滋起。驰骤之徒。替真于崖分之外。躁兢之羣。饕利于形名之肆。擅智生流荡之患。希求致矜伐之累。乖常适于所适。离至当于非当矣。名身孰亲。道家良{ {金箴} }。（谓应作箴字）。履淹者守一之至戒。良可叹息。

六月八日夜。保命告许长史。

知以无涯伤性。心以欲恶荡真。岂若守根净冲。栖研三神。所以弥贯万物。而玄同镜寂。泯然与泥丸为一。而内外均福也。可示虎牙。

南岳夫人言。

促催进散。不可令河上有事。（散似是朮散。河上水官也）

保命言。

不修道德。及学道无成。则肇功之徒不相逮也。自顷未见有日进之人矣。学志故自少也。

（七世之德。本鍾于学者。若不学则非复所頼。故以为戒）徒撮上道而不懃者。故下鬼耳。（下鬼谓下解主者鬼〈师〉[帅]耳。不必是{宫之鬼也。经中亦云如此）在官无事。夷真内鍊。纷错不秽其聪明。争兢不交于胸心者。此道士之在官也。

秀玄栖标者。虽山河崩溃而不眇。志道存真者。虽寒热饥渴犹不护。此一往之至也。精散八虚。魂游万{水余}。或因风以投间。或挟魍以结痼。将一切拨之而勿耳矣。昔之道非今道也。

灵觉苟殊。百隙其如予何。章闻之。亦足以检朴矣。

右九条并杨书。

夫真者都无情欲之感。男女之想也。若丹白存于胸中。则真感不应。灵女上尊不降矣。纵有得者。不过在于主者耳。阴气之接。永不可以修至道也。吾昔常恨此頼改之速耳。所以真道不可对求。要言不可偶听也。有匹则不真。外并则真假。真假之迹断可见也。

此一条应是裴君言。某书。

哭者亦趣死之音。哀者乃朽骨之大患。恐吾子未悟之相为忧耳。极哀者则淫气相及。来子虽善于〈耳〉尔曹。当{木示}张者何。

定録君所戒。

右一条杨书。后被割不尽。

穆惶恐言。逢遇玄运。得闻宗告。每事将顺。启悟胸心。仁{广阴}缠绵。仰感罔极。至于始终之分。

天然定理。乐生恶亡。人情常感。哭泣之哀。奔临之制。内以叙情。外以顺礼。贤庶所守。莫之亏也。穆内虽修道。外故俗徒。未能披褐山栖。

带索独往。不得不叙顺情礼。允帖内外。一旦违之。既恩情未忍。亦惧伤之者至矣。

夫人之言。宛而附情。弘道长教。可谓远矣。辄当奉遵告敕。使哀不至伤。哭不过恸。栖道任适。不敢有违。谨白。（此是答右英书本。今阙所授事。

非谓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。而亦应相关涉也)

右一条掾为书。

真诰卷之六。

真诰卷之七。

甄命授第三。

体〔已〕（此一字后人〔人嶮〕益）标高运。味玄咀真。呼引景曜。

凝静六神。焕领八明。委顺灵根。宝鍊三度。养液和魂。假使冲风繁激。将不能伐我之正性也。絶飙勃荡。焉能回己之清淳耶。尔乃空冲自吟。虚心待神。营摄百絶。栖澄至真。当使忧累靡干于玄宅。哀念莫扰于绛津也。淡泊眇观。顾景共欢。于是至乐自鎗零闻于两耳。云〔玉激〕弹乎空轩也。口〔手邑〕香风。眼接三云。俯仰四运。日得成真。视眇所涯。皆已合神矣。夫真人之得真。每从是而获耳。不真而强真。亦于此而颠〔厥足〕也。复使愆痾填籍。忧哀塞抱。经营常累。凭惜外道。和适羣听。求心俗老。忽发哀音之〔兮〔水牙〕〕。（此作奚胡音。犹今小儿啼不止谓为咳呱也）长悼死没以悲逝。必精灭神离。三魂陨。邪运空间。魄告魍魉。乘我虚阵。造遘百祟。何可握生道以奔于死房。陶灵风而践于尸室。擲己吉象。投之凶秽乎。已闻高胜而故由豫。屡覩明科而〔未〕释疑。遂罗〔水夸〕上章。使臭染隐书。四极擊鼓。三官寻〔金矛〕。誓信云何而忘。太初于焉而游。神虎奋爪。毒龙效牙。八方诚旷。〔遏〕（谓应作曷字）处而逃。

身谢之后。方悟清僚之可羨。言者之不虚矣。

且哀声乱真。干忤正。明君胡不常处福乡。

于此振衣而归室乎。正月十一日夜。安妃告。

（此一条是寅年正月九华告杨君相讥诮之事。故南真后复有所论也。杨书）

真人归心于一正。道标任于永信。心归则正神和。信顺则利贞兆。此自然之感对。初无假于两际也。夫惑生是非。嫌遘疑似。潜滞于中。抱间心里。外握察观之。内有〔丝温〕结之晒。

遗初觉于建始。乖玄梯而密猜者。有如此徒。

我见其败。未见其立矣。盖有怀而惧者。岂独一人哉。二月三十日夜。南岳夫人告许长史。

可以示同而堕惑者。（此是授长史。今说喻杨君。勿疑九华之事也。杨书）故望洪涛之暨天。则知其不起乎〔水夸〕池之中矣。覩玄翰之汪〔水歲〕。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。（紫微言）众藻集而龙章成。羣声会而云韶谐。辛酸备则嘉味和耳。（中候夫人答。此二辞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。后复有此例

。当是众真借取以譬而用之。犹如所称周易毛诗中语耳）彼人何如梁伯鸾乎。（中候言。彼人当是指长史也）梁氏德狭也。此子萧条气远甚矣。夫垂荫万亩者。必出峻极之岭。滔天振岑者。必发板桐之源。洪哉积阴德之贤。有似{分邑}人也。（紫微答。{分邑}则{山豕豕}国。以比周大王也。自荫以下至板桐之源。亦是博喻中语。唯改襄陵作振岑）彼愈北而聪明愈闭。（右英言）聪者贵于理道音于千载之外。而得兴亡之迹矣。逸鳞逍遥于太荒之衣。故无羈络之忧。灵羽振翅于玄圃之峯。以遗罗{丝亘}之患。何其识吉凶哉。（保命仙人答。此复是博喻两篇合为今语。而改机辇作羈落。灵鹞作灵羽。罩罗作罗{丝亘}耳）寻飞絶影之足。而不能骋逸于吕梁。{水凌}波泳渊之属。而不得陟峻攀危。彼子诚可才异也。安能内摄哉。辅机者欲仁人也。德欲茂矣。繁林{廿翳}荟。则羽族云萃。玄渊浩汗。则鳞羣竞赴。若其宅心者众。将何事于近。（紫微言）

右八条杨书。又有掾写。

有道者皆当深研灵奥。栖心事外。但思味勤笃。糟粕余物。亦足自了耳。（桐柏真人言）夫清浄未若东山。养真未若幽林。栖形景而虚上。远风尘之网缠。于是荣辱之罗。何足以羈至士耶。

（右二条杨书）

夫金玉山积。犹非我也。{月去}{月篋竹}之檐往矣。犹非己也。荣冕之盛陈矣。犹非贵也。采艳之芬华矣。犹非真也。能消而荡之。则淫吝之心亡也。

鄙滞之门闭矣。尚真之觉渐也。{千}（谓应作阡字）陌之情见矣。如其不尔。四者皆成内贼之害。外为驩兜之患不去。吝之不散。无所复营措于其间矣。亦无事趣当尔也。（戒长史也。此三字本朱书。亦应是右英夫人言也）为道者实有勤苦。斯人也可谓必得之矣。（右二条长史掾书）夫学道者当得专道注真。情无散念。拔奢侈。保冲白。寂然如密有所覩。熙然如潜有所得。专专似临深谷。战战如履于冰炭。始得道之门耳。犹未得道之室也。所谓为难者学道也。所谓为易者学道也。寂玄沈味。保和天真。注神栖灵。耽研六府。惜精闭牝。

无视无听。此道之易也。即是不能行此者。所以为难。许侯研之哉。斧子莹之哉。（右右英所道令疏。彼君勤其事者。有获福者多也）{墮}（谓应作隋字）之者祸败积矣。范帅言。不知道谁。（应是鬼帅范疆矣）

右二条有掾书。

昔因华氏累白书敬。灵道高{进貌}。音飡冥絶。仰瞻九霄。注心罔坠。矜逮不遗。特蒙酬告。云华斐畅。玉音粲发。诱导恂恂。启悟丹至。披览欣欣

。五情悦怿。某志好有年。未获。（缺失二字。别本作克遂）恭党幽晦。始覩天日。灵真（此缺失一字。别本作微字。疑非）请。训诲交凑。克己补过。思释鄙滞。夙兴勤{心易}。悟寐自{厂万}。庶几积诚。卒获微感。玄运既会。奉觐有期。〔想〕（疑长此一字）良为。（缺失二字。别本作延仰）生染迷俗。沈溺尘昧。不达上真。谓道尽此。

决欲习性以静之。损（缺失一字。四字朱书）以宝之。非为色欲（缺失一字）多而患在难。（缺失一字）至于水火之戒。冰炭之喻。朗然照豁。敬承清规。务损之又损之。（谓应是以字）至于死灰也。叹觉悟之不早。恨知机之将晚。用火之言。其旨颇微。思之触类。良追愧悚。

昔凭頼华氏。每辄奨劝。愿其有成。得见陶冶。

而耽味华竞。蹈道不笃。恒欲与共清闲。使意尽言苦而已。趣向不同。密言难遇。然{口禺}{口禺}之怀。要欲献其丹款矣。不审故可复有冀不。

（此二书长史答。先因通华侨意。似酬前书。而又言用火之言。此授今阙）

右二条书。

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。华侨漏泄天文。妄说虚无。乃今华家父子被考于水官。

华侨之失道。由华骑之佞乱。破坏其志。念华团华西姑者。三官因之以试观。试遂不过。侨于是得有死罪。故名简早削夺。寻输头皮于水官也。可密寻彼家有此人名不。是谁者。（此前并是酬问华氏事。不知是子年丑年耳）

许朝者暴杀新野郡功曹张焕之。又枉求龙马。此人皆看寻际会。比告诉水官。水官逼许斗。使还其丘坟。伺察家门。当衰之子。欲以塞对解逼。示彼讼者耳。是斗亡月亡日其应至矣。君自受命。当能治灭万鬼。罗制千神。且欲视君之用手耳。欲令无他者。宜以此日诣斗墓。叱摄焕等。制敕左官。使更求考代。震灭争源也。可勿宣此。当言我假威于君矣。不知君宜往试摄灭之耳。灭鬼之迹。事中{暂足}应尔。

六月十六日夜。小君授书此。（此令杨君为长史家摄遏冢讼也。许朝先为南阳郡。故得杀新野人。而此三人事不出周鲂诘先生中。当是四十三条限也。斗为仙品。而犹被水官之逼者。是丧服中殃气尚相关涉故也）纸三百。（酬鬼帅王延。近报録书以杵宗会。有功）油三斗。（酬鬼帅傅晃。近与功曹使者。令势威照鬼形。使不得暴）青绢三十尺。（酬鬼帅范疆。近执载百恶。灭讼散祸。有功）

银叉三枚。（酬鬼帅梁卫。近防护疾者。招魂安神。使冢讼不行。有殊功）

右四条诡。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。

以梦告于虎牙。使令夫妇明输此四种诡。以酬四帅之禽鬼者。何以不复忆此可余问。（余问谓令与同勿{聪耳}{聪耳}耳。非使此四鬼帅。本亦道家之祭酒也。得下解法。受书为鬼帅耳）

既有酬诡。后长为已用心也。所以梦假于玉斧之形者。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。玉斧清静藻洁。久斋濯魄。心近于仙。故假象以通梦也。通梦而犹不悟。可谓信之不笃。或悟而忘其诡。可谓笃而不思。

夫诡誓者悉皆受命密交。慎不可令人知。外书云。我闻有命。不可以示人乎。（毛诗杨之水篇云。我闻有命。不可以〈古〉[告]人。当谓此也）

六月三十日夜。小君授书。密密示之。

真司科云。有用于百鬼。骋帅御于天威者。

宜须此诡。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。地下鬼帅解下道之武官。文解一百四十年一进。武解二百八十年一进。武解一解之下者也。夫心动于事欲。兼味于清正。华目以随世。而畏死以希仙者。皆多作武解也。（此武解之目。世中诸人多有相类）宜服五飲丸。去水注之气。可急合。不但治疾而已。亦以住白而有气色也。

六月二十三日夜。南岳夫人告。（长史素患淡飲。比来疾动。故有此告。五飲丸即是世中者耳）

精合五飲丸。当大得力。且可自静息乎。（范安远所言）语许长史无所忧。不烦此诡。可还之。（右保命君语许侯勿忧。嗣伯之诡。且还之）

右右英夫人语。

小君曰。我二人吏兵。恐宜诡谢。献以体上之密宝。不尔。小子后不肯复为尔用力也。许厚之徒也。许{犬托}子所頼在其弟。许牙所頼在其父。佳事不可忘也。恶事不可忘也。又为宝密。

关达机密。银亦为次宝也。其今多情弥精耳。

后勿复数尔。劳损其神。

右小茅君{口受}所言。

许賤者戴石子之女也。为讎家薛世等所杀。

又世杀賤抱小儿阿宁。賤今在水官。与儿相随。骸骨流漂。亦讼在三官。求对考今生人也。

宁见杀时。头先患疮。疮流面目。（检谱不见戴賤。当是妇人不显名也）

七月二日夜。小君授书。

其夕长史亦得{ {梦} }。（此梦字也。真书多如此）

死生之机。得失之会。盖更切耳。何不远存玄味。耽虚标流乎。求之近应。应愈{贝余}也。此亦入失之路耳。想体尚高韵。不细求之于毫末矣。

七月二十六日夜。紫微夫人授作。令与许长史。（右从小茅君来凡十八条杨书）

七月二十七日禺中。许主簿华侯当入静中。尔时无复所有。为防未然耳。

近不得以疾笃告者。我慎法之故。且世人知未病之困。必泄三官之禁。则累加漏身。增{病祭}绝疾。今何乃用忧之甚耶。名身谁亲。盖宜思之。

纵令以小代大。如父何如。大小俱来。于母何如。衰自己身。讼自家人耳。三官自有成事。忧{心宛}亦无所解。自非齐达于内外者。将不得不惧悸。

今月六日是赤孙绝日。先处事耳。今虽停放。

无所复畏。然四帅逆己。关之于都禁。至日为能遣尸杀使者看望之。虽弗复虑矣。至日父母将入静中。静中疾发。亦无苦也。我其日亦当视汝。

右三事小茅君说。（右三条书）

八月六日。父母将赤子入静烧香。北向陈乞于二君。尔时自当有所见。所见万无所苦也。

其日中时。当有前日碧衣介华袴人。来在静前立徘徊者小君也。可就请乞也。

八月六日中。当有一人着平上{巾责}。多髭须长长尔。着紫皮袴褶。将黄娥来。此人是鬼帅王延也。延自为人作益。为将娥见人耳。娥其日或当被缚。华书吏其日当内井上助主人耳。

日中当来。须臾去也。故宜力上风注冢讼章于却气毒之来往也。三过如此。考者匿矣。夫散翳布考。皆因人之不陈。疾者惧焉。则精胎内战。是故疾痼流发。非唯一身而已。今所以令上章者。亦以遏虎牙之盈缩耳。

范中候所道如此。（范中候名{进貌}。即是撰南真传者）

许厚当谢诡。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。

右小君。

以小代大。复请何为。当启太上停之何如。

右小君。

牙亦尔耶。勿{聪耳}{聪耳}。演小子耳。许牙何豫乎。焉敢复相追尔。娥与厚有水火之书。吾近承南真命。推缚尽执也。小鬼头不制服。岂足忧。亦许长史用心之所克也。

右小君。

许厚自是其丈人所责。责亦至也。责不以家事往来之宾经意。意亦当得之也。云何每尔。

此自家长之教忌。不豫我也。重谢斗当必释耳。范帅顷者以其不诡。乃欲不复豫事。我不听之。今无为也。诡当一须疾愈送。斗恒渴而饮不可饮。食多

困故而不可食。子妇不经心。

亦不可不令知。死丈人之责耶。故宜以家事为勤。为尔不已。或能致之于丈人宇下受教耶。

八月二日夜。小君授书此。使示斧。（右十条杨书）

许长史所使人。盗他家狗六头。于长史竈下蒸〔者火〕共食之。长史何以不检校。使臭腥之气薰染肴饭。既食而步上道。亦已犯真人之星也。

有一白犬。俗家以许祷土地鬼神。云何令人盗烹之。土地神言许长史教之使尔。不言小人盗自尔也。密寻之。尔在宇下而不觉。恐方有此。此亦足以为一病。宜慎。

八月六日夜。茅小君授以与许长史。

亦宜有辞诣南岳夫人。乞疾病得愈之意。又宜辞诣保命定录二君。辞旨当令如南岳夫人。疾者自当告乞于玄师。不尔不差。

易迁昨来道此。（别省）。（此二字题纸背）

右四条杨书。

男生许玉斧辞。玉斧以尸浊肉人。受圣愍济拔。每赐敕诫。实恩隆子孙。常仰衔灵泽。永頼天〔广阴〕。玉斧以弩钝顽下。质性难训。虽夙夜自〔厂万〕。患于愆失。此夕梦悟。寻思此意。皆玉斧罪责。惭惧屏营。无地自〔厂昔〕。灵道高虚。肉人未达真法。唯执心守敬。修行宝秘而已。或恐灵旨高远。诫喻几微。玉斧顽闇。不能该悟。如此之罪。日月臻积。违法犯诫。亦当千万。圣母仁宥。

辄复原赦。故今日忧惶深重。肝胆破碎。唯〔哲〕（谓应作折字）骨思愆。无补往过。连陈启烦多。希请非所。兼以愧怖。玉斧归诚乞誓。以今日更始。

当洗濯心诚。盟于天地。静守形骸。轨承训诲。

乞原父穆兄虎牙小大罪考。玉斧不修。乞身自受责。原赦大小。若圣母遂见哀愍。许玉斧思愆补过。举家端等受恩。是永覩三光。受命更生。谨辞。

（此〔与〕是虎牙病时。掾与南真辞也。掾自书本）虎牙慎不可复履淹。及见人之新淹者。三元惊丧。多喜杀人。

八月二十四日。南真告。

学道者常不能慎事。尚自致百病。归咎于神灵。当风卧湿。反责他于失覆。皆痴人也。安可以告玄妙哉。

保命告牙。（右二条有掾书）

须臾自吟曰。朝华焕晨井。九盖倾青云。前此珪璋庸。不识万流椿。解落〔攸黑〕〔火火火欠〕顷。寅客何必人。（或云是诫。诫则能改）

右英晚而言曰。见形之子。守分业于儒墨。栖沈之客。步玄辞而咏虚。彼人自可晚晓耳。

许伯兄弟复有心乎。恐皮耳。试复一悟。忌其微路耳。

九月二十八日。茅保命告。

可成与不极此举。

定録君说此。

违内负心。三魂失真。真既错散。魄乘其间。夫为道者。当使内外镜彻。宫商相应。灵感于中。

神降于外。信不虚也。映昔亦如此。诸人陶其心。今已消也。夫须人陶而改者。故下通耳。所以懃懃。期不令在此。近亦粗具。（右小君言）世事非所期。时运何足闻。有道自当见。中路莫不烦。

吾欲因杨问。便自知。乃作此。（右清灵）有间于邪。

而邪为之踊也。非病也。右安九华语。念不宜多。多则正散。正散而求不病。犹开门以捍猛敌。（右紫微语）治自当差。无苦。保命君言。

何以至丧家。保命君言。

欲服符飲水。使即愈。不欲者当与。

定録君语。

寻自差。保命君语。

多有所道。甚云云。覲当乙二。第七无虑也。（此一行杨君与长史书语耳）戏言狴耳。许长史勿笑此。落廓不束。高下失常。定之勿疑。若不加意。勿单用此。慎示人。慎示人。

一句保命告长史。（〈又〉〔右〕十四条书）

衰年体羸。多为风寒所乘。当深颐养。晏此无事。上味玄元。栖守绛津。体寂至达。心研内观。

屏彼万累。荡濯他念。乃始近其门户耳。若忧累多端。人事未省。虽复憩灵空洞。存心淡泊。

缠绵亦弗能达也。渔阳田豫曰。人以老驰车轮者。譬犹钟鸣漏尽。而夜行不休。是罪人也。

以此喻老嗜好行来屑屑。与年少为党耳。若今能誓不复行者。则立愈矣。如其不尔。则疹与年阶。可与心共议耶。（田豫字国让。渔阳雍奴人。有干略。为并州刺史。迁卫尉。年老求逊位。与司马宣王书曰。年过七十而以居位。譬犹钟鸣漏尽。而夜行不休。是罪人也。年八十二亡。引此语以动长史令去官也）

药四丸日服一。

行来宜详。前后已累言之矣。

右三条杨书。

梦恶者。明旦当启太上。一以正魂魄。二以〈所〉〔折〕除不祥。

奉道之家当精治静舍。

右二条。

礼年七十悬车。悬车者。以年薄虞渊。如日之仄。体气就损。神候方落。不可复劳形躯于风尘。役方寸于外物矣。许长史既至此时。始可隐逸耶。还亲华阳之馆。修乎黄老之业。北河之命方旌。迁擢之华亦显。岂不快哉。今此疾方愈也。不足忧也。虽尔慎接于纷纷之务。经纬人事之寒热矣。于今乃未可动脚。动脚人当言尔畏鬼。（北河之命。即易迁所闻窦氏之言。似有所〈疑〉〔拟〕者也）此年六月。忧长史不佳。非重疾也。今年许家鬼注小起。虽尔无可苦。保命及范中候已为申陈之。右帅晨许肇亦深以为意。无所忧也。去留之会。死生之事。三官秘禁。不宜外示。今所以道此者。盖以〔皮〕（谓应作彼字）人已闻至道于胸心也。且可官身。未宜去位。可去可罢。方更相示也。

右夜荀中候言此。故书以示。

人家有疾病死丧衰厄。光恠梦悟。钱财灭耗。

可以禳厌。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。不能解释。祸方未已。

右保命答许长史。

真诰卷之七。

真诰卷之八。

甄命授第四。

游精罔象。诚不可信。然多劳多事。多念多端。

所以损神丧真。扰竞三关。遂当以此害明德也。故令许君之徒。含景内魄。若抑四者。研虚注灵。则仙可冀。

定录告。

除治尔床席左右令洁静。理护衣被者。使有常人。常烧香使冷然不杂也。南岳上真。当数看出内。便料理起居。可使草及木瓜耳。手自先有风患。是以今风气之本至耳。多云针灸佳益。使人无忧。（此易迁令告长史也。草及木瓜当是理衣下人名也）可迎黄民来出。民奴既欲来。又云。其月末左右。

当小小疾患。迎来在此。则疾患除也。当部分护静屋以为急。并欲得一室可栖息处。今年欲取草。当为民奴留之。草今年自有本命厄。

非欲取也。令其乞符自保而带之。

卧床后孤有悬风。可安北面下一〔彰〕。（谓应作障字）

亦可以床着近北壁下。勿使虚悬。晨夕当心存拜静。心存行道也。（身既

有疾。不能拜起。故令心存不替）斧有霍乱疾。勿使冷食。此儿常不大宜住此。令自无他耳。

右易迁一夕再来。四更中。

独来道此。先初来。亦与保命俱。（此似在县下所授。令掾还山。使黄民归家也。易迁即掾母。亡后得入易迁宫。因呼为号。前所呼亦皆是也）

斧学道如穿井。井愈深而去。土愈难运出。自当披其心。正其行。乃得见泉源耳。有人说中候言如此。可令知之。（李中候名遵。即撰茅三君传者）人学道譬如万里行。比造所在。寒暑善恶。草木水土。

无不经见也。亦试在其中也。顷数闻人道此。

始乃悟之耳。彼君念想殊多。（渠）（谓应作{言巨}字）能成远志不。平昔时常多所恨。始悟人难作。而善不可失。云学道者除过责此。审尔当懃。

右易迁夫人所道。

山岳气扰。则强禽号于林。川澆结滞。则龙{虫乙}惨于泽。此自然象也。故豪盛微觉。将类兽告其骇浪。玄数纤兆。而号{口兆}征乎治乱矣。斯盖山川之盈缩。非人事之吉凶。若坟附丘山。诚与岫等波。苟趣舍理乖。则吹万之用不同也。非静顺无以要谦。非虚栖无以冥会。是故死生之几。吉人不复豫。苟思之无邪。不为祸害。

五月十四日。右英夫人答{孔辞}。（后人黯作谢安字。孔氏孔默也。云似是孔严兄弟。长史父先为严从兄坦前锋都督。是讨沈充时。既有因縁。故得此也）

虎顷大号墓下事。

自未得和神静形。俯颐幽精者。疾源或与年而积耶。若未能用交{贝余}之途者。将奚促促于药。

定録仙人答孔求乞药方。

想早葬兄。今注烟速消。虽不{辩力}妨于生者。要欲得枢物。时宁三泉。使凶气泯静也。

小儿疾方行当示。

五月十七日夜。保命仙君所言。答。（一字被剪除。疑犹是孔字）所问疾患者。（右从礼年来凡十九条。并有掾书）

遵懃心香火。有情向药。故有言消磨之愈疾。

谓其将闻斯而请命耶。（仙真并呼药为消磨。故称消磨经也。诵之亦能消疾也）

应南趋而北骋。既心口违矣。夫捐芥以茹荼。

晒九成而悦北鄙者。（捐芥至此。亦是抱朴博喻中语）我知其无识和音之

听鉴也。当永为吉人。爰及母奴。

然所起是学而不思。浚井不渫。盖肉人之小疵耳。无乃此也。今事结水禁。犹有可申。若许长史能于静中若救之者。则一门全矣。亦是师主祭酒之宜请而为德惠乎。

五月二十日夜。右英作与长史。（刘遵祖善谭说。殷浩向{广臾}亮称之。后一会谈论殊不合。遂名之为羊叔子鹤。于是失名）刘遵心故为修耳。何不令其母服大远志丸。

七月七日夜。紫微夫人告。

即启可得疏方不。良久答言。世间自有。可寻索密用。保命君问紫微曰。此方用牛黄银屑者。非若是者小为难合。（此即今大镇心丸也。先以水银摩银屑使消。故为难合）

紫微答。但颌头。（右三条杨书）陆纳兄弟。清真淳一。

有姜伯子之风。知欲有远志欣然。其祖父有阴德。当庆流七世。知陆荀子自誓乞苦斋一年。欲受经。（卿自）（此二字后人{人嶮}益。非真）更量之。刘遵乃有好心。早自知。

保命答许长史。（陆纳兄名始。并有德行。祖名英。仕吴丹阳郡太守。荀子当是人小名。不详是谁。纳为尚书令。太元二十年亡）

虞昭为其{兄子}（此二字后人易作先人字。本犹可识）事。文书牵连。身被掇繫。方未已。殆欲无理。頼其在世粗有功德。且其家福德强。章闻累迭。皆被上御。事已散。寻蒙追遣之。其病虽笃。无所忧。许侯为之甚至。密相示。

保命答许长史。

{广臾}道季身处阳官贵势。不能顺天用法。{心贵}{心贵}慢信。心形不同。自少及长。善功无一。积恶不改。其罪目已定。今临命方欲修德以自济免。

徒费千金之用。不亦晚乎。

保命答许长史。（{广臾}{龠禾}字道季。亮第二子也。幼有才辞文义。升平中为丹阳尹。表除诸{侯}[役]六十余事。太和初为领军。如此行迹不似为恶。恐是闻戒修善。故得申遂）

{希邑}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。取其财宝。殃考深重。（{心宛}）（谓应作怨字）主恒诉讼。天曹早已申对。回法应灭门。但其修德既重。一身免脱。子孙岂得全耶。回当保其天年。但仙道之事去之远矣。

太元真人答许长史。（{希邑}回父鉴清俭有志行。不应杀掠如此。或是初过江时。摆并所致。不尔则在京时杀贼有滥也。鉴年七十余乃终。即得为

{宫职。右从陆纳来四条有甲手写)平凝夷质。渊通妙灵。神造重绝。栖真摄生。太玄植简。太素刊名。金庭内曜。玉华外莹。朱轩四驾。啸命众精。骋龙玄州。飞云浮冥。必能上友逸台之公。下监御于太清矣。

八月十七日夜。紫微王夫人授。令因许长史示{希邑}。

希遐远曜。冥响凝玄。萧浪上韵。耽梦遯真。仰飞霄雾。俯散灵根。飞步四觉。内观七缘者。则必有丹书秀简帝房之录。玄声八振。栖身五岳。于是灌胎朝元。吐纳六液。从容三道。诲此景福。上可以策轩空洞。下可以反华变黑矣。

若形羁荣罗。鼓轮华园。乘波适物。鸣簪风尘。

外有谋道之名。内有百忧来臻者。适足劳天年以骋思。终归骸于三官耳。斋之不专。徒悟而无益。可谓意不尽言乎。

盖行真。当吐三纳四。乘七吞九。今吸之不足。蹶之失序。神漏泝源。精亡胎扰。虽休粮日{手邑}。而莫知道与年丧矣。欲阶此渡也。其未接乎。夫索长生者多津。寻灵涂者千百。何必用水炉以盛火。趣偿责于三官耶。

右中君言。因许长史示{希邑}。

紫微夫人云。{希邑}若得道。乃当为太清监也。若能闻要道而勤者。当至此格。若不专笃而守迷行。外舍道法者。则都失也。(紫微前语。与太元殊乖。而如此所云。当是迷不能勤乎要道。司命显其终迹故也)情不余念者。道乃来耳。{希邑}回犹未足以论至道耶。(小君){希邑}综妇丁淑英者。有救穷之阴德。又遇赵阜之厄而不言。内慈自中。玄感皇人。故令福逮于回。使好仙也。综墓在东平。淑英今为朱陵嫔。数游三上。司命亦令听政焉。(此二人当是回之曾祖也。外书不显){希邑}瞿与薛春华。至垂心于门宗。初不以生人为事。

然讼者多。但不能咸制之耳。每见諫考诉者。

甚懃至也。时节宜祠之耶。此二人{希邑}家之福鬼。(外书亦无此二人。不知是何亲){希邑}雄与阎屈女不相当负石之役。于今未了。喜撃犯门宗。心常杀绝。此二人是{希邑}家之祸鬼。{希邑}(除此名不可识)与殷武姬被考。以烧杀朱奢李贱以致灾也。其无后。

亦求代逮。又与高丰相扇。甚助马头之讼石公。未便可得佳。恐不止耳。亦何趣欺其妇耶。

省来懃懃。试为掩正之。亦无此诸人。

右保命答许长史。

小君说言。{希邑}鉴今在三官。为刘季姜所讼。争三德事。周马头在水官讼其壻。引理甚苦。{希邑}朗伊香之二人。今为牙女子奇求此。

范帅昨受江罗辞。

{希邑}相今为大曹吏所逮。其妇形婴桃。受事未了。方索代人于此家。□此自是旁听小君之言语耳。不令书之。为自疏识以示耳。（此二十二字是杨君自记与长史）高龄反化。晚而祭酒弱。道气不交。

灵助无主。是以羣邪缠玄。急行其祸。奚不宗生生乎。于我助之有縁。其妇言亦急家事。当须了之。非他得豫。

今六天之横纵。而太平之微薄。灵不足以助顺。适足以招羣{奸女}。所以神光披越。而邪乘正任矣。高龄之无德久矣。鬼讼之纷错积矣。许长史。（黄氏作掾字）

将欲理之耶。若翻然奉张讳道者。我当与其一符使服之。如此必愈而（{害兮}）（此豁字也）矣。不然。往诣水官。所谓呜呼哀哉。（张讳即天师名也。杨不欲显疏也）邪气入体。鬼填胸次。其将回惑于邪正。必不能奉正一于平气耶。如此吾治疾之方。殆不可得。（正一平气即天师祭酒之化也）

彼往其子亦去。何一身之永逝乎。

八月十九日夜。保命君密语许长史。

冢讼尤甚。恐亦未已。龄曾凿败古人碑铭之文以自显焉。阴贼于鬼神。（弊）（谓应作蔽字）善以自标。诉者诚多事。以此为首先。

八月二十四日夜。保命告。欲取谢奉补期门郎。而今已有兼人。北帝故权停之耳。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。奉若服朮酒。可未便恭命也。

高耆亦可服朮。其家冢讼亦为纷纷。朮遏鬼。故必无他耳。范中候言此。（谢奉字弘道。会稽人。仕至吴郡丹阳尹吏部尚书。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。有智干。为〈河〉南中郎将江州。迁卫将军会稽。

封番禺侯。年四十七。谥〈中〉[忠]侯。高耆即谓龄也。期门郎{都中官。而记中不见此职。惟有修门耳}从平凝来凡十四条有掾写。

〈天〉[夫]观物适任。内顺明灵。托性命于高真。委形气于神摄者。亦克疆以永遐。回秋龄以保真。

今德匠既凝神杖信。澄心密静。圆顺广敬。固天佑焉。然胤嗣不多。或时雕落。将犹灵关失纬。潜机未镇耳。当今五气滋曜。常朗文昌之房。三星结华。每焕{玉旋}衡之内。是以玄润胎萌。

遂其流根矣。

我案九合内志文曰。竹者为北机上精。受气于玄轩之宿也。所以圆虚内鲜。重阴含素。亦皆植根敷实。结繁众多矣。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。使美者游其下焉。尔乃天感机神。

大致继嗣。孕既保全。诞亦寿考。微着之兴。常守利贞。此玄人之秘规。

行之者甚验。

六月二十三日。中候夫人告公。（孝武〈王〉〔壬〕戌生。此应是辛酉年。而后再云。上相座动。后以临登极。乃是后午未年。此为大悬）灵草〔广阴〕玄方。

仰感旋曜精。（洗洗）（似草〈竹〉〔作〕言边。应〔言先〕〔〕字。即毛诗螽斯羽〔〕〔〕兮宜尔子孙之义也）

繁茂萌。重德必克昌。

紫微夫人作。

福和者当有二子。盛德命世。（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时小名也。

今晋书名俊容。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）

同夜中候告。（右三条杨书。又掾写）

德匠既凝。玄范自天。安危之事。未宜问也。公倾注甚至。所以未相酬者。豫事难论耳。顷天气激逸。阴景屡变。太白解体于二辰之中。愆勃于紫房之下。王者恶焉。天子有忧。上相座动。今聊作讖。密以相示。（〈有〉〔右〕此及讖有掾写。在掾自记修事后共纸。

寻真综回文令难解耳。今拘连相取。又别疏出之。其授之时。维当道其辞。杨君后自更错义。皆是说晋代之事。并有明征也）

相欺岂妙道要吾知之天秘能。

有术金之万寻师疾逆除恶子。

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驱宝。

奇龙者〔莫〕可悲真间世复思宜。

神熙逆歷有数在兹基无不无。

兵隆谁定帝纁室来之皇慎地。

先卒儿必亏金纷异五乱德天。

火数失期座当变见远凶匠制。

规三由匠足不虑忧危拨保封。

寸莫其测源刘知向有明施者。

三五瑞天之代隆换迭相运推。

精气神妙二参仪慎凡传人贤。

精气神妙参二仪。慎传凡人贤者施。封天制地无不宜。子能宝秘天知之。吾道要妙岂相〈期〉〔欺〕。自有奇神先兵规。火寸三五天瑞之。隆代迭换运相推。明匠保德慎无思。驱恶除逆疾寻〈思〉〔师〕。万金之术龙之熙。隆数卒三失由儿。莫测其源刘向知。有凶拨乱皇复基。乘天命世遂平夷。制逆者谁必定期。匠不足虑忧远危。

五世之间真可悲。〔莫〕歷有数帝座亏。当见变异纷纷来。金室在兹。枕麝香一具于颈间。辟水注之来。絶恶梦矣。常存三关佳也。

右英告公。（凡云公者。皆简文帝为相〔主〕〔王〕时也）

右一条杨书。（五字朱书）

太元真人告许长史（此后非真说）

我尝见南阳乐子长。淳朴之人。不师不受。顺天任命。亦不知修生之方。行不犯恶。德合自然。虽不得延年度世。死登福堂。练神受气。名宾帝録。遂得补修门郎。位亚仙次。縁天资有分。亦由先世积德。流庆所陶。若使其粗知有摄生之理。兼得太上一言之诀。如此求道。无往不举矣。夫人所以不尽年寿。中多天遏涉世者。或遭刀兵之难。致荣禄不终。祚胤不长。

志道之人。虽有一生之心。钻求匪懈。徒复遭遇真文。耽玄精微。慕尚者众。得升腾者稀。经非不妙。灵岂无感。愚愚相随。安知修真之本。

营神养性鎮守之法。世人积小以来。形中伤犯者多。帝一不治。百神惊散。考试万端。所谓荒城之内。荆棘生焉。无妙术以自导。修道以求仙。贪荣慕贵。多垂成而败。皆由丧真犯气。

愚瞽罔昧。岂识此机耶。致夺年灭〔竹弄〕。万事不成。以此求生。去生远矣。虚自苦耳。太上有玄机之道。焕落七神枕中之要。此道微乎妙哉。

初不传于下挺愚俗之人。有此道者。帝一治于玄宫。万神守备。与天同心。案诀谨而修之。

登山越海。万试不干。修仙升度。所欲从心。斯岂虚言耶。卿父子玄机〔进貌〕世。理妙接真。故可荣神之仙才。而为众真所称。非吾独所称举。

故当与卿同编仙録。无复理外之嫌。亦已谕启卿。故令知乃心。

受用金龙玉鱼。此不可阙。所以尔者。诣太上前。昭灵亦当粗具。近所写神虎符。意嫌不精。

可更书为善。卿前所道相王事。顷面〔希邑〕回。亦知有好心。但所得少耳。自当保其天年也。

见谢所作传未易功。乃能序述圣迹。赏解作奇。此是天发其心。昨亦已见司命君。大以为佳。冥中自当报之有縁。其子孙若知〔酉焦〕灵岳。

祈天真。降应必也。岂虚言哉。谢家一门。唐承之世。繁林蔚然。甚可欣也。安石先对。所鍾如何。具如近面。不足宣。

真人西城王君答许侯。

右四条别一手书。陆修静后于东阳所得。不与诸迹同。辞事伪陋。不类真旨。疑是后人所作。乐子长非受五符者。唐承即列纪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。

真诰卷之八。

真诰卷之九。

协昌期第一。

经曰。行事时。北向执隐书而为之者。谓始学真妙。未涉微远。不解星位之首向。不识玄斗之指建。故当北向执书以渐求之耳。若既解书意。识星转之随时。自宜随斗所指。按而存步。如此则无有常向。不为皆向北也。夫一切北向。自为始学者耳。恐此将可以意通。触类不足复问邪。（此答长史谿飞步经中北向执书意也）

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。以致五星降室。闭气上纲。当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。毕乃越纲蹈星。谓始上纲。便顿住呼名字。呼名字。毕乃越纲蹈星耳。若每至星上。得复重心呼所至星处之名字。益其佳也。若其烦重难常。但可案旧而行耳。昔郁沙公北里子长陵老人。皆案此法而得升天。不以烦难为辞也。所谓治生者矣。商贩之汲汲。岂惮险难哉。所期唯钱货而已耳。若使求道者常如贾贩之用心。亦有何不得仙耶。但惜初学者。皆言专心尽懃至而后渐懈。纵有亦似车之将。故而百节缓落。

又似负重之牛。造远足蹇。夫学者之所患。而为得者之所笑。皆如此辈事耳。苟能心研内镜者。是为感发乎神。将有灵人发子之蒙。携辰景之舆矣。

（此答谿步五星法也。经图唯言随纲往还。又有一法云。越纲蹈星。今即是诀此事也。樊戒之言。实为切至）五星图布常向南也。以太白位在西。岁星位在东。案而施之。所以尔者。五星隐伏。纵横无常。不如北斗列象恒在。

故一以定位于五方。不得随星之所在也。（此答谿施安五星图也。经中无旨诀。所以宜问）三八景二十四神。以次念之。亦可一时顿存三八。亦可平旦存上景。

日中存中景。夜半存下景。在人意为之也。若外身幽岩。屏绝人事。内念神关。摄真纳气。将可平旦顿存三八景。二时又各重存一景。益当佳也。但人间多事。此烦难常行耳。事不得常。为益自薄。西城王君桐柏上真皆案此道也。案苞玄玉{竹录}白简青经云。不存二十四神。

不知三八景名字者。不得为太平民。亦不得为后圣之臣。（此答谿二十四神经中修存之意。亦是秘诀。右此四诀事。今有长史所写本。不知此因杨谿何真。若非东卿。则紫微南真也）

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秘要。（长史写本有题如此。此犹是众真授说经中所可修用。还童反白诸要事。令长史施行之耳。非成事一卷经也）

太素丹景经曰。一面之上。常欲得两手摩拭之使热。高下随形。皆使极匝。令人面有光泽。

皱班不生。行之五年。色如少女。所谓山川通气。常盈不没。

先当摩切两掌令热。然后以拭两目。毕又顺手摩发。（而）（谓应作如字）理栉之状。两臂亦更互以手摩之。使发不白。脉不浮外。

右一条出丹景经中卷。（此经未出世。是下真品目）

大洞真经精景案摩篇曰。卧起当平正坐。

先叉两手。乃度以掩项后。因仰面视上。举项使项与两手争。为之三四止。使人精和血通。

风气不入。能久行之。不死不病。毕又屈动身体。伸手四极。反张侧掣。宣摇百关。为之各三。

此当口诀。（此运动应有次第法用。故须口诀益。亦熊经鸟伸之术也）卧起。

先以手巾若厚帛。拭项中四面及耳后。使圆匝热温温然也。顺发摩项。若理栉之无数也。

良久。摩两手以治面目。久行之。使人目明。而邪气不干。形体不垢（{肉疑}）（此应作臑字）生秽也。都毕。

乃咽液二十过。以导内液。

右一条出大洞精景经上卷。（亦未出世。非三品目）

消魔上灵经曰。若体中不宁。当反舌塞喉。漱漏咽液亦无数。须臾不宁之病自即除也。当时亦当觉体中宽软也。

右一条出消魔上灵叙中。（亦未出世。非三品目。应是智慧七卷中事）

右前三条不显谁之所授。

消魔经上篇曰。耳欲得数按抑其左右。亦令无数。令人聪彻。所谓营治城郭。名书皇籍。又曰。鼻亦欲得按其左右。唯令数。令人平。所谓灌溉中岳。名书帝{竹录}。

右此二条法。方丈台昭灵李夫人出用。（此云消魔上篇。亦应同是前限）

太上{竹录}淳发华经上案摩法。常以生气时。咽液二七过。毕。按体所痛处。向王而祝曰。左玄右玄。三神合真。左黄右黄。六华相当。风气恶疫。伏匿四方。玉液流泽。上下宣通。内遣水火。

外辟不祥。长生飞仙。身常体强。毕又咽液二七过。常如此则无疾。又当急按所痛处二十一过。

右一条沧浪云林宫右英王夫人所出。（{录} [ {竹录} ] 淳经亦未出世。非三品目）

丹字紫书三五顺行经曰。坐常欲闭目内视。

存见五藏肠胃。久行之。自得分明了了也。（此经中真品目）石景赤字经曰。常能以手掩口鼻。临目微。久许时手中生液。追以摩面目。常行之。

使人体香。（此经非三品目）

紫度炎光内视中方曰。常欲闭目而卧。安身微气。使如卧状。令傍人不觉也。乃内视。远听四方。令我耳目注万里之外。久行之。亦自见万里之外事。精心为之。乃见百万里之外事也。又耳中亦恒闻金玉之音。丝竹之声。此妙法也。四方者总其言耳。当先起一方。而内注视听。初为之。实无彷彿。久久诚自入妙。（此经下真品目）

太上天关三经曰。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两眦。闭为之。通辄止。吐而复始。恒行之。眼能洞观。（此经下真品目。云天关三〈图〉。疑阙图字）

右四条玄师所敕用。（玄师即南真夫人。此四经并未出世）

清灵真人说宝神经。（长史写本亦题如此。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。其后并众真杂说。标题有前后之异。犹是真诰之例。今人皆别呼宝神经。宝神经岂得下教耶。此唯是一片钞耳）

夫注心道真。玄想灵人。冥冥者亦具监其意也。若外难未披。假咏兼存。实复未能回西榆之年。还发玄童矣。苟耽玄笃也。志之懃也。纵令牙雕面皱。顶生素华者。我道能变之为婴。

在须臾之间耳。但问志之何如尔。老少之学无所在也。吾往即其人也。（说此诸事。皆是令告长史也）

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聪。为事主也。且耳目是寻真之梯级。综灵之门户。得失繫之而立。存亡须之而{辩力}也。今钞径相示。可施用也。（此谓宝神经中要径之事。故云钞径）

道曰。常以手按两眉后小穴中三九过。又以手心及指摩两目权上。以手旋耳。行三十过。

摩唯令数。无时节也。毕辄以手逆乘额上三九过。从眉中始。上行入发际。中口傍。咽液多少无数也。如此常行。目自清明。一年可夜书。

亦可于人中密为之。勿语其状。

眉后小穴中为上元六合之府。主化生眼晖。

和莹精光。长珠彻童。保鍊目神。是真入坐起之上道。一名曰真人常居内经。真谚曰。子欲夜书。当修常居矣。真人所以能旁观四达。使八霞照朗者。寔常居之数明也。

目下权上是决明保室。归婴至道。以手旋耳行者。采明映之术也。旋于是理开血散。皱兆不生。目华玄照。和精神盈矣。夫人之将老。鲜不先始于耳目也。又老形之兆。亦发始于目际之左右也。以手乘额上。内存赤子。日月双明。上元欢喜。三九始眉。数毕乃止。此谓手朝三元固脑坚发之道也。头四面以两手乘之。

顺发就结。唯令多也。于是头血流散。风湿不凝。

都毕。以手按目四眦二九过。觉令见光分明。

是检眼神之道。久为之。得见百灵。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诸杂事。并甚有节度。悉以别撰在登真隐诀中。今不可备皆注释）

懃而行之。使手不离面乃佳。以成真人。犹不废也。欲行此道。皆盟金为誓。金之多少。在人尽诚而设耳。不徒尔。苟行而已。真官曰。欲闻起居。金为盟书。谓非其人而不传授也。此道出太上宝神经中。此经初不下传于世也。当来为真人者。时有得者。反白之要事尽于此。

（盟信既定无科。谓受此宜用金钁二双）

紫微夫人喻书如左。（紫微是承裴君说宝神经毕。仍复更接论宝神事如此。则裴所说亦同此夕）

夜卧觉。常更叩齿九通。咽液九过。毕。以手按鼻之边左右上下数十过。微呪曰。太上四明。

九门发精。耳目玄彻。通真达灵。天中玄台。流调平。骄女云仪。眼童英明。华聪晃朗。百度眇清。保和上元。徘徊九城。五藏植根。耳目自生。天台郁素。柱梁不倾。七魄澡鍊。三魂安宁。

赤子携景。辄与我并。有敢掩我耳目。太上当摧以流铃。万凶消灭。所愿必成。日月守门。心藏五星。真皇所祝。羣响敬听。

卧觉。辄按祝如此。勿失一卧也。真道虽成。如我辈故常行之也。但不复卧。自坐为之耳。此太上宝神经中祝辞上道也。令人耳目聪明。

强识豁朗。鼻中调平。不垂津洩。四响八彻。面有童颜。制魂録魄。却辟千魔。七孔分流。色如素华。真人起居之妙道也。所以名起居者。常行之故也。毕又咽液九过。摩拭面目。令少热以为常。每欲数也。兴宁三年歲在乙丑。六月二十三日夜。喻书此。其夕先共道诸人。多有耳目不聪明者。欲启乞此法。即夜有降者。即仍见喻也。（此杨君自记也。长史年出六十。耳目欲损。故〈故〉〔有〕谘请。杨不欲指斥。托云诸人耳）

又告云。道士耳重者。行黄赤失节度也。不可不慎。（此盖指戒长史也）右一条清灵言。

栲头理发。欲得多过。通流血气。散风湿也。数易栲。更番用之也。亦可不须解发也。

右一条紫微夫人言。

太极绿经曰。理发欲向王地。既栲发之始而微祝曰。

泥丸玄华。保精长存。左为隐月。右为日根。六合清鍊。百神受恩。祝毕。咽液三过。能常行之。

发不落而日生。

常数易栉。栉之取多而不使痛。亦可令侍者栉取多也。于是血液不滞。发根常坚。

右一条安九华所告令施用。（此二条皆驻白止落之事。

亦是令答示长史也）

紫微夫人喻曰。披华盖之侧。延和天真。入山涧之谷。填天山之源。则虚灵可见。万鬼灭身。

所谓仰和天真。俯按山源也。（华盖一名华庭也）

天真是两眉之间。眉之角也。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侧。在鼻下小入谷中也。华庭在两眉之下。是彻视之津梁。天真是引灵之上房。旦中暮恒咽液三九过。急以手三九阴按之以为常。令致灵彻视。杜遏万邪之道也。一日三过行耳。（紫微夫人言。人有卒病垂死者。世中凡医。唯知针人中。不知针山源谷中。

此太谬也。本注从此注起。是杨接长史书也）按而祝曰。开通天庭。

使我长生。彻视万里。魂魄返婴。灭鬼却魔。来致千灵。上升太上。与日合并。得补真人。列象玄名。楚庄公时。（此即春秋时楚庄王也）市长宋来子恒洒扫一市。久时有一乞食公。入市经日乞。恒歌曰。天庭发双华。山源彰阴邪。清晨按天马。

来诣太真家。真人无那隐。又以灭百魔。恒歌此乞食。

一市人无解歌者。独来子忽悟疑是仙人。然故未解其歌耳。乃遂师此乞食公。弃官追逐。

积十三年。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。来子今在中岳。

乞食公者西岳真人冯延寿也。周宣王时史官也。手为天马。鼻下为山源。

六月二十七日夜。喻书此。（杨接书讫此）

云林王夫人曰。仙真之道。以耳目为主。淫色则目闇。广忧则耳闭。此二病从中来而外奔也。非复有他矣。今令人聪明益易耳。但不为之者。行之难。欲得上通彻映。旁观鬼神。当洗心绝念。放弃流淫。所谓严其始矣。夜卧。先急闭目。东向。以手大指后掌。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门。使两掌俱交会于项中三九过。存目中当有紫青绛三色气出目前。此是内按三素云。以灌合童子也。阴祝曰。眼童三云。两目真君。英明注精。开通清神。太玄云仪。灵骄翩翩。

保利双阙。启彻九门。百节应响。朝液泥丸。身升玉宫。列为上真。凡四十八字。祝毕。咽液五十过。毕乃开目以为常。坐起可行之。不必夜也。要以生时。一年许。耳目便精明。久为之。

彻视千里。罗映神灵。听于绝响者也。此亦真仙之高道。不但明目开耳而已。

夫欲学道者。皆当不欲令人知见所闻。每事尽尔。太上宫中歌曰。手把八云气。英明守二童。太真握明镜。鉴合日月锋。云仪拂高阙。开括泥丸宫。万响入百关。骄女坐玄房。愈行愈鲜盛。英灵自尔通。

此歌正言耳目之经也。我沧浪方丈仙人。常宝而为也。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经中。传行以青金为誓。然后乃施行耳。（右此并是右英夫人受。令告长史也。

。又用盟信。兼有青帛。令亦宜依准立格。乃得受传耳。谓青可二十尺。金环二双。此四明玉经三品元目也）闭拜静。百鬼畏惮。功曹可见与语。谓久行之耳。

七月二日。南岳夫人喻。

烧香时。勿反顾。忤真。致邪应也。

入静户。先前使人通达上闻。

临食上勿道死事。洗澡时。常存六丁。令人所向如愿。理发欲向王地。既栉发之初。而微呪曰。泥丸玄华。保精长存。右为隐月。左为日根。

六合清鍊。百神受恩。祝毕。咽液三过。（此一条犹是安妃所说无异。但不知何者前后耳。按以日月推。此则是后也）

右四条南岳夫人喻。

正一平经曰。闭气拜静。使百鬼畏惮。功曹使者龙虎君可见与语。谓能精心久行之耳。（泰清家有正一平。今此悉载拜静众事。必应是泰清经。恐脱字也）

又曰。烧香时。勿反顾。反顾则忤真。使致邪应也。

又曰。入静户。先前右足着前。后进左足。令与右足齐。毕乃趋行如故。使人陈启。通达上闻。

又曰。临食上勿道死事。勿露食物。来众邪。

又曰。数澡洗。每至甲子当沐。不尔。当以几月旦。使人通灵。浴不患数。患人不能耳。荡鍊尸臭。而真来入。

右玄师所敕使施用。（右六条与前所说大同小异者。是受旨是略记。今更〈祥〉〔详〕记写此。并益后二条。以示长史也）

右十条并长史写。

服仙药。常向本命。服毕。勿道死丧凶事。犯胎伤神。徒服无益。

东卿司命君。（此一条本在受明堂玄真法后）

右一条杨书。

太上九变十化易新经曰。若履淹秽及诸不静处。当洗澡浴与解形以除之。

其法用竹叶十两。桃皮削取白四两。以清水一斛二{豆斗}。于釜中{者

火}之令一沸出。适寒温以浴形。即万淹消除也。既以除淹。又辟湿痹疮痒之疾。且竹虚素而内白。桃即却邪而折秽。

故用此二物。以消形中之滓浊也。天人下游。

既反。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荡也。至于世间符水祝漱。外舍之近术。皆莫比于此方也。若浴者益佳。但不用此水以沐耳。鍊尸之素浆。正宜以浴耳。真奇秘也。（下真品目有九化十变。疑此目是例言也）

紫微王夫人所敕用。

右一条长史写。

受洞诀施行太丹隐书存三元洞房者。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。以正月九日。二月八日。三月七日。四月六日。五月五日。六月四日。七月三日。八月二日。九月一日。十月十日。十一月十一日。十二月十二日夜。于寝静之室。北向。

六再拜讫。稽首跪曰。谨启太上大道高虚玉晨太素紫宫八灵三元君。中央黄老无英白元太帝。五老高真上仙太极皇精三皇君。大洞三景弟子某。谨以吉日之夜。天关九开之间。上闻太上玉皇真君。乞得长生世上。寿无亿年。时乘黄晨〈绿〉[绿]盖龙辇。上诣紫庭。役使万神。侍卫四明。毕。勿令人知也。（此一条掾写）

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。以吉日夜半时。

太上大道玉晨君。常以正月四日。二月八日。

三月十五日。四月八日。五月九日。六月六日。

七月七日。八月八日。九月九日。十月五日。十一月三日。十二月十二日。登玉霄琳房。四眇天下有志节远游之心者。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时。北向再拜。亦可于静中也。自陈本怀所愿。毕。因咽液三十六过。（长史写）

东海青童君。常以丁卯日。登方诸东华台四望。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。日出行之。可因此以服日精。（又掾写）

右紫虚元君所出。（右此三事并上学隐朝之法。其经并不显世。故南真出之。亦是令长史遵用也）

右三条有长史掾共书。同在一纸上。

常以二月二日。三月三日。八月八日。九月九日。十月十日夜。于寝室存思洞中诀事。而独处不眠者吉也。其夕卫经玉童玉女。将太极典禁真人。来于空中而察子也。是其夜常烧香精苦。有如所待者也。坐卧存思。或读书念真。在意为之。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。非求道之方耳。若兼慎于其日益善。匪唯守夜矣。受洞诀之始。常当修此。好以为意也。

数遇恶梦者。一曰魄妖。二曰心试。三曰尸贼。

厌消之方也。若梦觉。以左手蹶人中二七过。

琢齿二七遍。微祝曰。大洞真玄。张鍊三魂。第一魂速守七魄。第二魂速守泥丸。第三魂受心节度。速启太上三元君。向遇不祥之梦。是七魄游尸。来协万邪之源。急召桃康护命。上告帝君。五老九真。皆守体门。黄阁神师。紫户将军。把钺摇铃。消灭恶津。反凶成吉。生死无縁。毕。若又卧必获吉应。而造为恶梦之气。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。三年之后。唯神感旨应。

乃有梦也。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。略无复恶占不祥之想矣。（长史作恶字皆酉下心。其义与酉下心亦同。但谓西方金之心刚恶也）

若夜遇善梦吉应。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。则吉感也。卧觉。当摩目二七。叩齿二七遍。而微祝曰。太上高精。三帝丹灵。绛宫明彻。吉感告情。三元柔魄。天皇授经。所向谐合。飞仙上清。

常与玉真。俱会紫庭。毕。此太洞秘诀。以传于始涉津流者矣。（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。真经亦未显世。今世中经乃粗有其事。皆增损不同）

右三条有长史写。

（此符{莫手}长史画）

（此符{莫手}掾画。）

已上符本朱画。

明堂内经开心辟〔妄〕符。王君撰用。开日旦。向王朱书。再拜服之。祝曰。

五神开心。彻听絶音。三魂摄精。尽守丹心。使我勿〔妄〕。五藏远寻。拜毕祝。祝毕乃服。服毕。咽液五过。叩齿五通。勿令人见。（两妄字谓皆应作忘）若不用开日。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。一月三服。一年便验秘术也。（右符及此三条。有长史掾写两本。掾朱书）

东卿司命曰。先师王君。昔见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经。清斋休粮。存日月在口中。昼存日。夜存月。令大如环。日赤色有紫光九芒。月黄色有白光十芒。存咽服光芒之液。常密行之无数。若不修存之时。令日月还住面明堂中。日居左。月居右。令二景与目童合相通也。此道以摄运生精。理和魂神。六丁奉侍。天兵卫护。此上真道也。太上玄真经。先盟而后行。行之然后可闻玉佩金{玉当}之道耳。季伟昔长斋三年。始诚竭单思。乃能得之。于是神光映身。

然后受书耳。此玄真之道。要而不烦。吾常宝秘。藏之囊肘。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。明堂玄真自有经。经亦少耳。大都口诀。正如此而行之。伟昔亦不得经。但按此而行。始乃得经耳。

尔欲得。可就伟取。玉佩隐书非伟所见耳。

夜行及冥卧。心中恐者。存日月还入明堂中。

须臾百邪自灭。山居恒尔。此为佳。（右此是说玄真经存之法。其大经在茅传中）

右三条杨书。

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内法曰。以月五日夜半时。存日象在心中。日从口入也。使照一心之内。与日共光相合会。毕。当觉心暖。霞晖映验。

良久乃祝曰。

大明育精。内鍊丹心。光晖合映。神真来寻。毕。

咽液九过。到十五日。二十五日。二十九日。复作如上。使人开明聪察。百关鲜彻。面有玉光。

体有金泽。行之十五年。太一遣宝车来迎。上登太霄。行之务欲数。不必此数日作也。

右一条出太上消魔经中。（此经亦未出世。右一条长史写）

东华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。

男服日象。女服月象。日一不废。使人聪明朗彻。五藏生华。魂魄制鍊。六府安和。长生不死之道。〔 〕〔 〕。（此两字是〔莫手〕真本朱书）

右书日月象法。亦可圆书日也。（右一条杨书）

右此二法不审是何真所受。

汉孝明皇帝梦见神人。身长丈六。项生圆光。

飞在殿前。欣然悦之。遍问朝廷。通人傅毅对曰。臣闻天竺国有得道者。号曰佛。傅闻能飞行。身有白光。殆其神乎。帝乃悟。即遣使者张騫。羽林郎秦景。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。采写佛经四十二章。秘兰台石室第十四。实时起洛阳城西门外道北立佛寺。又于南宫清凉台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图。帝感非常。先造寿陵。亦于殿上作佛象。是时国丰民安。远夷慕化。愿为臣妾。佛像来中国。始自明帝时耳。（此说粗与外书同。而长安中似久已有佛。裴君即是其事。且佛法乃与天竺〔网厂炎刀ケイ宾のケイ〕宾。而月氏无有。与此为异。今既欲说小方诸奉佛。故先宜叙此也。按张騫非前汉者。

或姓名同耳。傅毅字仲武。见汉书。秦景王遵等不显。此寺名白马寺。明帝乃葬显节陵。此云寿陵者。汉诸帝在位时。皆预造寿陵。犹今世人作寿冢。非陵名也。外书记亦云。遣侍中张堪。或云郎中张〔心音〕。并往天竺。写致经象。并沙门来至。又恐今此说未必是真受。犹可杨君疏旧语耳。但真经诰中。自亟有论及佛事也）方诸正四方。故谓之方诸。一面长一千三百里。四面合五千二百里。上高九千丈。有长明太山。夜月高丘。各周回四百里。小小山川如此间耳。但草木多茂蔚。而华实多〔廿倩〕粲。饶不死草。甘泉水所在有之

。飲食者不死。青君宮在東華山上。方二百里中。盡天仙上真宮室也。金玉瑯瑤。雜為棟宇。又有玄寒山。山上別為外宮。宮室周二百里中。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。去大方諸三千里。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。周回一千二百里。亦各別有青君宮室。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輩。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。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。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。

又去方諸〈六〉〔十〕萬里。（方諸是乙地。湯谷是甲地。則自寅至辰十萬里。方五隅七言之。邪角十四萬里。故去會稽七萬里也）大方諸之西。小方諸上。多有奉佛道者。有浮圖。以金玉鏤之。或有高百丈者數十〔曾〕（謂應作層字）樓也。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。是食不死草所致也。皆服五星精。

讀夏歸藏經。用之以飛行。（按夏曰連山。殷曰歸藏。與此不同。依如三弟子。雖奉佛道。不作比丘形服。世人謂在真菩薩家耳）大方諸之東。

小方諸上。多奇靈寶物。有白玉酒金漿。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。盡在於此。亦多有仙人。

食不死草。飲此酒漿。身作金玉色澤。常多吹九靈簫。以自娛樂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。簫有三十孔。竹長二三尺。九簫同唱。百獸抃〔人舞〕。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。

大方諸宮。青君常治處也。其上人皆天真高仙。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。有服日月芒法。

雖已得道為真。猶故服之。（霍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。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。李仲甫在西方。韓眾在南方。余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。青童為太司命。

總統故也。楊君亦云。東軫執事。不知當在第几〔住〕〔位〕耳）直存心中有象。太如錢。在心中赤色。又存日有九芒。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。而〔芒〕（此字〔人巉〕。非真）徊還胃中。如此良久。臨目〔存〕（此字〔人巉〕。非真）見心胃中分明。乃吐氣。嗽液三十九過止。一日三為之。行之一年。疾病除。五年身有光彩。十八年必得道。行日中无影。辟百鬼千惡災氣。恒存日在心。月在泥丸中。夜服月華。如服日法。存月十芒白色。從腦中下入喉。芒亦不出齒間而回入胃。

右此方諸真人法。出大智慧經上中篇。常能用之。保見太平。（此即應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）

右南極夫人所告。

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。謂省易可得旨。

行無中廢絕者也。除身三尸百疾千惡。鍊魂制魄之道也。日月常照形中。則鬼無藏形。青君今故行之。吾則其人也。今以告子。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。

行此道。亦不妨行宝书所服日月法也。兼行益善善也。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。初不觉劳。明懃道之至。生不可失矣。（宝书日月。即谓紫文所用者）

右西城王君告。（此并告杨君。令以示诸许也）

为道当如射箭。箭直往不顾。乃能得造棚的。

操志入山。唯往勿疑。乃获至真。

玄清告。（按南极西城玄清二高真。未当有余降受。唯戒及诗各一条耳。不审此当是何时所喻）

右八条并杨书。

行此四道。按玉玄上法。一年便惊视听。自可懃之。举之无疑。（中君此事失前纸。不知是何法也）

太极真人云。读道德经五千文万遍。则云驾来迎。万遍毕未去者。一月二读之耳。须云驾至而去。

右二条某书。

山世远受孟先生法。暮卧。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。使人魂魄自制鍊。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。是为合万过。夕得三四过乃佳。北岳蒋夫人云。读此经亦使人无病。是不死之道也。（此〈一〉〔二〕十一年夕一过。不得万遍。一恐应为七。或为八字。不尔。夕则二三过耳）

存五星。当谨按八素。以王星为始。存以生气时。若不王星先出者。故宜不先存王也。至于视星。入室任意耳。唯以懃感为上耳。亦不必须都见星。然后速通也。视之亦审耳。清灵君告。存思要法。当觉目覩五星于方面。并乘芒而下行我。然后依王星下而存王星。但吞咽一芒。毕又当鎮星下。又存鎮星。良久。总五星各一芒。使俱入口而咽之。如鎮星星过数也。

（此一事异法。经中无此说）

若顿存五星。自当依常法。不心存对星下也。

（依此言则后是单修法也）

六月一日夜。青灵真人言。（右四条杨书。青当为清也）

日中五帝字曰。日魂珠景昭韬绿映回霞赤童玄炎飙象。凡十六字。此是金阙圣君采服飞根之道。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。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经。

右英云。珠圆会晖韬绿凝。日霞焕明。赤童秉灵。玄炎散光。飙象郁清。此日之势也。神之威也。（此说按紫文曰。日魂事。义旨不正可领）

右二条书。

扶晨始晖生。紫云映玄阿。焕洞圆光蔚。晃朗濯耀罗。眇眇灵景元。森洒空清华。九天馆玉宾。金房烟霄歌。

右大洞真经中篇。今钞数行。（今洞经亦有此四句）

外国呼日为濯耀罗。方诸真人呼日为圆罗曜。梦见此濯耀罗者日之应也。紫云中人者胎宫神也。玄真之道矣。日德{广阴}泽。长生之象。

紫云罔晨。魂魄安也。身康神宁。从此始矣。

辞四通已呈。意气安和。（此杨君自与长史书语耳）

右英疏大洞真经言。以释梦濯耀罗之义也。如别。（此亦自语也。长史梦事不显）

右四条杨书。

真诰卷之九。

真诰卷之十。

协昌期第二。

微诚因理感。积精洞幽真。斐斐乘云彩。灵像凭紫烟。眇眇濯圆罗。佛佛驾飞轮。玄翰启矇昧。顾景恩自新。（长史既开启告。赋诗一篇。本注之。此即酬释梦之旨也。长史自书。凡真书及古书。作髣髴字皆作仿佛字。此则是髣髴也。此字已下至也字并朱书）

范幼冲辽西人也。受胎化易形。今来在此。恒服三气。三气之法。存青白气赤气各如{丝延}。

从东方日下来。直入口中。{手邑}之九十过。自饱便止。为之十年。身中自有三色气。遂得神仙。

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。旦旦为之。临目施行。

视日益佳。其法鲜而其事甚验。许侯可为之矣。（范即是华阳中监也。事在第四卷）

右一条杨书。

东海东华玉妃{淳} [淳]文期。授含真台女真张微子服雾之法。常以平旦。于寝静之中。坐卧任己。先闭目内视。仿佛使如见五藏。毕因口呼出气二十四过。临目为之。使目见五色之气。

相缠绕在面上教导郁然。因入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。毕咽液六十过。毕乃微呪曰。太霞发晖。

灵雾四迁。结气{玉宛}屈。五色洞天。神烟含启。金石华真。蔼郁紫空。鍊形保全。出景藏幽。五灵化分。合明扇虚。时乘六云。和摄我身。上升九天。毕又叩齿七通。咽液七过。乃开目事讫。此道神妙。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。久行之。

常乘云雾而游也。

右一条杨书。又掾写。

守玄白之道。常旦旦坐卧任意。存泥丸中有黑气。存心中有白气。存脐中有黄气。三气俱生。如云气覆身。因变成火。火又绕身。身通洞彻。内外如一。旦行。至向中乃止。于是服气一百二十。都毕。道正如此。使人长生不死。辟却万害。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。当别寝处静思。

尤忌房室。房室即死。

初存出气如小豆。渐大冲天。三缠烟绕身。

共同成一混。忽生火。在三烟之内。又合景以炼一身。一身之里。五藏照彻。此亦要道也。

右二条有掾写。并右三事在论华阳第四卷中。今又重钞。可修事出此耳。其本文犹在彼卷。

太极真人敕〔台北帝〔使〕〔告〕〔三〕（此三字被后人。不可复识）官制神灭鬼灵符。盛以重紫之囊。〔系之头上〕。〔入秽淹〔肉免〕也〕。（此九字又被青。〔刀〕〔乃〕不可都识。而非今所书字）卫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。凶鬼万邪。有干佩符者即死。（此下复有十字。亦被。不可复识）男女各佩一。已别题之。

小君今书此符。相与佩之。在玉马经上。一名北帝书。（七元符中有一符无题。相传言是此符。而玉马经世未尝见。不敢为定）

一雄黄。二雌黄。三铅黄。

右三黄华。先投朱砂一。熟研之于器中。次投雄黄熟研之。次投雌黄熟研之。次投铅黄合研之。良久成也。（以胶清合研之）言一者以意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。（此是谕作三黄色以画符法。真符多用此）

右三条杨书。

合药当令精。不精者不自咎。反责方之不验。

若是人可谓咎乎。可使钞方合耳。

可用昌蒲五两。所以用十两。未知道门户之人耳。可用茱萸根皮二两。紫云芝英三两。

此〔用〕〔周〕君口诀。（此是论合初神丸事。其方在苏传中。即周紫阳所撰。故受此诀。是告长史也）

右一条书。

成治朮一斛。清水洁洗令盛。讫乃细捣为屑。

以清水二斛合〔者火〕令烂。以绢囊盛。绞取汁。置铜器中。汤上蒸之。内白蜜一〔豆斗〕。大干枣去核。

熟细捣。令皮肉和会。取一〔豆斗〕。又内朮蜜之中。

绞令相得如铺状。日食如弹丸三四枚。一时百病除。二时万害不伤。三时

面有光泽。四时耳目聪明。三年颜如女子。神仙不死。

又法。成朮一斛。水盛洗。洗乃干。干乃细捣为屑。大枣四{豆斗}。去核乃捣。令和合清酒五{豆斗}。会于铜器中。煎搅使成饵状。日服如李子三丸。

百病不能伤。而面如童子。而耐寒冻。

又法。朮散五斤。茯苓{者火}三沸。捣取散五斤。右二物合和。更捣三千杵。盛以密器。旦服五合。

百灾百毒百疫不能犯。面童而壮健。久服。能飞越峯谷。耳聪目明矣。

(此三方有掾写。似是紫微夫人所授。继朮叙后者)

鍊麻腴法。清水三斛。麻腴一斛。薤白二斤。合三物会煎之。以木盖盖上。勿令腴烟散出。取一斛止。内酒中服之。亦可单服。(此一方有长史写。乃别出四蕊丹方中。而世之方本。又加葱白二斤)

太极真人遗带散。白粉服一刀圭。当暴心痛如刺。三日欲饮。饮既足一斛。气乃绝。绝即是死也。既敛。失尸所在。但余衣在耳。是为白日解带之仙。若知药名者。不复心痛。但饮足一斛。仍绝也。既绝已。自觉所遗尸者在地也。临时自有玉女玉童。以青舆共来载之也。欲停者。当心痛三日。节与饮耳。其方亦可举家用。云霞衣九两是其首。(此一条不知出何处事。即应是白翳散也。

世未见方)

右一条书。

斋者不宜杂不斋者而相混。并未体正道。后宜改之。

上道之高。神虎经是也。自非传授者。皆不得令其见所写之纸也。此又一未体矣。

南真云。写神虎文不精。则万物不为己用。心将徒劳耳。得纸更留心。谨写烧香。先者写上书。当恒烧香文之左右。亦初不能令专。使烟清恒也。精诚务在匪懈。求道唯取于不倦耳。

此亦近于替乎。

夫得道者常恨于不早闻受。失道者常恨于不精懃。〈可〉[何]谓精耶。专笃其事也。何谓懃耶。恭缮其业也。既加之以检慎。守之以取感者。则去真近矣。尔其营之勿忘也。(此前五条并似止告杨君)

受书则师。乃耻之耶。真心既有不尽。获考者非一人。子往师苏林守一。当先斋受戒。能得此度世。几未可量也。

九华真妃言。守五{豆斗}内一。是真一之上也。皆地真人法也。

上党王真。京兆孟君。司马季主。皆先按于此道而始矣。

鲁女生。邯鄲张君。今皆在中岳及华山。正守此一。亦可得渐阶上道而进。复为不难也。五斗内一。涓子内法。昔所授于峨嵋台中。本其外守一玄一之属。莫有逮其踪者也。

小君言。（五{豆斗}真一。即今苏传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）

中君曰。良懃不休。吾当与其流珠真。此亦中真之上道也。（流珠亦九宫家事。其经未出世。此前五条并似令告牙也）

又云。性躁暴者。一身之贼病。求道之坚梯也。

遂之者真去。改之者道来。每事触类。皆当柔迟而尽精洁之理。如此几乎道者也。（此语似令告掾）

小茅君云。丹砂雄黄雌黄。家家皆有之。至于无一人合药者也。皆如传国玺印。父传子。子传孙耳。好道而不专。疲志而不固。华名锤于胸心。荣味交于外视。万万皆是也。适足疲我三官之司矣。（此语似令告牙）

可令许斧数沐浴。濯其水疾之气也。消其积考之{病暇}也。亦致真之阶。

右紫阳真人言。

沐浴不数。魄之性也。违魄返真。是练其浊秽自亡矣。

右紫微夫人言。

上道法。衣巾不假人。不同器皿者。车服床寝不共之也。所以遏秽垢之津路。防其邪风之往来耳。此甚易行。而更以为难。所为信道不笃。欲飞反沈者也。心遘何必言哉。其自当知所为。（此三条以令告长史）

右南岳夫人语。（右十六条并杨书。又杂掾写）

人卧床当令高。高则地气不及。鬼吹不干。鬼之侵人。常依地而逆上耳。（高谓三尺已上也）

人卧室宇。当令洁盛。盛则受灵气。不盛则受故气。故气之乱人室宇者。所为不成。所作不立。一身亦尔。当数洗沐澡洁。不尔无冀。（盛字是净义。中国本无净字。故作盛也。诸经中通如此）

勿道学道。道学道。鬼犯人。亦不立。使人病。是体未真故。（青童亦云。一言一事。泄减一{竹弄}。如此可不慎之。此三条本在{宫记中。杨书。又掾书）

大洞真经高上内章遏邪大祝上法。

曰。每当经危险之路。鬼庙之间。意中诸有疑难之处。心将有微忌。敕所经履者。乃当先反舌内向。咽液三过。毕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蹶两鼻孔下人中之本。鼻中隔孔之内际也。三十六过。即手急按。勿举指计数也。鼻中隔之际。名曰山源。山源者一名鬼井。一名神池。一名邪根。一名魂台也。蹶毕。因叩

齿七通。毕又进手心以掩鼻。于是临目。乃微祝曰。朱鸟凌天。神威内张。山源四鎮。鬼井逃亡。神池吐气。

邪根伏藏。魂台四明。琼房零琅。玉真巍峩。坐鎮明堂。手暉紫霞。头建神光。执咏洞经三十九章。中有辟邪龙虎。截岳斩堙。猛兽奔牛。衔刀吞〔金囊〕。揭山攫天。神雀毒龙。六领吐火。啖鬼之王。电猪雷父。掣星流横。梟〔石盃〕驳灼。逆风横行。天禽罗陈。皆在我傍。吐火万丈。以除不祥。

羣精启道。封落山郷。千神百灵。并手叩〔桑页〕。泽尉捧灯。为我烧香。所在所经。万神奉迎。毕又叩齿三通。乃开目。除去左手。

手按山源。则鬼〔神〕〔井〕闭门。手薄神池。则邪根散分。手临魂台。则玉真守关。于是感激灵根。天兽来卫。千精震伏。莫干我。此自然之理。使忽尔而然也。

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。眞邪之通府。不眞者所以生邪气。为眞者所以遏万邪。在我运撮之耳。故吉凶兆焉。

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。死生之形宅。存其神。

可以眇乎内观。废其道。所以致乎朽烂。故由我御顺其术。而死生悔吝定焉。

右一条出大洞眞经高上首章。（此一条不审谁〔口受〕。有长史写。此经亦未出世也）

夜行常当琢齿。亦无正限数也。鬼邪鬼。常畏琢齿声。是故不得犯人也。若兼以漱液祝说益善。

世人有知〔都六天宫门名。则百鬼不敢为害。欲卧时。常先向北。祝之三过。微其音也。祝曰。吾是太上弟子。下统六天。六天之宫。是吾所部。不但所部。乃太上之所主。吾知六天门名。是故长生。敢有犯者。太上斩汝形。第一宫名纒絶阴天宫。以次东行。第二宫名泰谅事宗天宫。第三宫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宫。第四宫名恬照罪天宫。第五宫名宗灵七非天宫。第六宫名敢司连宛屡天宫。止乃琢齿六下乃卧。辟诸鬼邪之气。（如此凡三过也。此二法出〔都记。今钞相随〕）

北帝鬼之法。先叩齿三十六下。乃祝曰。天蓬天蓬。九元童。五丁都司。高〔刀ちょう〕北公。七政八灵。太上浩凶。长颅巨兽。手把帝钟。素梟三晨。严驾〔一本足のキ〕龙。威剑神王。斩邪灭踪。紫气乘天。

丹霞赫冲。吞魔食鬼。横身飲风。苍舌绿齿。四目老翁。天丁力士。威南御凶。天〔马鸟〕激戾。威北衔锋。三十万兵。卫我九重。辟尸千里。去却不祥。敢有小鬼。欲来见状。攫天大斧。斩鬼五形。

炎帝裂血。北斗燃骨。四明破骸。天猷灭类。神刀一下。万鬼自溃。

毕。四言辄一琢齿以为节也。若冥夜白日得祝为恒祝也。鬼有三被此祝者。眼精目烂。而身即死矣。此上神祝皆斩鬼之司名。北帝秘其道。若世人得此法。恒能行之。便不死之道也。男女大小。皆可行之。

此所谓北帝之神祝。鬼之良法。鬼三被此法。皆自死矣。常亦畏闻此言矣。因病行此立愈。叩齿当临目。存见五藏。（此中一字。杨本穿坏不可识。掾亦仍阙无）

具五神自然存也。〔都中秘此祝法。今密及之耳。不可泄非有道者。共秘之乎。〕

右五条杨书。亦掾写。杨书北帝祝是口〔口受〕时书。极多〔人嶮〕改易。

风病之所生。生于丘坟阴湿。三泉壅滞。是故地官以水气相激。多作风痹。风痹之重者。举体不授。轻者半身成失手足也。若常梦在东北及西北。经接故居。或见灵床处所者。正欲与冢相接耳。墓之东北为征绝命。西北为九〔尸乙〕。此皆冢讼之凶地。若见亡者于其间。益其验也。

若每遇此梦者。卧觉。当正向上三琢齿而祝之曰。太元上玄。九都紫天。理魂护命。高素真人。我佩上法。受教太玄。长生久视。神飞体仙。

冢墓永安。鬼讼塞奸。魂魄和悦。恶气不烟。游魅罔象。敢干我神。北帝呵制。收气入渊。得〔竹录〕上皇。谨奏玉晨。如此者再祝。祝又三叩齿。则不复梦冢墓及家死鬼也。此北帝秘祝也。有心好事者。皆可行之。若经常得恶梦不祥者。

皆可按此法。于是鬼气灭也。邪鬼散形也。（此应令以受长史也。但许姓羽音。今〔去〕〔云〕东北征绝命。是为不同。又九〔尸乙〕之名。墓书无法）

手臂不授者。沈风毒气在脉中。结附痹骨。使之然耳。宜针灸。针灸则愈。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。若行之百过。疾亦消除也。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。良久。毕乃临目内视。咽液三过。叩齿三通。正心微祝曰。太上四玄。五华六庭。三魂七魄。天关地精。神符荣卫。天胎上明。四肢百神。九节万灵。受录玉晨。刊书玉城。玉女侍身。玉童护命。永齐二景。飞仙上清。长与日月。

年俱后倾。超腾升仙。得整太平。流风结痼。注鬼五飞。魍魉冢气。阴气相徊。陵我四肢。干我盛衰。太上天丁。龙虎曜威。斩鬼不祥。风邪即摧。考注匿讼。百毒隐非。使我复常。日月同晖。

考注见犯。北辰收摧。如有干试。干明上威。毕。

（此亦以告长史也。长史极多恶梦。恒有冢注。又患饮癖及两手不理。故每授诸法。并针灸在后）若弟子有心者。按摩疾处。皆用此法。但不复令临目

内视。咽液琢齿耳。

昔唐览者。居林虑山中。为鬼所擊。举身不授。

似如绵囊。有道人教按摩此法。皆即除也。此北帝曲折之法。诸疾有曲折者。用此法皆佳。

不但风痺不授而已也。（唐览无别所出。不知何世人也）

{都北帝有此数法。亦参于高仙家用也。又有曲折经。藏着西明公处。

（周文王为{都西明公也）

郑子真则康成之孙也。今在阳濯山。昔初学时。正患两脚不授积年。其晚用针灸。兼行曲折祝法。百日都除。（郑玄唯有一儿。为贼所害。有遗腹子名〈卜〉[小]同耳。既不入山。又复不病脚。此子真又非谷口者。进退乖异。莫辩质据）唐览今在华山。得虹丹法。合服得不死。（前来至此。并应是保命告）十三过针。三过灸。无不愈。左手胜右手也。少阳左肘手脉内缠。故宜十三过针。乃得理内脉入少阳也。灸气得温浮上。臂血得风痺。故宜三过灸。乃得补定流津。使筋属不滞也。灸手幽关及风弦并五津。凡三处急要也。当待佳日。

我自别相示也。保不使尔失此手也。

右中候夫人言。（手幽关风弦五津凡三处。偃侧图及诸灸经。并无此穴名）

夫风考之行也。皆因衰气之间{阜巢}耳。体有亏缩。故病来侵之也。若今差愈。诚能省周旋之役者。必风痼除也。今当为摄制冢注之气。尔既小佳。亦可上冢讼章。我当为关奏之也。于是注气絶矣。

昔{登邑}云山停当得道。顿两手不授。吾使人语之。令灸风徊曲津两处耳。六七日间。便得作五禽按摩也。若针力讫。当语所灸处。又心存行道。亦与身行之无异也。昔赵公成两脚曳不能起。旦夕常心存拜太上。如此三十年。太上真人赐公成流明檀栴散一剂。即能起行。

后遂得道。今在鹄鸣山下。夫存拜及心行道之时。皆烧香左右。如欲行事状也。此谓内研太玄。心行灵业。栖息三宫。偃逸神府者矣。

右保命言。（风徊曲津两处。灸经亦无此穴。冢讼章不见有具本。{登邑}云山赵公成。并无别显出也）

夜卧觉。存日象在疾手中。握之使日光赤芒从臂中逆至肘腋间。良久。日芒忽变成火烧臂。使臂内外通匝洞彻。良久。毕乃阴祝曰。

四明上元。日月气分。流光焕曜。漉液凝魂。神光散景。荡秽鍊烟。洞彻风气。百邪燔然。使得长生。四肢完全。注害考鬼。收付北辰。毕。存思良久。放身自忘。

右保命说此。云案消魔上秘祝法。（此经未出世。若犹是智慧七卷限者。未审小君亦安得见之）

右八条并掾书写。

昨具以墓事请问荀侯。荀侯云。极阴积沍。久经坟莹。遂使地官激注。冢灵沈滞。风邪之兴。

恒继此而作。然冲气欲散。作考渐歇。鎮塞之宜。未为急也。不如通妇墓之井。以润乎易迁之涂。救渴惠乎路人。阴惠流于四衢。植棠棣于龙川。散松杨以固标。此其所利耶。（荀侯即应是荀中侯也。此即长史妇亡后所告）范幼冲汉时尚书郎。（缺失一字）

解地理。乃以冢宅为意。魏末得来在此童初中。其言云。我今墓有青龙秉气。上玄辟非。玄武延躯。虎啸八垂。殆神仙之丘窟。鍊形之所归。乃上吉冢也。其言如此。（此犹是前所服三气之范监也。四灵虽同墓法。而形相莫辩。又以朱鸟为上玄。亦所未详也）积善憩德。慈心在物。兼修长存之方。洞守形中之宝者。虽有此墓。为以示始终之观耳。至于神全得会。熙镜玄开。亦何时永为朽物。不复生出耶。此墓之人。斯可谓应运矣。（此并论长史妇所葬墓事）

辛亥子所言。（辛亥子事在第五卷中）

右三条杨书。

夫欲建吉冢之法。去块后正取九步九尺。名曰上玄辟非。华盖宫王气神（「青龙秉气」）赵子都。冢墓百忌害气之神。尽来属之。能制五土之精。转祸为福。侯王之冢。招摇欲隐起九尺。以石方圆三尺。

（「上玄辟非」）题其文。埋之土三尺也。世间愚人。徒复千条万章。谁能明吉凶四相哉。辟非之下冢墓。由此而成。亦由此而败。

非神非圣。难可明也。必能审此术。子（「玄武延躯」）孙无复冢墓之患。能知坟墓之法。千禁万忌。一皆厌之。必反凶为吉。能得此法。永为吉冢。不足宣也。（此一纸异手书青纸。

依如此法。亦为可解。其九步九尺。而不云十步三尺者。是九尺入冢里。正（「虎啸八垂」）取中心为数也。但辟非应是朱鸟而云冢后。若征冢甲向。朱鸟在西南。羽冢庚向。朱鸟在东北。所不论耳）

员三尺。题其文曰。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。五方诸神。赵公明等。某国公侯。

甲乙年如干歲。生值清真之气。死归神宫。翳身冥鄉。潜宁冲虚。辟斥诸禁忌。不得妄为害气。当令子孙昌炽。文咏九功。武备七德。世世贵王。与天地无穷。一如土下九天律令。（员三〈天〉[尺]。犹是方员。方员之法。六

边皆等。如印形也。赵公明。今千二百官仪乃以为温鬼之名。九功七德。事出左传)

夫施用此法。慎不可令人知。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。一以填文厌之。无不厌伏。反凶为吉。{ }。(行下被割。余一字如此。当是此字后行又被剪。语则未尽也。从员三尺来。别一纸。复是异人迹。

不与前同。而俱书青纸。色理亦小殊。疑此并写非真。前范监既有此言。恐后人因以造法耳)

上清真人冯延寿口诀。(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冯延寿。西岳之号。自不妨上清之目也。此后凡十四事。虽未见真书。类其事旨。不乖真法。故别撰录。附于卷末)

夫学生之道。当先治病。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。不先治病。虽服食行。

无益于身。昔有道士王仲甫者。少乃有意。好事神仙。恒吸引二景{ }食}霞之法。四十余年。都不觉益。其子亦服之。足一十八年。白日升天。

后南岳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。子所以不得升度者。以子身有大病。脑宫亏减。筋液不注。灵津未溢。虽复接景{ }食}霞。故未为身益。仲甫遂因服药治病。兼修其事。又一十八年。亦白日升天。今在玄州。受书为中岳真人。领九玄之司。于今在也。(此说殊〈功〉[切]事要。仲甫父子无余别显也)

夫学生之夫。必夷心养神。服食治病。使脑宫填满。玄精不倾。然后可以存神服霞。呼吸二景耳。若数行交接。漏泄施写者。则气秽神亡。

精灵枯竭。虽复玄挺玉{竹录}金书太极者。将亦不可解于非生乎。在昔先师常诫于斯事云。

学生之人。一接则倾一年之药势。二接则倾二年之药势。过三以往。则所倾之药。都亡于身矣。是以真仙之士。常慎于此。以为生生之大忌。(此事弥会众经之旨)

夫学道唯欲{口黑}然养神。闭气使极。吐气使微。

又不得言语大呼唤。令人神气劳损。如此以学。皆非养生也。

凡存神光。行真仙之事者。又不得以衣服借人。亦不服非己之物。诸是中褐履屐之具。皆使鲜盛。三魂七魄。或栖其中。亦为五神之。

忌{水夸}沾故也。

又八节之日。皆当斋盛谋诸善事。以营于道之方也。慎不可以其日忿争喜怒。及行威刑。

皆天人大忌为重罪也。

右三条亦与经事相符。

凡研味至道及读诵神经者。十言二十言中。

辄当一二过舐唇咽液。百言五十言中。辄两三过叩齿。以会神灵。充和血气。使灵液凝满。

帝一欣宅。所谓冲气不劳。启血不泄也。（此别一法。经中未见其事也）

学生之法。不可泣泪及多唾泄。此皆为损液漏津。使喉脑大竭。是以真人道士。常吐纳咽味。以和六液。

凡甲寅庚申之日。是尸鬼竞乱精神躁秽之日也。不可与夫妻同席及言语面会。当清斋不寝。警备其日。遣诸可欲。

凡五卯之日。常当斋入室。东向心拜。存神念。期感神明。亦适意所陈。恒如此者。玉女降侍。（此三条与经语亦互相同者也）

常以本命之日。向其方面。叩齿三通。心存再拜而微呪曰。

太一鎮生。三合真。室胎上景。母玄父元。生我五藏。摄我精神。下灌玉液。上朝泥丸。夕鍊七魄。朝和三魂。右命玉华。左啸金晨。命我神仙。役灵使神。常保利津。飞行十天。祝毕。又心拜四方。叩齿三通。咽液三过。此名为太上祝生隐朝胎元之道。常能行之。令魂魄保守。长生神仙。（未见此经法）

凡入室烧香。皆当对席心拜。叩齿阴祝。随意所陈。唯使精专。必获灵感。（此亦朝静之例也）

凡人常存思识己之形。极使髣髴对在我前。

使面上恒有日月之光。洞照一形。使日在左。

月在右。去面前令九寸。存毕。乃琢齿三通。微祝曰。

元胎上真。双景二玄。右抱七魄。左拘三魂。令我神明。与形常存。祝毕。又叩齿三七过。咽液七过。此名为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。使人精明神仙。长生不死。若不得祝者。亦可单存之耳。（道授乃有识形。而未见此祝法）

又学道之士。当先检制魂魄。消灭尸鬼。常以月晦朔之日。庚申甲寅之日。当清斋入室。沐浴尘埃。正席而坐。得不眠者益善。以真朱笔点左目眦下。以雄黄笔点右鼻下。令小半入谷里也。点毕。先叩齿三通。微祝曰。

上景飞缠。朱黄散烟。摄虚邪。尸秽沈泯。和魂鍊魄。合体大神。令我不死。万寿永全。聪明彻视。长享利津。祝毕。又琢齿三通。咽液三过。

并右手第二指蹶右鼻孔下。左手第二指蹶左目下。各七过。当尽阴案之。勿举手也。于是都毕。按此二处是七魄游尸之门户。钺精贼邪之津梁矣。故受朱黄之精。塞尸鬼之路。引二景之薰。遏淫乱之也。此太极上法。常能行之。则魂魄和柔。尸秽散绝。长生神仙。通彻视。行之三年。色念都泯矣。（此颇

似太灵真人法。可兼修用之)

凡上清叩齿咽液法。皆各有方。先后有次。不得乱杂。使真灵混错也。夫叩齿以命神。咽以和真。纳和因六液以运入。制神须鸣鼓而行列矣。

凡存修上法。礼祝之时。皆先叩齿。上下相叩。

勿左右也。一呼一吸。令得三叩为善。须礼祝毕。更又叩齿。乃得咽诸液耳。此名为呼神和真。以求升仙者也。吾屡见伪俗之人或误定经文。先后杂乱。无有次绪。用以为益。良可悲也。(此亦同五神经中意旨)

右本卷讫此。

养性禁忌口诀。(复有此诸条。亦未见真书。而似是二许抄事。皆仙人条用小诀。有助于施行。故并撰录)

黄仙君口诀。服食药物。不欲食蒜及石榴子。

猪肝犬头肉至忌。都絶为上。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。令药力不行。又计食一斤。

损{竹弄}百日。子其慎之。(此彭祖弟子撰传者)

青牛道士口诀。暮卧。存日在额上。月在脐上。

辟千鬼万邪。致玉女来降。万祸伏走。秘验。(即封君达也。出神仙传五岳序)

沈羲口诀。服神药。勿向北方。大忌。亥子日不可唾。亡精失气。减损年命。药势如土。(沈出神仙传)

吕恭口诀。入山之日。未至山百步。先却行百步。反足乃登山。山精不犯人。众邪伏走。百毒藏匿。(吕出神仙传)

栾巴口诀。行经山及诸灵庙祠间。存口中有真人字赤灵丈人。侍以玉女二人。一女名华正。一女名摄精。丈人着赤罗袍。玉女二人。上下黄衣。所存毕。乃叱咤曰。庙中鬼神速来。使百邪诣赤灵丈人受斩死。众精却千里。此是三天前驱使捕鬼之法。(即栾豫章也。出剑经神仙传虎豹符及后汉书)

东海小童口诀。道士求仙。勿与女子交。一交而倾一年之药力。若无所服而行房内。减{竹弄}三十年。(此上相青童君之别号也)

东陵圣母口诀。学道慎勿言。有多为山神百精所试。夜卧。闭目存眼童子。在泥丸中。令内视身神。长生升天。刘京亦用此术。(出神仙传。今为海神之宗。刘京淦汉末人。出飞步经后)

女仙程伟妻口诀。服食勿食血物。食血物。使不得去三尸。干肉可耳。

(程伟为汉期门郎。其妇知房事。见葛洪内篇也)

凤纲口诀。道士有疾。闭目内视心。使生火以烧身。身尽。存之使精如仿佛。疾病即愈。是痛处存其火。秘验。(出神仙传。能酿百草花以起死者)

陈安世口诀。道士结头理发。及飲食施履屐枕褥。勿令非道士者见其理发。干其飲食。动其履屐。用其枕褥。彼俗尸魄形中之鬼。来侵我神也。所以道士栖山林而幽身者。皆欲远兹器秽。絶放人间之业。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。秘之。（陈出神仙传）

李小君口诀。道士求仙。不欲见死人尸。损神坏气之极。人君师父亲爱。不得已而临之耳。

所以道士去世。不事王侯。是无君也。块然独存。是无友也。唯父母师主。不得不临丧。致感极之哀。不吝性命之伤耳。苟以此故而伤。是以无伤之也。吾其秘之。故口传焉。（汉武臣。出神仙传）

女仙人刘纲妻口诀。求仙者勿与女子。三月九日。六月二日。九月六日。十二月三日。

是其日当入室。不可见女子。六尸乱则藏血扰溃飞越。三魂失守。神雕气逝。积以致死。所以忌此日者。非但塞遏淫{水失}而已。将以安女宫。女宫在申。男宫在寅。寅申相刑。刑杀相加。

是日男女三尸。出于目珠瞳之中。女尸招男。

男尸招女。祸害往来。丧神亏正。虽人不自觉。

而形露已损。由三尸战于眼中。流血于泥丸也。子至其日。虽至宠之女子。亲爱之令妇。固不可相对。我先师但修此道而仙矣。复不及至亲无心者矣。子其慎之矣。（纲妻出神仙传。又虎豹符中。凡此杂事皆与真经相符。并可按而施用也）

真诰卷之十。

真诰卷之十一。

稽神枢第一。

金陵者洞虚之膏腴。句曲之地肺也。履之者万万。知之者无一。（保命君{口受}作此言。按{口受}此应在乙丑年六月己前。甲子歲中事。始论此山受福之端也。其地肥良。故曰膏腴。水至则浮。故曰地肺。曆世游践。莫有知其处者）句曲山源。曲而有所容。故号为句容里。过江一百五十里。访索即得。（凡此后紫书大字者。并茅三君传所记也。传既以宝秘。见之者稀。今谨抄取说山事。共相证显。按山形宛曲。东西{进亶}回。故曰句曲。从山岭分界。西及北属句容。东及南属延陵。句容既立为县。故其里不复存。

昔时应在此墟左右耳。今山去石头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）江水之东。金陵之左右间小泽。泽东有句曲之山是也。（此盖呼秣陵之金陵。非地肺之金陵矣。小泽即谓今赤山湖也。从江水直对望山。东西左右。正自如此也）此山洞虚内观。内有灵府。洞庭四开。穴岫长连。古人谓为金坛之虚台。天后之便阙

清虚之东窗。林屋之隔沓。众洞相通。阴路所适。七涂九源。四方通达。真洞仙馆也。（此论洞天中诸所通达。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。位在太湖苞山下。龙威丈人所入得灵宝五符处也。清虚是王屋洞天名。言华阳与〈比〉〔此〕并相贯通也）山形似巳。故以句曲为名焉。（今登中茅玄岭。前后望诸峯壑。盘纡曲转。以大茅为首。东行北转。又折西行北转。又折东北行至大横。反复南北。状如左书巳字之形）金陵者兵水不能加。灾疠所不犯。河图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。句金之坛。其间有陵。兵病不往。洪波不登。正此之福地也。尔心悟焉。是汝之幸。复识此悟从谁所感发耶。（此河图者。舜禹所受。及洛书之属。今犹有四十余卷存。此语亦是示长史。言相感悟。乃从杨君宣说。吾之所启发矣）句曲山其间有金陵之地。地方三十七八顷。是金陵之地肺也。土良而井水甜美。居其地。必得度世见太平。河图内元经曰。乃地肺土良水清。

句曲之山。金坛之陵。可以度世。上升曲城。又河书中篇曰。句金之山。其间有陵。兵病不往。

洪波不登。此之谓也。（后所称河图。即是前要元篇语。虽山坛字异。其理犹同。此盖指论金陵地肺。一片地能如此耳。其余处未必有所免辟耳）金陵古名之为伏龙之地。河图逆察。故书记运会之时。方来之定名耳。至于金陵之号。已二百余年矣。（寻金陵之号。起自楚时。至秦皇过江厌气。乃改为秣陵。汉来县旧治小丹阳。今犹呼为故治也。晋太康三年。割淮水之南属之。义熙九年。移治〈阙〉〔鬪〕场。元熙元年。徙还今处。

此是江东之金陵耳。传所言二百余年者。是吴孙权使人采金。屯居伏龙山。因名金陵。自然响会。所以叹河图之逆兆也）句曲山秦时名为句金之坛。

以洞天内有金坛百丈。因以致名也。外又有积金山。亦因积金为坛号矣。周时名其源泽为曲水之穴。按山形曲折。后人合为句曲之山。

汉有三茅君。来治其上。时父老又转名茅君之山。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鹤。各集山之三处。时人互有见者。是以发于歌谣。乃复因鹤集之处。

分句曲之山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。总而言之。尽是句曲之一山耳。无异名也。三茅山隐〔山连〕相属。皆句曲山一名耳。时人因事而谕。今故有枝条数十作别名。旧不尔也。（今以在南最高者为大茅山。中央有三峯。连岑鼎立。以近后最高者为中茅山。近北一岑孤峯。

上有聚石者为小茅山。大茅中茅间名长阿。东出通延陵句曲。阿西出通句容湖。就以为连石。积金山。马岭相带。状如〔土棣〕形。其中茅小茅间名小阿。东西出亦如此。有一小马岭相连。自小茅山后去。便有雷平燕口方嵎大横良常诸山。靡〔进也〕相属。垂至破〔网正〕浣。自大茅南复有葑山竹吴山方

山。从此迭障。达于吴兴诸山。至于罗浮。穷于南海也）山生黄金。汉灵帝时。诏敕郡县。采句曲之金。以充武库。逮孙权时。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。兵帅百家。遂屯居伏龙之地。因改为金陵之墟名也。河图已得之于昔。可谓绝妙。（今大茅山南犹有数深坑大坎。相传呼之为金井。当是孙权时所凿掘也。今此山近东诸处。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。

兵帅仍屯居伏龙。今则无复有。唯小近西有述墟。昔乃名朮墟。今是良民。述墟前十数里。

大茅有吴墟村。以号而言。乃欲相似。而复不关金陵。长史宅西北。近长隐小冈下。乃时有故破瓦器。焦赤土甚多。疑是人居处。既经耕垦。基域不复存而了无井。亦恐如长史井堙没耳。又小茅大横不见采金处。大茅金井。若是复不应顿如此远居。二三疑昧）金陵之土。似北{亡邑}及北谷关。土坚实而宜禾谷。掘其间作井。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。是清源幽澜。洞泉远洁耳。水色白。都不学道。居其土。

飲其水。亦令人寿考也。是金津润液之所溉耶。子其秘之。吾有传记。具载其事。行当相示。

（定录君受作。密令〈尔〉[示]许侯。北{亡邑}山在洛阳北数里。北谷关即孟津关也。土色黄黑而肥腴。

凤门即长安北门也。今所拟金陵地。并无土种植及住止凿井者。乃是无知察。亦为真灵爱护。不使轻得居焉。吾有传记者。即是三茅传也。按长史甲子年书云。未见传记。则{口受}此书时。或在癸亥年中也。传中亦称良土甘美。居之度世。故因此而显言也）地处少少耳。隐略十余顷许。高而平者六七顷也。既知其要。覩其形势。便朗朗也。故不曲示耳。（保命君告。按传中云。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顷。恐是其大垠所至。至于实录。正当十余顷耳。高平者是可住处也。会登其地。依说观望。自可领略。粗知其处。若为仙真度世及种民者。无患不自然得至。苟其非分。徒携手筑室。必当诸方不立。趣使移去耳。悠悠凡猥。勿承此强欲居之）金陵之左右。谷溪源。陵之左有山也。

右有源名{木戸戸}谷。陵之西有源名阳谷。名山内经福地志曰。伏龙之地。在柳谷之西。金坛之右。可以高栖。正金陵之福地也。（按今呼为柳谷者。其源出小茅后田公泉。而西南流至述墟首。入大{ }。阳谷{ }者。今无复其名。而长隐山冈后有小。西流南折。亦会述墟首。又父老云。阳谷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后。数川注合为一。出山直西行北转。亦会大{ }。论两{ }相交之内。即是此地。大略东西。不得极正。

故兼以左右为言。但今之所云二谷。不知即是昔号不。虽有耆相承。传译渐失。兼源回异。不必可指的为据也）上古名此山为岗山。孔子福地记云。岗

山之间有伏龙之乡。可以避水辟病长生。本所以名为岗者。亦金坛之质也。是以百代百易。非复本名。良可叹也。（按今小茅东北一长大山名大横山云。本名郁岗山。山即在今所谓伏龙之东。世又呼伏龙地为死蛇岗。亦粗有彷彿。又见其长而高益。呼为长隐。隐音于覲切。其言可隐障也。此岗山虽多细石。亦可居耳。

近东南取长史宅。至雷平间。甚有可住处。义兴蒋员葛等。今并立田舍于岗下。近去长史宅四五里）越桐柏之金庭。吴句曲之金陵。养真之福境。成神之灵墟也。五倍堯水东海倾。人尽病死。武安兵其如予何。由我带近洞天之幽门。恃此而彷彿耳。（右弼王王真人{口受}。令密示许侯。此即桐柏帝晨所说言吴越之境。唯此两金最为福地者也。武安者秦将白起擊赵于长平。一日坑杀四十万人。古来兵伤莫复酷此。故别引之为喻。斯盖所谓兵病不往。洪波不登矣。既带近洞天。神真限卫。故能令三灾不干。右前来至此五条杨书）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。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。周回一百五十里。名曰金坛华阳之天。（传中所载。至第十天并及{都五岳。八海神仙。远方夷狄之洞。既非此限。并不获疏出）洞墟四郭。上下皆石也。上平处在土下。正当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。（此当是至太山顶为言也）东西四十五里。

南北三十五里。正方平。其内虚空之处一百七十丈。下处一百丈。下{土庶}犹有原阜{土龙}偃。上盖正平也。（向云高处一百七十丈。下处一百丈。则是中央高。四边渐下。今云上盖正平。是言其质平无凹凸处耳。非直{去}）[云]如板也。亦可是登陇阜之上。则于天为下耳）

其内有阴晖夜光。日精之根。照此空内。明并日月矣。阴晖主夜。日精主昼。形如日月之圆。

飞在玄空之中。（按诸洞天日月。皆各有此名。亦小小不同。盖犹是大天日月。分精照之。既云昼夜。便有出没。亦当与今日月同其明晦。今大天崖畔。了不得穷。此小天边际。殆可扪覩。日月出入。则应有限。当是忽然起灭。不由孔穴。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）

句曲之洞宫有五门。南两便门。东西便门。北大便门。凡合五便门也。（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门。东门似在柏枝陇中。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门。而东西并不显。中君告云。东便门在中茅东小茅阿口。从此入至洞天最近。而外口甚小。又以石塞之。事具在后。则西便门亦当如此。正应在今所呼作石坟处也。柏枝乃有两三洞口。恐真门外亦不开。此三门精斋寻之。自可见尔。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。当縁秽多故也。北大洞犹有鬼神去来。而真人出入。都不由五门。皆{火火火欠}尔无间。设此门者。为示是山洞体制。或外人应入故耳）虚空之内。皆有石阶。曲出以承门口。令得往来上下也。人

卒行出入者。都不觉是洞天之中。故自谓是外之道路也。日月之光。既自不异。草木水泽。又与外无别。飞鸟交横。风云蓊郁。亦不知所以疑之矣。所谓洞天神宫。灵妙无方。

不可得而议。不可得而罔也。（世人采药。往往误入诸洞中。皆如此。不便疑异之。而未闻得入华阳中。如左元放之徒。是所不论。然得入者。虽出亦恐不肯复说之耳）句曲洞天。东通林屋。北通岱宗。西通峨嵋。南通罗浮。皆大道也。其间有小径杂路。

阡陌抄会。非一处也。汉建安之中。左元放闻传者云。江东有此神山。故度江寻之。遂斋戒三月乃登山。乃得其门。入洞虚。造阴宫。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种。元放周旋洞宫之内经年。

宫室结构。方圆整肃。甚{心宛}惧也。不图天下复有如此之异乎。神灵往来。相推校生死。如地上之官家矣。（今按地域方面。则林屋在东南。罗浮在西南。惟岱宗峨嵋得正耳。直道亦当五六千里。此路至颖川间。便应径通王屋清虚天也。元放当是为魏武所逼。

后仍来。后真{口受}乃云。清斋五年。然后乃得深进内外宫耳。三种芝恐是下品者也）良常北垂洞宫口。直山领。南行二百步。有秦始皇埋藏白璧两双。入地七尺。上有小盘石在岭上。以覆{土陷}处。李斯刻书壁。其文曰。始皇圣德。章平山河。巡狩苍川。勒铭素壁。若掘即可得。始皇所履山川。皆祀以玉璧。不但句曲而已。（从此后。墨书皆定录真君{口受}以告长史。掾写本前纸所失。恐非起端语。寻埋璧时。在三茅得道之前。而后乃具见如此。明真人无所隔蔽矣。按传所称。即是登山时。但云一双为异。或应二字。双璧之书。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迹也。今寻检其处。亦可见石盖。亦殊自不小也）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。本亦句曲相连。都一名耳。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。始皇出游。十一月行至云梦。祠虞舜于九疑。浮江下。观藉柯。度梅渚。过丹阳。至钱塘。临浙江。

水波恶。乃至西百二十里。从峡中度。上会稽。

祭夏禹。望于南海。而立石刻。颂秦德于会稽山。李斯请书而还。过诸山川。遂登句曲{此}[北]垂山。埋白璧一双。于是会群官。飨从驾。始皇叹曰。巡狩之乐。莫过于山海。自今已往。良为常也。尔乃群臣并称寿。唤曰。良为常矣。又鸣大鼓。击大钟。万声齐唱。洞骇山泽。赞乐吉兆。大小咸善。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。良常之意。从此而名。（检外书。始皇三十七年正月。出游云梦丹阳浙江。上会稽。

祭夏禹。望南海。刻石纪功。还过吴。渡江来。并北海。至琅{玉耶}。至平原得病。七月丙寅。崩于沙丘。九月葬骊山。如此之时。皆未有浼。即是

从延陵步道。上取句容。江来路仍过停飧设耳。

非必故诣句曲。所以止住山北边下处。遂不进前岭。且于时亦未验此山之灵奇。祀璧之意者。为通是望山设。所以中君云。所履山川。皆祀以玉璧也。夫号从主人。名由地表。小君以汉成帝时{口受}紫书云。治于良常北洞。盖内因此成称也。又检始皇崩。不发丧。令车载鲍鱼以乱。此应夏月中。如外书所说相似。今依传言。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。为秦正月。为出游是至云梦耳。不尔则是三十八年秋崩也。未作秦曆。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。比别更详正之)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。(此七月二十四日也)遣使者章{《邑》}赍黄金百镒。铜锤五枚。赠之于句曲三仙君。(王莽制金为货。名镒。形如钱无孔。重一两。直钱一千。百镒则百两也)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。(此三月二十四日也)遣使者吴伦赍金五十斤。献之于三君。今并埋在小茅山上独高处。{土陷}上有聚石。入地三四尺也。(此则今小茅山积石上最高处是也。此二事不显真{口受}中)汉明帝永平二年。诏敕郡县。修守丹阳句曲真人之庙。

(按三君初得道。乘白鹄。在山头时。诸村邑人互见。兼祈祷灵验。因共立庙于山东。号曰白鹄庙。每飧祀之时。或闻言语。或见白鹄在帐中。或闻伎乐声。于是竞各供侍。此庙今犹在山东平阿村中。有女子姓尹为祝。逮山西诸村。各各造庙。大茅西为吴墟庙。中茅后山上为述墟庙。并歳事鼓舞。同乎血祀。盖已为西明所司。非复真仙僚属矣)中茅山玄岭独高处。司命君埋西胡玉门丹砂六千斤于此山。深二丈许。{土陷}上四面有小盘石镇其上。其山左右。当泉水下流。水皆小赤色。飲之益人。此山下左右。亦有小平处。可堪静舍。

左元放时。就司命乞丹砂。得十二斤耳。(今此岭前后甚多大石。而山上左右无正流水。东南近下有一长涧。西南近下亦有小水。度岭南隐居住处。近山上有涌泉。冬夏无穷。而水色不甚觉赤耳。平处可住。东西唯当近涧左右为好。左氏乞丹砂。当是入洞时所请。以合炉火九华丹。右杨书)大茅山中茅山相连。长阿中有连石。古时名为积金山。此山中甚多金物。其处宜人住。可索有水处。为屋室静舍乃佳。此数处亦任意耳。快可合丹。

以修上道。中茅之前。大茅之后。下麓长涧。东西亦出山外对馆。(此即隐居今所住东面一横壑也。此壑纯絶石。石形甚{玉怀}奇。多穿穴侧傍。盘纒下深。乃有无底处。屡投脆物。在中间玲玲之响久之。此云多金物。亦当是久来真仙所投也。西南有大石壁。耸而{土斥}开。内有洞。入数丈渐峡小。不复容人。

乃飊飊有风。外数步便有一涌泉。冬夏清流。即下解所资。近外涧口。又有一涌泉。水势乃驶上者。冬温而夏冷。今正对逻前小近下。复有一穴。涌泉

特奇。大水大旱。未尝增减。色小白而甘美柔弱。灌注无穷。但恨在山西。自不得东流耳。亦别开决作东流用之。又渡此岭。

东南有一石穴水。东流极好。其处隐障。甚可合丹。即后所云菌山之前也。正患去径路近。

车声人响。殆欲相闻。今若断此路。不复听车声人行。便是第一处。方当思为其宜。茅山住止。惟有隐居今所住。及南洞口长史宅处。乃极好。所恨迥旷。且此一山通无{兀虫}蝮毒螫。时有青蛇。都不犯物。虎亦甚少。自古以来未闻害人。山居不问道俗。皆少温病。山德宽容。不到险阻。但恨无青林冬夏常郁如东间诸山耳。自隐居住来。{火气}养成秀。于形望大好。山出好朮并杂药。绝宜松柏。而本无人植。不容自生。今亦分布。岁种之耳)茅山天市坛。四面皆有宝金白玉各八九千斤。去坛左右二丈许。入地九尺耳。昔东海青童君曾乘独飙飞轮之车。通按行有洞天之山。曾来于此山上矣。其山左右有泉水。皆金玉之津气。

可索其有小安处为静舍乃佳。若饮此水。甚便益人精。可合丹。天市之坛石。正当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。此石是安息国天市山石也。所以名之为天市盘石也。玄帝时。召四海神。使运此盘石于洞天之上耳。非但句曲而已。仙人市坛之下。洞宫之中央窗上也。句曲山腹内虚空。谓之洞台仙府也。玄帝时。召四海神。使运安息国天市山宝玉璞石。以填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。东海青童君曾乘独飙飞轮之车。通按行有洞台之山。皆埋宝金白玉各八九千斤于市石左右四面。以镇阴宫之岭。诸有洞天皆尔。不但句曲而已。邑人呼天市盘石为仙人市坛。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。青童飙轮之迹。今故分明。(句曲之山。

诸记说今悉分明。唯天市坛石。未知的何所在。以论迹而言。隐量正应大茅左右。而践行不见其异处。或恐为土木芜没。所不论耳。按保命赵承每登坛长啸。风云立至。此则不应在小处。长见云气出入。恒先起大茅北阴。此或当高而阴故也。夫真人常御九龙。左骖名飙。右服名{ }。既履山顶。故指乘其右骖。今大茅岭上。向东行有路。傍山平治。状如人功。足通轨辙。相传皆呼此为飙轮迹。乃无埋没。石坛既未显。金宝亦难测所埋。又疑洞天中央玄窗之上。不应乃近南门。复恐在中茅间。邑人耆老。亦不复知仙人市坛处。自隐居来此山七八年。尚未得穷历践行。而况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。所以来得遍履者。患于无良侣可同。登陟之艰。独行又觉{足禹}{足禹}。是以遂尔淹稽。常所耻恨。比日方负杖孤游。庶当委曲所闻所见耳)中茅山东有小穴。穴口纔如狗窦。劣容人入耳。愈入愈阔。外以盘石掩塞穴口。余小穿如杯大。使山灵守卫之。此盘石亦时开发耳。谓之阴宫之阿门。子勤斋戒寻之。得从此入。

易于良常洞口。其中多沙路曲僻。经水处不大便易。又道路远。不如小阿穴口。直下三四里。便径至阴宫东玄掖门。入此穴口二百步。便朗然如昼日。（此即洞天东门也。隐量乃可知处。自未敢轻索入耳。前传云。洞宫出土上计十三四里许。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门者。是近山下已薄。而门势又未平。计入门复应向下数里。乃得至宫耳。入口便明者。此为内光出照。不必关外日者也）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。相似如一。谓之南便门。亦以石填穴口。但精斋向心于司命。又常以二日登山。延迎请祝。自然得见吾也。诚之至矣。阴宫何足不观乎。左慈复何人耶。（此即南面之东便门。应在柏枝{石龙}石穴中。此{石龙}小穴甚多。难卒分别。必须精感得开。

乃可议入。云二日者。谓十二月二日。依传说年有两日。恐三月十八日。諠哗杂闹。非专请之宜故也。左慈以成仙人。质见易于俗。所以三月清斋。便得入洞。长史虽挺分高{进貌}。而形识犹昧。岂可相比。此语是欲相奖励耳。长史后答亦作此意。仰酬之也）三月十八日。十二月二日。东卿司命君。是其日上要总真王君。太虚真人。东海青童。合会于句曲之山。游看洞室。好道者欲求神仙。宜预斋戒。

待此日。登山请乞。笃志心诚者。三君自即见之。抽引令前。授以要道。以入洞门。辟兵水之灾。见太平圣君。（按中君书云。常以二日登山。延迎请祝。即请十二月二日。

不见道三月十八日者。屡有正月中耳。今腊月二日多寒雪。远近略无来者。唯三月十八日。辄公私云集。车有数百乘。人将四五千。道俗男女。状如都市之众看人。唯共登山。作灵宝唱赞。事讫便散。岂复有深诚密契。愿覩神真者乎。纵时有至诚一两人。复患此諠秽。终不能得专心自达。如此抽引乞恩。无因得果矣。唯隐居所住中岩。禁断清年。得无游杂。既去洞隔岭。人自不知至于此也）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处。是司命往时别宅处也。亦可合丹。（司命初过江。立宅于此。以自荡涤。质对神鬼。今按垂之为言。如是边际。此正应在长史宅后大横之西。今父老相传言。如是边际。此正应在长史宅后大横之西。今父老相传。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。棠梨树间。名下薄处。言是司命君故宅。耕垦至肥良。多见砖瓦故物。似经住止处。亦验烈不可秽犯。君此审是。则宜言中茅之西。不应远举良常。大都真人语自不正的。遇所引处便言耳。

昔时山下远近诸处。长林榛芳。遮天蔽日。无处不可隐密。即今斫伐耕稼。四通九达。山中亦皆显露。时移事异。不复可准。乃言未久。如此正复五六十年渐剧耳）良常东南又有可住处。其间当有累石如竈形。竈间或有寄生树。树如曲盖形。此处至好。但恨浅耳。虽尔自足。（此处今亦存。但无复有寄生曲树耳。亦带北洞流水。其左右并近大路。所以言浅。即今凋迥无复可往也

）洞口西北有一地。地小危不安。要自足立外静舍也。（今此中以去多荒芜。渐近村〔土棣〕。

并不足复居。昔时言去县小近。往来为易。又近洞口。所以屡及之耳。外静舍当以俟游宾从憩止。非自往修行之所。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。顾居士所撰本。此中向近所标精舍地一篇。今视掾书者。不以相次。乃别出在长史所营宅前耳。此后长史答书。道西北地危。仍次菌山。不酬金乡至室语。明知本别〔口受〕之也）句曲之山有名菌山。

此山至佳。亦有金。乃可往采。入土不过一二尺耳。吾昔临去时。曾埋金于此。欲服金者可往取。但当不中以营私累耳。（今人不复识呼菌山者。寻此山形当如菌孤立。亦或是〔口禾〕苍之〔〕。形如〔〕也。按大茅后长阿。积金东凹地。有一山子。独秀如博山炉。且又近积金山。恐此或当是。即今多石及树木。但金之所在。指一两处。亦难可寻索。唯启乞垂赐。所不论耳。意欲营转鍊之事。亦指此山前临长涧东流水。至幽隐。有形势。若基构有期。当更宣述耳）大茅山有玄帝时铜〔鼎〕。（古鼎字）

鼎可容四五斛许。偃刻甚精好。在山独高处。

入土八尺许。上有盘石掩鼎上。玄帝时命东海神。使埋藏于此。（此亦当是移安息石时所埋也。今最高处乃多石。每吉日。远近道士咸登上。烧香礼拜。无复草木。累石为小坛。昔经有小瓦屋。为风所倒。寻古来帝王并重鼎器者。以其两铉法日月。三足法三才。能烹〔食壬〕熟成万物。兼自能轻重。神变隐显故也。中君后答云。铸羽山之铜以作之。诸有洞天之山皆尔）大茅山下亦有泉水。其下可立静舍。近水口处乃佳。当小危不安耳。（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。小出下便平。比世有来居之者。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。为广州刺史陆徽所供养。在洞口前住积年亡。女弟子姓宋。

为人高洁。物莫能干。年老而亡。仍葬山南。宋女弟子姓潘又袭住。于今尚在。元徽中有数男人。复来其前而居。至齐初。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馆。号为崇元。开置堂宇厢廊。殊为方副。常有七八道士。皆资俸力。自二十许年。远近男女。互来依约。周流数里。廨舍十余坊。而学上道者甚寡。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。近有一女人来洞口住。勤于洒扫。自称洞吏。颇作巫师占卜。多杂浮假。此例亦处处有之。大茅东西亦有涧水。有晋末得道者任敦住处。合药竈〔土庶〕犹存。今有薛彪数人居之。又有朱法永。近小山上。快瞩目而乏水）良常山对穴口东视小山之岭。其上有埋铜数千斤。以盘石填其上。汉时其山下有屈氏。家大富。财有巨亿。埋铜器于此。于今在也。亦有钱。钱在西北小山上向也。（今此山具存。无知其钱铜处。纵有仿佛。亦不识。寻视此山明地。高下〔土激〕涧。不似经墟村住处。恐歳代久远。势迹乖异故也）曾

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书。（此乙丑所受。则长史往年书是甲子年中。按答云。直置书于述墟朱家静中。则非因华侨杨君送之也）三月一日书云。今当垦赤石田。日为往来之阶。

亦竟不就事也。复云。岂可遐弃坐观存没哉。

此道自决求真之精诚也。心不在我。不可责人。使必成之也。（赤石田。今中茅西十许里有大塘食涧水。久废不修。隐居今更筑治为田十余顷。长史昔意欲避形迹。因作田之阶。得数处望灵山。而遇旱塘壤。竟不果。所以此书讥之耳）都不斋而有书云斋戒也。（此亦有答。

明辞奏不可轻妄。动静必皆闻彻矣）八月八日书云。谨操身诣大茅之端。乞特见采录。使目接温颜。耳聆玉音。此语为求道之甚急也。得近书。具至心。可勤道奖志也。司命君自在东宫。又书不应总合。德有轻重之故也。（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。此间唯有府曹耳。具位有高卑。故不宜共作辞启。二君虽同居华阳。而官府各异。不得同纸。凡书奏不如口启。于此可具鉴其仪格耳）吾等已自相知之。厚薄书疏。亦甚为班班。欲停之如何。（此是长史轻脱置书于他家静中而去。恐方将人到。又致漏泄。真灵慎密。故有此语。欲戒试其心事耳。长史后答此言。亦殆为巧便）此书疏慎示俗人。脱有见者。掘坏灵山。尔之罪大也。（恐俗人贫狡之徒。知此金宝处。堪能凿掘。则事由宣泄。此罪真为不轻。非但尔时教戒。亦传贻无穷。将来诸子。咸共秘之）

右定录中君答长史前书。说句曲山事论此。长史前书无本出。今唯有后答。亦随条奉酬。次第如左。

右从前良常来凡二十一条。并有掾写。

昔年十余岁时。述虚（此乃应是墟字。而由来皆作〈墟〉[虚]字。即今之山西村名也）闲耆宿有见语。茅山上故昔有仙人。乃有市处。早已徙去。后见包公问动静。此君见答。今故在此山。非为徙去。此山洞庭之西门。

通太湖苞山中。所以仙人在中住也。唯说中仙君一人字。不言有兄弟三人。不分别长少。

不道司命君尊远。别治东宫。未见传记。乃知高卑有差降。班次有等级耳。辄敬承诲命。于此而改。（此长史又更答书云。今有所起草存。故得撰录。而前纸断失。亦非起端语也。包公是鲍〔青见〕。句容人。悉呼作包也。答书时已是蒙示传记。是乙丑年初矣）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。便径至阴宫东玄掖门。入此穴口二百步。便朗然如昼日。不审此洞天之别光。为引太阳之光。以映穴中耶。此洞天中。官府旷大。云宫室数百间屋。官属正二仙君兄弟。复有他仙官。男女凡有几许人。为直是石室。亦有金堂玉房耶。宫室与洞庭苞山相连不。包公及妹朱氏。昔在世曾得入此宫不。二人为未得登举作地下主者耶。治

在何处。愚昧昌启。惧有干忤。（包公及妹事。前中君书无有。当复是别〔口受〕）。

今更重问。并洞中事。定録又答有后也）市山之盘石。市名之存。

由于此也。今之孜孜志慕于道。无心金玉。尊灵所置。唯助令弥密耳。岂有掘犯理耶。此故为未之照察也。山左右泉水。金玉津液。其地亦可立静舍合丹。辄当以为意。（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。

而竟无所立也）不审玄帝是何世耶。后生蒙蒙。多所不及。愿告。（〔瑞页〕）水王。故号玄帝。外书亦尔。长史脱致疑问耳。此条复有答。在后）

告中茅山东有小穴。阴宫之阿门。入道差易。

后当以渐斋修而寻求之。灵宗垂念。便以为造金门而登玉房也。但存迟速之间。不敢悒迟。（有如此教示。而不速求游辟。一何可恨。所以众灵每勤勤引劝）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。相似如一。谓之南便门。欣见启悟。喜禀德音。精诚注向。沐浴自新。既闻吉日。至时密造。区区之诚。灵寔鉴照。（此道南面之东门。与小阿东门相似者）告左慈复何人也。此见奨勸之言。恩念下逮。益令欣慕。（传上亦载此事）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处。是司命君往时别宅。亦可合丹。

穆自见传记。鄙心窃志。欲寻司命君往昔之旧宇。高栖之所托。患未能审知耳。今辄当隐量求处。临时告悟。（传上亦载此事。基陞湮没。难可必审。故更乞告示也）

告良常东南又有可住处。累石如竈。寄生树如曲盖为志。往当寻其所。告洞口西北有一地。地小危不安。可立外静舍。愚意本自欲立内外静舍。辄当畴量在宜。（亦不闻立此外静事。而今有一累石坛歴然。相传乃言。掾于此坛化遯也。每往拜视。辄感叹缠心）告菌山至佳。

司命临去。埋金于此。欲服金者可取。且窃有合金液意。今未敢议此。若山居积年。修学日进。后而事可得密者。临时启质。（中君书云。吾昔临去埋金。

不道司命。长史此答误耳）告大茅山有玄帝时铜鼎。在山独高处。入土八尺许。此帝王之所。□□□□□器疏示后生。益增禀〔厂万〕承。下亦可以立静舍。感备告悟。告昔屈氏埋铜及钱。此通非所拟向也。闻此远事。世代变易。能不悲叹。昔初拜八月八日书。已操身至述虚（此犹是前村）徐泛家。寻家信见报云。得应言未可登山。便承此而归。直致此书于朱家静中耳。愚心鄙近。亦以肉人秽浊。精诚不恳。无能上达。不悟已畅高听。得蒙省察。辞与事违。悚息而已。（长史玄挺。动静闻彻。屑辞所向。便已关奏蒙报。或是得杨君所传者。徐泛家今犹存。后所云徐偶即应是〔况〕〔泛〕后。所以知井宅处。

亦云其祖曾为长史门生也）昔占赤石田。利近山下。为往来之阶。此乃丹诚。寻遇天旱。佃不收塘坏。穆寻见用出。此事力未展。非为息怀。

今方居山下。故当修垦。以此去洞口远。故不欲安耳。（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。去大山近。瞻仰礼拜乃佳。而言去洞口远。当是道去北洞口远耳。此田虽食涧水。旱时微少。塘又难立。不知后当遂垦之不。今塘尚决。补筑当用数百夫。则可溉田十许顷。隐居馆中门人。亦于此随水播植。常愿修复此塘。以追远迹。兼为百姓之惠也）告书疏班班。欲停之如何。凡书疏之兴。所以运达意旨。既蒙眷逮。亲奉觐对司命君二仙灵颜。则天启其愿。沐浴圣恩。岂复烦书疏耶。所谓得鱼而忘筌也。（此盖不欲停之辞。故引以回见。于理极好）不审左公今何在。又有葛孝先。亦言得道。今在何处。肉人{口禺}{口禺}。为欲知之。（葛既乡人。

所以及问。此条亦〈右〉〔有〕答在后）

右长史答书讫此。并是自起本。多治。用白笺。次第如此。（歲乙丑。此一行本题纸背）

真诰卷之十一。

真诰卷之十二。

稽神枢第二。

昔累得书见意。深照旨趣。先书以年行西吳。

衰颓待老。中夜慨叹。莫与酬谘。夫诚感有在。

亦得之无晚也。次书告有年之志。畴昔之好。

恒愿真人禀受要诀。仰接容景。亲奉徽音。夫勤未上彻。精未广厘。真要之骋。未可豫及也。

后汉书云。吾发自玄授金阙素名。跨迈世迹。

超登清虚。何玄标之渺{进貌}。奇洞之渊远哉。欲克己洗心。沐浴芳流。若能斯者。今其时矣。末书云。厕闻要旨。当修五灵。自谓西造{门良}圃。东游玄洲。不为{进貌}绝。求矜而诱之。引而致之。是为言贯于心。良可启矣。恭佼（音效）五灵。亦复至耳。然道浮外迹。未关内真。是以云车灵轭。相适犹遐。昔曾轶华侨。（依此而言。则知华侨先亦蒙真降矣）盖应会敖世。事有出{口黑}。{水余}不必静。苟有分无志。申公所病。遇至不为。覆水始{心宛}。是以古{口言}有云。

逢时不迈。山客扑粲者矣。夫学道者。固不宜恃其质分。必当保任于清全矣。于焉骋逸松期。回轮紫清。灵观四响。玄音合唱。玉振云奏。

不谋而和。可谓秘道藏珍。真晖之上挺也。子建志有年。今因以反子昔旨耳。（此一书似是裴君言。且杨书。此亦不与后玄帝相连。恐非中君答也。又

长史此四书本。今并不存矣）

玄帝者。昔轩辕子昌意。娶蜀山之女。生高阳。

德号{瑞页}{玉页}。{瑞页}{玉页}父居弱水之乡。{玉页}身陶七河之津。是为玄帝也。仗万灵以信顺。监众神以导物。役御百气。召致雷电。于是乘结元之辇。

北巡幽陵。南至交趾。西济流沙。东至蟠木。动静之类。小大之神。日月所照。莫不属焉。四行天下。周旋八外。诸有洞台之山。阴宫之丘。皆移安息之石。封而填之。铸羽山之铜为宝鼎。

各献以一于洞山神峯。不独句曲一山而已。

此所谓玄帝也。（此后并中君答前所谕问四条事。复以阙上纸也。说{瑞页}{玉页}与五符语正同。五符唯无〈理〉[埋]鼎一事耳）鲍{青见}。{青见}及妹。并是其七世祖李湛张虑。本杜陵北乡人也。在渭桥为客舍。积行阴德。好道希生。故令福逮于{青见}等。

使易世变练。改氏更生。合为兄弟耳。根胄虽异。德荫者同。故当同生氏族也。今并作地下主者。在洞宫中。{青见}所受学。本自薄浅。质又挠滞。故不得多也。欲知之。其事如此。亦如子七世祖父许肇字子阿者。有赈死之仁。拯饥之德。故令云荫流后。阴功垂泽。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真之心者。亦有由而然也。物皆有因会。

非徒尔而得之者矣。（此书时先生诫事未授。所以论及子阿功荫也。

鲍亦通神。而敦尚房中之事。故云挠滞。后用阴君太玄阴生符。为太清尸解之法。当是主者之最高品矣。缘运事乃如此相关。今人之善恶。岂曰徒然）问葛玄。玄善于变幻。而拙于用身。今正得不死而已。非僊人也。初在长山。近入盖竹。亦能乘虎使鬼。无所不至。但几于未得受职耳。亦恒与谢稚坚。

黄子阳。郭声子相随。（葛玄字孝先。是抱朴从祖。即郑思远之师也。少入山得仙。时人咸莫测所在。传言东海中仙人。寄书呼为仙公。故抱朴亦同然之。长史所以有问。今答如此。便是地仙耳。灵宝所云太极左仙公。于斯妄乎）左慈今在小括山。常行来。数在此下。寻更受职也。慈颜色甚少。正得炉火九华之益。（左慈字符放。李仲甫弟子。即葛玄之师也。魏武父子。招集诸方士。慈亦同在中。建安末。渡江寻山。仍得入洞。又乞丹砂合九华丹。九华丹是太清中经法。小括即小括苍山。在永嘉桥溪之北。凡此诸人。术解甚多。

而仙弟犹下者。并是不闻三品高业故也。许先生所以兴叹）句曲有五门。

有心立志。清斋三月。登寻此门。皆可即得。得可入。但人自不能斋寻之耳。来问欲知宫室所作阔狭。多少男女。主领人数。当更相示。来疏亦复泰尽邪。勤自当见。亦何事尔。亦何事尔。又当先呈启司命。司命令答道宫室之委

曲者。吾乃敢言之耳。此自是司命之别宫。吾人亦不得为洞台之正主也。（按后所论诸官僚人物。当是已为启司命。乃具得受说之耳。右定录后书。答长史所问论此。〈后〉〔从〕玄帝来凡五条并杨书）

东卿司命监太山之众真。总括吴越之万神。

可谓道渊德高。折冲羣灵者也。贾玄道。李叔升。言城生。传道流。往并受东卿君之要也。玄道河东人。周威王之末年生。叔升郡人。汉元帝时生。道流北地人。汉灵帝殿中将军也。

城生吴人。后汉刘圣公时。为武当郡尉也。受学至勤。并得真道。今在太山支子小阳山中。

此所谓地真者也。诸来作试者。非一津而往矣。或亦因人犯者。此最难了也。于斯之际。可不慎乎。（此四人隶司命。主察试学道者。所以长史有书与贾。贾即呈司命。司命亦答之。并以在上卷。此诸人名位小。不显外书。周威王即应是六国时威烈王也。于时虽〈末〉〔未〕立河东郡。而即地已有其名矣。汉官无正殿中将军。或应中郎将也）此紫阳真人六月二十日受。

右一条有掾写。

七月十五日夜。茅中君受书与许卿。（即长史也。后当为上清左卿）玄感凝会。精期远范。标神映挺。双理自分。必能鹏飞辰阿。云扇灵元。高振玉宇。携辔秀真。可谓〔进貌〕乎其奇。落绝之视也。于是洞阴之宫。内台下观。风无羽琅之鼓。草无琼金之流。向虽淳光正明。动回五象。固乞屈之夹观。小天之浮景耳。何足〔丝圭〕卿司之至念。纒兰真以〔目分〕〔水巳〕邪。然鉴无不应。圆想必通。所以兴咏事外。迹亦并〔一巾〕。苟诚之所企。吾无隐也。想善建重离之明。以期于必诣之会。皓清明朗贤。亦俱学而得耳。不令我等有蹙〔安页〕下风矣。

弘之而已。（此是受前书后一月日复受此。犹论答欲见洞宫事。所以有后说也。

善建重离之明。如似指魏传青录文。而长史名字不相应。既已称俯玄仰白在琼刃前。则此别当有义况也）

右一条杨书。

定录官寮有左右理中监。准今长史司马职。

又有北河司命。主水官考。此职常领九宫禁保侯。禁保侯职。主领应为种民者。（今洞宫自二君以下。

便次此三职为大矣）左理中监准大府长史。昔用韩崇以居之。崇字长季。吴郡〔田比〕陵人也。少好道。林屋仙人王〔玉韦〕玄。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。崇奉而修之。大有验。〔玉韦〕玄语之。子行此道。亦可以出身仕宦。无妨

仙举也。崇遂仕。稍至宛陵令。

行仁以为政。用道以抚民。虎狼深避。蝗不集界。迁汝南太守。拔书佐袁安。安后位至司徒。

时人通以崇有识物之鉴也。阴皇后葬。京师近郡二千石妻。当会园陵。而崇独居清素。妻忿崇哭泣。诏问其故。太常冯谖答曰。汝南太守韩崇清苦远尚。味道忘形。身享重官。而妻自纺绩。政化仁简。视民如伤。深达奇博。有君子之鉴。斯则昏夕之夜光。陛下之子产也。妻不通寒俭之节。哭怨无衣。将足以显崇明德耳。上奇之。加崇俸禄。秩中二千石。后孝明皇帝巡狩汝南。上治崇府。崇使妻出住孤独老妪家。上闻叹曰。韩崇所谓百鍊不销也。赐{丝兼}五十匹。崇在郡积十四年。政化洽着。举天下最。年七十四。{玉韦}玄乃授以隐解法。得去入大霍山。受{玉韦}玄遁化泥丸紫户术以度世。今在洞中为左理中监。（汉书所载事迹亦略同。而置辞小异耳。袁安字邵平。

初为县功曹。被举歷仕。遂至三公。和帝时卒。即袁绍高祖也。晋世又有冯谖。亦为大常。名位同耳。韩既隐解。必是〈记〉[托]尸。今晋陵上有韩冢。崔巍高大。从来相呼为韩冢。疑如桃君。或即是此虚圻。而世呼为孙策将韩当冢也）云王{玉韦}玄是楚庄王时侍郎。受术于玉君。（若是春秋时楚庄王者。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。而汉楚王又无庄谥）右理中监。准职如司马。今有刘翊字子翔者居之。翊本颖川人。少好道德。而家世大富。常周穷困为事。好行阴德密惠。陈留张季札当吊师丧。车败牛困。翊于汝南界逢之。

与语。不示名字。即推车牛与乘之。恤死救穷非一人矣。后都长安。翊举计掾。到都。帝嘉其心。拜郎中。迁陈留太守。出长安五百里中。斂死恤穷。损己分人。行达阳平。遂遇马皇先生。

告翊曰。子仁感天地。阴德神鬼。太上将嘉子之用心矣。使我来携汝以长生之道。吾仙官也。尔乃能随我去不。翊于是叩头自搏。少好长生。幸遇神仙。乞愿侍给。马皇先生因将翊入桐柏山中。授以隐地八术。服五星之华法。

今度名东华。来在洞中。为定録右理中监。（汉书云。翊字子相。颖阴人。家世丰富。常能周施。而不以为惠。曾行于汝南界中。有陈留张季札。

远赴师丧。遇寒冰车败。顿滞道路。翊见而谓曰。君慎终赴义。行宜速达。即下车与之。不告姓名。策马而去。李札意其子相也。后故到颖阴。还所假乘。翊闭门辞行。不与相见。常守志卧疾。不屈聘命。河南{禾中}{禾弟}临郡。引为功曹。后黄巾贼起。翊救给乏絶。资其食者数百人。乡族死亡。则为殡斂。鳏寡则助其妻娶。献帝迁都西京。举上计掾。尔时道路寇阻。翊夜行昼伏。乃到长安。上嘉其忠勤。拜议郎。迁陈留太守。翊又散珍宝。唯余车马。自载东归。出关数百里。见士大夫病亡道次。仍又以马易棺。脱衣斂之。

又逢故知饥困于路。不忍委去。因杀所驾牛。以救其乏。众人止之。翊曰。视没不救。非志士也。遂俱饿死。此说大同小异。故备载之。论翊字子翔。于字例相得。而翊义亦是相。相作息亮切音。二者未详孰正。马皇出列仙传。黄帝时马师也)定録府有典柄执法郎。是淳于斟字叔显。主试有道者。斟会稽上虞人。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。灵帝时大将军辟掾。少好道。

明术数。服食胡麻黄精饵。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。遇仙人慧车子。授以虹景丹经。修行得道。今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。(易参同契云。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。受术于青州徐从事。仰观干象。以处灾异。数有效验。以知术故。郡举方(士)[正]。迁洛阳市长。如此亦为小异。吴无乌目山。娄及吴兴并有天目山。或即是也。慧车子无别显出)十二月一日夜。定録君所道。(此即同是丑年所受)云北河司命。顷阙无人。昔以桃俊兼之耳。俊似钱唐人。少为郡干佐。末负笈到太学受业。明经术灾异。晚为交址太守。汉末弃世。入增城山中学道。遇东郭幼平。幼平秦时人。久隐增城得道者也。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气辅星在心之术。俊修之道成。今在洞中。兼北河司命。主水官之考罚。此位虽隶定録。其实受事于东华宫中节度。桃俊字翁仲者也。(汉书无此事。今冢在钱唐临平。

坟坛歴然。苗裔犹存。乡近时闻{鼓革}角之响。故人不忍侵毁之。皆知呼为桃司命冢。钱唐杜征士事京产。先与隐居共有诗咏。以赞述斯德。别在集中。幼平亦无所显出)张激子当为太极仙侯。激子者河内张奉者也。字公先。少时名激子耳。此人亦少发名字。太傅袁隗叹其高操。妻以女。女服饰奢丽。奉不顾眦。无异路人。妇改服。乃后成室家也。后弃世入山。遇山图公子。山图公子周哀王时大夫仙人者也。授激子九云水强梁鍊桂法。激子修此得道。今在东华宫。行为太极所署也。

或领九宫尚书。与北河侯对职治水考。北河司命或为禁保侯。亦并共业故也。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。与张激子对局。(魏书云。张范字公仪。

河内修武人。祖{音欠}汉司徒。父延太尉。袁隗欲以女妻范。范辞不受。性恬静乐道。征命不就。

后为议郎。参丞相魏武军事。甚见敬重。好赈救穷乏。家无余财。以建安十七年卒。弟承字公先。亦知名。以方正拜议郎諫议大夫赵郡太守。后随魏武西征。至长安病亡。此说名字。

翻覆大异。承与奉乃相类而非袁壻。若是范。又其字不同。详按事迹。恐多是兄也。魏书王修传又云。修往来南阳。多止张奉舍。奉举家病。修营拯之。按张范兄弟。乃尝避地往扬州。

投袁术。又非刘表。不应在南阳。二三为疑也。山图公子出列仙传)中侯

夫人所道。（寻洞中事。皆二君所说。如此两条。独是中候夫人者。当本是东华中职寮故也）

我闻易迁中人窦氏言云。北河司命禁保侯。

似有所拟。想当审尔。（窦氏即琼英也。似有所拟者。当是长史。故中君受云。北河司命方验也。恐受业高后。定不复为此职。然主领种民。事亦相符）保命府多女官司。三官官属有七人。四女三男。明晨侍郎七人。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职。并隶东华方诸宫。保命君总关之耳。明晨侍郎周爰支者。汉河南尹周畅伯持之女也。畅汝南安成人。好行阴德。功在不觉。曾作河南尹。遭大旱。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。为立义冢祭祀之。应时大雨丰收。所行多是此辈。

太上处以畅有阴行。令爰支从南宫受化得仙。今在洞中。爰支亦少好道。服茯苓三十年。

后遇石长生。教之以化遁。化遁上尸解也。（畅即周嘉从弟也。性仁慈和笃。某帝时为河南尹。永初二年夏旱。久祷无应。因收葬万余人。应时大雨。位至光禄勋）明晨侍郎张桃枝者。汉司隶校尉朱{宀禹}季陵母也。沛人。

{宀禹}往与陈蕃俱诛。{宀禹}母行阴德久。闻在易迁。始得为侍郎耳。（朱{宀禹}沛人。桓灵时八俊。后同党人之例。李膺杜密俱下狱死。非陈蕃同时）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。陈留人也。少好道。服朮饵。和云母。后入吴山。从赤须先生受鍊魂法。又遇桐柏真人。授之以黄水云浆法。得道。今在洞中。馥少时被公府辟召。悬辟书着桑树乃去。其用怀高迈如此。（后汉及高士传并云。陈留圉人。少为书生。桓帝时举直言。不就。性质直。不同党。为阉人所疾。陷于党锢之限。避难乃翦须发变形。逃林虑山中。为人治作。后还家。杜门不出。不与人相见。党禁未解而亡。赤须子出列僊传。桐柏即右弼王）余数人不能一二道之。例皆取平贞正直。体隐神清。即侍郎之才。不限男女也。（前云有七人。今唯说二女一男）

右保命君所道。（此当是接中候告后乃言之）童初府上帅用刘文饶。文饶者弘农刘寛也。少好道。曾举汉方正。稍迁南阳太守。视民如子。怒不形颜。

口无疾言。行阴德。拯寒困。万民悦而附之如父母焉。后为司徒太尉。上赐酒。伏地睡。诏问故。乃答曰。臣任重责大。恒忧心如醉。旦使奴至市买菜。奴盗用钱饮酒。晏乃还。卧于阁内。

又不得菜。既醒。乃骂之为死狗。骂毕。即束带来〈人〉[入]。恐奴从后自杀。所以虑之。不觉忽然睡耳。愿见哀恕。寛用心仁爱。触类如此矣。年七十三。一旦遇青谷先生。降之于寢室。授其杖解法。将去入太华山。行九息服气。及授以炉火丹方。修之道成。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帅上侯。主始学道者。

（后汉书云。刘寬字文饶。弘农华阴人。父名崎。顺帝时为司徒。寬为人谨厚。常行有人失牛。乃就寬车中认之。寬无言解驾牛与之。步归。顷有志者。得牛而送还。慚惧。寬乃谢遣之。桓帝延（喜）[熹]八年。为南阳太守。恒用蒲鞭。灵帝嘉平五年。为太尉。尝于御坐被酒睡伏。帝问太尉醉邪。寬仰答。臣不敢醉。但任重责大。忧心如醉耳。尝有客来诣寬。寬遣奴市酒。迂久大醉而还。客骂为畜产。寬须臾遣人视奴。疑恐自杀。语左右曰。此是人而骂为畜产。为辱孰甚。故吾惧其死耳。后封逮乡侯六百戶。中平二年亡。年六十六。赠车骑将军。时进谥曰昭讨侯。子松嗣。按此说复为同异。故详载之。青谷先生无别显出。凡此诸引教仙人。恐皆是下教限。不尔则不应得辄然）华阳中事。当更示尔。正月二十三日。东宫上人来看洞中。

时或有龟山宾共集。高会真仙之日。宁可暂登伏龙之乡。以礼拜于灵岫邪。可示许侯令知之（此亦应是中君。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。东宫上人即青童君。龟山宾即西王母。

上卷亦有此告。令登伏龙以望山礼拜。便异乎陟岭。非必以近易为言。恐当宜然也）昔有一人好道。而不知求道之方。唯朝夕拜跪。

向一枯树辄云。乞长生。如此二十八年不倦。

枯木一旦忽然生华。华又有汁。甜如蜜。有人教令食之。遂取此华及汁并食之。食讫即仙矣。如是用心精诚之至也。枯木尚能生紫华。

濯甘津。况三秀之灵阿。五芝所播植。而不能数恭山岫。洗拔滓秽者。良可悲也。世人所以（{人巉}此一字。非真）每不得如意者。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。岂异邪。昔有刘少翁。曾数入太华山中。拜礼向山。如此二十年。遂忽一旦得见西岳丈人。授其仙道（禁山符有西岳君。西岳公不知是此丈人邪）昔有一人。数旦旦诣河边拜河水。如此十年。河侯河伯遂与相见。与其白璧十双。教授水行不溺法。此人见在中岳得道。（河侯河伯故当是两神邪）左慈初来。亦勤心数拜礼灵山。五年许。乃得深进内外东西宫耳。（前云三月便得进。与此大殊。恐以深进为异也）学道当如山世远。去人事如清虚真人。步深幽当如周紫阳。何有不得道邪。（世远传未出。其舍家寻学。事在讖书。即尹公度弟子。已得为太和山真人。清虚王君。紫阳周君。各自有传）建志当令勤。

研神令虚。所为所作当令密。（青童戒。南真亦云。学道唯须勤密。勤即昼夜而勿怠。密则非我而不知。今中君复说此。实为至谕。可谓一言以蔽之）右定録君所道使疏。（此一条又有杨书）夫望林者。岂不想易迁之若人。羨彼子之濯景邪。可谓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后。（长史妻既已在易迁。为长史今眺望林岭。岂无羡慕之怀。

昔自谓胜之。今翻在后。盖以劝激长史之辞也）

右南岳夫人言。

张姜子西州人。张济妹也。（济后汉末西凉州人。为董卓将。后攻穰城。被射死。即张繡从叔也。其妹不显外书。不知出适〈末〉[未]）李惠姑齐人。夏侯玄妇也。（玄魏末人。与李丰俱为晋文王所诛。不知妇亡在玄之前后。李丰乃是冯翊人。非齐人。不知此是李谁之女）施淑女山阳人。施绩女也。

（施绩吴兴人。孙皓时为骠骑将军。守西陵。今云山阳。恐女或出适。取夫家郡。不尔则乖）郑天生{登邑}芝母也。（{登邑}芝字伯苗。南阳新野人。在蜀为刘禅车骑将军。后行见{虫爰}抱子行。引弓射杀。因感念而亡。母不知郑谁之女）此数女子昔世有仁行令问。并得在洞中。洞中有易迁馆含真台。皆宫名也。计今在易迁馆东厢中。此馆中都有八十三人。又有协辰夫人者。九宫之女也。太上往遣来教此等法。皆以保命授书。协辰夫人主教领之也。夫人汉司空黄琼女黄景华也。韩终授其岷山丹。服得仙。（黄琼江夏人。字世英。汉顺帝时司空司徒太尉。年七十九亡。父名香。章和帝时为尚书令。救活千余人。琼子{玉宛}司徒太尉。为李权所杀。夫人亦不知出适〈末〉[未]。今此诸人或称女。或称妇。或称母。

盖各取名达者而言之。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）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。隶太元东宫中。近有二百人。（前云八十三人。

止是易迁耳。含真既为贵胜。当须迁转。乃得进入也）此二宫尽女子之宫也。又有童初萧闲堂二宫。以处男子之学也。（其男女名氏又出后。并是略称标胜者也）计与数人共止。最于{登邑}伯苗母相亲爱。余亦厚耳。（伯苗母即郑夫人也）设床待灵。诚孝子之长想也。计亦已为其儿作惠益也。计前与尔杯布。殆相与为赠。当往洞室之际耳。仙官有禁。不得道实。故假以他惠也。

此亦意之至也。其亦欲设床寝。令精气之往有所栖者也。可密诸。其儿道如此。（此令告掾也。其事皆有指趣。不容显注之。从定录官寮来凡三十一条。并有掾写注之一卷相随）

真诰卷之十二。

真诰卷之十三。

稽神枢第三。

地下主者。复有三等。鬼帅之号。复有三等。并是世有功德。积行所鍾。或身求长生。步道所及。或子弟善行。庸播祖祿。或讽明洞玄。化流昆祖（洞玄即大洞玄经。读之万{彳扁}。七祖已下。并得鍊质南宫。受化胎仙。非今世所称洞玄灵宝经也）夫求之者非一。而获之者多途矣。要由世积阴行。然后皆此广生矣。鬼帅武解。主者文解。俱仙之始也。度名东华。简刊上帝。不隶{宫。不受制三官之府也。（又别云。心勤于事。欲兼味于清正。华目以随世

。畏死而希仙者。亦多作文武解主者）其一等地下主者。

散在外舍。闲停无业。不受九宫教制。不闻练化之业。虽俱在洞天。而是主者之下者。此自按四明法。一百四十年。依格得一进耳。一进始得步仙阶。给仙人之使令也。（依剑经。主者大有品秩。迁转年限。{贝余}促悬殊。此等数之目。异于品名。反以多为贵。如此阶秩矣）其二等地下主者。便径得行仙。阶级仙人。百四十年。进补管禁位。管禁之位。如世间散吏者也。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条也。李东等今在第一等中。（李东曲阿人。乃领户为祭酒。今犹有其章本。亦承用鲍南海法。东才乃凡劣。而心行清直。故得为最下主者使。是许家常所使。永昌元年。先生年二十三。就其受六甲阴阳行厨符。既相关悉。聊复及之耳）其第三等。地下主者之高者。

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寝。游行神州之乡。出馆易迁童初二府。入晏东华上台。受学化形。濯景易气。十二年气摄神魂。十五年神束藏魄。

三十年棺中骨还附神气。四十年平复如生人。还游人间。五十年位补仙官。六十年得游广寒。百年得入昆盈之宫。此即主者之上者。

仙人之从容矣。

张姜子等先在第二等中。亦始得入易迁耳。

鬼帅之位次。亦如此矣。（主者之位。亦不限男女。按此年限。得棺中之骨。便得出生世中。亦往往有此。改变隐适。难已意量。殆入不可思议之境耳）易迁童初二宫。是男女之堂馆也。其中间静。东海青童君。一年再游。校此诸宫。观见羣辈也。（一年再游。似依传中曰。而前书云。正月二十三日。东宫上人来。便是不必复有定期也）赵素台在易迁宫中。已四百年。不肯徙。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。赵素台是赵熙女。汉时为幽州刺史。有济穷人于河中。救王惠等于族诛。行阴德数十事。故其身得诣朱陵。儿子今并得在洞天中也。熙恒出入在定录府。素台数微服游行道巷。{目分}山泽以自足矣。（赵熙汉书不显。微服游行。盖谓在洞天中耳。不应乃出世中也）易迁中有高业而萧条者。有窦琼英。韩太华。刘春龙。王进贤。李奚子。郭叔香。此数人并天姿郁秀。澄上眇{进貌}。

才及拟胜。仪观骇众。此则主者之高者。仙官之可才。其次及得张善子辈。{登邑}伯苗母有善行。故后来人多宗{卅比}之。窦琼英者窦武妹也。

其七世祖有名峙者。以藏枯骨为业。以活死为事。故祚及于英身矣。（窦武字游平。窦融玄孙。峙则应是融祖也。

武亦恒以财物散施天下贫乏。灵帝时为大将军。与陈蕃俱被诛。其母产武时。并产一蛇。

蛇出即走上南山。至母死。无何而来。哀泣良久又去。亦所以为异。但未

解俱承七世之庆。

兄戮而妹仙当)非道家之北斗也。鬼官别有北斗君。

以司生杀尔。(按孙皓败将张悌军人柳荣病死。已三日。且忽起大呼云。至北斗门下。见人缚悌来。因是惊误。尔日晚。悌战死。如此即应是第四宫也。今第五第六宫不显所主者。恐是考责之府也)

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。治第一天宫中。总主诸六天宫。余四天宫。其四明公。各在其中治。(虽云各治一宫。又不显各在何宫。宫既并列。复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。寻其公次第高下。则第二宫名为西明公治。第三宫东明公治。第四宫北斗君治。及次南次北也)

二天宫立一官。六天凡立为三官。三官如今刑名之职。主诸考谪。常以真仙。司命兼以总御之也。并统仙府。共司生死之任也。大断制皆由仙官。(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。而消魔经云。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。亦名三官。并主考罚。今三茅君通掌之。大君为都统。保命为司察矣。所以隶仙官者。

以为天下人不尽皆死。其中应得真仙。则非北帝所谗。或有虽死而神化反质者。如此皆在真仙家简录。故司命之职。应而统之也)鬼官北斗君。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。此鬼一官。又隶九星之精。

上属北辰玉君。(天上北斗有所司察。故鬼官亦置此职。以精象相应。统领既关{玉旋方}{玉几}。是以仰隶太上之曹也)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府耳。未必尽径来也。别更一二密可示尔同气。令知斗处幽间之泰也。道业可不勸哉。(此三人外书并不显。后汉有李云。亦为白马令。以直言忤旨死。令示同气者。谓以告长史掾也)

七月二十四日夜。保命君告。(按前受。长史司马诸人。虽定录所告。而应是初说洞中事。是丑年十一月。今此说杂人。乃宜继后。反为七月。复不应是寅年。进退拯难详。从地下主者来凡十四条。并有掾写。共一卷也)含真台洞天中皆有。非独此也。此一台偏属太元府。隶司命耳。其中有女真二人总之。其一女真是张微子。汉昭帝时将作大匠张庆女也。微子好道。因得尸解法而来入此。亦先在易迁中。微子常服雾气。白云。雾气是山泽水火之华精。

金石之盈气也。久服之。则能散形入空。与云气合体。微子自言受此法于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。文期青童之妹也。微子曾精思于寝静。诚心感灵。故文期降之。授以服雾之道也。

服雾之道授微子。微子亦时以教诸学在含真易迁中者。我昔尝得此方。乃佳可施用者也。

服雾法。常以平旦。于寝静之中。坐卧任己。先闭目内视。髣髴如见五脏。毕因口呼出气二十四过。临目为之。使目见五色之气。相绕缠在面上郁然。

因又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。毕。

咽唾六十过。毕乃微呪曰。太霞发晖。灵雾四迁。结气宛屈。五色洞天。神烟合启。金石华真。

藹郁紫空。鍊形保全。出景藏幽。五灵化分。合明扇虚。时乘六云。和摄我身。上升九天。毕又叩齿七通。咽液七过。乃开目事讫。此道神妙。

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。尔可行此法邪。

久行之。常乘云雾而游。（此服雾法。已别抄用。事在第三篇中。今犹疑存此与本文相随也）其一女真是傅礼和。礼和是汉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。北地人。其家奉佛精进。女常旦夕洒扫佛前。勤勤祝誓。心愿仙化。神灵监其此心。亦得来此。久处易迁。今始得为含真台主也。常服五星气以得道。礼和善歌。歌则鸟兽飞聚而听声焉。

右定録君言。（张傅二人。外书不显。或应各在家谱中）

又一条有杨书。又掾写。

王衍为晋武帝尚书令。其女字进贤。为愍怀太子妃。洛阳乱。刘曜石勒略进贤。渡孟津河。

于河中欲妻之。进贤骂曰。我皇太子妇。司徒公之女。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。言毕。即投河中。其侍婢名六出。复言曰。大既有之。小亦宜然。复投河中。时遇嵩高女真韩西华出游而愍之。抚接二人。遂获内救。外示死形。体实密济。便将入嵩高山。今在华阳宫洞内易迁之中。六出时年二十二三许。体貌亦整。善有心节。本姓田。渔阳人。魏故浚仪令田讽之孙。

讽曾有阴德之行。以及于六出耳。（晋书云。王衍长女名景风。貌美。贾后为弟谧娶之。少女名惠风。以配愍怀太子。恨之。如此则不甚美也。永嘉五年六月。王弥刘曜石勒破洛。贼欲逼妃。妃拔刀曰。我太尉公之女。皇太子之妃。有死而已。

终不为逆虏所辱。遂见害。家人收葬于城西南洛水之北。追谥曰贞定妃。与此说小异）

范幼冲辽西人也。受胎化易形。今来在此。恒服三气。三气之法。存青气白气赤气各如{丝延}。

从东方日下来。直入口中。{手邑}之九十过。自饱便止。为之十年。身中自有三色之气。遂得神仙。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。旦旦为之。临目施行。视日亦佳。其法虽鲜。其事甚验。许侯可为之。（此法亦以重抄书。在第三篇修有事中）范监者即其人也。昔得为童初监。今在华阳中。（又别云。曾为汉尚书郎。善解地理。以冢宅为意。此亦在第三篇。右三条并杨书）河内李整。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。初在洛阳山。近来入华阳中。又主诸考崇民间之事。整

往为常道乡公傅。受道入山时。己年六十。（不知李作何位。亦应是监职。常道乡公。魏元帝本封也）{网正}山东北有穴。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。姜伯真数在此山上取石脑。石脑在方山北穴下。繁阳子昔亦取服。（此{网正}山犹是大横山。故后云。掾恒与方山五人往来。但不知有路通洞天中不尔。繁阳子即鹿迹洞中何苗也）此北竚山中亦有此物。（未详竚山在何处。今句曲北鹿迹山西有名竚角山。

似当是其处也）石脑故如石。但小斑色而{车而大}耳。所在有之。服此。时时使人发热。又使人不渴。李整昔未入山时。得风痹疾。久久乃愈耳。此人先多房内事。殆不同今者疾之轻薄也。（石脑今大茅东亦有。形状圆小。如曾青而质色似钟乳床。下乃皎白。时有黑斑而虚{车而大}。服之乃热。为治亦似钟乳也）罗江大霍有洞台。中有五色隐芝。（此则南真及司命所任之处也）华阳洞亦有五种夜光芝。（此则司命所请以植句曲内外者也）良常山有{莹火}火芝。此物在地如{莹火}火状。其实似草而非也。大如豆形。紫华。夜视有光。得食一枚。心中一孔明。食七枚。七孔明。

可夜书。计得食四十七枚。寿万年。（从来未闻有见之者。

当是无至心寻求耳）包山中有白芝。又有隐泉之水。正紫色。（此即林屋山也。在吴太湖中耳）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水。飲之除腹中三虫。与隐泉水同味。云是玉砂之流津也。用以浣衣。不用灰。以此为异矣。

（此水今从地涌出。状如沸水。味异美。取浣垢衣。便自得净。即所呼为柳谷者。在长史宅东南一里许也）昔高辛时。有仙人展上公者。于伏龙地植李。弥满其地。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。其常向人说。昔在华阳下。食白李。味异美。

忆之未久。而忽已三千年矣。（诸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。高辛即尧父。说此语时。又应在晋世而已。云三千年。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。外曆容或不定。如此丁亥之数。不将已过乎。汲〈家〉[冢]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。弥复大悬也）后有郭四朝。又于其处种五果。

又此地可种{木示}。所谓福乡之{木示}。以除灾{厂万}。秦时有道士周太宾。及巴陵侯姜叔茂者。来住句曲山下。又种五果并五辛菜。叔茂以秦孝王时封侯。今名此地为姜巴者是矣。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。（地号今亦存。有大路从小茅后通延陵。即呼为姜巴路也。

但秦孝公时。未并楚置郡。巴陵县始晋初。不知那有巴陵之封。恐是巴蜀之巴故也）此二人并已得仙。今在蓬莱为左卿。今南郑诸姜。则叔茂之后。茂曾作书与太极官僚云。昔学道于鬼谷。道成于少室。养{鬲羽}于华阳。待举于逸域。时乘飙轮。宴我句曲。悟言永叹代谢之速。物存人亡。我劳如何。太

宾亦有才艺。善鼓琴。昔教糜长生孙广田。广田即孙登也。独弦能弹而成八音。真奇事也。（孙登即{稽山}康所谓长啸者。亦云见弹一弦之琴。斯言非虚矣）叔茂种五辛菜。常卖以市丹砂而用之。今山间犹有韭薤。即其遗种邪。

（今呼为韭山。在大茅西。甚多大韭。又余处亦有蒜薤耳。非{山}[出]姜巴一处也）今舍前有塘。乃郭四朝所造也。高其墙岸。盖水得深。但历代久远。塘墙颓下耳。（今舍语似是论长史宅。宅前今乃有塘。近西为堤墙。即是遏柳水。而去郭千甚远。郭千在北洞西北。今有大陂塘。四朝先应住此。

未解舍前之意。恐长史于彼复立田业。又有说在后）四朝常乘小船。游戏其中。每叩船而歌曰。清池带灵岫。长林郁青葱。玄鸟藏幽野。悟言出从容。鼓{木辑戈}乘神波。

稽首希晨风。未获解脱期。逍遥丘林中。（晨风谓上清玉晨之风。非毛诗所谓{宛鸟}彼晨风之鸟也）浪神九垓外。研道遂金真。此灵凤羽。藏我华龙鳞。高举方寸物。

万吹皆垢尘。顾哀朝生惠。孰尽汝车轮。（女宠不币席。男爱不尽轮。朝生蜉蝣也。以喻人之在世。易致消歇耳）游空落飞飏。灵步无形方。圆景焕明霞。九凤唱朝阳。晖{鬲羽}扇天津。庵蔼庆云翔。遂造大微宇。{手邑}此金{黎木}浆。

逍遥玄垓表。不存亦不亡。（玄垓九垓。皆八极之外。九霞之顶名也。飞登木星。亦名玄朗东阳之垓。故若士语卢敖云。吾与汗漫。期于九垓之上矣）驾{火火火欠}舞神霄。披霞带九日。高皇齐龙轮。遂造北华室。神虎洞琼林。风云合成一。开阖幽冥户。

灵变玄迹灭。（四朝为玉台执盖郎。故云高皇齐龙轮）定録言。（右十二条掾写。共一篇）

四朝燕国人也。兄弟四人并得道。四朝是长兄也。真法其司三官者。六百年无违。坐超迁之。四朝职满。上补九宫左仙公。领玉台执盖郎。中间久阙无人。后以思和代四朝也。山下居民。今犹呼一平泽地为郭千者。是四朝之姓。尚存于民口也。四朝往曾使人种植于此地也。年年四朝每行。皆过诣此山。以造思和。

游看原阜。（此是茅传中言也。按如此说。郭千止是种植处。非居止也。住处则长史宅果应是矣。今塘墙既颓决。水不复甚停。人皆以为田耳。然其地汗阔。小壅犹自成池。

可得泛舟而歌。但无人能追踪远世。可叹如何。后云此四朝年年行过游看。是上补去后。

犹复忆羨旧居。所以数宴良常。眷{目分}朋好）张玄宾者。定襄人也。

魏武帝时。曾举茂才。归乡里。事师西河蓟公。服朮饵。兼行洞房白元之事。后遇真人樊子明于少室。授以遯变隐景之道。昔在天柱山中。

今来华阳内。为理禁伯。理禁伯主诸水雨官也。此人善能论空无。乃谈士常执本无理云。

无者大有之宅。小有所以生焉。积小有以养小无。见大有以本大无。有有亦无无焉。无无亦有有焉。所以我目都不见物。物亦不见无。

寄有以成无。寄无以得无。于是无则无宅也。

太空亦宅无矣。我未生时。天下皆无无也。其所论端据如此。桐柏诸灵。亦不能折也。白云。

昔曾诣蓬莱宋晨生。晨生者蓬莱左公也。与其论无。粗得人意。过此已去。尚未能本有。安能本无邪。与余人论空无。天下中皆无人焉。

其高气秉理如此。东卿君紫微玄清亦莫得而〈千〉〔干〕也。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监国也。（此论空无之理。

乃殊得无宗。而玄玄固难可曲核矣。真人之才义。亦是甚有优劣。东卿桐柏紫微玄清。盖相推并言谈之英辩者。故举此为标也。按左传称君之世子。从曰抚军。守曰监国。监国之任。则是副贰。疑此监国或因作监司也）赵威伯者东郡人也。少学邯郸张先生。先生得道之人耳。晚在中岳。

授玉佩金铛经于范丘林。丘林乃是汉楼船将军卫行道妇也。学道得仙。遂授行〔手邑〕日月之道。又服九灵明镜华。遂得〔仙〕。昔亦来在华阳内。为保命丞。河图云。吴楚多有得见太平者。

其常语人云。此语不虚。此验不久。（如此诸学者。何可不弥加勤励也）其存明镜。非世间常法也。受范丘林口诀云。善啸。啸如百鸟杂鸣。或如风激众林。

或如伐鼓之音。时在天市坛上。奋然北向。长啸呼风。须臾云翔其上。冲气动林。或冥雾飙合。或零雨其蒙矣。保命有四丞。此一人主为暴雨水。及领五芝金玉草。若欲致洪雨者。将可辞诣之也。（又理禁伯亦主雨水。若请雨。宜并为辞也）其一丞是咸阳乐长治。东卿司命君乡里人也。为小君所举用。汉桓帝中书郎。晚从中岳李先生受道。行七元法得仙。（相去二百余年。犹蒙卿〔圭邑〕之泽也）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郑雉正者。孟君所属用。（孟君京兆人。或呼为孟先生。不知何名位）其一人是西山唐房。（此则神仙传所载。是蜀人。奉事李八百者也）乐长治主灾害。郑雉正主考注。唐公房主生死。赵威伯主仙籍。并记学道者。并暴雨水灵芝草。（洞宫官寮。司察吴越非民。在任不过此四丞也。

其下则有四师。事在第三篇中）

定録道此。（右此有掾写。依纸墨亦言前篇。而中间有此失缺。此行后又割。

恐别复有事。并遗落。深可恨惜耳）

杜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者字广平。京兆杜陵人。建安之初。来渡江东。依孙策入会稽。尝从之。后为孙权作立信校尉。黄武二年。渐学道。遇介{玉炎}先生。授之以玄白术。隐居大茅山之东面也。守玄白者能隐形。亦数见身出此市里。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与徐宗度晏贤生合三人。俱在茅山之中。时得入洞耳。或自采伐。货易衣粮于虚曲。而人自不知之耳。

犹{玉炎}者即白羊公弟子也。今在建安方山中也。（{玉炎}即禁山符云。为孙权所杀。化形而去。往建安方山。寻白羊公。杜必当于此时受道也。

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音薛。即与舜同。〈契〉〔{ }〕字四画。契三画。分毫有异也）徐宗度晋陵人。作孙皓左典军吕悌司马。受风谷先生气禁道。

故得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俱。晏贤生是步陟外甥。即宗度之弟子也。

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弟子二人。一人孙贲孙女寒华也。少时密与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通情。后学道。受介{玉炎}法。又以法受寒华。

寒华初去时。先叛入建安。依邵武长张毅。毅即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通亲。故得免脱。事平乃归茅山耳。寒华行玄白法而有少容。今尝俱处也。玄白道忌房室。自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受道。不得行此。（吴豫章太守孙贲之子也。山阴王孙奚之子寒华也。寻此二人。乃因奔淫无应。入道而用志。能自抑断如此。此宜其阶也。贲是权同堂兄。有子四人。各名邻安熙疏而无奚。或是小名。又无奚或为王者也）其弟一子是陈世京。世京孙休时侍郎。少好道。数入佛寺中。与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乡里。故晚又授法。〈契〉〔{圭刀大}〕初将寒华入建安之时。时亦同举。实頼世京济其密计焉。此数子今处茅山之外。非常在洞中之客也。亦时得入耳。亦数至长史舍屋间游戏。

然多在大茅之间。（建安初至孙休即位六十二年。杜初从孙策。不减年二十左右。则逃时已年八十许矣。不容此尔）世京今服朮泽泻。寒华无所服。

（茅山通无石室。则必应起庐舍。既有服饵。使须药具。兼犹资衣粮。不容都为隐默。但于时林{廿仍}幽阻。无人寻迹耳）守玄白之道。常旦旦坐卧任意。在泥丸中有黑气。存心中有白气。

脐中有黄气。三气俱〈仙〉〔生〕如云。以覆身上。因变成火。火又绕身。身通洞彻。内外如〈此〉〔一〕。旦行之。

至日向中乃止。于是服气百二十过。都毕。道〈止〉〔正〕如此。使人长生不死。辟却万害。所谓知白守黑。求死不得。知黑守白。万邪消却。尤〈食〉〔禁〕六畜肉及五辛之菜。当别寝静思。尤忌房室。房室即死。

此道与守一相似。但如为径要以减之耳。忌房室甚于守一。守一之忌。在于节之耳。初存气出如小豆。渐大冲天。三气缠烟绕身。共同成一混沌。忽生火在三烟之内。又合景以鍊一身。一身之里。五脏照彻。此亦要道也。此数人并己三百余年。正玄白之力也。并是不死之学者。未及于仙道。（玄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三篇修用中。计杜于建安初可年二十许。至晋兴宁三年。始一百九十岁。诸人又晚学。而此云并三百余年。恐长三字。亦强可是二耳）若欲守玄白者。当与其经。经亦少许耳。自可兼行。以除万邪。却千害。行之三十年。匿身隐形。日行五百里。（一名此道为胎精中景玄白法也）

八月十四日夜。保命仙君告。（此告必应是告牙。亦可是试以戏长史尔）牙守一。竟未起别寝邪。（此一诰是论玄白守一事。忽然忆寅兽。寅兽当是未免房中。因而及此也）淳景翳广林。暖暖东霞升。晨风舞六烟。{字支}郁八道腾。五岳何必秀。名山亦足凌。矫手摄洞阜。栖心潜中兴。吐纳胎精。玄白谁能胜。右杜广平恒喜歌吟此。今疏相示。

右定録君道此。（此亦应同十四夜告。从杜来九条。并有掾写。共一篇）

峩峩岑山。幽岩岭芳。卓卓先生。乘和来翔。散发颀颖。躬耕陵埤。三餐自足。不期裹粮。玉迹东映。凤响西彰。公侯招之。凌风振裳。处不矜{口黑}。出不希扬。被褐容与。杖策颀颀。（此一篇有异手书。乃接前诗后。而后又仍接以萧寂{廿毕}门事。既真书止说前一篇。已自右毕。则此诗非复是杜所作。而不知其义是谁）近所标静舍地。此金乡之至室。

若非许长史父子。岂得居之。后世当有赤子贤者。乃得居此乡。尔子孙事秘之。不可轻泄。（按此所标。即应是后云长史所营屋宅处也。金陵之地乃广。则此为最胜之地。非真仙不得居。

故唯长史掾可居耳。赤子贤者。莫测为谁。或是姓赤。或是大人。或将来英贤应运者。乃当复得居之。既方是后世子孙时事。则非今所宜预言。兼以此地福重。不欲宣广。使人滥住。

致有犯秽故也）许长史今所营屋宅。对东面有小山。

名雷平山。周时有雷氏养龙。来在此山。后有姜叔茂田翁亦居焉。其山北有柳水。或名曰田公泉。以其人曾居此山。取此水故也。（雷平山在小茅北。基址相连。田公泉今具存。左右甚多水柳树。故名柳。此泉即前所云浣衣不用灰者。长史宅自湮毁之后。无人的知处。至宋初。长沙景王檀太妃。供养道士姓陈。为立道士廨于雷平西北。即是今北廨也。后又有句容山。其王文清后为此廨主。见传记。知许昔于此立宅。因博访耆宿。至大明七年。有术虚老公徐偶云。其先祖伏事许长史。相传识此宅只在今廨前。乌柏树处应是。似犹有斋堂前井存。于时草莱芜没。王即芟除寻觅。

果得砖井。〈上〉〔土〕已欲满。仍掘治。更加甃累。今有好水。水色小白。或是所云似凤门外水味也。

于是审知是故宅。从来空废。无敢居者。既云金乡至室。便为伏龙之膏腴矣。其西北即有长冈连亘。呼为长隐者也。雷平山之东北有山。俗人呼为大横山。其实名郁冈山也。名山记云。所谓冈山者也。下有泉水。昔李明于此下合神丹。而升玄洲。水边今犹有处所。此山正东面有古时越翳王冢。（本墓字。后人作冢。此山今连延甚长。后云古人合丹。犹应在此。李明但言在方隅。则疑其小近南。水边不复见有基迹。或渐芜没故也。越翳王是句践四世孙。初不肯立。逃入菁山穴。越人董出之。后于吴徙还会稽。以周宣王十一年。为孙诸咎所杀。越人又杀诸咎。不知那得远来葬此。或当有神异处故也。今寻视未见指的坟冢。

而如有兆域处者）

右定录君言。（右三条有掾写）

华阳中玉碣文。在童初府西向。一云四面。其文曰。解带被褐。寻生理活。养存三亦。洞我玉文。领理八老。二十四真。不眠内视。微气绵绵把录太素。玄之又玄。神道在今。子来乃臻。

易迁云。〔登邑〕夫人语之。解此则得仙。此仙之要言。易迁不解此。许侯可解注之。（易迁则长史妻也。〔登邑〕夫人即〔登邑〕芝母也。此碣文乃粗可领解。皆上道中事。但下挺者无由究知之。故令长史解释。亦或试以戏之耳）

右一条有某书。

隐居今所安经昭灵台前。欲立小石碣子。刻书华阳颂十五篇。皆赞述此山洞内外事。庶以标诚灵府。永垂远世。而未〔辩力〕作石。今且载其文于此曰。

河篇征往册。孔记昭昔名。三宿丽天序。两金标地英。右枢域。  
宅无乃生有。在有则还空。灵构不待匠。虚形自成功。右质象。  
总神列三府。分途交五便。阴晖迎夜暂。晨精望晓悬。右形位。  
南峯秀玄鼎。北岭横秦璧。表里玉沙津。周回隐轮迹。右标贯。  
左带柳水。右浚阳谷川。土怀北〔亡邑〕色。井洌凤门泉。右区别。  
郭千峙流岸。姜巴亘远踪。庙貌或时飨。别宅乃恒恭。右迹号。  
吴居非知地。越家〔言巨〕隐迁。树盖徒低荫。石竈未尝烟。右类附。  
果林郁余〔木木示〕。蔬圃蔓遗辛。〔莹火〕芝可烛夜。田泉常澣尘。右物轨。

降辔龟山客。解驾青华童。寝宴含真馆。高会萧闲宫。右游集。

清歌翔羽集。长啸归云翻。子弦有逸调。空谈无与论。右才英。  
标舍雷平下。立静连石阴。上道已冲念。飞华当轸心。右学稟。  
方嵎游琼刃。华阳栖隐居。重离傥或似。七元乃扶胥。右挺契。  
号期行当满。亥数未终丁。乃承唐世。将宾来圣庭。右机萌。  
济神既有在。去留从所宜。灵迹何显晦。冥途自相知。右业运。  
刊石玄窗上。显诚曲阶门。动静顾矜录。不负保举恩。右诚期。  
右此十五首下各两字。是其一篇中意。篇中字字。皆有义旨。后之人自以  
篇中事求之。

真诰卷之十三。

真诰卷之十四。

稽神枢第四。

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。俗中所谓方山者也。其下有洞室。名曰方台。洞  
有两口。见于山外也。与华阳通。号为别宇幽馆矣。得道者处焉。（此山去大  
茅山可二十许里。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见外。近时有人入见一青蛇在洞中。因  
与呼为青龙洞。山近上及北面西面。亦并有洞穴。同不知何者是此两口耳。山  
上又有泉水。冬夏不竭。山□□□□□平。所以号为四平及方山也。甚多南  
烛。今积金山东。□□□□□此树皆能高大。馆中诸道士所资为药也）其中  
先止者。

有张祖常。刘平阿。吕子华。蔡天生。龙伯高。并处于方台矣。

张祖常者彭城人也。吴时从北来。得入此室。

祖常托形堕车而死。故隐身幽馆。而修守一之业。师事上党鲍察者。汉司  
徒鲍宣五世孙也。察受道于王君。（鲍宣汉司隶校尉。为王莽所害。宣子永。  
永子{日立}。{日立}子某）

刘平阿者无名姓。名姓不示人也。汉末为九江平阿长。故以为号。行医术  
。有功德。救人疾病。如己之病。行遇仙人周正时。授以隐存之道。托形履帽  
。而来居此室。常服日月晨。颜色如玉。似年三十许人。（二君何容不知其本  
名。既示不欲复说之耳。戴孟之本族。乃亦已陈之在后矣）

吕子华者。山阳人也。阴君弟子。已服虹丹之液。而未读内经。来从东卿  
。受太霄隐书而诵之。常以幽隐方台为乐。不愿造于仙位也。

蔡天生者上谷人也。小为啸父。卖杂香于野外。以自业贍。情性仁笃。口  
不言恶。道逢河伯少女。从天生市香。天生知是异人。再拜上一檐香。少女感  
之。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。遂以获仙。托形{写宀}杖。隐存方台。少女今  
犹往来之也。天生师之。

龙伯高者后汉时人。汉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。称此人之佳可法。即其人

也。伯高后从仙人{刀ちょう}道林。受服胎之法。又常服青{食讯}方。

托形醉亡。隐处方台。师定録君也。（伯高名述。京兆人。汉建武中。为山都长。擢至零陵太守。马援征南日。遗兄子严书曰。龙伯高敦厚周慎。口无择言。谦约节俭。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。愿汝曹效之。效伯高不得。犹为谨敕之士。谓刻鹄不成。尚类鹜者也）雷平山之东北。良常山之东南。其间有燕口山。三小山相隅故也。一名曰方隅山。

下古人曾合九鼎丹于此间也。幽人在此时。

心乐居焉。今常游此。方隅山下亦有洞室。名曰方源馆。亦有二口常见外也。常有此五人为旅。（其山即是大横西南。别有二{土敦}{土龙}相聚。今人不复有乎其名者。前云李明合丹。

即是此矣。幽人者。掾去世后。不欲显名。故号为幽人。此是未受事。且停洞馆修业也。山今亦有两小口。五人为旅。即向之四平山者。既去来相通。故时共游处也。所以杨君梦掾云。

向从四平山来也。右六条是手新写。应是保命君所告也）鹿迹山中有絶洞。絶洞者纔有一二亩空地。无所通达。故为絶洞。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。亦以自然光明。

如{丝}（旧作伞字如此）张形。下正平。自有石床石{土榻}。曲夹长短。障隔分别。有如刻成。亦整盛也。东北有小口。纔劣容人入。入二三百步。乃得洞室。

初入口甚急。愈入愈寛大也。口外南面有三积石。积石下有。索即可得也。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。穴口大小俱如华阳三便门。便门亦用小石塞其口。自非清斋久洁。索不可得。

鹿迹洞子亦尔。不受秽气故也。（此山今属南徐州界。正对茅山。北望见之。亦有道士住。鹿迹在石上。故仍以为名。洞口处乃可知。而甚严洁。亦无人敢触冒者。此云如华阳三便门。则南洞北洞本大开。余东西及东南皆是塞矣）鹿迹华山中及洞主有谢稚坚王伯辽。繁阳子号名耳。是汉越骑校尉何苗叔达也。进之同母弟。少好道。曾居河东繁山之南服食。故自号为繁阳子。（中君答长史问葛玄云。在盖竹山。恒与谢稚坚相随。今稚坚乃在此。

不知为去来往还。为当两人同姓名也。后汉书云。何苗是何进异母弟。为车骑将军。党附阹势。进被害时。苗于朱雀阙下。与进将呉匡战死被斩。董卓又破棺出尸。支解之。既非故为兵解去。不知那遂得来居此。其母亦被刑。苗既非进同生。官位复异。具苗而字达。于义不类。恐别是一弟。不必是名苗战死者耳）又有冯良。冯良南阳冠军军人。少作县吏。年三十为尉。从佐迎督邮。

自耻无志。因毁车牛。裂败衣{巾责}。遂去从师。

受诗传礼易。复学道术占候。家中谓已死。十五年乃还。整修志节。抗操严格。州郡礼辟。不就。诏特征贤良高{弟}[第]。半道委之还家。时三公争让位于良。遂不降就。年六十七乃弃世。东渡入山。今在鹿迹洞中。(后汉安帝时人也。汉书所载。事亦略同)

又有郎宗者。字仲绥。北海安丘人。少仕宦为吴县令。学精道术占候风。后一旦有暴风经窗间。占知京师大火。烧大夏门。遣人往参。

果尔。诸公闻之。以博士征宗。宗耻以占事就。

夜解印绶。负笈遁去。居华山下。服胡麻丸得道。今在洞中。(后汉书载郎宗事云。理京房易。善星{竹弄}风角六日七分。能望气占候吉凶。常卖卜自奉。安帝征对策。为诸儒表。后拜吴令。时卒有暴风。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。记识日月。遣人参候。果如其言。诸公闻而表上。以博士征之。宗耻以占验见知。征书到。夜悬印绶于县庭而遁去。遂终身不仕。子{岂页}字稚元。传父业研精。学徒常数{伯}[百]人。顺帝阳嘉二年。征诣阙。上书十一事。拜郎中。还家后。为同县孙礼所害)其余其王叔明。鲍元治。尹盖妇之徒。复二十余人。并在北山。不能复一二记之也。此数人是绝洞诸山之主耳。此绝洞仙人。亦思得学道者。欲与之共处于洞室。困时无其人耳。(此洞既无所通达。正是地仙栖处。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)道丧由簪。良可哀矣。寓家辱人哉。(簪者谓人贪仕宦衣冠。坐此不得务道。家室本寄寓耳。此洞中乃是永宅。为恋恋不去。实足辱败人矣。此亦讽诱于长史耳)

右保命君告。(右三条杨书)

范帅云。三官有狱官。不名廷尉。名大理。李丰今为大理。都余一守缺。以拟王附子。不以与许虎也。守职如今狱之三官也。(李丰字安国。改字宣国。冯翊人。李义子本寒微有才志。遂事魏为尚书仆射尉。与夏侯玄谋废晋景王。事泄召来。令人以刀钁撞腰之。大理当为大理。即古之狱官。前汉{水自}魏时。廷尉亦名大理。此职是仙官也。王附子是王之小名。许虎即虎牙也)鲍{青见}因吾属长史。鼠子辈既尔。可语郡守。令得反。映亦属吾。其家比衰。欲非可奈何可写存之耶。(鼠子恐是鲍{青见}小名。鲍为南海郡。仍解化。儿辈未得归都。所以属之。鲍即许先生之师也)

右二条有杨书。

武当山道士戴孟者。乃姓燕名济字仲微。汉明帝末时人也。夫为养生者。皆隐其名字。藏其所生之时。故易姓为戴。托官于武帝耳。而此人少好道德。不仕于世矣。少孤养母。母丧行服葬。服{门癸}。遂入华阳山。服朮食大黄及黄精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。受法于清灵真人。

即裴冀州之弟子也。得不死之道。裴真人授其玉佩金铛经并石精金光符。遂能轻身健行。周旋名山。日行七百里。多所经涉。犹未得成仙人也。（戴乃授行玉佩金铛。而止不死而已。未得神仙。于理为小难详。后又云。玄真亦其钞要。行之者神仙不死。又与本经不同。及石精金光符。既不为剑用。则止是解化。一符单服者。此符主隐遯。不云健行也。种五品芝。世亦有法）仙人郭子华。张季连。赵叔达。晚又有山世远者。此诸人往来与之游焉。昔居武当。今来大霍。欲从司命君受书。故未许焉。（山已得为太和真人。则应居在南阳太和山矣。

余三人不见别显出也）戴公拍腹有十数卷书。是太微黄书耳。此人即谢允之师也。（按金相传太微黄书第八篇有目录云。凡有八卷。唯此一卷出世。今戴公乃有十许篇。亦为不同拍腹之义。谓恒以繫腰也。其外传事亦同此。谢允字道通。历阳人。小时为人所略。卖往东阳。后告官被诬。在乌伤狱。事将欲入死。夜有老公授其符。又有黄衣童子去来。于是得免。咸康中。至襄阳。入武当山。见戴孟。孟即先来狱中者。因是受道。又出仕作历阳新丰西道三县。所在多神验。年七十余犹不老。后乃告终也）黄衣童子者。即玉佩金铛之官耳。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{弗二}者。（应是{肉弗}。{肉弗}不明状也）即太极真人。时往来也。（按说如此。似答问黄衣童。意亦可是午时。既及谢。因此面访其事）

受行玉佩金铛经。自然致太极真人。谚云。服九灵日月华。得降我太极之家。此之谓也。玄真之法。亦其钞要也。行之者神仙不死。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。其十八人学佛道。余者学仙道{北虚}。（应作{片户庸}字。弟子刘显林。辛仲甫。赵子常）

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。四人解佛法。（入室弟子王{玉韦}达。李建道。泉法坚）

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。八人学佛。（入室弟子于弘智。竺法灵。郑文成。陈元子。此当略举标胜者耳。辛泉于竺皆似胡姓也。当是学佛弟子也）

右八条有掾写。共一篇相连。

霍山中有学道者{登邑}伯元。王玄甫。受服青精石饭吞日丹景之法。用思洞房已来。积三十四年。乃内见五藏。冥中夜书。以今年正月五日。太帝遣羽车见迎伯元玄甫。以其日遂乘云驾龙。白日登天。今在北玄圃台。受书位为中岳真人。（伯元吴人。玄甫沛人）华阴山中有学道者尹虔子。张石生。李方回。并晋武帝时人。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饵朮法。俱服得延年健行。又受苏门周寿陵服丹霞之道。行已五十年。精心内视。不复饮食。体骨轻健。色如童子。以今年二月十二日。太一遣迎。以其日乘云升天。今在玄州。受书为高仙真人

。张石生为东源伯。

衡山中有学道者张礼正。冶明期二人。礼正以汉末在山中服黄精。颜色丁壮。常如年四十时。明期以魏末入山。服泽泻柏实丸。乃共同止岩中。后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。从来服此丹。已四十三年。中患丹砂之难得。俱出广州为沙门。是滕含为刺史时也。遂得内外洞彻。眼明身轻。一日行五百里。又兼守一。守一亦已三十年。以三月一日。东华遣迎。以其日乘云升天。今在方诸飙室。俱为上仙。（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。为广州刺史。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。是为前服丹已三十二年。犹更出查也）

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。张重华。并以晋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诀。以入山。行守五藏含日法。兼服胡麻。又服玄丹。久久不复飲食。

而身体轻强。反易故形。以今年四月十九日。

北玄老太一迎以云。白日升天。今在玄州。

括苍山有学道者平仲节。河中人。以大胡乱中国时。来渡江。入括苍山。受师宋君存心镜之道。具百神。行洞房事。如此积四十五年。中精思。身形更少。体有真。今年五月一日。中央黄老遣迎。即日乘云驾龙。白日升天。今在沧浪云台。（大胡乱者是刘渊刘〈总〉[聪]时也。石勒为小胡）小白山中有学道者赵广信。阳城人。魏末来度江。入此山。受李法成服法。又受师左君守玄中之道。内见五藏彻视法。如此七八十年。周旋郡国。或卖药出入人间。人莫知也。多来都下市丹砂。作九华丹。丹成一服。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。停三日。与山中同志别去。

遂乘云驾龙。白日登天。今在东华。海中有狼五山。中有学道者虞翁生。会稽人也。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。以吴时来隐此山。兼行云回形之道。精思积久。形体更少如童子。今年七月二十三日。东太帝遣迎。即日乘云升天。今在阳谷山中。（狼五山在海中。对白章岸。今直呼为狼山）赤水山中学道者朱孺子。吴末入山。服菊花及朮饵。后遇西归子。从乞度世。西归子授以要言。

入室存泥丸法。三十年。遂能致云雨于洞房中。今年八月五日。西王母遣迎。即日乘五色云车登天。今在积石台。（赤水山云在{覬邑}县南十里。从楠溪口入三百里。山正赤。周回五十里。高千余丈。如此则应是临海永嘉东北名赤岩者也。许先生所住赤山。一名烧山。即此）名山五岳中学道者数百万人。

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。人名如别。年年月月。

皆有去者。如此不可悉纪。今为疏一年之得道人耳。有不乐上升仙。而长在五岳名山者。

乃亦不可称数。或为仙官。使掌名山者。亦复有数千。

九月二十日夜。清灵疏出。（右八条有掾写。共一卷相随。清灵犹是裴清灵也。此九月即应是乙丑歲。即疏其年中得道者）

吳睦者长安人也。少为县吏。掌局枉克民人。

民人讼之。法应入死。睦登委叛。远遁山林。饿经日。行至石室。遇见孙先生在室中隐学。左右种黍及胡麻。室中恒盈食。睦至乞食。经月不去。孙先生知是叛人。初不问之。与食料理及诵经讲道。说及祸福。睦闻之。于是心开意悟。因叩头自搏。列其事源。立身所行。自首事实。求得改往。遂留石室。为先生扫除驱使。经四十年后。先生受其道。俱采药服食胡麻。精修经教。得三百二十年。服丹白日升天。朱{犬托}者陈留人也。为人无道。专作劫盗。后人发觉收掩。{犬托}得逸出远他境。至汝南少室山中。见冯先生隐学。云后三年乃受其真仙。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。后入东山中。寿百四十七歲。仙人降。将入大有山洞中成真人。郭静者颖川人也。少孤无父母。兄弟穷苦。依栖无所。年十六。县召为吏。后得罪。仍逃伏。经二月日不出。遇见郑先生。救度一切。以法劝化之。

静遂随郑。负檐驱使。经七年。不敢懈怠。遂受其导引之要。饵服山朮茯苓。得寿三百歲。复于天维山。赤松子降受其二人真道。今在大有洞中为真人。

范伯慈者桂阳人也。家本事俗。而忽得狂邪。

因成邪劳病。顿卧床席。经年。迎师解事费用。

家资渐尽。病故不愈。闻大道清约无所用。于是意变。闻沈敬作道士精进。理病多验。乃弃俗事之。得五十日。病疾都愈云云。后诣陆玩之。受真内道。玩之不能入山。伯慈不乐于世。

遂辞去入天目山。服食胡麻。精思十七年。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。受三十六篇经。后服还丹。白日升天。今为玄一真人。（所注云云云处。是抄事人不能并取。非本阙也。有四条。有人于东间钞得。云是真书。而不知谁迹。亦无所受者。而辞旨有用。故纪续之。又此四人各有所明。一则酷吏。二则凶劫。三则孤戢。四是事俗。并世间薄运。

遂能得道。足知心之所造。非关善恶者也）

司马季主后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宫中。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于西灵子都。西灵子都者太玄仙女也。其同时今在大有室中者。广宁鲍叔阳。太原王养伯。颖川刘{玉韦}惠。岱郡段季正。俱受师西灵子都之道也。季主临去之际。托形枕席。为代己之像。墓在蜀郡成都升盘山之南。诸葛武侯昔建碑铭德于季主墓前。碑赞末曰。玄漠太寂。混合阴阳。天地交{水半}。

万品滋彰。先生理着。分别柔刚。鬼神以观。六度显明。（真诰云。季主

咽虹液。而头足异处。剑经注云。吞刀圭而虫流。今东卿说云。

托形枕席。为代己之像。似当是作録形灵丸兵解去也。汉史既不显其终。无以别测其事也）

广宁鲍叔阳者。汉高帝时赵王张耳张敖之大夫也。少好养生。服桂屑而卒死于厕溷间。

今墓在辽东蓟城之北山。（汉高置燕郡。以蓟属燕。当是未分时也）太原王养伯者。汉高吕后摄政时中常侍中琅〔玉耶〕王探也。少服泽泻。与留侯张良俱采药于终南山。而养伯不及。遂师事季主。（前汉中常侍不用阉人。中郎非侍郎之官。或是后别为此位耳）颖川刘〔玉韦〕惠。汉景帝时公交车司马刘讽也。后事季主。晚服日月。为入室弟子。道成。晚归乡里。托形杖履。身死桑树之下。今墓在汝南安城县西山。岱郡段季正本隐士也。不闻有所服御。晚乃从季主学道。行度秦州溺水。拘得尸而葬川边。今南郑秦川是也。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。（寻此四人。

并是用灵丸杂解之道）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。男名法育也。女名济华。今皆在委羽山中。济华今日正读三十九章。犹未过竟。（此理亦欲难详）季主读玉经。服明丹之华。〔手邑〕扶晨之晖。今颜色如二十女子。须长三尺。黑如墨也。昨日东卿君道此。

如所疏。真奇事也。不知果云何耳。（此一行杨君自记与长史。不知之辞。或云别有以）季主托形隐景。潜迹委羽。紫阳传具载其事也。昨夜东卿至。聊试请问季主本末。东卿见答。令疏如别。为以上呈。愿不怪之。省讫付火。（此杨君与长史书。今有华撰周君传。记季主事殊略。未见别真手书传。依此语则为非也。此前似有按语。今阙失一行）是后圣李君纪也。大都与前者略同。然东卿复兼有注解。

注解近万余言。大奇作也。昨来多论神化之事。聊及季主耳。去月又见授神虎经注解。注解非世间所闻。亦自不掌其旨也。若更闻如季主。比者自当密白。（此亦杨君与长史书也。既是论季主事。故仍以相次。不复出置下卷。长史撰真仙传。欲以季主最在前。所以杨君为请问本末也。司命所注二经。并未出世也）

右十条有杨书。

范安远适云。湛子不事齐。齐师伐之。春秋传曰。湛无礼也。（此则左传上事。〔言甚〕字作谭字。〔奇〕〔音〕谭。国名也。庄王十三年。为齐桓所灭。不知何故述此。似有所指也）庄子师长桑公子。授其微言。谓之庄子也。隐于抱犊山。服北育火丹。白日升天。上补太极〔门韦〕编郎。（长桑即是扁鹊师。事见魏传及史记。

世人苟知庄生如此者。其书弥足可重矣）施存者齐人也。自号婉盆子。得遁变化景之道。今在中岳。或少室往有壺公。正此人也。然未受太上书。犹未成真焉。其行玉斧军火符。是其所受之枝条也。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数。

（三千之限有此人。而不预七十二者。

明夫子不以仙为教矣。壺公即费长房之师。〈军〉军火符世犹有文存。〈有〉〔右〕三条有杨书）九疑真人韩伟远。昔受于中岳宋德玄。德玄者周宣时人。服此灵飞六甲得道。能一日行三千里。数变形为鸟兽。得玄灵之道。今在嵩高。

伟远久随之。乃得受法。行之道成。今处九疑山。

其女子有郭芍药赵爱儿王鲁连等。并受此方法而得道者。复数十人。或游玄州。或处东华方诸台。今见居也。

南岳夫人言此云。郭芍药汉度辽将军东平郭蹇女也。少好道笃诚。真人因授其六甲。赵爱儿者。幽州刺史刘虞别驾渔阳赵该姊也。

好道得尸解。后又受此符。王鲁连者。魏明帝城门校尉范阳王伯纲女也。亦学道。一旦忽委壻李子期。入陆浑山中。真人授此法。子期者〈同〉〔司〕州魏人。清河王傅也。其常言此妇狂走云。一旦失所在。（此事乃出灵飞六甲经中。长史抄出之）汉大将军霍光有典衣奴子名还车。伺见二星。得年六百歲。今犹在焉。（此事出方诸洞房经。后长史抄出。按魏书云。青龙元年。并州刺史毕轨送汉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婢奴。年三百五十歲。言〈诸〉〔语〕飲食如常人。奴云。

霍显者光禄小妻。胡友妻是光禄前妻。如依此妻。便非虚矣）香琅〔玉干〕之华而方营丘墓者。衍门子高丘子洪涯先生是也。衍门子墓在渔阳〔水路〕县。（幽州渔阳有〔水路〕县。今〔上〕党亦有〔水路〕县。衍门即羨门也）高丘子墓在中山闻喜县。（中山有安喜县。闻喜乃属河东）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县。（凉州记作姑臧县）

此三郡县人并云。上古死人之空冢矣。而不知高丘子时以尸解。入六景山。后服金液之末。又受服琅〔玉干〕华于中山。方复托死。乃入玄州。受书为中岳真人。于今在也。

衍门子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。受书为中元仙卿。洪涯先生今为青城真人。

漱龙胎而死诀。飲琼精而叩棺者。先师王西城及赵伯玄刘子先是也。（王君昔用剑解。非龙胎诸丹。恐琼精即是曲晨耳）服金丹而告终者。臧延甫张子房墨狄子是也。

〔手邑〕九转而尸〔自死〕。吞〔乃〕〔刀〕圭而虫流。司马季主宁仲君

燕昭王王子晋是也。（桐柏亦用剑解。当是此吞刀圭者。非九转也。司马季主亦以灵丸作兵解。故右英云。头足异处。燕昭学仙而不见别迹。景纯云。

无灵则为先究其事矣）周穆王北造昆仑之阿。亲飲绛山石髓。食玉树之实。而方墓乎汲郡。（此则穆天子传所载。见西王母时也）夏禹诣钟山。啖紫{木示}。醉金酒。服灵宝。行九真。而犹葬于会稽。（此事亦出五符中。茅传又云。受行玄真之法）北戎长胡大王。献帝舜以白琅之霜。十转紫华。服之使人长生飞仙。与天地相倾。舜即服之而方死。葬苍梧之野。此诸君并已龙奏灵阿。凤鼓云池矣。而犹尸解托死者。欲断以生死之情。示民有终始之限耳。岂同腐骸太阴。以肉饷蝼蚁者哉。直欲遏违世之夫。塞俗人之愿望也。（古来英圣之王。唯未见显堯及汤得道。及鬼官之迹耳）

至于青精先生。彭铿凤纲。南山四皓。淮南八公。并以服上药。不至一剂。自欲出处{口黑}语。肥遁山林。以游仙为乐。以升虚为戚。非不能登天也。弗为之耳。此诸君自展转五岳。改名易貌。不复作尸解之絶也。（铿则彭祖名也。青精亦出彭传及王君传{食讯}饭方中。凤纲并诸仙人各有别显）轩辕自采首山之铜以铸鼎。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。鼎成而轩辕疾崩。葬乔山。五百年后山崩。空室无尸。唯宝剑赤{写宀}在耳。一旦又失所在也。（列仙传云。御龙攀髯。及子晋馭鹄。并为不同。亦可是化后更出而为之也）玉子者帝{人告}也。曾诣鍾山。获九化十变经。以隐遁日月。游行星辰。后一旦疾崩。营冢在渤海山。夏中衰时。有发王子墓者。室中无所有。唯见一剑在北寝上。自作龙鸣虎{口皋}之声。人遂无敢近者。后亦失所在也。（帝{人告}则堯父。外书作{学告}字）王子乔墓在京陵。战国时复有发其墓者。唯见一剑在室。人适欲取视。

忽飞入天中也。栾巴昔作兵解。去入林虑山中。积十三年。而后还家。今在鹄鸣赤石山中。

（汉书云。巴为桂阳豫章太守。后下狱死。当仍是用灵丸解云也。亦出仙传中）

右此三条。皆出掾写剑经中。经非可轻见。

既是说诸仙人事迹。隐居谨抄出以相辅类耳。

至人焉在。朥曜南辰。含灵万世。乘景上旋。化成三道。日月为邻。实玄实师。号曰元人。变成三老。友帝之先。安知至人。不有来游。观化兆间。混俗为俦。释羽沈铃。安此南{土禺}。岂将好兆。

染俗久留。（七圣玄纪中云。赤君下教。变迹作沙门。与六弟子俱皆显姓名也）

为世染俗。不适生期。赤怪潜骇。三柱为灾。贤者南游。三岳是之。玄君

来行。人其谁知。（赤怪则{莹火}惑星也。三柱者五车星中三柱也。步履反）在元为元君。在玄宫为玄师。在南辰为南极老人。在太虚为太虚真人。在南岳为赤松子。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师。太一之友。（此四条是长史抄出。不审本是何经书中事。并是说南岳赤君下教之旨。师友之目。小异诸经）桐柏山高万八千丈。其山八重。周回八百余里。四面视之如一。在会稽东海际。一头亚在海中。金庭有不死之乡。在桐柏之中。方圆四十里。上有黄云覆之。树则苏{玉牙}琳碧。泉则石髓金精。其山尽五色金也。经丹水而南行。有洞交会。从中过行三十余里则得。（此山今在及临海数县之境。亚海中者。今呼括苍。在宁海北{甯邑}县南。金庭则前右弼所称者。此地在山外。犹如金灵。而灵奇过之。今人无正知此处。闻采藤人时有遇入之者。{土乌}{阜奥}甚多。自可寻求。然既得已居矣。安能复觅越。所以息心。桐柏真人之官。自是洞天内耳）

紫微夫人言。

右一条某书。

八溟山高五千里。周{一中}七千里。与沧浪方山相连比。其下有碧水之海。山上有乘林真人郁池玄宫。东王公所镇处也。此山是琳琅众玉。青华绛实。飞间之金。所生出矣。在沧浪山之东北。蓬莱山之东南。（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。方山即方丈山也。

海中山名。多载在五岳序中耳）方丈之西北有阴成大山。沧浪西南有阳长大山。山周回各一千四百里。

高七百里。其山多真仙之人所居处焉。此二山是阳九百六曆数之标揭也。百六之运将至。则阳长水竭。阴成水架矣。阳九之运将至。

则阴成水竭。阳长水架矣。顷者是阴成。山水际已高九千丈矣。百六之来。无复久时。（阴成水际出山高。则是高乃应云阳九。而言百六。似是误言。亦可是水起际如此高。非先水退际尔。

但水性平。又非湍瀨。二山相去不远。未解那得顿孤悬如此）

右二条有长史写。

未至庙第一高山西头龙尾北。洪水一所。

发地长六丈余。广五丈。入土六尺。水流势挹地二百余步。去路三里。对庙后第二高山西头。洪水一所。发地长四丈余。广三尺余。入土四尺。水势挹地三百余步。去路二里。近庙后肋。一所洪水。发地长五丈余。广四丈余。

入地二尺余。水势流入中。去庙一百五十步。

右蒋山北凡三处发洪水。流势西北行。

此三条是异迹。既不见真手。未审是非。又不知此发洪当是何时事。山南

乃经有发处。以积石塞之。世呼为蒋侯飲马。而山后不见有此。或当是将来期运之时乎。

真诰卷之十四。

真诰卷之十五。

阐幽微第一。

罗〔山在北方癸地。（此癸地未必以六合为言。当是于中国指向也。

则当正对幽州辽东之北。北海之中。不知去岸几万里耳）山高二千六百里。周回三万里。其山下有洞天在。山之周回一万五千里。其上其下。并有鬼神宫室。山上有六宫。洞中有六宫。辄周回千里。是为六天鬼神之宫也。（周回一万五千五百为宫。周回一千里者。三百二十五所。今此六宫止得六所尔。其余〔空〕〔宫〕尚三百一十九所。计不容顿耳。恐所言或有舛漏处也）山上为外宫。洞中为内宫。制度等耳。（此山既非人迹所及。

故山上可以得立容。不知山复有几洞门也）

第一宫名为纒絶阴天宫。以次东行。（以周回论之。洞中直东西有三千七百五十里。今一宫周回〔二〕〔千〕里。是径二百五十里。六宫若并列。合居千五百里耳。其两边各余二十余里。南〔比〕〔北〕有殊远。悉悉当为藩屏故也。不尔莫测所以也）

第二宫名为泰谅事宗天宫。

第三宫名为明晨耐犯武城天宫。

第四宫名为恬昭罪气天宫。

第五宫名为宗灵七非天宫。

第六宫名为敢司连宛屡天宫。（凡此六天宫。亦皆应有义旨。乃粗可领解。自不容轻说）

凡六天宫是为鬼神六天之治也。洞中六天宫亦同名。相像如一也。（此即应是北〔鬼王决断罪人住处。其神即应是经呼为阎罗王所住处也。其王即今北大帝也。但不知五道大神当是何者尔。凡生生之类。其死莫不隶之。至于地狱所在。尽有不尽一处。泰山河海亦各有焉。此山外宫当是曹局职司。主领文簿。洞中内宫是住止及考谪之处也。今书家说有人死而复生者。

并云初北向行。诣宫府考署。或如城关检课文书。恐此皆是至山上外宫中尔。如胡母班往泰山府君处。亦不觉入洞中。恐鬼神恍惚。不使知见实事耳）世人有知〔都六天宫门名。则百鬼不敢为害。欲卧时。常北向祝之三遍。微其音也。（前云宫名。今云门名。是为门亦因宫为名。宫直是虚号。门则有榜题。百鬼皆见。而人今亦知之。故所以畏伏也）祝曰。吾是太上弟子。下统六天。六天之宫。是吾所部。

不但所部。乃太上之所主。吾知六天之宫名。

故得长生。敢有犯者。太上当斩汝形。（此云下统六天者。不为六天所统也。不但吾自所部领。乃太上令吾主之。故复以为威。犹如郡县官爵有台除。非白版之例也）第一宫名纒絶阴天宫。以次东行。

第二宫名。（此二字杨君书际纸下如此。掾写不熟详。乃作七字。今世中诸本皆作第七。此误尔。宫唯有六。岂容是有七耶。此呪复说以次东行四字者。是欲令鬼辈讶吾知其次第位例也）从此以次。讫六宫止。乃啄齿六下。

乃卧。辟诸鬼邪之气。（此一遍呪讫。六啄齿。毕又呪。如此三过乃卧耳）

此法已重抄在第三篇修事中耳）人初死。皆先诣纒絶阴天宫中受事。或有先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。不必便径先诣第一天。要受事之日。罪考吉凶之日。当来诣此第一天宫耳。（此宫是北帝所治。故后悉应关由。犹如今州县之狱。初虽各有执隶。终应送台定其刑书）泰谅事宗天宫诸鬼是第二天也。卒死暴亡。又经于此。

（此宫当得专主收也。其卒死暴亡。恐文书未正。或姓名相同者。所以先来检问之也）

贤人圣人去世。先经明晨第三天宫受事。（后云四明公各治一宫。不知此泰明晨两宫当是何公所居。暴亡及贤圣。虽先暂经。亦犹应诣纒絶为正也）祸福吉凶。续命罪害。由恬昭第四天宫。鬼官地斗君治此中。鬼官之北斗。（是复籍先身之功罪乎。然武以至忠而亡。必复入仙品矣）韩太华者韩安国之妹也。汉二帅将军李广利之妇也。利宿世有功德。利今亦在南宫受化。（广利为汉武名将。伐大宛时。所杀戮殊不少。以先世功德。遂能消之。韩氏字安国。家福逮。不应关李相扶。夫妻既同条。恐人脱致疑。

是以复标别言之。亦或由因结致此也）刘春龙者汉宗正刘奉先之女。（奉先汉某帝时为宗正）李奚子者李忠之祖母也。忠晋初东平太守。忠祖父田舍人耳。而多行阴德。常大雪寒冻。而不覆积稻。常露谷于园庭。恒恐鸟雀饥死。其用心如此。（李忠不显晋书。如此说。则妻复似是縁夫之功。而夫身反不见有所果。亦难可详言）王进贤王衍女也。（事详在后）郭叔香者王修母。（王修字叔治。北海人。为魏武郎中令。年七岁丧母。母以杜日亡。不知是郭谁女也）其童初府有王少道。范叔胜。李伯山。皆童初府之标者。少好道。

汉时人王遯儿也。汉时山阳太守。范叔胜北地人也。魏文帝黄门郎。李伯山李冲父也。冲汉时为白马令。行阴德。或积世有道。中行所鍾。此二府仙人。皆一进再进得入此。项梁城作〔宫诵曰。

纒絶标〔带〕〔帝〕晨。谅事遘重阿。炎如霄中烟。勃若景曜华。武阳带

神锋。恬昭吞青河。〔门昌〕阖临丹井。云门郁峩峩。七非通奇盖。连宛亦敷魔。六天横北道。此是鬼神家。

诵有二万言。今略道六天之宫名。抄出之耳。

夜中亦可微读之。亦云辟鬼邪。（前第三宫名武城。今云武〔贝贝〕。或当是有两〔白〕〔名〕也。苏韶传云。是之圣者有项梁义。贤者有美季子。但不知项是何世人也。或恐是项羽之叔项梁。而不应圣于季子也）

〔都稻名重思。其米如石榴子。粒异大。色味如菱。亦以上献仙官。（后又有叙重思事。既是异日所说。两出自非嫌。

石榴子即世之安石榴也）

炎庆甲者古之炎帝也。今为北太帝君。天下鬼神之主也。（炎帝神农氏。造耕稼。尝百药。其圣功不减轩辕〔瑞页〕〔玉页〕。无应为鬼帝。又黄帝所伐大庭氏称炎帝。恐当是此。非神农也。又外书云。神农牛首。今佛家作地狱中主者亦牛首。复致疑焉。四明公升擢。既有年限。太帝位秩。亦应加崇极。此虽已三千余年。或恐如世中帝王不转而公辅屡迁也）

武王发今为鬼官北斗君。（文王之子。周武王也。姓姬名发。伐殷纣而为天子。即位二年崩。礼云。年九十三。竹书云。年四十五。按后云。四明公并得升仙阶。

而不道北〔年〕〔斗〕君。既仰隶玉晨。亦应预同迁品耳）

夏启为东明公。领斗君师。（禹之子也。姓〔女以〕。竹书云。〔卯〕〔即〕位三十九年亡。年七十八。自崩灭后至今己卯岁。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。安司命说格。在位二〔十〕〔千〕四百年。得上补九宫。如此则宋元徽四年去矣）

文王为西明公。领北帝师。（文王名昌。礼云。年九十七亡。此父子并得称圣德。而不免官鬼。虽为戮之过。亦当是不学仙道故也）

邵公〔夹百百〕为南明公。（邵公名〔夹百百〕。文王庶子。食采于邵。〔卦〕〔封〕于燕国。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克纣。公在不殊。而周公有圣德。仙鬼之中。并无显出。太公执〔饱〕〔旄〕秉钺。威罚最深。乃载出列仙。邵公恩流甘棠。翻为魁职。亦复难了。皆当各缘其根本业分故也。〔都唯有六宫。而周文王父子顿处其三。明周德之崇深矣）

吴季札为北明公。（吴王寿梦之少子。阖闾之叔父。太伯之后也。亦姬姓

。

让国居乎延陵。今季子庙是也。虽有仁贤之德。乃亚乎先圣。亦有殊例。寻此诸公。前后参差。当是道时代谢用人也。自夏启己来二千余年。方得迁改。乃十倍于地下〔生〕〔主〕者之数。明仙家品例。故为贵妙）

四明公复有宾友四人。然此四公后并当升仙阶也。四明主领四方鬼。（宾友四人。其事在后。又按后定录告云。邵{夹百百}为东明公。行上补九宫右保。此乃仙阶之证。而与前不同。且启尚未去。邵理不得仙。恐脱耳。误云邵耳。既云东明公。则应犹是启也。其疑事别在后也）

西明郎十六人。主天下房庙鬼之血食。（此郎亦应是隶西明公。房庙血食是受命居职者。非谓精邪假附也）

周{岂页}为鬼官司命帅。今以{登邑}岳程遐二人代。

以其多事故也。（周{岂页}字伯仁。汝南安城人。仕晋过江。位至尚书仆射。元帝永昌元年。王敦南下。遣收于石头南门。被害。年五十四。追赠光禄开府。谥康侯。{登邑}岳字伯山。陈郡人。讨郭默有功。咸宁初为平南将军广州刺史。于州病亡。辛亥子后云{登邑}岳为谢幼舆司马。此当是已迁也。程遐代郡人。为石勒谋臣。妹为勒妻。官至右仆射开府代郡公。

勒死。为石虎所也）

西明都禁郎贾谊。昔为治马融事不当。被黜守泰山。泰山君近请为司马。已被可。（贾谊前汉文帝时为梁孝王傅。忧愤呕血而死。后云荀{岂页}为泰山君。用曹洪为司马。今当代曹也。马融字季长。扶风人也。博学有才理。郑玄之师也。仕后汉为南郡太守。未尝按剑杀人。忤梁冀。被徙朔方。于路自刺不死。后赦还拜议郎。延寿九年病亡。年八十九。融别传复小异此耳）

南门亭长。今用周抚代{希邑}鉴。一门有二亭长。

辄有四修门郎。一天门凡八修门郎也。门郎为天门亭长下官。此是北帝门也。（后汉云。主南北门钥。

则一宫有二天门也。苏韶传云。修门郎有八人。乃言颜渊卜商。今见居职。恐此不然。周抚字道和。浔阳柴桑人。周访子也。先为王敦将。东下伐都。事败。与{ }岳{人且} [俱]走西阳蛮中。敦被杀。赫出又为将讨苏峻。后伐蜀平李势。封建成公。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。乃三十许年。兴宁三年病亡。赠征西将军。谥襄公。{希邑}鉴字道微。高平人。即{心音}父也。永昌元年。率诸流民。来渡江东。后讨平王敦。封高平公。又为车骑大将军{一兑}州刺史。镇广陵。复镇徐州。苏峻平。拜司空。改封南昌公。犹镇京兆城。咸康五年病亡。年七十一也。赠太宰。谥文成公也）

北斗君天门亭长。今是臧洪。臧洪代隗嚣。又一人是王波。新补。（此亦正是南门尔。其余四明公四宫门。亦应大有。并不显出。臧洪字子源。广陵射阳人。慷慨有节义。汉末洪举义兵。诛董卓。后为{清} [青]州及东郡太守。背袁绍。绍攻围。食尽被擒。乃害之。隗嚣字季孟。天水人。有才德。为物所附。前汉末。据陇西自称王。建武元年。光武伐之。愤逼得病。兼饿遂亡。

王波渤海人也。晋尚书金史有才能。投石虎为中书监。〈彼也〉〔被杀〕)

纪瞻本为抚河将军司马。今为北天修门郎。

代田録。瞻与虞潭。更直一日守天门。(北天犹应是北帝门也。纪瞻字思远。丹阳句容人。初仕呉为中郎将。呉平还洛。举秀才。稍迁为会稽太守。

迁侍中尚书仆射骠骑将军。泰宁三年病亡。年七十二。赠开府。谥穆侯。田録魏武帝时为程〔日立〕参军。后为河间太守。反叛为阎柔所破尔。虞潭字思奥。会稽余姚人。即虞〔杳〕〔翻〕孙也。位至卫将军右光禄开府武昌侯。咸阳八年病亡。年七十。赠光禄。谥孝列侯也)

魏〔金刀〕领庐山侯。(〔金刀〕字君思。会稽人。仕晋成穆公世司徒左长史丹阳尹。至左民尚书平寿侯。永和七年病亡矣)

顾和从辽东戍还。有事已散。北帝当用为执盖郎。盖郎范明迁补典柄侯。(顾和字君孝。呉郡人。少孤。有志操。仕晋为吏部侍郎。御史中丞。吏部尚书。领军。尚书仆射。尚书令。永和七年病亡。年六十四。赠侍中司徒。谥穆公。〈月〉〔外〕书不显。范明唯前汉有范明友。恐非是此人。又诰试许先生者。

称典柄侯周魴。主非吏者严白虎。寻典柄侯。犹应是典柄。呼之脱到尔。周〔访〕〔魴〕字子鱼。呉郡阳羨人。周处父也。仕呉为〔番邑〕阳太守。甚有威惠。严白虎者呉郡人也。以孙策时入山聚众。

策讨之。乃散奔余杭死。弟名輿。亦勇健。策伪与会。乃戟刺杀之尔)

殷浩侍帝晨。与何晏对。(此有八人事在后。殷浩字渊〔原〕〔源〕。陈留长平人。康帝建元初。为扬州刺史。永和六年。进中军将军都督五州。北伐姚襄。败还。为桓温所废。徙东阳。永和十二年。以忧亡。善能谭论。后与何晏对也。晏字平叔。何进孙。善言玄理。位至侍中尚书。党曹爽。为司马宣王所诛)

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。治东海。近取杜预为长史。位比大将军长史。(温〔山乔〕字太真。太原祁人。仕晋为江左平南将军江〔则〕〔州〕刺史。下平苏峻。位至骠骑将军开府。封始五公。咸和四年病亡。年四十二。赠太将军。谥中武公。杜预字符凯。京兆杜陵人。博识多智。注春秋。仕晋。起家尚书郎。位至都督荆州。鎮襄阳。伐呉有功。封当阳侯。太康五年还洛。于〔登邑〕县病亡。年六十三。葬洛阳。赠征南大〔州〕〔将〕军。谥成侯)

何次道始从北帝内禁御史。得还朱火宫受化。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。(后辛〔十〕〔玄〕子亦云如此。次道名充。庐江潜人。位至尚书令骠骑将军。除扬州刺史。録尚书。辅正世业。奉佛。多施惠。立功德。每为善事。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病亡。年五十五。赠司空。谥文穆公。按如此旨。鬼职杂位。非四

明公而犹得受化朱宫。升居仙品者。此当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)

魏武帝为北君太傅。(北君则北斗君。周武王也。四明各有宾友。恐北斗君不置此职。当以太傅准之。魏武帝曹操。沛国{言焦}人。英雄拨乱。匡定天下。封魏王。加九锡。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亡。年六十六。此年十月。魏文仍受禅。追赠太祖武皇帝也)

其余多不能复一二。盖鬼神之事。不足示于世也。荀公言也(荀公即是荀中侯。既隶司命。统诸鬼官。故究知之。但论事参差。前后递互。如似随问随答。非自然叙述事也。世人多不信幽冥鬼神。故戒勿宣示。若致疑谤。益漏失尔。右此前一段所说。不记何年月。以后王逸少事检之。则犹应是乙丑年也。)

人卧床当令高。高则地气不及。鬼吹不干。鬼气之侵人。常依地而逆上。(鬼者阴物。多因藉以宣其气。或附人畜。或依器物。或托饮食。然后得肆其凶毒耳。昔有人病在地卧。于病中乃见鬼于壁穿下。

以手为管而吹之。此即是鬼吹之事也)

人卧室宇。当令洁盛。洁盛则受灵。不盛则受故。故之乱人室宇者。所为不成。所作不立。一身亦耳。当洗沐澡洁。不尔无冀矣。(故皆谓鬼神尘浊不正之。此等皆承人为恶。既灵助无主。道岂可议也)

勿道学道。道学道。鬼犯人。事亦不立。使人病。

是体未真故也。(真诰亟多此戒云。一言一事。泄乃减{竹弄}。岂但疾病而已。所谓仙者。心实学。何趣说之耶。群魔伺察。有如影响也)

山世远受孟先生法。暮卧。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瞑。使人魂魄自制练。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。是为合万过也。得三四过乃佳。

北岳蒋夫人云。读此经。亦使人无病。是不死之道也。(此四条并是可承用。事已别抄在第三篇中。孟先生即应是京兆孟君。及属用郑承者。前篇有西岳蒋夫人。今〈火天下〉[又云北]岳。未审有两人。为是误也)

夜行常琢齿。琢齿亦无正限数也。鬼邪鬼常畏琢齿声。是故不得犯人也。若兼之以漱液祝说亦善。(叩齿即神存。故鬼邪不得干。今修上道者。日夜既恒有此事。所以并得长生尔)昔鲍助者济北人也。(助既少微。外书不显)都不学道。亦不知法术。年四十余。忽得面风气。口目不正。入口而两齿上下恒相切拍。甚有声响。如此昼夜不止。得寿年百二十七岁。后乃遇寒过大冰。堕长寿河中死耳。

北帝中间。亦比遣鬼及日游地殃使取之。

而此数鬼终不敢近助。鬼官问其故。天答云。此人乃多方术。以制于我。常行叩齿。鸣打天鼓。以警身中诸神。神不敢散。鬼气不得入。是以无有縁趣

得之耳。以此论之。若助不行冰渡河。亦可出千岁寿不啻也。当是遇大寒冻。步行冰上。口噤不能复叩齿。是故鬼因溺着河中耳。患风病而齿自叩动者。犹尚辟死却鬼矣。何患道士真叩齿。鸣天鼓。具身神耶。（仙方云。常吞液叩齿。使人反少。以此而言。人命便无定限。一切皆是夭遏耳。若修道精勤。如鲍助啄齿。何容不得永年。正患有时懈替。则为鬼所袭。同于溺河之毙也。凡诸鬼亦是不能灵智。乃以风病为多术。岂胜谬邪）

{都山上。树木水泽如世间。但稻米粒几大。

味如菱。其余四谷不尔。但名稻为重思耳。杜琮作重思赋曰。霏霏春茂。翠矣重思。灵交被。嘉谷应时。四节既享。祝人以祀。神禾郁乎。

浩京巨穗。横我玄台。爰有明祥。帝者以熙。此之谓矣。（此更说{都中事。仍复及重思耳。说祝人有祠者。不容有蒸尝之义。当即是前所云献奉仙官故也。又鬼年限足。应受余生。亦复死便有祠事矣。杜琮字伯瑜。蜀人也。博学有才思。注韩诗。兼明数术。逆记魏当代汉。仕刘禅时。为鸿胪太常。延熙十三年亡。

年八十余耳）

侍帝晨有八人。徐庶。{广龙}德。爰愉。李广。王嘉。何晏。解结。殷浩。并如世之侍中。（李广汉武骠骑将军。征匈奴时。

被吏谴。{心贵}慨自刎而死。王嘉蜀郡人。平帝时为郎中。至王莽。乃弃官还乡。不肯臣公[孙]述。伏剑而死。徐庶字符直。颍川人。荐诸葛亮于刘备。后魏武虏其母。乃归魏。仕至中丞。明帝大和中病亡。{广龙}德字令明。南安人。随张镇南降魏武。拜立义将军。屯樊城。为关羽所害。谥杜侯。迎丧葬{业邑}。身首如生。爰愉字世都。濮阳人。有才辨。多术艺。事晋武。辟司徒魏舒府。位至侍中中书令监。解结字稚连。济南人。系弟也。一仕晋黄门侍郎中丞荆豫州刺史尚书。赵王伦时为孙秀所害也。何殷二人以注在前。前所说唯道二人。今当是更请问。乃悉具显之）

四明公及北斗君。并有侍帝晨五人。其向者八人。是北大帝官隶耳。选用亦同。（侍帝晨之号。仙官亦有。俱是侍中位也。此言选用并同。不知止取名位。当品才识。兼论功德耶。此诸人才位。永不相类。恐幽途所诮。别当有以耳）

又有中郎直事四人。如世之尚书也。戴渊。公孙度。刘封。郭嘉。今见在职。封者是玄德之养子。（此职应是太帝领僚。如今散曹尚书耳。戴渊字若愚。广陵人也。仕晋历位至护军尚书仆射骠骑将军。与周{岂页}俱为王敦所害。赠光禄。谥简侯。公孙度字叔济。辽东人。渊之祖也。初为辽东太守。建安中。遂僭号称王。建天子羽仪。传国子康。至孙渊被司马宣王所。

〈开〉〔刘〕封本罗侯寇氏子。刘备未有儿。养为息。性刚猛。有气力武艺。后建节度赐死。此异族为嗣。亦是仍得袭姓也。郭嘉者字奉孝。颍川阳〔羽佳〕人。魏武谋臣。为军谋祭酒。病亡。年三十八。

谥真侯也)

玄德今为北河侯。与韩遂对统。今属仙官。(仙官又有北河司命禁保侯。亦司三官中事。乃隶东华官。保命君领之。此则是北河侯。必是相统属矣。刘备字玄德。郡人。初起义兵。后遂据蜀。称尊号。三年病亡。年六十三。谥昭烈皇帝。寻于时同为三国之主。魏武孙策。今位任皆高。刘此职虽小而隶仙官。其优劣或可得相匹也。韩遂字文约。某某人。汉末阻兵。构乱西土。建安二十五年。魏武伐之。奔金城之内。

为其将〔走鞠〕演等所害。遂乃骁雄而未免寇难。乃得与刘备对仕。殊为不类。兼隶仙官。益复超显也)

又有大禁晨二人。如今尚书令。汉光武及孙文台二人居之。(光武刘秀字文叔。高祖八代孙。起兵讨王莽赤眉。平定天下。即位三十三年病亡。年六十三。孙坚字文台。吴郡人。策父也。袁术表为破〔鲁〕〔虜〕将军豫州刺史。讨董卓。后伐刘表。初平二年。为表将军黄祖部下人所射亡。年三十七。坚虽忠烈而位微。今与天子同职。亦似韩遂之匹玄德也)

又有中禁晨。如今之中书令监。有二人。颜怀杨彪二人居之。怀字思季。彪字文先者。(颜怀字思季。未〔德〕〔得〕此人。杨彪字文先。弘农人。汉司空杨修父也。值董卓〔博〕〔悖〕乱。扶济献帝。东西危苦。备经三司。至魏文黄〔{丝刀}〕〔初〕六年乃亡。年八十四。

许长史父今为弹方侯。弹方侯有二人。各司南北。许长史为南弹方侯。刘赞为司马。鲍〔员力〕为北弹方侯。韦遵为司马。亦各主南北门钥。

许领威南兵千人。鲍〔员力〕领威北兵千人。大都备门主收执而已。如今世有羽林监。威南威北兵。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。(二禁晨及南北弹方侯。亦应并是北帝官属也。受此语时。未必不呼许名。恐是杨自不疏之耳。北帝呪所谓威南威北。即谓此兵。当是骁勇者也。许氏事具在别篇。刘赞字正明。会稽长山人。少为部吏。好读兵书。慷慨有大志。击黄巾贼伤足。一脚屈。遂自割筋得伸。后为左护军。与孙峻征淮南。未至病困。为魏将蒋班所逼被害。年七十〔王〕〔三〕。〔{鱼勺}〕〔鲍〕〔员力〕字叔业。鲍宣九世孙。即鲍信子也。清白有高节。汉建安中。为中庶子黄门郎。魏文帝御史中丞。数諫诤忤旨。左迁治书执法。后被诛。韦遵字公艺。吴人。即韦昭之孙也。博学有文才。善书。仕晋成穆之世。为尚书左民郎中书黄门侍郎。代王逸少为临川郡守。以母忧亡。年六十四也)

孙策为东明公宾友。（孙坚长子。字伯符。汉末嗣父领众。先制江东。乃欲定中国。拜讨逆将军。封吴侯。临过江轻猎。为仇客所射。疮发而亡。年二十六。弟权代任。

后追谥长沙桓王。策初从东出。{ }道〈七千〉[士干]吉。后照镜见之。惊忿{口斗}。故疮溃而死。寻项羽之英杰。逾于孙远矣。俱是不得王。而独不显出。乃歷世相传云。为吴兴十山王。常居郡厅上。

故太守不敢上。上者辄死。亦别为立庙。呼为霸王也）

真诰卷之十五。

真诰卷之十六。

阐幽微第二。

汉高祖为南明公宾友。（刘邦字季。沛郡丰人。起自布衣。伐秦平项。

创汉之基。即位十二年病亡。年六十二）

晋宣帝为西明公宾友。（司马懿字仲达。河内人也。魏世为大将军太傅。嘉平三年病亡。年七十二。赠相国。谥宣文侯。晋武受禅。追谥高祖宣皇帝）

荀{或}J}为北明公宾友。（荀{或}J}字文若。颖川人。汉武末为尚书令。有风仪识鉴。初为魏武谋臣。欲以安汉社稷。被疑惧。服药自尽。年五十。谥敬侯。追赠太尉。荀之列在宾友。亦如延陵之匹。四明位虽非亚而德望贤矣）

其中宿运先世有阴德惠救者。乃时有径补仙官。或入南宫受化。不拘职位也。在世之罪福多少。乃为称量处分耳。大都行阴德。多恤穷厄。例皆速诣南宫为仙。（在世行阴功密德。好道信仙者。既有浅深轻重。故其受报亦不得皆同。有即身地仙不死者。有托形尸解去者。有既终得入洞宫受学者。有先诣朱火宫炼形者。有先为地下主者乃进品者。有先经鬼官乃迁化者。有身不得去。功及子孙。令学道乃拔度者。诸如此例。高下数十品。不可以一概求之）

{广舆}元规为北太帝中卫大将军。取郭长翔为长史。以华{音欠}为司马。此所谓军公者也。领鬼兵数千人。（辛亥子所说。与此大异。恐是受有前后。或能几被回换故耳。{广舆}亮字元规。颖川人。咸和中为征西将军江荆豫三州刺史。鎮武昌。咸康六年。于鎮病亡。年五十二。赠太尉。谥文康公。未病时。乃独见陶侃乘輿来让之。于此得病而亡。郭翻字长翔。武昌人。少有高志。{广舆}欲引为上佐。不肯就。亡后与其儿灵语云。{广舆}公作抚东大将军。治在东海之东。统十万兵。取吾为司马。间者本欲取谢仁祖选官。以为资望未足。蒋大侯先取为都尉。是以拘逼王长豫为长史。委以军事。甚有高称。又云。王丞相为尚书令。大用事决万机。

按如此语。即玄子所说。如复似应在前。今以郭为长史。当是后更转任。

但谢仁祖在世为仆射鎮西将军。乃言资望未足。殊为难辨。王丞相即王导。长豫是导之元子。早亡。华{音欠}字子鱼。平原人。为豫章太守。同孙策。策亡。从魏武帝。歷显位为司徒太尉。封博平侯。太和五年亡。年七十三。谥敬侯)

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。以张繡为司马。唐固为长史。(孔融字文举。鲁人。孔子二十代孙。汉末名士。为北海太守。后为曹公所害。张繡武威人。济从子也。汉末因乱起兵。后降魏武。为破羌将军。从征乌丸。未至柳城亡。谥定侯。唐固字子正。丹阳句容人。修身谨行。博学儒术。注国语公羊谷梁传。孙权汉武四年。为尚书仆射。年七十余病亡耳)

陶侃为西河侯。亦领兵数千。近求滕含自代。

犹未许。侃以徐宁为长史。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。当以蔡谟代宁。

(陶侃字士衡。先自丹阳人。迁居{番邑}阳。

后徙庐江。而属浔阳柴桑。晋世累经征讨。大有功。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荆江二州刺史长沙公。咸和四年。还长沙。亡于樊溪。年七十六。赠大司马。谥桓公。{广臾}亮代之。而郭长翔灵语云。陶公正有罪谪。未得叙用。又别记云。陶公亡后少时。遣先奋死传教。与其儿相传云。公谢郎连与{广臾}公相<吉>[言]语天上事始判。故令郎知。于时{广臾}犹存。后三四年而亡。滕含子并南阳西鄂人。永和中为平南将军广州刺史。于州病亡。谥戴侯。陶以其自代资位。复是奇悬。徐宁字安期。东海人。羨之祖也。初桓彝举。与{广臾}亮为护军功曹。称为<添>[海]岱清士。后仕至正员吏部郎冠军江州顺阳简侯。羨之年少时。尝来形见。自称我是汝祖。戒其祸福。

后并如言。蔡谟字道明。陈留考城人。克子也。位至扬州刺史。又授司徒。不受。永和十二年病亡。年七十六。赠司空。谥文穆公。寻此不擒叛将。亦是鬼。鬼不能相制。由如人也。人皆非自然威摄。仙真犹尚握节持铃。以勒<比>[此]辈。而况其问类乎)

四鎮皆领鬼兵万人。中官领兵不过数千。四鎮有泰山君卢龙公东越大将军南巴侯。四官各领万人。(四鎮非正是四方。今此处并在中国。回还不过数千里耳。他方复应大有。所以后言数百处也)

何曾为南<巳>[巴]侯。(何曾字颖考。陈郡阳夏人。何{一本足のキ}子也。性豪侈而博学孝悌。

初仕魏世。稍迁尚书征北将军司徒。封朗陵侯。晋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。太始四年<十>[亡]。年八十余。谥曰元公)

曹仁为卢龙公。(曹仁字子孝。魏武从弟。雄勇冠世。善弓马。数从征伐有功。

位至车骑将军都督荆（阳）〔扬〕益州诸军事大将军。封陈侯。黄初四年病亡。年五十六。谥曰忠侯也）

刘陶为东越大将军。（汉魏晋凡有三刘陶。后汉者字子奇。颍川人也。

灵帝侍中尚书令。后繫狱。闭而死。魏世者字季冶。淮南人。刘晔之子也。才辨而无行。曹爽用为选部郎。后出平原太守。景王诛之。晋初者字正舆。沛国人。永嘉中为扬州刺史。此三人不知何者是东越大将军。以意言之。多是正舆耳）

荀〔岂页〕为太山君。（荀〔岂页〕字景倩。〔或〕）第四子也。博学有词理。佐命晋世。起家为黄门郎。迁尚书仆射司空太尉太傅。太始十年亡。年七十。谥曰康公。苏韶传云。刘孔才为太山公。欲反北帝。已诛灭之。孔才即刘邵也。又梅颐为豫章太守。梦被召作太山府君。克日便亡。不知此二位与君复各是异职否耳。又云有太山令）

领一万兵鎮处亦有数百处也。领数千兵鎮处亦有数百处。更相统隶耳。皆有长史司马。

王文度鎮广陵。忽见卒来。召作平北将军徐〔一兑〕二州刺史。王云。我今已作此官。卒云。此是天上职耳。须臾去。寻迎至而亡失。天地间事理。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寻之。此幽显中都是有三部。皆相关类也。上则仙。中则人。下则鬼。人善者得为仙。仙之谪者更为人。人恶者更为鬼。鬼福者复为人。鬼法人。人法僊。循环往来。触类相同。正是隐显小小之隔耳。达者监之。便无复所关）

荀〔岂页〕取顾众为太山将军。用曹洪为司马。桓范为长史。（顾众字长始。吴郡人。顾〔心岂〕孙。顾秘子也。仕晋丹阳尹领军尚书仆射。

永和二年亡。年七十三。追赠特进。谥靖伯。曹洪字子廉。魏武从弟。家大富而俭恪。数征伐。

为骠骑将军。封乐成侯。太和六年病亡。桓范字符则。沛国人。有才学筹策。仕魏世。位至太司农。党曹爽被诛也）

王逸少有事。繫禁中已五年。云事已散。（即王右军也。受时不欲呼杨君名。所以道其字耳。逸少即王〔广异〕兄旷之子。有风善书。后为会稽太守。永和十一年去郡。告灵不复仕。先与许先生周旋。颇亦慕道。至升平五年辛酉歲亡。年五十九。今乙丑年。说云五年。则亡后被繫。被繫之事。检迹未见其咎。恐以〔对心〕憾告灵为谪耳）

蒋济为南山伯。领二千兵。（蒋济字子通。楚国平阿人。仕汉魏。歷位至太尉。从宣王诛曹爽。其年亡。谥景侯。为领军时。有其妇梦亡儿为太山五伯。来迎太庙西孙阿。为太山令。求嘱阿乞转在好处。济即为仍之。阿亦即亡。

后又梦云。已蒙转录事。

凡如此例。鬼官职位。虽略因生时贵贱。而大有舛驳。皆由德业之优劣。功过之轻重。更品其阶叙。不复得全依其本基耳)

王{广异}为部鬼将军。( {广异} 字世将。琅{玉耶}人。修龄父也。多才艺政书。善属文。解音声。位至平南将军荆州刺史。年四十七病亡。赠骠骑。谥康侯也)

此有识位者。粗相识耳。其无位者。不可一二尽知之。如此散者无限数也。(此皆后段所说。似犹是荀中候。

所以止道。或不称姓。而{岂页}复云姓。恐以分别周{岂页}也。所说人多是近世。当由代谢参差。兼易亿识者矣。三代乃远。而两汉魏晋实有一段才名人。如刘向。董仲舒。扬雄。张衡。蔡{丛邑}。郑玄。王弼。阮{稽山}之俦。并不应空散。数术有如管郭。亦无标迹。故当多不隶三官。颇得预于仙家驱任矣。前论帝王中亦不均。魏文晋武。受命之主而不显。反言魏武晋宣。孙权应与刘备同。亦不载道策。此并当启国之基。功高乐推故也。其继体守文之君。都无所出矣)

右以前后两过受事。皆是杨君受旨。书多{人嶷}治。又掾更写。两本悉无异。并各成一卷。

相随始末讫此耳。

许肇今为东明公右帅晨。帅晨之任。如世间中书监。(许肇字子阿。即长史七代祖司徒敬也。虽有赈救之功。而非阴德。故未蒙受化。既福流后叶。方使上拔。然后为九宫之仙耳。此帅晨之官。四明亦并应有之)

邵{夹百百}为东明公。云行上补九宫右保公。(前云邵为南明公。今乃是东。若非名号之误。则东南之差。既寻当迁擢。则必应是启中君脱尔云邵耳。亦可是有甘棠之德。故不限其年月耳)

右七月十六日夜。定录君所告。

此二条别受。不关{记部}。

辛亥子自叙并诗。(此下剪除半行去。不知当是何字也)玄子字延期。陇西定谷人。汉明帝时。谏议大夫上洛云中赵国三郡太守辛隐之子。(辛隐字某某。检外书未得此位业。按诸辛旧开陇豪族。前汉有辛庆忌。后汉有辛缮。并高直之士。辛{田比}是其七世孙。

则隐是{田比}之八世祖。但一百四五十年中而已。八世嫌其太促耳)玄子少好道。遵奉法戒。至心苦行。日中菜食。鍊形守精。

不遘外物。州府辟聘。一无降就。游山林。弃世风尘。志愿凭子晋于{丝侯}岑。侣陵阳于步玄。故改名为玄子。而自字延期矣。不图先世之多愆。殃

流子孙。结{生日}刊于帝简。运沈逮于后昆。

享年不永。遂没命于长梁之津。西王母见我苦行。{都北帝愍我道心。告敕司命。传檄三官。摄取形骸。还魂复真。使我颐胎。位为灵神。

于今二百余年矣。（溺水致命。事同王衍之女。恐即此形骸。皆不复得生。

。并是反质胎神耳。虽有道心而无道业。故不得便居仙品也）近得度名南宮。定策朱陵。藏精待时。方列为仙。而大帝今且见差领东海侯。代{广臾}生。又见选补禁元中郎将。为吴越鬼神之司。王事靡监。斯亦劳矣。

若夫冠晨佩青。萧条羽袂。鸣铃仙阶。转琼室者。虽实素心而卒日也。恨未便得与玄真并罗。同晏{玉昆}{土庸}。察钧韶之遗音。{手缀}灵芝乎幽峯。振翠衣于九霄。{人舞}玄{鬲羽}于十方耳。方当摄御群鬼。领理是非。处众秽之中间。声交于邪魔之纷纭。事与道德为阔。眼与{目于}真为踈。熟比熙寂于玄境。逍遥于太初哉。夫同声偕合。

物亦类分。相闻{进貌}矣。系景委积。是以名书上清。丹录玄殖。有道之气。与灵合德。托体高辉。

故来相从。今赠诗三篇。以叙推情之至也。其辞曰。（杨君既为吴越司命。董统鬼神。玄子职隶。方应相开。故先造以陈情也。寻鬼书既异。不应是自运笔。亦当口受疏之耳）

畴昔入冥乡。顺驾应灵招。神随空无散。与庆云消。形非明玉质。玄匠安能雕。{足蝶}足吟幽唱。仰首翫鸣条。林室有逸欢。絶此轩外交。遗景附圆曜。嘉音何寥寥。（此篇叙事迹之本志也）

寂通寄兴感。玄摄动音。高轮虽参差。万仞故来寻。萧萧研道子。合神契灵衿。委顺浪世化。心标窈窕林。同期理外游。相与静东〈衣〉[岑]。（此篇申情寄之来缘也）

命驾广{阿}。逸迹超冥乡。空中自有物。有中亦无常。悟言有无际。相与会濠梁。目撃玄解了。鬼神理自忘。（此篇论人鬼之幽致也）

玄子云。魏时辛{田比}字佐治。是七世之孙也。汉建武一年。从陇西徙居颖川阳{羽佳}县。{田比}仕魏世。使持节大将军司马宣王军帅卫尉封侯。

{田比}子名敞。为河内太守太常卿。（所说并与魏书同也）

玄子云。{广臾}生者晋{广臾}太尉也。北帝往用为抚东将军。后又转为东海侯。今又用为{台侍帝晨右禁监}。近取冯怀为司马。〈侍〉[侍]帝晨如今世侍中。右禁监如世右卫将军而甚重。（如说与前大异。当是后迁侍中领卫。便是胜中〈怀〉[卫]将军也。帝晨无司马。此是右禁之职耳。冯〈卫〉

[怀]字祖思。长乐人。晋成帝时。为太常散骑常侍。卒追赠金紫光禄阶也)

左禁监是谢幼舆。以{登邑}岳为司马。(此则准左卫将军也。

幼舆名鯤。即谢安伯谢尚之父也。为王敦长史豫章郡太守。年五十三病亡。赠太常。谥康侯。{登邑}岳已在前。而云代周{岂页}为司马帅耳)

{希邑}南昌公先为北帝南朱阳大门灵关侯。后天转为高明司直。昔坐与刘庆孙争免官。今始当复职也。高明司直如世尚书仆射。(前云{希邑}为南亭长。亭长恐即灵关之职。既以周抚代。故得转司直。而郭长翔灵语亦云。

{希邑}公甚屈为天门亭长。旧选常用州征二千石。未有三公作也。如此所以得速迁。刘庆孙名舆。中山人。刘越石之兄也。才识辩贍。为东海王越长史。永嘉中病疽而亡。年四十七。赠骠骑将军。谥真侯也)

何次道今在南宫承华台中。已得受书。行至南岳中。此人在世。施惠之功甚多。故早得返形。(前荀公说何始得还朱火。今言已受书。则玄子所受后成在后耳)

周伯仁近见用为西明公中都护。中都护如世太傅之官也。坐选{登邑}攸不平。左降为中护。

中护准少傅。(周本司命帅。当得程遐代而迁此官也。{登邑}攸字伯道。平阳襄陵人。仕晋为太子洗马吏部郎河东太守。为石勒所没。后得还江东。为吴郡太守吏部尚书。

自咸和元年病亡。赠光禄。攸从胡叛还时。乃弃其己儿。自携亡弟之子来渡江。遂自无儿。

绝后嗣。谢安叹曰。天道无知。令{登邑}伯道无儿)

右辛玄子所言。说冥中事亦多矣。今粗书其{鹿鹿鹿}者耳。不复一二具说。(此记虽玄子所受。而杂有杨君之辞也。杨书不存。今有掾写本耳。此纸后又被剪缺。恐事亦未必尽)

夫至忠至孝之人。既终皆受书为地下主者。

一百四十年。乃得受下仙之教。授以大道。从此渐进。得补仙官。一百四十年。听一试进也。

(此地下主者。亦即是洞中所记李〈更〉[东]等者。非别鬼官复为主者也。一百四十年一进。便入第二等。给仙人使。乃得稍受道教耳)至孝者能感激鬼神。使百鸟山兽巡其坟{土延}也。至忠者能公犯直心。精贯白日。或剖藏身。以激其君者也。比干今在戎山。李善今在少室。有得此变鍊者甚多。

举此二人为标耳。(比干剖心。可为至忠。至于孝子感灵者。亦复不少。而今止举李善。如似不类。当李善之地。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。恐以其能存李元后胤。使获继嗣。因此以成其孝。功所不论耳。若程婴齐孙杵臼。亦应在孝

品矣。李善字次逊。本南阳育阳李元家奴。汉建武中。元家人之死尽而巨富。唯尽一孤儿名续祖。尚在孩抱。诸奴复共欲之而分其才。善乃密负续祖。逃瑕丘山中。哺养乳。乃为生计。至十岁余。出告县令锺离意。意于是表荐。悉收其群奴之。而立续祖为家。光武拜善为太子舍人。后迁日南九江太守。其事迹正是如此。而锺离传所说少复有异耳）

夫有上圣之德。既终。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。一千年。乃转补三官之五帝。或为东西南北明公。以治鬼神。复一千四百年。乃得游行太清。为九宫之中仙也。（以年限言之。是圣德更不及忠孝也。计此终后凡二千四百年。乃得入仙阶。益知前应是夏启非召公明矣。季子亡后。至晋兴宁始八百八十许。未及千岁。不知那已为明公耶。〔都中所记都无顿说五帝者。恐此如北帝之例。复有五耶。所以后言英雄者。为五帝上相。而北帝有秦皇矣。又苏韶传云。扬雄张〔冲〕〔衡〕等为五帝。扬张既非上圣。爵位亦卑。不应得与炎帝为俦。复当或有小五帝不论耳。扬张之事亦或不然也）

夫有萧〔进貌〕之才。有绝众之望。养其浩然。不营荣贵者。既终。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。四百年。

乃得为地下主者。从此以进。以三百年为一阶。（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。从主者以去。是入仙阶。不复为鬼官耳）

夫有至贞至廉之才者。既终。受书为三官清鬼。二百八十年。乃得为地下主者。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。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。（此格复是小胜高士。而年数倍于忠孝。故知忠孝贞廉为行之最耳）

夫至廉者。不食非己之食。不衣非己之布帛。

王阳有似也。（此目应以夷齐为标。高士中亦多此例。而今乃举王阳。当年淳德自然。非故为皎洁者也。王阳先汉人也）

夫至贞者。纷华不能散其正。万乘不能激其名操也。男言之。务光之行有似矣。女言之。

宋金漂女是也。（贞者非止不淫于色。亦是〔心炎〕乎荣利也。务光辞汤让。而负石投河。宋女恐是子胥所逢。浣沙于漂水之阳者。后既投金以报之。故谓之金漂。漂字或应作〔漂〕〔水栗〕字耳）

先世有功在三官。流逮后嗣。或易世鍊化。改氏更生者。此七世阴德。根叶相及也。既终。当遗脚一骨。以归三官。余骨随身而迁也。男留〔在〕〔左〕。女留右。皆受书为地下主者。二百八十年。

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。临终之日。视其形如生人之肉。脱死之时。尸不强直。足指不青。手足不皱者。谓之先有德行。自然得尸解者也。

（此是先世有阴功密德。不拘于迹者。既非己身所〔辩力〕。故以一骨酬

副三官也。此骨恐是质形之骨。非神形之骨。既被遗落。当复重生之耳。〈火〉〔大〕都论仙鬼中诸人。在世有刳腹刎颈。支体分裂死者。永自不关后形。其神先以离出。故今形可得而毙伤残。初不断神矣。而世或有见鬼身不全者。盖是尸魄托骸者耳。非其大神本经之主也。尸解之说复有多条。已抄记在第三篇中耳)

右此五条。皆积行获仙。不学而得。但为阶级之难造。道用年岁耳。要自得度名方诸。

不复承受三官之号令矣。(此虽五条而有七事。事中复有轻重。非至志者。亦不〔辩力〕得此例也。今预在学道之品。微微小业。便可与之比肩。况乃真妙者乎。由是言之。可不自督耳)

诸有英雄之才。弥罗四海。诛暴整乱。拓平九州。建号帝王。臣妾四海者。既终。受书于三官四辅。或为五帝上相。或为四明公宾友。以助治百鬼。综理死生者。此等自奉属于三官。永无进仙之冀。坐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。

(〔宫中诸人职皆是矣。疑荀〔或〕〕)一人。清秀整洁。非跋扈虐害。唯以谋谟智策佐魏武耳。乃得为宾友。与汉高等比位。恐当别有旨趣。凡在世有才识艺解。为一时所称者。既没。并即随才受其职位。不必执其在生之小罪。先充诸考谪也。若过为非理。是所不论。若悠悠冗散。不辩异人者。罪无大小。悉当安之)

秦始皇今为北帝上相。刘季今为南明公宾友。有其人甚多。略示其标的耳。(此是举建号帝王者之宗耳。北帝之有上相。亦当如四明之有宾友也)

齐桓公今为三官都禁郎。主生死之简录。晋文公今为水官司命。其楚严公赵简子之徒数百人。今犹散息于三官府。未见任也。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。无豫真仙家事矣。(五霸亦一时之雄。齐桓晋文。处职并要。楚严公即庄王也。简子虽非霸限。亦擅命专制。所梦天帝使射熊之事。必是北帝之府矣。剑经序称。燕昭亦得仙。燕昭六国时英主。遂不堕于三官。乃知鍊丹独往。亦为殊拔也。从论忠孝已来至此。并出掾写剑经中。东卿司命所说。即是鬼神事。谨抄出继此。以相证发。自三代已来。贤圣及英雄者为仙。鬼中不见殷汤。周公。

孔子。阖闾。勾践。春秋时诸卿相大夫。及伍子胥。孙武。白起。王翦。下至韩信项羽辈。或入仙品。而仙家不显之。如桀纣王莽董卓等。凶虐过甚。恐不得补职僚也。而异域有冒顿〔足翁〕〔去页〕石块石勒诸骁杰。亦都不预及言之耳)

真诰卷之十六。

真诰卷之十七。

握真辅第一。

萧寂 {廿毕} 门。研神保形。和魂夷。守养神关者。

岂可以与夫坐华屋。擊鍾鼓。飡五鼎。艳绮 {丝丸} 者。同日而论之哉。大罗之与箠樊俱一物耳。

是以古之高人。皆去彼而取此矣。老氏宁闷闷不察察。而况我之鄙夫。

(未知此一篇是何书中语。既有道之辞。故聊以抄出。是两手书耳)

玄玄即排起。注之曰。故玄玄以八风为 {囊石木} 钥。

天地为 {阜是} 防。四海为 {雍缶} 罍。九州岛为稗 {禾康}。积之以万殊。蒸之以阴阳。其陶铸也。充隆吹累。刚柔清浊。象类不同。呼吸含吐。恭柏荣。注之曰。

九絕兽神禽也。罔起此在乎。群丽 {鉴手} {手骨} 乎。激奇之际。终年不足以极其变。万殊不足以适其内。日月不足以曜其目。八泽不足以游其足。青云为卑。九垓为浅。八紘为小。四极为近。

以此变动无常。恒入芥子之内。玉晨之玉宝。

太微之威神矣。(玄玄即排起。调弹恭柏荣。并是神虎隐文挥神诗中句。如今再注之。乃取扬雄玄为论中语。更小增损易夺之。故当是理符义会。可得然也)

夫心与治。游乎太和。唯唐虞能充其任矣。神与化。荡乎无境。唯伏羲能承其统。故二十五弦之具。非牙旷不能以为神。弓矢质的之具。

非 {羽升} < {进降} > [逢] 蒙不能以为妙耶。(此一篇亦是玄为论中语。不知此复以何所明喻耳。犹如引抱朴外篇博喻中语也。凡有异处。皆以朱书为别如此也)

若夫奇神 {攸黑} 诡。恢譎无方。阴阳之所焕育。川泽之所函藏。则羲和浴日于甘渊。乌飞司景于扶桑。江 {女非} 登 {水眉} 而解佩。二女御风于潇湘。

潜蛟龙战于玄泉。蕃丘丧马于淮阳。灵洲海运于南极。东山遥集于帝乡。{马华} {马留} 抗轡于巨龟。江使感梦于宋王。是以洞庭虽广。济之不容刀。卢龙虽峻。越之不崇朝。{山缙} 山悬岭。絕阔千仞。束马绵竹。则安乐归晋。辽海泱泱。横带天渠。公孙不竞。则其亡忽诸。若夫飞壺白马。

即墨天山。三江之 {水侵}。九河之源。尚曷足语哉。

吾子飞轩结驷。驾眇林薄。徒闻山河之宝。魏国所以未究。夫吳起一言。而武侯心 {心乍} 也。(此二条是 {广輿} 阐扬都赋中语也。凡四条并异手书之。小度青纸。乃古而拙。此既与真书相连。故并存录。相随载之也。杨君)

秦始皇作长安渭水横桥。广六丈。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。汉时桥北置

都水令丞。领徒千五百人。署属京兆。董卓坏之。魏武帝更作。广三丈。今桥是也。（夫锺瑞物也。当金氏之世有六锺。将必见乎。晋朝五霸诸侯。厥德过之。故六锺嘉瑞耳。非复耳。事误子孙也。预告宁无{口邑}{口邑}乎。此注下四十八字。黄民手所妄益。是载义羲十二年。霍山崩出六锺。故欲附会宋祖。辄立此辞。而不知事类大乖。追可忿笑）

秦为阿房殿。在长安西南二十里。殿东西千步。南北三百步。上坐万人。庭中可受十万人。

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。宫在城南三里。

二世葬其傍。司马相如所云。墓芜秽而不修者是也。

秦敛天下兵器。铸以为铜人十二。置（此十四字共一行。行前鱼烂余十在。今足令成字如此）之诸宫。汉时皆在长安。

董卓坏以为钱。余二人徒在青门里东宫前。

魏明帝欲徙诣洛。载至霸城。重不能致。今在霸城大道南。胸前有铭曰。皇帝二十六年。初兼天下诸侯。以为郡县。正法律。均度量。大人来见临{水兆}。身长五丈。足迹六尺。秦丞相蒙恬李斯所书也。（缺失秦字）庙中锺{北墟}四枚。皆在汉高祖庙中。魏明帝徙二枚诣洛。故尚方南铜{马施}巷中是也。

汉昭帝平陵。宣帝杜陵。二铜锺在长安。夏侯征西。欲徙诣洛。重不能致之。在青门里道南。

其西者是平陵锺。东者杜陵锺也。（此后少始皇陵一事）

鸿门在始皇陵北十余里。汉书云。张良解厄于鸿门者也。

秦王（应是楚王。作秦王误耳）项籍。以沛公为汉王。都汉中。而分关中为三。秦章邯为雍王。都大丘。今槐里是也。司马欣为塞王。都栎阳。今万年县是也。董翳为{羽佳}王。都高奴。高奴县在咸阳西北。今{雀}[省]。

高祖自汉中北出袭三面。皆平之。汉书云。乘衅而运。席卷三秦者也。此三县今皆有都邑故处也。（此后少十五六条事。当是零失也）

杜陵宣帝陵也。宣帝少依许氏在杜县。葬于南原。立庙于曲池之北。号曰乐游庙。因{廿宛}为名也。徙关东名族四十五姓。以陪杜陵。司马相如吊二世云。临曲江之{阜岂}洲。谓曲池也。（此一条增损。语小异。不解那得始此）

右此前十条。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关中记语也。用白笺纸。行书极好。当是聊尔抄其中事。

东方有赤气之内。有咏言曰。小鲜未烹鼎。言我岩下悲。（此是东华宫中歌诗之辞）

整控启素乡。河灵已前驱。（此两句是挥神诗中之辞）

风伯不摇条。神虎所挟扶。十一月二十四日。

{攸黑}忽之间。闻洞房中云。在丹{巾仆}帐中。有如人声。读书如此。（此是存洞房三真事。并前条并杨所自记所感闻之事也）

得书。知洗心谢过。甚叙虚心。相行复来。张生顿首。

觉题云许君。

近知来有北行事。恨不面。今致黄长命缕一枚。后复果不。张生顿首。

觉题云杨君。

梦见一人似女子。着鸟毛衣。赍此二短折封书来。发读。觉见。忆昔有此语。而犹多有所忘。

又梦后烧香。当进前室。（此并记梦见张天师书信云。张生者即应是讳。今疏示长史。故不欲显之。又见系师注老子内解。皆称臣生稽首。恐此亦可是系师书耳）

兴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。杨君梦见一人。着朱衣篔冠。手持二版。怀中又有二版。召许玉斧。出版。皆青为字云。召作侍中。须臾玉斧出。

杨仍指此是许郎。玉斧自说。我应十三年。今便见召。未解仪体向人。答若尔可作刺。玉斧作属道。未解仪典。方习{厂万}之言。须十三年。向玉斧揖而去。（此掾书半纸。是口受写杨君所梦。故犹内杨事中。侍中之位。所谓侍帝晨者也。版青为字。即青{竹录}白简也）

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时。梦与许玉斧俱座。不知是何处也。良久。见南岳夫人与紫阳真人周君俱来。坐一床。因见玉斧。与真人周君语曰。昔闻先生有守一法。愿乞以见授。周君曰。

寡人先师苏君。往曾见向言曰。以真问仙。不亦迂乎。仆请举此言以相与矣。玉斧曰。情浅区区。贪慕道德。故欲乞守一法尔。言未绝。周君又言曰。昔所不以道相受者。直以吴{人仓}之交而有限隔耳。（周是汝阴人。汉太尉勃七世孙。故云{人仓}人也）君乃真人也。且已大有所禀。将用守一何为耶。言讫。豁然而觉。竟不知在何处。此梦甚分明。故记之。

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。梦北行登高山。迷沦不寤。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觉。觉忆登山半日许。至顶上。大有宫室数千间。郁郁不可名。

山四面皆有大水。而不知是何处。某因仰天。

天中见一白龙。身长数十丈。东向飞行空中。

光彩耀天。因又见东面有白衣好女子。亦于空中行。西向就白龙。径入龙口中。须臾复出。

三入三出乃止。又还某右边。向某。而又觉某左边有一老翁。着繡衣裳美

蓉冠。柱赤九节杖而立。俱视其白龙。某问公。何等女子。径入龙口耶。公对曰。此太素玉女萧子夫。取龙以鍊形也。此人似方相隶为官也。某又问。翁何人。来登此宇。公答曰。我蓬莱仙公洛广休。

此蓬莱山。吾治此上。府君故来。乃得相见我耳。某又问公曰。此龙可乘否。公答曰。此龙当以待真人张诱世。石庆安。许玉斧。丁{玉韦}宁也。

某又问。一龙而四人共乘耶。公曰。此侍晨帝官龙也。譬如世{车召}车朱鸟。更一日乘以上直也。须臾间公呼此四贤。未来之间。某与公及此女。以敷席共坐山上。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龙。并有设酒食。酒中如石榴子。合食之。{木半}亦如世间{木半}。{木半}中鲑也。觉久久许。四人并东来。

共乘一新犊车。青牛青油重车上来到。并揖此公及某。并共语。语毕。公见语曰。向所道四人。此则是也。觉张诱世年可五十。石庆安甚童蒙。年可十三四。许玉斧年如今日所见。丁{玉韦}宁年可三十四五许。并着好单衣。垂{巾责}履版。惟庆安着空顶{巾责}。公又曰。玉斧府君师友也。某曰。不然。公又曰。张诱世常山人。公弟子也。石庆安汲郡人。钩翼夫人弟子也。才均德敌。并人士也。公因语四人言。君并可各作一篇诗。以见府君。老子亦愿闻文笔之美言也。

于是公各付一青纸。及笔各一。以与四人。四人即取曰。但恐仓卒耳。于是石庆安先作诗。

其文曰。

灵山造太霞。竖岩绝霄峯。紫烟散神州。乘飙驾白龙。相携四宾人。东朝桑林公。广休年虽前。所何蒙蒙。寔未下路让。惟年以相崇。

次张诱世作诗。其文曰。

北游太漠外。来登蓬莱阙。紫云遘灵宫。香烟何郁郁。美哉乐广休。久在论道位。罗并真人坐。齐观白龙迈。离式四人用。何时共解带。有怀披襟友。欣欣高晨会。

次许玉斧作诗。其文曰。

游观奇山峙。漱濯沧流清。遥观蓬莱间。{山献}{山献}冲霄冥。紫芝被绛岩。四阶植琳{玉橘}。纷纷灵华散。晃晃焕神庭。从容七觉外。任我摄天生。自足方寸里。何用白龙荣。

丁{玉韦}宁作诗。其文曰。

玄山构沧浪。金房映灵轩。洛公挺奇尚。从容有无间。形沈北寒宇。三神栖九天。同寮相率往。推我高胜年。弱冠石庆安。未肯崇尊贤。嘲笑蓬莱公。呼此广休前。明公将何以。却此少年翰。

四人作诗毕。并以呈公。公读毕而笑曰。此诗各表其才性也。石生有逸才

而轻迈。张生体和而难解。许生广慎而多疑。丁生率隐而发迟。夫轻迈则真薄。难解则道不悟。多疑则思无神。发迟则得灵稽。所谓殊途者也。若能各返其迷。悟其所悟。不当速也。府君弟子所谓管辂请论有疑。疑则无神者矣。

言诗毕。各起兵共下山。下山之顷。又见此女子乘白龙而北去。某与诸人步行南下。至山下而各各别去。公曰。复二十年。当共会于七业宫。游此地也。于是豁然乃悟。汗流。终日不能饮食。初下半山。见许主簿来上。相逢于夹石之间。公语主簿曰。汝何来迟。吾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处。可往饮之而还逐我。主簿即去上山。须臾见还。行甚疾。未至山下相及。

公曰。美酒不。答云。犹恨酸。公曰。此太平家酒。

治人肠也。彦曰。欲得长生饮太平。何酸之有耶。故是野家儿也。守一慎勿失。后当用汝辅翼。君于是共至山下。各别。某末将主簿及玉斧东去。公还上山。其三人西去五十步。公又遣一信见告云。许牙累府君。某答云。在意。

到十日夜。某先具疏此梦。上白诸真道。得此异梦。分明如不眠。不审是何等愿告之意。唯紫微夫人见答云。尔真内感。灵求万方。神来八玄。形与魂翔。此实着至之象。事显幽冥。

非虚构也。如洛公语也。可密示斧子等。勿广宣露灵中旨也。非小事哉。深慎。众真并笑。清灵曰。以冥通冥也。心感洞照。南岳君之力也。

（又此一梦事。后东间写得。既不自见本。不知谁书。所称某处。是杨君又当书此以呈长史。

故云某耳。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。亦可是寅年耳）

十月二十三日夜。梦在一大山上。有人见告。

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。室四面坐相向。皆柏床龙须席。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。许长史着葛{巾钱}单衣白袷。坐东面西向。复有三人。皆锦衣平上{巾赅}。其一人自称曰。我赵叔台父。昔见汝于吴下矣。（定录告云。昔赵叔台王世卿亦言笃学。竟不知人意。为北明公府所引。则是似此人之子。而不知是何时人耳）吾坐北面南向。许长史伏坐上。因引笔作书。乃沈吟思惟。良久书毕。即见示曰。此书可通否耶。书曰。日月之道。

虔晟再拜。今奉佳画酒杯盘一具于南方。来年六月。可以入郭。遣送之事。好而又好。水火之期。求我于大木之日矣。（晟犹是成音。汉时亦有人名此）

有学之而不得者。未有不学而得之者也。信哉斯言。右长史写青纸上。因以见示。（意中云。作此书。

欲以刻名也）

登难之曰。郭是何义。长史答曰。是洞中似郭。

非冢墓之郭也。又难曰。何以为虔。又答曰。虔者敬之始。下有文字。敬之文耳。又难曰。何以为晟。答曰。晟者日下成侍。日成而月得耳。三锦衣人同赞曰。幸哉幸哉。学不可欺往来至道之时。（此一条杨自记所梦事。不知是何年。云六月入郭。未测〈斯〉斯征也。此上半行被剪除。正应是称姓名耳）

许先生前潜景逸世。隐光九霄。冥神洞观。颐光灵府。幸甚幸甚。平昔周旋。缠绵盟誓。超羣先觉。独造方外。（先生年乃大杨君三十岁。先生初入东山时。杨始年十六。）

绝迹时。年十九。如此明杨小便好道也）

自隔晖尘行已。今日东眇云汉。涕先言陨。伏想玄宫融和。所莅休宜。时乘八风。平荡滓翳。

六天摄威。消灭魔气。愿使真正之信。流行三元。玄无之感。变无穷矣。君前临发频频。想梦所见。赠惠手迹为信。既感冥通。铭得之后。{攸黑}忽未顷。如觉千载。适能得之。奇而难解。所谓微乎妙哉。微乎妙哉。近即疏记所梦。密呈。（此先生被试后。杨君因书与之也。一书麻纸极好。此是写本。所以得存耳）

羲顿首顿首。阴寒。奉告。承尊体安和以慰。未得覲倾企。谨白不具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羲白。公第三女昨来委{病祭}。旦来小可。犹未出外解。群情反侧。动静驰白。

顷疫疠可畏。而犹未歇。益以深忧。

给事许府君侯。（此六字折纸背题）

羲白。二吏事近即因谢主簿属郑西曹。郑西曹亦以即处听。但事未尽过耳。事过便列上也。自己以为意。此段陈胄王戎之徒。实破的也。谨〈曰〉[白]。（此书失上纸）

羲顿首顿首。奉告。承尊体安和以慰。刘家昨夜去使人。恻恻似中后定也。羲明日早与主簿至墓上省之也。晚或复覲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先昨亦得车问。想当不审。且以{心宛}怛之。自非研玄宝精。有凌霜之干者。亦自然之常也。长史许府君侯。（此六字题折纸背上也）

羲白。奉赐绢。使以充老母夏衣。诚感西伯养老之惠。然羲受遇过泰。荣流分外。徒衔恩眷。无以仰酬。至于绢帛之锡。非复所当。小小供养。犹足以自供耳。谨付还。愿深见亮。羲白。

羲白。此间故为清静。既无尘埃。且小掾住处亦佳。但羲寻还。不得久共同耳。寻更白。羲白。

（此二条共纸书。又似失上纸）

羲顿首顿首。宿昔更冷。奉告。承尊体安和以慰。此覲返命不具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羲白。得主簿书云。野中异事。{希邑}书别答。奉覲乙二。谨白。（此背无题。恐失下纸）

羲顿首顿首。旦白反不散风燥。奉告。承安和。

行奉勤白书。不具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羲白。云芝法不得付此信往。羲别当自贲。谨白。长史许府君侯。（侍者白。此九字题折纸背。寻杨与长史书。上纸重顿首。下纸及单疏并名白。又自称名云尊体。于仪式不正可解。既非接隶意。又乖师资法。正当是作贵贱推敬长少谦揖意尔。侍者之号即其事也。都不见长史与杨书。既是经师。亦不应致轻。此并应时制宜。不可必以为〈唯〉〔准〕）

羲顿首顿首。吉日攸庆。未覲延情。奉告。承尊体安和以慰。羲烧香始讫。正尔当暂还家静中。晚乃亲展。谨白不具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羲白。野中未复近问。然华新妇已当佳也。惟犹悬心奉覲乙二。羲白。承今日获稻。昨已遣陈{人及}。经纪食飮。守视之。谨白。

长史许府君侯。（此六字题折纸背。应在山廡中答书。十月五日也）

羲白。符书讫有答教事。脱忘送。适欲遣承。会得告。今封付。别当抄写正本以呈也。不审竟得服制虫丸未。若脱未就事者。当以入年为始耶。羲前所得。分者即服。日日为常。不正闻有他异。唯觉初时作六七日。闻头脑中热。腹中校沸耳。其余无他。想或渐有理。谨白。

羲白。主簿孝廉。在此奉集。惟小慰释。小掾独处彼方。甚当悒悒。羲比日追怀。眷想不可言。

上下顷粗可。承行垂念。谨白。

羲白。昨及今比有答教事。甚忽忽。始小{门癸}尔。

顷在东山所得手笔。及所闻本末。往当以呈。

比展乃宣。羲白。

羲白。奉告。具诸一二动静。每垂诲示。劳损反侧。羲白。

羲白。五色纸故在小郎处。不令失也。谨白。

羲白。明日当东山。主簿云当同行。复有解厨事。小郎又无马。羲即日答公。教明日当先思共相并载致理耳。不审尊马可得送以来否。

此间草易于都下。彼幸不用。方欲周旋三秀。

数日事也。谨白。（右此前五书。并是在县答长史书。或是单疏。或失上纸也）

羲白。许东兴昨中后见顾。主人犹小设。亦不觉久垂当去。张泓续至。其

时日犹可也。奉告云。扶关入门。甚为异事。由羲不能节适酒食。

量宜遣宾。伏用悚息。愿复察恕。谨白。（此事在都答书长史。当在护军府中时）

羲白。承撰集得五十许人。又作叙真。当可视乃益。味玄之徒。有以奖劝。伏以慨然。羲闻似当多此比类。暮当倒笈寻料。得者遣送。谨白。

已具纸笔。须成。当自手写一通也。愿以写白石耳。愿勿以见人。（此当是{者火}石方。或是五公腴法。杨书自此后并是掾去世后事。不知谁领録得存。当是黄民就其伯间得也）

羲白。汉书载季主事。不乃委曲。{稽山}公撰高士传。如为清约。辄写{稽山}所撰季主事状赞如别。

谨呈。洞房先进经已写。当奉可令王旷来取。

一作已白。恐忘之。谨又白。（今所有红笺纸书者即是此也）

羲白。承昨雨不得诣公。想明必得委曲耳。明晴暂覲乃宣。羲白。（此三书似失上纸。并是在都时答）

羲顿首顿首。晴犹冷。奉告。承尊体安和以慰。

比复亲展反命。不备。杨羲顿首顿首。长史许府君侯。（侍者白。此九字题折纸背）

羲白。季主学业幽玄。且道迹至胜。乃当在卷之上首耶。东卿君大叹季主之为人。又羨委羽之高冲矣。承撰集粗毕。极当可视。未覲华翰。预已欣叹。奉覲一二。谨白。（所书东卿论季主事。本别书青纸。与此不相随。今在第四篇中）所撰要当令得七十二人。不审已得几人。若人少者。亦当思启冥中。求其类例也。然造一段作。且当徐徐。未可便出也。

亦欲自缮写一通。呈明公。明公常所存栖。乃希心于此者也。羲白。羲白。孔安国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。刘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。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。陈长文撰耆旧亦七十二人。（此陈留耆旧也。此一书首尾具而不见题。当是函封也）

羲白。别纸事觉忆有此。乃至佳。可上着传中也。辄待保降。当咨呈求姓字。亦又当见东卿。

此月内都当令成毕也。动静以白。（此又失上纸。书语是初送神仙传答也。保降者须保命君来也。又注此并书。并似在县下时。非京都也）

仙传犹未得治益。要当代东卿至。乃委曲耳。

昨日更委曲。再三读之。故为名作。益以慨然。

符待晴当画之。别白。

羲白。传未得书上王生。所以尔者。欲以见东卿。东卿近来。仓卒不得启

此。须后至乃呈。尊处已别有一本。不审可留此处本否。义又欲更有所上。所上者毕。乃顿以奉还也。谨白。（长史此仙传。遂不显世。不解那得如此。恐杨以呈司命。不许真事宣行。因隐绝之也）

不审方隅山中幽人。为已设坐于易迁户中未。聊白（方隅幽人即谓掾也。令设虚坐于其母户中耳）

信还须牛。明日食竟遣送。（右此书失上纸。亦应是函封。在县下时）

羲顿首。奉反告。承服散三旦。宣通心中。此是得力。深慰驰情。愿善将和。无复感动。羲顷公私勿勿。是故替覲小{门癸}奉展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承二纪有患悬情。近得师子书。都不道病。此必轻微耳。小晴遣信参之。谨白。

承石生往可念。羲乃识之。顷者甚多暴卒。（亦无题。此似都下书）

义顿首顿首。奉告。见所疏梦并上章本末。寻省反复。梦既是注。章亦苦到。甚以慨然。想此魑魍。寻散灭耳。比行奉覲。杨义顿首顿首。

别疏愿不以示人。诸所屈曲。奉覲一二。

尊所疏梦。当可解尔。然大要是注气之作也。

羲白。

羲近连亦梦小掾。有所道。小云云。大都无他耳。亦欲不复信梦悟。故不上白耳。尊{病珎玉}患未和。多当是注小动所以尔耳。上章根具。亦当足灭之。谨白。

羲白。昔得小掾细白布青纸香珠之属。然此逼左道虚妄之说。是故不复稍说耳。自当以此物期之甲申也。诸所曲屈。笔不能尽。谨白。

（自掾去后。杨多有诸感通事。长史既恒念忆。故杨每及之也。世中多不{心篋竹}信幽显。所以不欲备说。尔来已经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两甲申矣。不知此所期谓在何时。谓丁亥数周之甲申乎）

羲顿首顿首。奉告。承尊体不和。余{病珎玉}连动。悬情灼灼。想当偶尔行损。承欲章书自陈。亦足以断注鬼之害也。梦悟亦不可专信。惟当以心镇之耳。寻复平承。杨羲顿首顿首。

承纪谒者还。欣之。尊已相见。问其委曲邪。谨白。自小掾去世后。（略）[略]无月不作。十数梦见之。

又于睡卧之际。亦形见委曲也。所言所行。如平存尔。然不信既着。远近所嗤。不敢复言之也。

见告。今具道梦。聊复以白。愿不怪忤。若尊意为此为罔罔者。愿见还。当即以付火。（此书无题。亦是函封。掾恒面来共记。托以睡梦耳。于时诸游贵。或闻杨降神。信者多所请问。不信者则兴诮毁。故有此言以{厂万}之）

真诰卷之十七。

真诰卷之十八。

握真辅第二。

三月十九日夜。梦小掾来在此静中坐。良久。

自说小茅山三会水处。极可看戏。向从四平山中来。路上见叔父。持火炬满手。欲以作变。

先生可向阿郎道。如此鬼火。使人口噤不得语。此物乃化为风。先生知之不。小掾又曰。方山大有侯叔草。异佳。叶乃大。昨乃大取。近乃失去布复{衣式}。欲就先生乞此衣。（掾两庶生叔并早亡。不知此当是谁者。方山即四平山。所谓游处方源。常与龙伯高等为旅也。既采南烛。又乞复{衣式}。

则在洞中者。犹须衣食。故云。杜广平亦伐薪贸粮。而况今洞上之士乎。斯真岂复不知断谷。特是不应为之耳）

小掾又曰。今葬处不吉。断墓脉多所云云。（右十九日夕所梦。此则前书所〈六〉[云]以白者如此。则掾亦还葬旧墓。虽曰虚冢。犹须吉地）右与长史书。今所见真手者乞此。

（前少一行。又阙失上两字）情兼。无以喻怀。寻省来告。

粗承同之。仆寻往。相见近矣。比者翹注。良不可言。给事安和。（即长史也）以十九日南州。二十二日当还。功曹已入。昨相见慰怀。（功曹掾庶长兄。小名揆者也）方尔悠悠。未卒归也。将琴弦之阴德乎。聊当一笑。（琴弦事出彭素经。房中之术也）此即日无他。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。大司马克二十六发也。第七似不从征。（公是简文为司徒也。大司马是桓温也。鎮在姑熟。应北伐慕容。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。为尚书郎。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书也）

乃远送米。将供洞斋之备耶。若君远研玄镜。

澄声上音。在深林之中。遇人事之迹。使此物之来卒无缘也。于今逢耳。诚理尽备矣。（洞斋即大洞斋法。今有真书小诀。如此则掾是备行上品七卷耳）

想所写已了。校当令熟。秋冬之间。其经当复示也。（不知是何经。明年掾便遁化也）

故服{食讯}不。春草生。此物易寻。想数诣玄水之处逍遥也。仆此月必往。叙其不久。（南烛冬乃不雕。春时色味弥好。既呼为{食讯}。则是掾合服石和者。所以定録云。次服{ }饭。兼谷无违。但一剂千祀。

其事不同耳。即不知玄水在何处也）

亦不烦属李。李疾病未摄事。承田己为劳。意敕语陈晖。如此必有秋望也

。此诚小小。不暂劳君意者。则事去矣。

给事云。南州还当并急。四月半间。欲至东山。

想无差错矣。比更告。茶一簿。（直注行下云。茶一簿未正可解。

当为寄与掾也。茶则是茗。掾患淡飲所须。兼亦以少寐也）

一日不见君。常恐鄙悒之心已生矣。君未复能屑屑中出于风尘之间耶。

（右八条杨书。并是在都送还山与掾。失上纸。此书师与弟子。灼然作君仆。用古体也）

承给事体气如故。且甚延悚。念侍省遑惧辞正尔。烧香入静。具启夜当根陈情事。使尽丹苦之理。动静别白。寻更承问。（此少上纸。似在县下。答虎牙道长史病事）

糊连给事前后书。上启神母。因书小掾。并呈前后答神母云。小掾截留给事书。唯余此见还。（此亦是虎牙。是掾去后事也。神母应是南真夫人。右杨君在此所写外书及自记梦事。并与答长史两掾诸书疏。及有存録者记此。又别有纪事酬答真人书。已在前篇中）

长史书。暮卧先存斗星。在所卧席上。

暮卧存星之时。皆先阴呪星名。然后存耳。祝毕。乃存星。安卧其中也。然后密叩齿。祝九星之精。（右二条。长史抄修洞房事）

见斧云。酉年学。戌年当归。戌年道当行天下。云从戌年当受法。（此一条是掾去后所记。掾记是庚午年去。此戌年即应癸酉甲戌年。受法者是就其真人。受经二奔之道。十一年成真。故定録云。复十六年。乃覩我于东华者也）

经云。主诸关镜聪明始。（此黄庭经中语）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过。

二十一日合二百过。二十六日。十月一日。

八日。十一日。十五日。十七日。

二十日。二十三日。三十日。十一月二日。

六日。十月二十六日。（此应是十一月）十三日。二十日。

十四日。

四百过。十二月二十五日。正月十三日。正月二十六日。二月已四百。二日三十过。

已四百四十过。

已上并是朱画朱书。

九月二十六日夜始。（此前后间中细字注者皆真手也。自别复一纸既有两九月。便是一年中事。其间亦恐多有零落不存）

二十八日。九月二十七日。足十三夜。

长谷黄宁。十月日中。

出日入月照阳门。十一月六日旦。十二月二十一日。二十四日。

已上并是朱画朱书。

右此是长史自读黄庭遍数也。朱墨杂画者。

是因修用时遇得笔。便题记之耳。云长谷出日等。亦是经中语。当是读至此句。忽有事应起。故疏志处也。

大洞真玄。张鍊三魂。（出恶梦祝）

太上高精。三帝丹灵。（出善梦祝。此二条事本经并应出大丹中。今以抄出。别已在第五篇中）

太都天录。显于玄宫。（出紫文仙相）

左目童子。（出五神经）

仙者心学。（出二十四神经也）

先闭二十四息。（出紫文玄阙事）

行之十八年。（亦是玄阙事）

大帝玄书。（玄阙符事）

徒行事而不知神名。还精而不知服此符。（亦玄阙事）

魄唯得飲。{人回}水月精。（出紫文拘魂祝云）

吾是天目。（出飞步经祝）三啄齿太元上玄。（梦冢墓祝。今在第三篇）

魄唯听飲。月黄日丹。（紫文制魄祝）

沐浴祝。太上高真。（出九真经传祝）制虫丸。（出苏君传）

季道思和。（似是记忆二茅君字。疑作道字是误耳）

玉简青录。高阁刻石。（出空常祝语）石精玉马。照知鬼形。（亦是空常祝语）

苞山下有石室银户。方圆百里。

昆仑山下有黄水。名曰日月水。飲者得仙。（此二条未知何出。未见其事）

告王君使传知真者。告青童使传成真者。夫知真者谓知真而得真。成真者谓勤求而获真者耳。（出消魔经序。凡此者当皆是略记其旨。自以备忘耳）

正月四日。二月八日。三月十一日。四月十六日。五月二十日。六月二十四日。七月二十八日。八月十九日。九月十六日。十月十三日。十一月十日。十二月七日。

右老子拔白日。（此是太清外术事。似长史自抄用）

正月庚申。二月辛酉。三月庚戌。四月癸亥。五月壬子。六月癸丑。七月甲寅。八月乙卯。九月甲辰。十月丁巳。十一月丙午。十二月丁未。

右上帝害日。不可请乞。百事无宜。（此诸日皆是随月支干冲破凶日也。

可以类求之。亦恐非真受。虽百事无宜。而常所修行。或值诸吉。恐不可阙也)

所谓静室者。一曰茅屋。二曰方溜室。三曰环堵。制屋之法。用四柱三桁二梁。取同种材。屋东西首长一丈九尺。成中一丈二尺。二头各余三尺。后溜余三尺五寸。前南溜余三尺。栋去地九尺六寸。二边桁去地七尺二寸。东南开户。高六尺五寸。广二尺四寸。用材为户扇。

务令茂密。无使有隙。南面开{片户庸}。名曰通光。长一尺七寸。高一尺五寸。在室中坐令平。眉中有板。床高一尺二寸。长九尺六寸。广六尺五寸。荐席随时寒暑。又随月建周旋转首。壁墙泥令一尺厚。好摩治之。此法在名山大泽无人之野。不宜人间。入室。春秋四时皆有法。然此盖本道相承。道家之一事耳。不足为异也。

粗要知。是以及。(道机作静室法。与此异。恐是别有告受者。而不知审的。今存想入室。亦可依之。或云应有经也)

以正月十五日。尚书省中直。乞梦非常。皆灵仙真像。多所道其子孙庆。以闰月二日夕。又梦仙灵共会。吾请乞佳应。又见有(缺失一字)非常好。以月半中。忽见九老先生。乘{车召}引从诣吾。相见欣然云。连在宣城四十日始还。问吾消息云。今至芜湖。二十三日当还。还当省吾。

得见之欣然。(此是作余姚。还为尚书郎时也)以闰月四日夕。

梦彩物如旛形。皆舒着席上。或如画。或如锦繡。文字焕炳。如言可解而不可解。愈舒愈更奇异。云是杨舍人物。时亦不见杨君也。意言当写取。云须能画人整顿。所未常见。当有十许旛。(〈太〉[永]和八年闰十月。而杨君年二十三。简文始为司徒。恐未为舍人。亦恐是后年诸闰耳)

十一月十二日。梦棺器露有水。

十二月十八日左右。梦以铁钗刺玄武。(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。非所存龟蛇者也)

二十一日。梦见天子。天子当年十六七许。在殿上。(此应康帝时。不知是何年)重复梦见在一处。悬{山衮}自放。落下岐危。遥见刘升远与语。从此当回还。

回还道难。得一〈细〉[纽]以手巾穿之。见吾城扶助。

吾遂得回旋。(右六条。并长史自记梦事)

十月九日。诡上厨五人旨南山治。(此长史自记事。旨应作〈旨〉[指])。谓指誓雷平宅净舍也)牙诣夫人。诡当用双金环。汝无。吾当具交以谢恩也。

厚若有金贯。便以奉夫人。云以谢吏兵。华功曹至。意密语新(妇)(脱

妇字)令知。密之密之。若无。

便可以二双金环奉跪。勿吝勿吝。若欲得体上所宝玩者为好。(华功曹似是华侨。而后又云杨意旨。恐是非也。厚似是虎牙妇也)

吾近日疏与汝说二君应有诡。其夕即有诰云。吾二人吏兵。若无功诡。后小子不复为人使。杨意旨中。谓可用钗。小君即言钗所以导达开通。自可用也。新妇有金钗。即可用。可停贯也。先诣夫人。次诣二灵。汝畴量之。汝索环如一日疏。新妇银钗亦可用。良无。便当用环。

吾停汝辞须诡。当诡辞继其下也。不复别作。

(此书即涉前事也)

得佳清闲。云敕汝修内经。是保命。汝不答漠漠。不当尔。然此非常意。皆发自冥妙。当作本末。答当奉行此意。口又无言。为不可也。(内经或应是黄庭。不尔即应是洞房中法尔)

陶休以二百纸与汝。吾留百枚。(检陶谱。长史妇亲属。不见名休者)

斧白米已当向尽。汝饷之。(此是供染为青{食卞}者)

迁告云。汝当小不佳。防之。(迁是易迁夫人也。右此七条。并长史与虎牙书)

右许长史在世抄记纪中事目及梦。并与儿书有存录者讫此。其与真灵书。已别在前卷中。

先生自寄神。投景东林。沐浴闲丘。乖我同心。每东瞻沧海。叹逝之迅。西眇云涯。哀兴内发。髣髴故乡。郁何垒垒。将欲身返归涂。但矫足自抑耳。于是静心一思。逸凭灵虚。登岩崎岖。引领仰玄。冥志扉上。游云竦真。始觉形非我质。遂亡躯遂神矣。浪心飙外。世路永绝。足乐幽林。外难一塞。建志不倦。精诚无废。遂遇明师。见受奇术。清讲新妙。玉音洞密。吐纳平颜。鍊魂保骨。冲气夷泯。无复内外也。(此则王世龙等所受服玉液诸法也)

但恨吾遭良师之太晚也。反滞性之不早矣。

吾得道之状。艰辛情事。定录真君已当说之矣。崇赖成覆救济之功。天地不能渝也。(谓应作踰字。此则是定录所说被试事也)

闻弟远造上法。(上清诸道也)偶真重幽。(云林降也)心观灵元。(谢过法也)陶太素。(五神事也)登七阙之巍峩。(飞天堙也)味三辰以积迁。(日月五星)虚落霄表。精郎九玄。

此道高{进貌}。非是吾徒所得闻也。亦由下挺稟浅。未由望也。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。得趣者常险乎将失。祸福之明。于斯而用矣。道亲于勤。神归精感。丹心待真。招之须臾。若念虑百端。狭以营道。虽骋百年。亦无冀也。三官急难。

吾昔闻之在前。（重论排遣诸试难事。得为尔前通也）七考之福。

既以播之于后。（子何功业。当复延及长史父子也）因运乘易。

不亦速耶。几成而败。自己而作。试校千端。因邪而生耳。想善加苦心劳形。勤诸功德。万物云云。亦何益哉。斧子萧萧。其可羨也。各不自悟。当造此事。斧独何人。享其高乎。（叹独絶超{进貌}也）师友之结。得失所宗。托景希真。在于此举也。吾方栖神岫室。荫形深林。采谷之幽芝。{手缀}丹草以成真矣。（成真之辞。小为夸激）昔约道成当还诡信。

虽未都通彻。粗有髣髴。亦欲暂偃洞野。看望坟莹。不期而往。冀暂见弟。因縁筒略。临书增怀。映谢。（从曾祖本名映。改名远游。此十字荣弟注。右一条。先生被试后。因事长史。

于时应已在盖竹山。定録云。辰年当暂出还人食诡。则此应是丙寅丁卯年中书也）

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。（此灵飞六甲法。别有经）

泰和二年。太歳在丁卯。正月行回元道。（此是谢过法。别有经）

泰和二年二月中。行空常。（此飞步别法）

泰和二年四月。服青牙。（此青牙始生法。世未见经）

泰和二年七月。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。（右五条共一片纸记）

存日月在泥丸法。泰和二年六月行。（前云七月。而此云六月。字当有舛误者。此即服日月芒法）

泰和三年五月。行奔二景道。（此则仪{玉邻}之法。虽已有抄事。未见大经。〈又〉[右]二条又别一片纸朱书。不与前事相连也）

二月三日夜。（脱失两字。应似是名）梦郑白夫人。道之交有内密而外踈者。郑之区区。今即是也。

当与{山曾}姑俱来。（郑者{登邑}芝母也。与易迁夫人周旋。故梦于掾以结芝冥津。

{山曾}姑未测是谁。交梦亦应是二三年二月中也）

四月二十七日夜半。梦见一女子。着上下青绫衣。与吾相见。自称云。我是王眉寿之小妹也。相见时。似如在山林之间。云明日可暂出西门外。有犊车白牛皮巾裹仆御头者是我车也。后别相诣于贵解。因口喻作诗如别。

乘涉{水碌}津。采药中山巔。披心焕灵想。萧荡无悟言。愿与盛德游。骖驷骋因縁。荣尘何足寻。疾激君清玄。苟能摄妙观。吐纳可长年。（王眉寿之小妹。即中候夫人也。掾既未接真。故假梦以通旨。而有荣尘之句。又恐非掾矣）

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。梦忽闻天上有金石锤鼓之音。仍仰看见彩云如虹。

气状爽爽。弥漫天上。从东直西趣。意中谓是女灵行。或呼为元君。忽复如从路上行。{火火火欠}然已过。玉斧又将主簿追望。唯见辇舆。后从朱衣人。皆回还见礼。路边有一人。白衣似卜师。因见语云。君体羸不堪事。可专修所行。勿杂他事。若不专。

君当得病。君不见信者。自当得梦。此人自称姓滕。（主簿即兄虎牙也）七月向末。玉斧梦身体飞扬。豁然入一屋下。

累床南向坐。自谓是合日扬光。颠回五辰之道。（此语出消魔经。太上之辞焉）见一人在东面立。手舒卷书。看见如画图像山岳状。下辄有书说。亦与执书人语良久。

八月三日夕。梦忽有一人弊衣长形容。从一小儿来。如徇箫。（箫作啸。旨谓如今徇啸。卖物人也）坐与玉斧语。乃说上道事。斧仍惊愕。更危坐。须臾将进内户。大论上道。顾小儿。莫令人见我外鼓。斧问乐耶。（谓钧天广乐上清之曲也）云不。来欲得可取之尔。

君自当得钧乐。因问钧乐几人。答曰。十人一钧。大法乃至于万。不知道至十万。仍觉复眠。

又梦见卷书。见玉斧书先舒。惟见后是王君事。似四辅传。尽共在上。多论王君学道时见语学道历年事。自可须二三年间邪。意甚敬。

此人未得拜。便觉。未见主簿亦在坐。

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。梦得一帙有四小卷书。云是神母书。或云是传。皆以青细布为秩。秩两头红色。书皆是素。时先生亦在间。又为玉斧书此传上篇于户外壁辟方素上。其字似符。或如兽像。帙布亦不正似布。谨记。（先生即杨君也）

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。玉斧梦行见天上。白云弥满缠合。甚下而不高。仰望云间。时有空处。状如山穴。东行数步。觉东北有大道。

便顺道行。得一深室。或如石室。白从室中出。又似水郁勃。来冠玉斧身。时急坐。亦不恐。

向忽散。见室里有床席。器物殊整洁。意中自谓是灵人所住止处。仍向室拜叩头乞。请乞。室内有一穴。玉斧复从此前进。穴内甚急小。不得前。意复更欲进。忽见一人在室外。语玉斧未可进。寻当得前。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。又见送至道上。说玉斧应受书之。言极殷勤委曲。当勤存。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。令通板桥。初出。又见犊车中有二露头年少。与向人言笑。未至所住。便觉。欣愿灵悟。如梦之告。谨以记之。（右七条并掾自疏记梦事。于时区区之心。亦与隐居今日何异）

三月八日拜疏。玉斧言。郑恨还。奉敕。尊犹患飲痛不除。违远竦息阴膈

。愿今 { 𠃉 食 } 食无恙。即日此蒙恩。牙近至此。便西愿早至。谨及启疏。

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。尊欲得六甲符。似在句容牙处。斧都不以书来山中。愿就牙器中料。谨启。（此六甲符非灵飞也。当是在右玄录也）

玉斧言。承近三日会流杯。尊亦作诗。后信愿寄还。谨启。

盐茗即至。愿赐槟榔。斧常须食。谨启。（恒须茗及槟榔。

亦是多痰飲意。故云可数沐浴。濯水疾之 { 病暇 } 也。此书体重小异。今世呼父为尊。于理乃好。

昔时仪多如此也）

四月十七日拜疏。玉斧言。渐热。不审尊体动静何如。愿飲渐觉除。违远 { 火焦 } 竦。急假愿行出。

即日此蒙恩。谨及启疏。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。有槟榔。愿赐。今暂倩徐沈出至便反。

谨启。

四月十八日拜疏。玉斧言。昨徐沈启愿即至。

渐热。不审尊体康和。飲渐觉除。违远恋竦。牙如常。揆时得出。斧粗蒙恩。谨及冯令史启疏。

玉斧再拜。（揆是庶长兄也）

四月二十一日拜疏。玉斧言。阴热。不审尊体动静何如。飲觉蒙恩。陈辉来。尊今日当至斧近斋。唯尊来。余人难相见。愿道路安稳。小史在户内。使不欲经远。或淹。谨及陈辉启疏。玉斧再拜。（此亦明真斋。惟在断外人避淹而已。小史当是其名。而犹进小儿于室内使者。贵胜人自不能躬亲猥碎也）

玉斧言。揆牙亦得暂还此。安稳。谨启。

四月二十三日拜疏。玉斧言。奉敕昨夜至。慰驰竦热。愿尊体 { 𠃉 食 } 食无恙。未得侍见。恋慕旦陈。滕启疏愿已至。谨及启疏。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。杨舍人弟病委顿。为悬耿。想行当佳。

谨启。（前杨书云老母。今此云弟。唯两事显耳。其余亲族皆莫之闻）

四月二十八日拜疏。玉斧言。昨奉敕。慰竦息阴。愿尊体无恙。飲觉除。违 { 火焦 } 竦。谨及启疏。

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。钱即与田主。此间都无复密付二升余。华新妇欲得少许。愿分之。亦长在中。谨启。

（山家贫险。亦殊为契阔。华新妇即牙妻也）

五月四日拜疏。玉斧言。节至增感。思湿热。不审尊体动静何如。飲犹未

除。违远竦灼。服散微得飲水。犹是得益。愿彼大小无恙。尊五日当下。愿必果。谨遣扶南启疏。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。陈鹿至。尊赐脯及蒸葱。即至帝都。已还束。甚得。（失四字）谨启。（从二十三日来凡三书。长史并似在悬下家中时也）

玉斧言。承舍人下。恐过句容。未进此湛家。谷犹未熟。今遣朱生出参。愿尊即令生反得谷。

愿为都作米。此无可舂者。若至。便当就合。恐药草燥。得米下船。乃可采草。谨启。

玉斧言。此间釜小。可正一斛。不与甑相宜。又上稻应得釜用。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。愿与诸药俱致。无见可否。足借斧当于县下。（少一行十许字）谨启。（此求米及大釜。皆是作{食讯}饭所须也。云谷未熟。当在九月中。此一书长史在都下）

右八条。掾在山与答父书。于时长史在都及县下也。

右此并掾在世间所记事。及书有存録者。

讫此。（又有与真灵辞。具在前篇）

真诰卷之十八。

真诰卷之十九。

翼真检第一。

真诰叙録。

真诰运题象第一。（此卷并立辞表意。发咏畅旨。论冥数感对。自相俦会

。

分为四卷）真诰甄命授第二。（此卷并论导行学。〈诚〉[诚]{厂万}愆怠。兼晓谕分挺。

炳发祸福。分为四卷）真诰协昌期第三。（此卷并修行条领。服御节度。以会用为宜。随事显法）真诰稽神枢第四。（此卷并区贯山水。宣叙洞宅。溯真仙位业。领理所阙。分为四卷）真诰阐幽微第五。（此卷并鬼神宫府。官司氏族。明形识不灭。善恶无遗。分为二卷）真诰握真辅第六。（此卷是三君在世。自所记录。及书疏往来。非真诰之例。分为二卷）真诰翼真检第七。（此卷是标明真绪。证质玄原。悉隐居所述。非真诰之例。分为二卷）

右真诰一蕴。（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诰。四卷是在世记述）

仰寻道经。上清上品。事极高真之业。佛经妙法莲华。理会一乘之致。仙书庄子内篇。

义穷玄任之境。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。体具幽明。而并各二十卷者。当是{玉旋方}{玉几}七政。

以齐八方故也。隐居所制登真隐诀。亦为七贯。今述此真诰。复成七日。五七之数。物理备矣。

夫真人之旨。不同世目。谨仰范纬候。取其义类。以三言为题。所以庄篇亦如此者。盖长桑公子之微言故也。俗儒观之。未解所以。

真诰者真人口{口受}之诰也。犹如佛经皆言佛说。而顾玄平谓为真迹。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。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。若以手书为言。真人不得为隶字。若以事迹为目。则此迹不在真人尔。且书此之时。未得称真。既于义无旨。故不宜为号。

南岳夫人传载青{竹录}文云。歲在甲子。朔日辛亥。先农飨旦。甲寅羽水。起安启年。经乃始传。

得道之子。当修玉文。

谨推按晋曆。哀帝兴宁二年太歲甲子。正月一日辛亥朔。（曆忌可祀先农）四日甲寅羽水。（正月中。羽即雨也）起者兴也。安者宁也。故迂隐其称耳。如此则兴宁二年正月。南真已降授杨君诸经也。

今检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。唯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。定录所问。从此月日相次。稍有降事。

又按中候夫人告云。令种竹〈比〉[北]宇。以致继嗣。

又云。福和者当有二子。盛德命世。寻此是简文为相王时。以无儿所请。于是李夫人生孝武及会稽王。（福和应是李夫人私名也。于时犹在卑賤）孝武崩时。

年三十五。则是壬戌年生。又在甲子前二歲。

如此众真降杨已久矣。

又定录以乙丑年六月。喻书与长史云。曾得往年三月八日书。此亦应是癸亥甲子年中也。

又按愕绿华以升平三年降。即是己未歲。又在甲子前五年。此降虽非杨君。杨君已知见而记之也。又按乙丑歲。安妃谓杨君曰。复二十二年。明君将乘云驾龙。北朝上清。则应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。如此二十许载。辞事不少。今之所存。略有数年。寻检首尾。百不遗一。又按众真未降杨之前。已令华侨通传音意于长史。华既漏妄被黜。故复使杨令授。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。又按二许虽玄挺高秀。

而质挠世迹。故未得接真。今所授之事。多是为许立辞。悉杨授旨。疏以示许尔。唯安妃数条是杨自所记录。今人见题目云。某日某月某君{口受}许长史及掾某。皆谓是二许亲承音旨。殊不然也。今有二许书者。并是别写杨所示者耳。

又按掾自记云。泰和三年行某道。二録是二年受。自三年后。无复有疏。长史正书既不工。

所缮写盖少。今一事乃有两三本。皆是二许重写。悉无异同。然杨诸书记。都无重本。明知唯在掾间者。于今颇存。而杨间自有。杳然莫测。自杨去后六七年中。长史间迹。亦悉不显。

又按今所诠综年月。唯乙丑歲事最多。其丙寅丁卯。各数条而已。且第一卷犹可领略次第。其余卷日月前后参差。不尽得序。

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。多不书年。今正率其先后。以为次第。事有断絶。亦不必皆得。又本无年月。及不注某受者。并不可知。依先阙之。

又按真授说余人好恶者。皆是长史因杨请问。故各有所答。并密在许间。于时其人未必悉知。又按并衿接景阳安。亦灼然显说。凡所兴有待无待诸诗。及辞喻讽旨。皆是云林应降嫔僊侯。事义并亦表着。而南真自是训授之师。紫微则下教之匠。并不关俦结之例。但中候昭灵亦似别有所在。既事未一时。故不正的的耳。其余男真。或陪从所引。或职司所任。至如二君。最为领据之主。今人读此辞事。

若不悟斯理者。永不领其旨。故略标大意。宜共密之。

又按二许应修经业。既未得接真。无由见经。

故南真先以授杨。然后使传。传则成师。所以长史与右英书云。南真哀矜。去春使经师见授洞房云云。而二许以世典为隔。未崇礼敬。

杨亦不敢自处。既违真科。故告云。受经则师。

乃耻之耶。然则南真是玄中之师。故杨及长史。皆谓为玄师。又云。疾者当启告于玄师。不尔不差。而长史与右英及众真书。亦称惶恐言者。此同于师仪尔。实非师也。

又按杨书中有草行多{人巉}者。皆是受旨时书。既忽遽贵略。后更追忆前语。随复增损之也。有谨正好书者。是更复重起。以示长史耳。

又按三君手书。今既不{莫手}。则混写无由分别。

故各注条下。若有未见真手。不知是何君书者。注云某书。又有四五异手书。未辨为同时使写。为后人更写。既无姓名。不证真伪。今并撰録。注其条下。以甲乙丙丁各甄别之。

又按书字中有异手增损{人巉}改。多是许丞及丞子所为。或招引名称。或取会当时。并多浮妄。而顾皆不能辨。从而取之。今既非{莫手}书。恐渐致乱(或)[惑]。并随字注铭。若是真手自治。不复显别。

又按三君手迹。杨君书最工。不今不古。能大能细。大较虽祖效{希邑}法。笔力规矩。并于二王。

而名不显者。当以地微。兼为二王所抑故也。

掾书乃是学杨。而字体劲利。偏善写经画符。

与杨相似。郁勃锋势。非人功所逮。长史章草乃能。而正书古拙。符又不巧。故不写经也。

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。叹其神识。今覩三君迹。一字一画。便望影悬了。自思非智艺所及。特天假此监。令有以显悟尔。

又按三君手书作字有异今世者。有龟龙虚华显服写辞阙关之例。三君同尔。其杨飞。（掾飞）

杨我。（掾我）杨灵。（长史灵。掾灵）杨真。（长史真）杨师。（掾师）杨恶。

（长史恶）此其自相为异者。又鬼魔字皆作摩。净洁皆作盛洁。盛贮皆作请贮。凡大略如此。亦不可备记。恐后人以世手传写。必随世改动。

故标示其例。令相承谨按尔。此诸同异。悉已具载在登真隐诀中。

又按三君书字。有不得体者。于理乃应治易。

要宜全其本迹。不可从实。闇改则浇流散乱。

不复固真。今并各朱郭疑字。而注其下。

又按三君多书荆州白笺。岁月积久。或首尾零落。或鱼烂缺失。前人糊{手翕}。不能悉相连补。

并先抄取书字。因毁除碎败。所缺之处。非复真手。虽他人充题。事由先言。今并从实缀录。

不复分析。又按三君书有全卷者。唯道授二许写。{都宫记是杨及掾书。并有首尾完具。

事亦相类。其余或五纸三纸。一纸一片。悉后人糊连相随。非本家次比。今并挑〈{手天}〉[拔]。取其年月。事类相贯。不复依如先卷。

又按众真辞〈百〉[旨]。皆有义趣。或诗或戒。互相酬配。而顾所撰真迹。枝分类别。各为部卷。致语用乖越。不复可领。今并还依本事。并日月纸墨相承贯者。以为诠次。

又按起居宝神及明堂梦祝。述叙诸法十有余条。乃多是抄经。而无正首尾。犹如日芒日象玄白服雾之属。而顾独不撰用。致令遗逸。

今并诠录。各从其例。

又按有未见真本。复不测有无流传。所记舛驳不类者。未敢便顿省除。皆且注所疑之意。

各于条下。

又按所载洞宫及诸山仙人氏族。并欲以外书详注。出其根宗。恐大致显泄

。仰忤冥轨。唯有异同疑昧者。略标言之。其〔宫鬼官。乃可随宜显说。

又按此书所起。以真降为先。然后众事继述。

真降之显。在乎九华。而顾撰最致末卷。

又先生事迹。未近真阶。尚不宜预在此部。而顾遂载王右军父子书传。并于事为非。今以安记第一。省除许传。别充外书神仙之例。唯先生成仙之后。与弟书一篇。留在下卷。

又长史书即是问华阳事。华阳事仍是答长史书。强分为两部。于事相失。今依旨还为贯次。又顾所记二许年月。殊自违僻。今谨依真〔口受〕检求。又以许家谱参校。注名异同。在此卷后。

又按三君书迹。有非疏真〔口受〕。或写世间典籍。

兼自记梦事。及相闻尺牍。皆不宜杂在真诰品中。既宝贵笔墨。今并撰录。共为第六一卷。

顾所遗者复有数条。亦依例载上。

又真诰中。凡有紫书大字者。皆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。经中杂事。各相配类。共为证明。诸经既非聊尔可见。便于例致隔。今同出在此。

则易得寻究。又此六篇中有朱书细字者。悉隐居所注。以为志别。其墨书细字犹是本文。

真经始末。

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。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。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。授弟子琅〔玉耶〕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。使作隶字写出。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。

并〔弟〕〔第〕三息上计掾某某。二许又更起写。修行得道。凡三君手书。今见在世者。经传大小十余篇。多掾写。真〔口受〕四十余卷。多杨书。

〔琅〔玉耶〕王即简文帝在东府为相王时也〕长史掾立宅在小茅后雷平山西北。掾于宅治写修用。以泰和五年隐化。长史以泰元元年又去。掾子黄民。时年十七。乃收集所写经符秘〔竹录〕历岁。于时亦有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。今句容所得者是也。元兴三年。京畿纷乱。黄民乃奉经入。（长史父昔为县令。甚有德惠。长史大兄亦又在居。是故投憩焉）为东阩马朗家所供养。

〔朗一名温公〕朗同堂弟名罕。共相周给。时人咸知许先生得道。又祖父亦有名称。多加宗敬。钱塘杜道鞠。（即居〔十〕〔士〕京产之父）道业富盛。数相招致。于时诸人并未知寻阅经法。止禀奉而已。至义〔义〕〔熙〕中。鲁国孔默崇信道教。为晋安太守。罢职还至钱〔玉唐〕〔塘〕。闻有许郎。先人得道。经书具存。乃往诣许。许不与相见。孔膝行稽〔桑页〕。积有旬月。

兼献奉殷勤。用情甚至。许不获已。始乃传之。

孔仍令晋安郡吏王兴缮写。（兴善有心尚。又能书画。故以委之）孔还都。唯宝录而已。竟未修用。元嘉中复为广州刺史。及亡后。其子熙先休先。才学敏贍。窃取看览。见大洞真经说云。诵之万遍。则能得仙。大致讥诮。殊谓不然。以为仙道必须丹药鍊形。乃可超举。岂有空积声咏。以致羽服。兼有诸道人助毁其法。或谓不宜蓄此。因一时焚荡。无复孑遗。（此当是冥意不欲使流传于外世故也。后熙〈光〉〔先〕等复与范晔同谋被诛也）王兴先为孔写。辄复私缮一通。

后将还东修学。始济浙江。便遇风沦漂。唯有黄庭一篇得存。兴乃自加切责。仍住山。稍就读诵。山灵即火烧其屋。又于露坛研咏。俄顷骤雨。纸墨沾坏。遍数遂不得毕。兴深知罪谴。杜絶人伦。唯书曆日。贸粮以续命。其子道泰为晋安船官督。资产丰富。数来拜献。兼以二奴奉给。兴一无留纳。而终乎山。于是孔王所写真经二本。前后皆灭。遂不行世。（此当是兴先不师受。妄窃写用。所致如此也）

复有王灵期者。才思绮拔。志规敷道。见葛巢甫造构灵宝。风教大行。深所忿嫉。于是诣许丞求受上经。丞不相允。王冻露霜雪。几至性命。许感其诚到。遂复授之。王得经欣跃。退还寻究。知至法不可宣行。要言难以显泄。乃窃加损益。盛其藻丽。依王魏诸传题目。张开造制。以备其录。并增重诡信。崇贵其道。凡五十余篇。趋竞之徒。闻其丰博。互来宗禀。传写既广。枝叶{卅繁}杂。新旧浑淆。未易甄别。自非已见真经。实难证辨。（其点缀手本。颇有漏出。即今犹存。又朱先生僧标学增{衣者}公伯玉。语云。天下才情人。故自絶羣。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。至顿破岗{土棣}竟。便已作得两卷上经。实自可讶。自灵期已前。上经已往往舛杂。弘农杨洗。隆安〈和〉四年庚子岁。于海陵再遇隐盟。上经二十余篇有数卷非真。其云寻经已来一十二年。此则杨君去后。便以动作。故灵宝经中。得取以相揉。非都是灵期造制。但所造制者自多耳）今世中相传流布。京师及江东数郡。略无人不有。但江外尚未多尔。（此当是道法应宣。而真妙不可广布。故令王造行此意也）王既独擅新奇。举世崇奉。遂托云真授。非复先本。许见卷{褒失}华广。诡信丰厚。门徒殷盛。金帛充积。亦复莫测其然。乃鄙闭自有之书。而更就王求写。于是合迹俱宣。同声相赞。故致许王齐辔。真伪比踪。承流向风。千里而至。后又有菜买者。亦从许受得此十数卷。颇兼真本。

分张传受。其迹不复具存。（菜买善行下道之教。于上经不甚流传也）马朗既见许所传王经。卷目增多。复欲更受。营理诡信。克日当度。忽梦见有一玉椀从天来下。坠地破碎。觉而发疑云。此经当在天为宝。下地不复堪用。于

是便停。（论马朗虽不修学。而宝奉精至。梦既不凡。解之又善。亦应是得道人）元嘉六年。许丞欲移归钱塘。乃封其先真经一厨子。且付马朗净室之中。语朗云。此经并是先灵之迹。唯须我自来取。纵有书信。慎勿与之。乃分持经传及杂书十数卷自随。来至杜家。停数月。疾患。虑恐不差。遣人取经。朗既惜书。兼执先旨。近亲受教敕。岂敢轻付。遂不与信。（我）〔俄〕而许便过世。所赆者因留杜间。即今世上诸经书悉是也。许丞长子荣弟。迎丧还乡。服〔门癸〕后。上就马求经。马善料理。不与其经。许既惭。不复苦索。

仍停住。因又以灵期之经。教授唱言。并写真本。又皆注经后云。某年某月。某真人授许远游。（于时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。而不究长史父子事迹故也）人亦初无疑悟者。经涉数年中。唯就马得两三卷真经。颇亦宣泄。

（今王惠朗诸人所得者是也）元嘉十二年。

仍于亡。因葬白山。（荣弟在。大纵淫侈。都不以经学为意。所以何公在马家快得寻写）马朗马罕敬事经宝。有过君父。恒使有心奴子二人。（一名白首。一名平头）常侍直香火。洒扫拂拭。每有神光灵。见于室宇。朗妻颇能通见云。数有青衣玉女。空中去来。状如飞鸟。

马家遂致富盛。资产巨万。年老命终。朗子洪。

洪弟真。罕子智等。犹共遵向。末年事佛。乃弛废之尔。（此当是经运应出所致也）

山阴何道敬。志向专素。颇工书画。少游山。

为马家所供侍。经书法事。皆以委之。见此符迹炳焕。异于世文。以元嘉十一年。稍就〔莫手〕写。

马罕既在别宅。兼令何为起数篇。所以二录合本。仍留罕间。何后多换取真书。出还东墅青坛山住。乃记说真经之事。可有两三纸。

但何性鄙滞。不能精修高业。后多致散失。犹余数卷。今在其女弟子始丰后堂山张玉景间。（何常以彭素为事。质又野朴。顾居士闻其得经。故往诣。寻诣。正遇见荷锄外还。顾谓是奴仆。因问何公在否。何答不知。于是还里。永不相见。顾留停累日。谓苦备至。遂不接之。

时人咸以何鄙耻不除。而失知人之会也）何既分将经去。又泄说其意。马朗忿恨。乃洋铜灌厨钥。约敕家人。不得复开。大明七年。三吴饥馑。县得熟。楼居士惠明者。先以在。乃复携女师盐官锺义山眷属数人。就食此境。楼既善于章符。五行宿命。亦皆开解。马洪又复宗事。出入堂静。备覩经厨。先已见何所记。意甚贪乐。而有〔金橘〕严固。观览无方。景和元年。乃出都。令嘉兴爰季真启敕封取。景和既猖狂。楼谓上经不可出世。乃料简取真经真传及杂〔口受〕十余篇。乃留置锺间。唯以豁落符及真〔口受〕二十许小篇。并何

公所{莫手}二録等将至都。爰即以呈景和。于华林暂开。仍以付后堂道士。

〈秦〉〔泰〕始初。爰乃启将出私解。

陆修静南下。立崇虚馆。又取在馆。陆亡。随还庐山。徐叔标后将下都。及徐亡。仍在陆兄子{玉怀}文间。（此中有三君所书真受。后人糊连装{手翕}。分为二十四篇。建元三年。敕董仲民往庐山营功德。董欲求神异。徐因分杨书一篇为两篇与董。还上高帝。高帝以付五经典书戴庆。戴庆出外。仍将自随。徐因亡后。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〔落〕以去。所余惟二十一篇。悉以还封昭台也）

楼从都还。仍住。就锤求先所留真经。锤不以还之。乃就起写。久久方得数篇。既与马洪为恨。移归东阳长山。马后遂来潜取。而误得他经。楼中时似复有所零落。今犹应一两篇在。（其二卷已还封昭台）

真诰卷之十九。

真诰卷之二十。

翼真检第二。

孔{玉操}賤时。杜居士京产将诸经书。往南墅大墟住。始与顾欢。戚景玄。朱僧标等数人。共相料视。顾先已写在楼间经。粗识真书。于是分别选出。凡有经传四五卷。真{口受}七八篇。今犹在杜家。（其经二〈真〉〔卷〕并真{口受}。已还封昭台。宋大明末。有戴法兴兄延兴作县。

亦好道。及吴兴天目山诸玄秀。并颇得写杜经。楼从弟道济及法真。锤兴女傅光。并得写楼锤间经。亦互相通涉。虽各{莫手}符。而殊多{鹿鹿鹿}略。唯加意润色。滑泽取好。了无复规矩锋势。

写经又多浮谬。至庚午歲。隐居入东阳道。诸晚学者。渐效为精。山阴潘文盛。钱塘杜高士。

义兴蒋弘素。句容许灵真。并是能者。时人今知{莫手}二王法书。而永不悟{莫手}真经。经正起隐居手尔。亦不必皆须郭填。但一笔就画。势力殆不异真。至于符无大小。故宜皆应郭填也）

〈秦〉〔泰〕始四年。终于。移还始宁{山召}山。马智晚为众僧所说。改事佛法。悉以道经数十卷送与锤。皆是何公先为其父写者。亦有王灵期杂经。唯四五篇并真{口受}六七篇是真手。不关楼所得者。（其经二卷。此真{口受}等悉已还封昭台。锤亡后。所余亡应在兄女及戚景玄处）

昔有陈雷者东阳人。是许长史门附。谨敬有心。长史常使典看经书。颇加训授。其亦换有所写。兼得长史自步七元星图。长史去后。因还东阳。义熙十三年。与东阳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。丹成。三人前后服。服皆有神异。托迹暂死。化遁而去。雷有孙名某。号为长乐。今居永康横江桥北。菁山

道士樊仙。

亦颇就得所写经书。但步图犹在其处。今所服用。即是其本。自此前凡诸经书在处者。其篇数并别有目录。若止零牒一两篇者。今复显题卷目如后。

杨书灵宝五符一卷。本在句容葛粲间。泰始某年。葛以示陆先生。陆既敷述真文赤书人鸟五符等教授。施行已广。不欲复显出奇迹。

因以绢物与葛请取。甚加隐闭。顾公闻而苦求一看。遂不令见。唯以传东阳孙游岳及女弟子梅令文。陆亡。亦随还庐山。徐叔标后将出。徐亡。乃在陆{玉怀}文间。(已还封昭台)

杨书王君传一卷。本在句容葛永真间。中又在王文清家。后属茅山道士葛景仙。(已还封昭台)

掾书飞步经一卷。本在句容严{虫乙}家。大明七年。饥荒少粮。其里王文清。以钱食与严。求得之。因在王家。(已还封昭台)

掾书西岳公禁山符。杨书中黄制虎豹符。凡二短卷。本上虞吴昙拔所得许丞一瓠{卢瓜}杂道书。吴以此二卷与{衣者}先生伯玉。伯玉居南霍。游行诸山。恒带自随。{衣者}亡。留在弟子朱僧标间。后{衣者}〈弟〉[第]五弟之孙名仲俨。又就朱取之。

(已还封昭台。吴昙拔者上虞且靡人。颇有才致。初为道士。许丞以一瓠{卢瓜}书。皆三君小小要用杂诀。以与之。其后事佛出家。悉分散乞人都尽。后又罢佛还俗。遂留宕而终。诸书〈决〉[诀]并未测所在)

掾书太素五神二十四神。并回元隐道经一卷。及八素阴阳歌一卷。并东阳章灵民先出都。遇得之。章于时未识真书。唯言是道家常经而已。归东阳以示顾。顾不即向道。仍留之。

分回元为二卷。章后既知。方就求得。今在章间。其二景歌一卷。章已与孙公。(已还封昭台。章云。于时又有曲素金真〈舍〉[金]华等数卷。鱼烂穿坏。既未悟其真手。不知{手翕}录。惟写取文字而已。经本悉埋藏之也)

掾书所佩列纪黄素书一短卷。本许丞以与弟子苏道会。道会以授上虞何法仁。法仁以传朱僧标。僧标以奉锺法师。楼居士见而求取。今犹应在楼间。

掾抄魏传中黄庭经。并复真授数纸。先在山王惠朗间。王亡后。今应是其女弟子及同学章灵民处。

永兴有一姓解家者。昔亦经供养许郎。又得小小杂书。后菁山女道士樊妙罗。因缘得其杨书{宫事一卷。樊亡。在其女弟子沈偶间。

沈又以与四明山孔总。(已还封昭台)解家所余。今绝踪迹。又闻山阴及钱塘数家。皆有古经。恐脱杂真书。从来遂未获寻检。想好学挺分之子。可殷勤求之。脱有所得见。使一覩则琼砾辨矣。(又魏夫人小息〈还〉[遐]为会

稽时。携夫人〈中〉〔巾〕箱法衣。并有经书。自随供养。后仍留山阴。于今尚在。未获寻求之)

真胄世谱。(此是今日伸述。故可称真胄)

谨按许长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张。即司徒许敬之第五子也。灵帝时。兄训及训子相。并僥附阉人贵盛。光惧惠及。以中平二年乙丑歲。

来渡江。居丹阳之句容县都乡吉杨里。后值吳初。事为光禄勋。今许光禄墓是也。则肇时犹居汝南平輿。(顾云。句容子阿。谬矣)

真诰云。长史七世祖肇字子阿。有振惠之功。

今检谱。七世祖名敬字鸿卿。后汉安帝时为光禄。顺帝永建元年拜司徒。名字与真诰不同。未详所以舛异。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饥。

斗米二千文。人相食。若所救活四百八人。必应在此时也。应邵汉官仪载崔〔玉爰〕表云。许敬年且百歲。犹居相位。如此非唯阴德远流后胤。交〔目〕〔自〕阳功着世。所以年永身安。位至台鼎。

子训孙相。并为三公。光来过江。奕世丕承。遂至神仙。(蜀司徒许靖字文休。是长史六世族祖。汉征士许劭字子将。是五世族祖。

吳丞相许晏字孝然。四世族祖。并同承十一世祖光武时许交州。后交相子名圣卿。许姓本出炎帝时姜氏。至周武王封许叔于许。今豫州许昌也。至周敬王十五年。为郑所灭。徙居山阳昌邑。因国为姓。至交州。乃移于汝南平〔与〕〔輿〕也)

敬父名〔甫方〕。公府掾。

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张。尚书郎巨鹿太守少府卿。过江。值吳初。为光禄勋。(妻戴氏。同葬今句容安成里。墓为〔井刀〕造之始。县人传呼云许光禄墓。今坟碑显然。并甲向)

光第二子名阙字季优。有才学。吳尚书郎。长水校尉。(妻戴氏。同葬墓次)

阙第三子名休字文烈。优游道素。高尚其气。

州辟别驾。不就。(前妻晋陵华氏。后妻同县葛氏。侍中葛相女。同葬墓次)

休长子名尚字符甫。有才学令闻。吳凤凰三年。为中书郎。年五十七。(妻同郡陶氏。即荆州刺史陶浚女。同葬墓次)

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。庶生。即长史之父也。

淳和美懿。州郡所称。为晋元帝安东参军。又征北参军。带下〔丕邑〕太守。后为宁朔将军。与孔坦讨沈充。封西城县侯。出为令。有风化。与谢奕兄弟周旋。值苏峻乱。又携亲族往。事平。还拜奉车都尉。年七十七亡。(前妻

晋陵华氏名转。御〈吏〉〔史〕中丞华〔玉奇〕妹也。后妻应氏名来子。竟陵太守应彦徽女。同葬县北大墓也）

副有八男。第一奋。一名守。字孝方。庶生。有文武才望。出继叔父朝。为何次道参军。后为所后弟夷吾所谮。康帝诛之。年三十六。（妻王氏。〈墓〉〔同〕葬县北大墓。有曾孙荟之。位至三府）

第二〔火召〕字行明。正生。承嫡袭封。通济有当世局度。亦为何次道参军。南台侍御史。淮陵太守。年七十一亡。（妻游氏。别葬县东合留村）

第三群字太和。正生。明爽有才干。为虞谭参军。年四十四亡。（妻历阳邵氏。同葬县北大墓）

第四迈。即先生也。

第五某。即长史也。并同正生。别记在后。

第六茂玄。庶生。早亡。（母姓陈也）

第七〔石霍〕字义玄。小名嗣伯。庶生。（母姓朱也）出后伯父捷。梗概有大度。好学。出为桓温扬州从事。

谢安卫军参军。随谢玄讨苻坚有功。封都乡侯。尚书苍部驾部郎。正员郎。通直常侍。后患风不能言。隆安二年亡。年七十。（妻宣城纪氏。同葬县北大墓）

第八灵宝。庶生。早亡。（母亦姓陈）副有四女。（长女名姜。正生。

早亡。第二女名娥皇。正生。出适同郡建康令黄演。第三女名修容。庶生。母姓张。出适安固令晋陵弘升。第四女名晖容。与〔石霍〕同生。出适同郡纪詮也）

副弟名朝字杨先。勇猛以气侠闻。历为襄阳新野南阳浔阳太守。后与甘卓谋讨王敦。事觉卓死。朝自裁。年五十三。（还葬县北大墓。妻葛悌女。枹朴姊也。

初养奋。后自生夷吾高子。并又亡。无后）

先生名迈字叔玄。小名映。清虚怀道。遐栖世外。故自改名远游。与王右军父子周旋。子猷乃修在三之敬。按手书授六甲阴阳符云。永昌元年。年二十三歲。则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。而谱云。永和四年秋。絶迹于临安西山。

年四十八。此则永宁元年辛酉生。为少一年。

今以自记为正。絶迹时年四十九矣。娶呉郡孙宏字彦达女。即骠骑秀之孙。既离好。无子归宗。先生得道。事迹在第二卷中定録所喻被试事。已具载焉。

。

长史名谧字思玄。一名穆。正生。少知名。儒雅清素。博学有才章。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。

与时贤多所俦结。少仕郡主簿功曹史。王导蔡谟临川辟从事不赴。选补太学博士。出为余姚令。入为尚书郎。郡中正。护军长史。给事中。散骑常侍。虽外混俗务。而内修真学。密授教记。遵行上道。挺分所得。乃为上清真人。爵登侯伯。位编卿司。治仙佐治。助圣牧民。按泰和二年丁卯歲。司命所告云。丙子年当去。时年七十二。此则永兴二年乙丑生。太元元年去也。而谱云。孝武宁康元年去世。年七十一。

此为泰安二年癸亥生。为多二年。今以真为正。（顾云。宁康元年。七十二。又非也）

妻同郡陶威女。名科斗。兴宁中亡。即入易迁宫受学。（同葬县西北二里旧墓）长史三男一女。长男名{田川}。小名揆。庶生。郡〈公〉[功]曹。妻刘氏。少子名凤游。

郡主簿。凤游子道伏字明之。明之少子静泰字元宝。为海平县令。久居会稽禹井山。颇遵承家法。传受经书。皆{莫手}写而已。静泰妻同郡葛氏。唯有一子名灵真。戊午生。今犹在会稽。

亦敦尚道业。善能符书。自长史后。唯有此六世孙一人而已。

中男名联字符暉。少名虎牙。正生。敦厚信向。

郡主簿功曹。谢安为护军。又引为功曹。除永康令。卫尉丞。晋康太守。不之官。又为辅国司马。安帝元兴三年。于家去世。年六十八。则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。（顾云。咸和三年生。亦大谬）妻晋陵华{玉奇}孙。名子容。（同葬江乘界新安里中）子赤孙字玄真。笃实和隐。郡主簿功曹。年七十四亡。有四子及孙。并早亡。今无后也。小男名{歲羽}字道翔。

小名玉斧。正生。幼有珪璋标挺。长史器异之。

郡举上计掾主簿。并不赴。清秀莹洁。糠粃尘务。居雷平山下。修业勤精。恒愿早游洞室。不欲久停人世。遂诣北洞告终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馆中。常去来四平方台。故真诰云。幽人在世时。心常乐居焉。又杨君与长史书亦云。

不审方隅山中幽人。为已设坐于易迁戸中未。亡后十六年。当度往东华。受书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。谱云年三十。而不记去歲。按二錄。泰和二年丁卯。时年二十七。则是咸宁七年辛卯生也。（顾云。咸和六年生。又云。司徒辟掾。皆为非实）自泰和三年己后。无复踪迹。依谱年三十。即是庚午年去世。

（又真诰云。从张鎮南之夜解。而未审张解之法。耆老传云。掾乃在北洞北石坛上。烧香礼拜。因伏而不起。明旦视形如生。此坛今犹存歷然。则是故求隐化。早絕世尘也。事别在第二卷中）妻建康令黄演女。即姑娥皇之子。名敬仪。生黄民。乃遣还家。后离絕。又出适宛陵令戴耆之。长史一女名素薰。庶生。出适越骑校尉晋陵华瑛子名广。

掾子黄〈名〉〔民〕字玄文。升平五年辛酉生。时掾年二十一。仕郡主簿。察孝廉。司农丞。南蛮参军。

临沮令。宋元嘉六年亡。年六十九。妻西阳令葛万安女。（万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孙也）

黄民长子荣〈第〉〔弟〕。一名预之。宋元嘉十二年亡。

不知年几。有女名道育。隆安元年丁酉生。宋孝建〈元〉元年甲午歲。于任〔土棣〕山亡。（世谓之许大娘。

卧尸石圻。不殓。常有芳香之气）

黄民小子名庆。宋泰始五年己酉歲。亦于任〔土棣〕山亡。不知年几。有女名神儿。一名琼辉。

元嘉六年己巳生。齐永明四年丙寅歲亡。（世谓许小娘。东关道士多有识者）

右所承长史后如此。今唯有揆玄孙灵真而已。

杨君名羲。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。本似是呉人。来居句容。真降时。犹有母及弟。君为人洁白。美姿容。善言笑。工书画。少好学读书。该涉经史。性渊懿沈厚。幼有通灵之鉴。与先生长史年并悬殊。而早结神明之交。长史荐之相王。用为公府舍人自随。简文登极后。

不复见有迹出。（顾云。是简文师。或云博士。杨乃小简文十歲。皆恐非实也）

按真诰云。应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。又云。〈苦〉〔若〕不〈奈〉〔耐〕风火。可修剑解之道。作告终之术。如此恐以早逝。不必丙戌也。得真职任。略如九华所言。当辅佐东华。为司命之任。董司呉越神灵人鬼。一皆关摄之。杨先以永和五年己酉歲。受中黄制虎豹符。六年庚戌。又就魏夫人长子刘璞。受灵宝五符。时年二十一。兴宁三年乙丑歲。众真降〔口受〕。年三十六。真降之所。无正定处。或在京都。或在家舍。或在山馆。山馆犹是雷平山许长史廡。杨恒数来就掾。非自山居也。

右杨君事。大略如此。须传出更记。

按真诰中有云凤巢高木素衣衫然者。配况长史名也。曾参出田云云者。离合长史字也。

许仙侯许卿者。得真位也。给事常侍者。在世官也。

有云许朝者。即长史叔南阳也。

有云寅兽白齿者。是虎牙也。亦直云寅兽者。

亦云寅客。亦云许虎许牙也。许主簿者牙位也。华新妇者牙妻也。似云名厚。即所谓许厚。

华侯华书吏者。牙妇弟也。

有云琼刃者。譬训掾小名也。即青録所载若锋者矣。企望人飞云云者。即离合掾官名也。

有云许{犬托}子。似是揆小名也。

有云易迁夫人及斗者。即掾母陶科[斗]也。

有云勿忧嗣伯之诡者。即长史〈第〉[弟]小名也。

有云来子虽善于尔者。即长史后母也。

有云当奈张者何者。即长史父妾也。

有云黄娥者。即长史娥掾妇母也。出适黄家。

故曰黄娥。本名娥皇。

有云演小子耳者。即娥皇婿黄演也。

有云赤孙者。即虎牙儿也。

登升者三人。(先生长史掾也)

度世者五人。(虎牙。黄民。荣弟。大娘。小娘。寻虎牙云。遂得不死。过度壬辰。必是度世之限。其余无迹显出。黄民传奉经业。道育亡。有异征。恐或预例。其二人亦可更在后世子孙。若必以七世为限。则灵真之子寔锤斯庆)

长史妇陶威女。虽入易迁。恐此自承陶家福耳。不必关许氏五人之数也。

有云李东者。许家常所使祭酒。先生亦师之。

家在曲阿。东受天师吉阳治左领神祭酒。

华侨者晋陵冠族。世事俗祷。侨初颇通神鬼。

常梦共同飧。每尔。辄静寐不觉。醒则醉吐狼藉。俗神恒使其举才用人。前后十数。若有稽违。便坐之为谴。侨忿患。遂入道。于鬼事得息。渐渐真仙来游。始亦止是梦。积年乃夜半形见。裴清灵周紫阳至。皆使通传旨意于长史。而侨性轻躁。多漏说冥旨。被责。仍以杨君代之。侨后为江〈城〉[乘]县令。家因居焉。今江乘诸华。皆其苗裔也。(华与许氏有婚亲。故长史书与裴君。殷勤相请也。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。则侨被罪也。今世中周紫阳传。即是侨所造。故与真诰为相连也)

真诰卷之二十。